武俠世界

珠女璣童（孤雛記故事之二）　甘丹・著

「珠女璣童」故事是甘丹先生，繼「青龍幫」後的最新續編。故事中幾名讀者熟悉的孤兒，又有了新的發展。文中穿插了上一輩的韻事，纏綿哀怨，感人肺腑。情節迂迴曲折、光怪陸離、引人入勝。敬希留意本文。



第28年
41

$5.00

編者話

甘丹先生前些時期在本刊連載數期的「孤雛記」，故事感人，甚獲好評。今期巨型小說是該故事之續篇「珠女璣童」，故事中幾名讀者熟悉的孤兒，他們又有了新的發展，而且還穿插了上一輩的生平韻事，纏綿哀怨，感人肺腑。情節發展曲折迂廻，光怪陸離，內容充實，引人入勝。看後保証令你蕩氣廻腸，愛不釋卷，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歐陽雲飛在「少年英雄傳」故事結束後，今期起，再度爲本刊撰著一部莊諧並重、風趣惹笑的中篇「小魚吃大魚」，本故事題材新穎，中肯正確，不但表露人世間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而且揭露人世間的眞僞善惡、正邪分野，誠屬一部哀感動人、風趣惹笑的故事，看過「少年」故事的讀者，不容錯過本文，刋今期本刋第54頁。

☆　☆　☆

「英雄有淚不輕彈」！下期的巨型小說是「英雄淚」。講述一個殺手脫離本身組織，爲救紅顏，更開罪了一個江湖幫會，結果到處被人追殺，危機重重，幸遇一名浪子，匡扶正義，爲朋友不惜兩脇插刀，不爲惡勢力低頭，引起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戰……下期敬請購閱本刊。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41期
（總號143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孤雛記故事之二／甘丹・文　可飛・圖

珠女璣童

瑯琊古剎　老少雲集

最近姑蘇一帶，流行着一首歌謠，到處都聽到男女老幼高聲歌唱：

「珠鈴女——璣組郎——
金童玉女仙宮謫塵凡，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外。
江湖敗類都驚駭，
造福姑蘇同讚慨。」

雖然丐帮弟子極力壓抑此歌謠傳播，後果却適得其反，連蘇杭之外的魯、皖、贛各省，也流行起來。人們歌功頌德的熱忱，是沒法抑制得住的。

青龍帮的潛移默化工作，雖然掩飾得很好，但亦免不了的被多事之人，張揚了出來，更擴大了歌謠的傳播。方芷君和龍珖的事迹，渲染紛紜，人人樂道，被頌爲人世間的「珠女」「璣童」。

＊　＊　＊

青龍帮兵不刃血潛移默化一役後，方之淵、歐陽瑜、方芷君、龍珖和「酒仙」等人，應「天帝」「地后」的邀請，都到了「天帝」的瑯琊宮作客。其實邀請是由「天帝」皇甫長春夫人，「地后」慕容秀華發出的，因爲她很賞識剛認的乾女兒——方芷君，不捨得只聚兩天就分離，同時亦希望芷君也結識一下自己的女兒——皇甫少華。

方之淵、歐陽瑜等，到了「天帝」祖居瑯琊宮，與皇甫長春夫婦，彼此上至天文星象，下至琴棋詩畫，無所不談，各人均引經據典，對所談的均作辯證，發言踴躍，彼落此起。五六天來，小孩們初聽時覺得有趣，現在却感到煩悶了。酒仙從一開始就悶了，現在看見小孩作悶，還不借題拉了他們往外就走?

老少四人走出廳堂，只不過是對書卷氣吃不消，感到厭悶，需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待走出來，却又發覺瑯琊宮各處，幾天間皇甫少華都帶領着他們玩到膩了，大家心下嘀咕，不知怎樣打發這段時間。

只見芷君眼珠兒一轉，登時心中有一番計較：「少華，妳去過瑯琊古剎沒有?」

「沒有呀！爹和大媽都管得很緊，眞的是『三步不出閨門』，連山腰的醉翁亭，還是有一次我陪大媽上滁州買東西，才順路看了一看。君姐就好啦，有爺爺帶着到處遊覽，眞羨慕死人！」皇甫少華說。

「記得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一句：『作亭者誰?亭之僧智仙也。』嗎?我們到瑯琊古寺中，找高僧智仙去。」

「小君，妳怎會知道『智仙』一定是瑯琊古寺的高僧?別地雲遊至此的高僧不行嗎?」小珖插了一句。

「滁州據歐陽修另文『豐樂亭記』中說：『於滁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歷代兵荒戰亂，生靈塗炭，那還會有外人這般閒情雅意，化緣募欵興建醉翁亭?」

「這般說來，現在的瑯琊古剎，亦不會是中唐時所建了?」少華道。

「依老酒鬼看，現今之瑯琊寺，最多只有五百年，不像中唐時之建築。」老酒鬼被他們的談話所吸引。

「我們到那裏看看便知道了。」芷君說。

「我怕爹要責備我。」少華心裏很想去，但有點怕。

「一切有我們，放心。」芷君和小珖齊聲道。

＊　＊　＊

一老三少步上多而不陡的石階，便看到寺門上鐫着「永固名山」四字。寺門內有一個寬宏的院落，雜植花卉，亭榭參差，院中有一題着「明月觀」的接待客廳，廳後是大雄寶殿，氣象極爲宏偉。

衆人不住東張西望間，明月觀中走出一名矮瘦的乾癟老僧，合什微笑向他們而來，躬身道：「老衲智元，乃本寺知客，奉諭在此恭候各位多時了。快請至靜室與本寺長老相會。」說着合什側身引路。

衆人滿臉迷惘，舉目相覷，不知中間原委。芷君道：「禪師有請，自當從命。不過——我等初到貴寺，亦無預先知會貴寺，恐怕禪師失覺，弄錯人了。」

「不錯，不錯。四人，兩男兩女，一老三少，錯不了也。本寺長老星占之術，靈驗之極也。」老僧一本正經地說，態度必恭必敬。

衆人乃隨老僧轉入殿右的「祇園」，只見園內花木叢生，佈置整潔。園中有一座悟經堂及兩座靜室，看其陳設，爲招待寺中貴賓的地方。

衆人隨知客僧走入靜室，眼前一暗，凝神瞧去，看到一名龍鍾老僧，臉上佈滿了縱橫交差的深深皺紋，光禿禿的頭頂，因頭髮已盡數脫落而映着光亮，疏落的白眉和長鬚和紅紅的雙顴，顯得茶紅雪白的寶相莊嚴。

「弟子智元，稟告師叔公，貴客經已請到。」知客僧跪倒地上向閉目靜神老僧恭敬地道。

老僧緩緩睜眼，炯炯目光射向衆人，臉帶慈祥笑容地先向知客僧打手勢叫他退下，道：「各位請坐。」說着右手擺向兩旁空置的四個蒲團，續道：「老衲苟延殘年達半甲子，所等者乃借各位之助，了却塵緣，以修惑業有漏之身，得以息幻歸眞，從化返本。」老僧見衆人錯愕不前，乃再讓坐道：「各位快請坐下，再容老衲釋疑。」

衆人乃依言坐下，酒仙和小珖坐在左首，芷君和少華坐在右首，齊聲道：「謝老禪師賜座！」衆人目光如有吸力一般，都目不轉睛地瞧向老僧，等待他的解釋。

「老衲玄悟子，乃自宋神宗年間建本寺後之第六代方丈。現住本寺方丈已爲智字第九代弟子矣。

「本寺經唐末五代(梁、唐、晋、漢、周)之兵荒戰亂，早已頹落荒廢，滿目頹垣敗瓦，凋零蕭索。後經本寺祖師，募化凡十數年，始重建本寺，並與『六一居士』興建『醉翁亭』。

「祖師湟盤時，留下偈語一則：

『九甲子光陰遷逝，
引客臨一老三穉。
晤隴西啟蒙酒泉，
若集滅道十載旋。』

「老衲近日心血來潮，乃夜觀星象卜占之，屈指算之，測知祖師之偈陀應於是日，故命知客候迎。」

「吾等朽穉庸愚，唯恐徒滋紛擾，誤却老禪師之大事！」酒仙道。

「佛曰：『一切法因緣生』，即一切事物，皆因緣和合而生。凡一事一物之生，直接予以强力者爲因，間接助以弱力者爲

緣。此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因果也。助其善因之發動，乃緣力；而夙世之善因，乃因力。若無因力，雖有緣力，亦無裨也。各位施主善心堅固，善根深不可拔，當可生善果。」

「按老禪師祖師遺偈釋之，當輪迴轉世於隴西，我們處於皖西，相隔三四千里，我們又無赴隴之意，如何有緣相晤？」芷君說。

「天機不可洩露，施主等僅須隨遇而安，自有機緣也。施主謹誌，若遇酗酒之孺，當爲拯之，此乃祖師之性也。」

芷君、小琥和少華，均不約而同地目向酒仙莞爾。

酒仙却一本正經地恭敬問道：「請問老禪師何時方始見道修眞？」

玄悟子雙眉突然緊蹙，瞥了酒仙一眼，輕輕道：「老衲情知難越師主法眼，老衲在四十年前，始能眞正看破紅塵，皈依我佛。」

「如此說來，當年之『情僧』玄悟，就是老禪師了？」酒仙說。

「當年之『情僧』早已物化凡四十年矣！」玄悟子平靜地說，旋即閉目若定。

芷君等正聽着興起，想追問當年「情僧」的韻祕，却被酒仙用眼色截止，乃無奈何地一齊起立，悄悄離開靜室。

* * *

「咕哇，咕哇。」白鷺「大雪」在瑯琊山上空盤旋，看見了芷君、小琥和酒仙等，高興地在空中鳴叫。

芷君和小琥，聽到熟悉的鳥鳴聲，歡喜得忘了形，急忙揚手齊聲高呼：「大雪！大雪。」

酒仙也在擧頭揚手，皇甫少華不知中間原委，感到驚詫，她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龐大的飛禽。

沒有哨聲召喚，「大雪」仍在空中翔迴，只不過稍爲降低了高度。

「它的名字叫『大雪』，是『禽朋』高遠叔叔所飼養的白鷺。」芷君看見少華有點莫名其妙，解釋地說：「快走，一定有客人來了。」

衆人進入廳堂時，熱烈的討論被岔停了一會，接着又繼續討論。芷君看見在座者，除了原有人等，却多了一位緇衣百結，鬢髮皓白的花子爺爺洪么公。話題也轉變了，如今討論的却是隴省西南，敦煌東南的「鳴沙山」「千佛洞」。

「洪么公，消息如何傳開？」皇甫長春問道。

「據丐帮所得之原始報告云：消息由一名虔誠文士，上鳴沙山麓之三界寺進香歸來，在敦煌酒樓喝醉，大吹法螺講述見聞中，透露出三界寺旁有石室，室中壁畫，上截爲佛像，下截爲人像，琳琳種種，栩栩如生。事情被在席之武林端事之人聽入耳內，乃諸加渲染，散出謠言惑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幾日間，武林黑白兩道貪冒人士，不下數百人，已集結隴西。據報尚絡繹不斷，仍有不少奔走途中。」老叫化感慨地說。

「三界寺現在情況如何？」歐陽瑜問。

「老叫化所知道者，三界寺上、中、下三寺，已盡力加强警戒，誓保佛門重寶。」

「三界寺實力能否支撐得住？」方子淵說。

「丐帮資料云：三界寺乃佛門支流密宗主持，供奉佛教眞言宗八祖。密宗素以『大乘禪』、『大梵天』內功，『大挪移』、『大手印』等武功見稱，相信實力不弱。雖則如此，但單拳難敵四手，隴西還需走一趟。」

「當年『情僧』不也是以『大挪移』身法，名噪江湖嗎？」酒仙從瑯琊古寺歸來，滿腦子都是「情僧」、「隴西」的，聽到大家在論談隴西三界寺，已感到世事匪夷所思的巧合，現在又聽到「大挪移」，忍不住插言幾句。

倉卒之間，話題忽被酒仙岔開，衆人目光錯愕地集結酒仙身上，等待他進一步的解釋。酒仙却滿臉窘態。

「我們剛剛在瑯琊古刹，見到了『情僧』玄悟子他老人家。」芷君代酒囊爺爺解答。

「『情僧』駐錫於瑯琊古寺，妾身枉作比鄰四十年，却矇矓懵懂一無所知，慚愧之極！」慕容秀華說。

芷君口齒伶俐，很快便將造訪瑯琊寺的經過，詳細向各人說明。

「原來『情僧』玄悟，四十年前突然消聲匿跡，乃眞正大徹大悟，皈佛修眞。武林盛傳玄悟已摯誠感化『毒娥』冷凝霜，雙雙避世之說，實屬子虛也。」方之淵感慨地說。

「『情僧』和『毒娥』同時失踪，難怪別人有此揣測！」皇甫夫人慕容秀華說：「冷凝霜是我們『姑蘇慕容』世家的世交子姪，年輕時我和她過從頗密，她那時以大姐的身份，委實亦教曉了我不少人情世故，想不到……

毒娥身世

冷凝霜幼失怙恃，親戚都說她是天罡星轉世，命硬得尅死父母，要投靠相熟的親友均避而遠之。

冷凝霜出世那天早上，雖然僅是深秋，但已北風凜凜，天昏地暗，地面的花草樹木，滿結上厚厚的雪白凝霜，彷彿嚴冬降臨。冷凝霜的父親「今東璧」(東璧爲明朝醫藥名家李時珍字。作者註)冷菁莪和母親「女蘿」端木芸均是植物藥石學家，志趣相投，一生從事研究植物藥石的藥用效能，尤其是其解毒性能。夫婦恩愛，相敬如賓，如今中年得女，愛若掌珠。其父見掌珠出生當日的天氣怪異，乃取名「凝霜」。

冷菁莪原籍冀省蔚縣，結識端木芸後，共同研習於端木芸故居姑蘇靈巖山麓下的木瀆鎮。結褵時遷至靈巖山谷內，自闢愛巢於風景優美的地方，夫婦二人過着甜蜜安靜的燕燕于飛生活，卿卿我我，耳鬢廝磨。

冷凝霜出世後，端木芸坐蓐期間，奶水不足，故聘有奶娘哺育她。奶娘雖是荊釵布裙的村姑，却也是書香世家，身壯力健，親生兒子不幸夭折，曾受恩於瑞木家，故應邀至冷家哺養冷凝霜。

冷凝霜伶俐趣緻，很得人歡心，奶娘愛如己出。三年哺育下來，奶娘也變成冷

家的一員了。

五年平靜地過去了，第六年春天的一個晚上，却發生了悽悲的不幸意外。

冷菁莪和端木芸夫婦所研究的藥石和植物，主要爲解毒劑，使中毒者所受的各種毒害能夠解除或緩和，如用吐瀉、洗滌、中和等方法，以除毒物的毒性。

人的中毒途徑有很多，螫傷的如毒蜂、毒蛇、撈水產、摘毒植物等，毒素由螫傷的傷口滲入血管之中；接觸的如沾染皮膚引致霉爛，或借觸染處將毒素引入口腔及呼吸系統；誤服的則藉毒素或藥物過量進入食道；呼吸的如吸入毒粉、毒氣、毒瘴等等。毒素進入人體多對五臟產生破壞作用，進入體內的量及逗留時間，對中毒的嚴重程度及可救性有密切關係。毒素不同，所生的反應及病徵亦相異，輕則吐瀉嘔吐、暈迷，重可瞬息致命。

冷氏夫婦爲了分析解毒份量，及對不同毒素的解毒劑之研究，工作室中儲藏了不少各種各樣的毒素和毒物，亦有很多用處不同的解毒藥石和藥材。爲了防患未然，工作室是獨立的，遠隔自己的居停，而且戒備森嚴，做好一切應急措施。

但人算不如天算，冷菁莪和端木芸在當日晚上，正在研究將近尾聲的要緊關頭，他們在焙燒着一種藥石後，立即又埋頭於寫下研究心得劄記。由於意志十分投入，當他們發覺目力模糊，滿室迷霧時，已經力不從心，便摔倒地上，暈迷不醒了。

* * *

翌日早晨，奶娘準備好早飯，到冷氏夫婦寢室呼喚他們起床，發覺他們夫婦二人不在房中。也不以爲怪，因爲冷氏夫婦從事研究工作，經常廢寢忘餐，通宵達旦，這是司空見慣的事。

奶娘走至離住處約一箭之遙的工作室，拍門道：「大夫，太太！該是吃早飯的時候了，休息一會吧！」

室內靜悄悄的，連一貫嘈吵不堪的小動物，也乖乖地不作一聲吵響。

「大夫……太太……」

依然沒有回答。

爲策安全，奶娘和冷凝霜被嚴厲禁止進入冷氏夫婦的工作室之內。可是，這種異常的沉寂，把奶娘嚇壞了，心目中猜測，工作室內一定發生了事，非常可怕的事，連畜養來作爲實驗用的小兔、小鼠、小鳥等，嚇得都不敢作出一點聲音。

奶娘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稍爲按息忐忑心神，勉力將工作室兩扇大門推開。只見室內灰茫茫一片，窗帷緊攏，瞳孔不習慣室內的暗晦，屋內一片模糊，靜寂得連自己的呼吸聲，也清晰可聞。

眼睛漸漸適應黑暗，奶娘戰戰兢兢地躡蹀入屋，將所有窗幔及窗戶拉開，屋內頓時大放光明。只見奶娘半轉身地倚着窗椽，恐懼地隻手掩口，眼睛睜得大大的，瞪着倒臥在工作案枱下的冷菁莪和端木芸兩人，半天作不出聲來，滿腦子一片空白。

噗的一聲，奶娘雙脚一輭跪下，雙手掩面，泣不成聲，徬徨無助地思想停頓了。良久，才流着淚喃喃道：「怎會這樣的？天啊……怎會發生這種事故啊？大夫——太太……」

奶娘吃力地爬到僵臥地上冷氏夫婦跟前，只見他們盯着四眼，臉青唇白的，兩人均用手握着咽喉，張着口，全身肌肉抽搐捲縮，死狀十分可怕凄慘！

奶娘雖無醫學知識，但已與冷氏夫婦相處五年，平日耳濡目染，多少亦能有些許常識，知道冷大夫及太太二人，已是中毒身亡多時，大羅神仙現在下凡來救，也只亦束手無策，何況是自己？這時，她能夠做的，就是立即設法通知山下端木家人，辦理後事。

奶娘勉强鎮靜悲痛心情，站了起來，環目四顧，看見籠子裏養的毒蛇、毒獸、白兔、飛鳥，均無一倖免，都僵臥籠子裏，死狀可怖嘔心。

奶娘不敢觸摸室中任何事物，帶上大門立即離開。

* * *

奶娘背着冷凝霜匆匆下山，回到家裏將冷凝霜放下，便走到端木家報上噩耗。端木芸的兄嫂，雖然曾極力反對其妹與冷菁莪的婚事，其妹婚後也極少往還，遽聞噩耗，知道端木芸及其夫婿雙雙中毒身亡，心中也極爲悲慟。乃立即召集人手，趕至山上，將其妹及妹夫草草收殮，葬於工作室旁的山岩上。

奶娘與端木芸兄嫂談及冷凝霜的撫養問題時，端木芸的嫂嫂立即卸責任，道：「這是冷家的後裔，與我們端木家全無轇葛。妳去找冷家問吧。」

端木芸兄長聽了，張口欲說，但見老婆瞪着眼看他，只好搖搖頭，長吁一口氣，代替了說話。看來已經站在老婆同一陣綫上了。

奶娘肚子裏的墨水雖然不多，世面却算見過不少，看見他們這副像陌路人般醜惡嘴臉，把責任推諉，心中不禁要爲冷凝霜的將來作打算。忖道：「就是現在他們答應撫養凝霜，我也不能將她交給他們，叨恩澤逮地寄人籬下的生活，凝霜一定會受盡折磨委屈，我怎能妄顧冷氏夫婦五年來的恩惠，將哺育了五年的愛若己出的凝霜交給他們呢？我要回去與相公商量，收養凝霜。」

奶娘什麼話也沒有說，轉身就離開，只聽到背後傳來帶着幸災樂禍的像詛咒般的話：「如假包換的天罡星！尅死了父母，今後還不知再要尅誰？這種尅星！我們千萬不能招惹……」

* * *

爲了有更好的環境撫養冷凝霜，奶娘夫婦變賣了自己的家產，搬到冷家來住。開闢了幾幅荒地，種植一些農作物，打柴、打獵，加上冷家留下的和自己的積蓄，一家三口也生活得頗爲充裕。

七八年很快過去了，冷凝霜已經婷婷玉立，雖然衣衫襤褸不作修飾，也掩不住她的雍容華貴，婀娜多姿。膚色因經常受到陽光的灼射，呈現古銅色澤，豐滿秀美的臉龐、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明眸善睞，丹唇外朗，皓齒內鮮，配上娟好的長長秀髮，充滿健康的青春氣息。

這是一個六月中旬形的清晨，冷凝霜和奶娘，都彎着腰在溪旁的沙田裏，採摘着成熟了的西瓜，準備趕今天的墟期，挑下山去賣。應時的瓜果，可多賣得幾文

錢。由山尖上吹來的山風，熱得令人頭眩，冷凝霜和奶娘都汗流浹背。

六月的山道中，雖是綠葉成蔭，但也沒有多大的涼爽作用，樹叢中瀉下來的疏落初陽明影，在輻射的熱氣中晃動。這時，山道下隱約傳來一陣男人的談笑聲。奶娘和冷凝霜兩人同時一呆，彼此面面相覷，都奇怪怎會有陌生人跑到這樣偏僻的地方來？

這轉頭間，山道彎角處已轉出兩名儒生打扮的三四十歲左右的男子，看他們行走並不急遽，但在這崎嶇的山道上，宛如足不點地，頃刻便飄至奶娘及冷凝霜前七八尺處站定，大熱時也滴汗全無。其中一人拱手問道：「大娘早安。晚生專程到此訪友，請問大娘可知道冷先生夫婦，在此靈巖山結廬何處？」

奶娘自進入冷家，已有十三年，從來未見過有客到訪。當然，冷氏伉儷，經常外出採藥、訪友，却是司空見慣的事。現在突然有人到訪，不由她不心生警惕，乃試探地道：「冷氏伉儷閉門謝客多年，不知尊駕何事到訪？」

「晚生『姑蘇慕容』世家慕容凌雲，乃冷菁莪先生的世交兄弟。今天路經此地，特與新交知己，專程到來，與冷兄叙叙舊，並介紹新友彼此認識結交。」

「原來是姑蘇慕容公子。快請入屋詳談。」

奶娘斂袵肅客，率先與冷凝霜先行入屋，慕容凌雲欠身讓道。身旁年約三十許的文士，穿着淡黃輕衫，腰懸長劍，面目俊美，瀟洒閑雅，滿臉傾慕地瞧着冷凝霜掠身而過，忘了起步，目光却隨着冷凝霜的背影而去。

「蕭兄。」慕容凌雲見黃衫文士呆立不前，目光發直，招呼他也聽而不聞，續道：「蕭兄，我們也入屋一叙吧！」

姓蕭的這才發覺失態，臉龐生熱，囁囁嚅嚅地道：「慕容兄，請！」

奶娘讓貴客落座，奉上香茗後，抱歉告罪道：「村野鄉民，不知貴客光臨，穿着隨便，失禮之處，請多多包涵。容老身稍作整頓，再作詳談。」

「大娘請便。不速之客，請勿怪罪才是。」慕容凌雲及姓蕭文士，連忙欠身還禮。

奶娘和冷凝霜走入內堂後，慕容凌雲才抽暇環顧廳堂，佈置雖然簡單樸素，但也十分實用雅緻。一切家俱均爲竹、木所製，帶着濃厚的原始古風，另具一番風韻。黃衣文士對眼前一切，均視而不見，歔歔地望着後堂通道出神，臉上微微含笑。

盞茶間，奶娘換了整潔衣服走出。冷凝霜也易服嫋嫋婷婷緊隨奶娘身後，容光煥發，半帶嬌羞，全身散發着熱力四射的青春氣息。

奶娘滿面歡意坐下，冷凝霜也默默地靦覥微笑，坐在奶娘身旁。慕容凌雲欠身相迎，姓蕭的黃衫文士像遽然受到炫耀的電光，感到目眩而垂下雙目，額前泛着汗澤。

「老身是冷家所聘奶娘。」奶娘表明自己身份，打破沉寂地引介道：「這位是冷家千金——凝霜。」

「原來凝霜姪女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十年前聽聞冷兄提及誕下一女，想不到世叔姪今天才能見面！」接着，引介黃衫文士道：「這位是慕容叔叔新近結交的蕭沛兄，美號『情天居士』。」慕容凌雲道。

「姪女兒參見兩位世叔。」冷凝霜斂袵萬福，聲音像出谷黃鶯，宛轉悅耳。「家父生前常提起慕容世家，非常珍惜慕容叔叔的情誼。」說着，不禁悲從中來，泣不成聲。

慕容凌雲正在起身還禮，倉皇間聽到「生前」二字，一顆心向下低沉，下面的話，一句也沒聽清楚，打岔地悲聲問道：「冷……兄已經……過世？」

廳堂裏籠罩着一片愁雲，衆人均陷入沉哀之中。

「是的，冷先生伉儷，在八年前逝世的。」奶娘沉痛地打破沉寂，將事情發生的經過，作了一番詳細叙述，並將冷凝霜受到其母外家的歧視，自己如何在這七八年間，相依爲命，掙扎求存，一一相告。

慕容凌雲惋惜、悲痛之情，十分深摯。蕭沛亦灑下一掬同情之淚。他們自然少不免親到冷氏夫婦墓前奠祭一番，慕容凌雲在冷氏墓前許下諾言道：「冷兄弱年早慧，幼學夙成，幸逢嘉偶，本可克壯其猶，誰知天忌英才，不幸壯年仙逝，乃杏林之損失也；雁行折序，痛失良朋，乃吾輩之『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也。（見潘岳『悼亡詩』，作者註。）

「冷兄泉下有知，弟應當仁不讓，負起撫育遺孤之責，以繼賢伉儷遺志，並予發揚光大。屆時，賢伉儷亦可瞑目九泉矣。」

情天居士

蕭沛早在十多年前在西北武林中，已嶄露頭角，待人至情至性見稱，博得武林人士贈號「情天公子」。蕭沛却能潔身自愛，修心養性，故自號「情天居士」。

武林人士的「情天」，是針對蕭沛行道江湖的作風，行俠仗義，鋤强扶弱時的以德服人之處事態度，感化不少怙惡不悛之徒，能改過自新，從善如流等事跡。故受恩之人均頌「情比天高」，兩手從未沾過血。

蕭沛自稱的「情天」，却是「情愛之境如天，憤悵之深如海。」蕭沛有一青梅竹馬的閨友，不幸少年夭折，故他的心境宛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曾經愛得太深，付出太多，再沒有什麼可付給誰了，因此，他已經是心如止水，永不揚波，決心終身不娶。

自從在靈巖山見到冷凝霜後，登時眼前一黑，嘴裏作苦，全身生熱，疑是自己處於夢中。眼前的少女，正是他朝思暮想、無時或忘的稚年伴侶？

蕭沛知道自己不是作夢，亦知道冷凝霜是另外一位少女，而且比自己年輕了十多二十年。但冷凝霜的樣貌、神態、舉止，一顰一笑，就連輕微的小動作，委實太似自己稚年的愛侶——梅孃。這不是自己思慕過甚的「海市蜃樓」，而是栩栩如生的梅孃再世！

蕭沛沉靜了二十年的心中止水，像被

擲下塊石，翻騰湃湧，身似觸電，全身熱血奔流，思想停頓在緬懷二十年前的甜蜜中。滿臉傾慕愛戀之情，癡癡地通過雙眸，投射到冷凝霜身上，其熾熱的程度，可熔山石。

蕭沛心中並無妄念，心下只是自怨自艾，自傷自嘆，此事眞匪夷所思，竟有這樣相似就像孿生姐妹的人，將他幾經艱辛而平息下來的心死灰復燃。心存的愛意，並不是狹義的男女之間的愛，而是廣義的「愛屋及烏」的愛，兄妹之間的愛，他只覺得由內心深處，湧出一個責無旁貸的義務，一廂情願地永遠保護她，爲她貢獻自己畢生力量。

* * *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句流傳已久的話，說明蘇州是一個美麗的大城。蘇州是由古老的城垣環抱着，到處可見大小園林，多種多樣的橋樓亭塔。

冷凝霜應慕容凌雲熱誠的邀請，到了「姑蘇慕容」世家。慕容世家座落蘇州城南三元坊附近，佔地數十畝，建築簡單古樸，與蘇州一般富麗豪華不同，另具恬靜、和諧、純樸，幽雅的風格。

冷凝霜住在「映月閣」，她洗滌風塵後站在樓上凭欄遠眺。一眼望去：映月閣三面爲水所圍繞，碧水如鏡，山石、樹木、蒔花的影子，倒影在池水中，像在鏡中看見一般，越是想看得眞切，越看不清楚。池中蓄有金紅色鯉魚，來往游泳，彷似「魚龍漫衍」。

蕭沛當然也因「義務」在身，隨着來了慕容世家。這時正在離映月閣四五丈的兩間石屋中，忙着替冷凝霜將携來的研究「資料」安頓，協助的四五名家丁，被他吆喝得團團轉，忙得滿頭大汗。

家丁們均戴上鹿皮手套，搬動大小事物均小心翼翼，唯恐打碎或沾染任何東西，差不多連呼吸也要扭轉脖子，怕吸進一些不應該吸的東西。汗是在提心吊膽的工作中，驚冒出來的，因爲工作一點也不繁重，要搬的東西也不很多。由於蕭沛對擺設的要求甚高，每一樣東西均要轉換三四次地方才認爲妥當，家丁才會這樣忙，足足花了兩個時辰，才算一切就緒。

冷凝霜被請來過目，認爲十分滿意。蕭沛心中十分高興地笑了。能爲冷凝霜做一件愜意的事，他也感到說不出的內心舒暢。

慕容世家族人甚多，五代同堂，但佔地甚廣，自冷凝霜到來後，映月閣附近，便劃爲禁區。等閒人不准進入，故冷凝霜有一個很幽靜的修研環境。

* * *

慕容凌雲夫婦，今天晚上特地設宴映月閣的大廳中，爲了免却無謂的應酬，赴宴者主客爲冷凝霜，陪客爲蕭沛及慕容凌雲的獨女——慕容秀華，她才剛滿三歲。

涼快的夜風吹來，荷花的幽芳，飄忽在空中。月光從樹梢透出，穿過叢叢綠葉，斜照着半闔窗台，簾帷高捲，反映池中月光蕩漾，心靈中的沉滯，一掃而空。

這頓歡迎宴確是賓主盡興，氣氛融洽。冷凝霜慕容秀華打成一片，火一般熱。慕容凌雲夫婦覺得奇怪，知女莫若父和母，平日自己女兒不愛與任何同年的男女童玩耍，今天晚上却與冷凝霜這樣投緣，玩到一刻不停，直嚷着要姐姐陪她玩。慕容凌雲夫婦正爲着女兒孤僻性格擔心，現在看到女兒合羣的一面，心裏非常高興，心慶能邀請到冷凝霜，間接對女兒有助。

結果，散席時，慕容秀華磨着冷凝霜，要她答應明天還要陪自己玩，才肯告別回去安寢。

* * *

蕭沛落榻於映月閣東方的「問梅閣」，相隔約一箭之遙。晚宴中雖然和慕容凌雲對飲了不少酒，但僅帶着輕微醉意，心意還非常清醒。

蕭沛回到問梅閣，並沒有立即安寢，連燈也不曾點上，默默地在窗旁坐着，目不轉睛的瞧着映月閣的燈光，就像燈光有吸力一般，目光始終沒須臾離開過。

夜已深，唧唧的蟲聲。花的影，樹的影，樓閣的影，一切的影，都吞沒在映月閣的燈影中。花的芬香，草的芬香，一切的芬香，都包含在映月閣的燈光中。

「她還沒睡。她爲什麼還不睡呢？在感懷身世？在思念雙親？還是想念靈巖石故居？」

夜更深，映月閣的燈光仍未熄滅。

「該睡了，要不是會影響身體健康的。快些睡吧！是不是睡着了忘記吹熄燈？不，不會的。要是忘記吹熄燈，詠雪也會替她吹的。小姐還沒睡，詠雪不會這樣大膽，偷偷地躲起來先睡的吧？」

夜又再深，映月閣的燈光終於熄了。

蕭沛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酒意清醒了不少。自問道：「我這是爲了什麼？」

燈已熄滅，浮光黯然；雲霞消散，彩虹無存。

痛苦與歡樂，像黑暗與光明。痛苦會因歡樂而停頓或間歇，在安樂的片刻時光中，散佈滿足的力量。痛苦與歡樂，往往能啓示人們應該做什麼，並決定將要做什麼。正誤的準繩，因果的連貫，都繫於一念之間。

「我不是爲了什麼，我只想付出什麼吧了！」

愛是慷慨的施與，是一種不能留作已用的施與，它是包含于促進別人的快樂中的，最優美的，最欣慰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歡愉，是從沒有眞正施與過的人，無法體驗得到的。

「我還是試着睡睡吧，明天有的是事情要做呢……」

* * *

冷凝霜自幼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知書識禮。父母去世後，亦不斷受到奶娘的督促，勤學不倦。七八年來，已將父母留下的詩書箚記，熟讀如流了。父母的工作室，早就是她農忙完畢時，消磨餘下時間的好地方，經常留連到三更半夜，才回到自己房中睡覺。

有父母研究記錄，及已備藥石的幫助，冷凝霜免去了浪費在揣測推敲的時間，很快就掌握了父母的研究成果，並按父母所展望的方向，進行了新的探索。有了父母悲慘的「前車可鑒」，冷凝霜在實驗時均特別小心，無論大小實驗，均妥作考慮，做好萬全措施，免致「重蹈覆轍」，因此，

冷霜在毒藥學及解毒劑上的成就，可以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

冷凝霜同意到慕容世家，主要是服膺於慕容叔叔的一個論點：女子單獨行道江湖，沒有足夠的自衞能力，難免會吃虧的。因此，冷凝霜到蘇州來的目的，就是充實自己的武功。

慕容凌雲安排練武的程序非常巧妙，完全針對女性的體能及實用性來安排，別走蹊徑。冷凝霜是和慕容秀華一齊練習的，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慕容秀華的學武興趣，另一方面彼此有對手，便於對拆。更重要的一點是慕容凌雲希望藉助於兩人的好勝心理，使她們更能進步神速。

輕功、步法、身法、收發暗器等基本功夫是她們防身的主要課程，內功吐納，劍法，拳脚功夫，反而是輔助的强身健骼體能鍛鍊。其實各種功夫雖然作用不同，但均有相得益彰的互促關係，牡丹還需綠葉扶持，才能把它襯托得出完整的美態。

* * *

輕功是由慕容凌雲指導的。他已測試過冷凝霜的內功根基，知道她自三歲識性起，冷氏夫婦便教導她胎息吐納。道家修練內功之法，現在計算，也有十年左右的功力了。因此，冷凝霜對如何行功運氣，提氣用勁，也能操縱自如。慕容凌雲很滿意。

慕容凌雲笑容開朗地道：「難得賢姪女好學不倦，稚年父母教下的功課，堅毅地不斷勤練。基礎鞏固，是一個好的開端。有好的基礎，練起其他的功夫來，就可以輕駕就熟，事半功倍了。輕功其實是一種提氣與骨骼筋肌運動的縱躍動作，提氣功力越高，當然就能克服重力的作用越强，相對地亦助身體變輕了。若再配合筋骨肌肉的動作，身體就會顯得輕靈飄逸了。」

接着，慕容凌雲將如何從氣海穴，將丹田之氣提升，如何將全身肌骨自然放鬆，如何將意念由玉枕穴去操縱肌骨產生動作，如何將身體四肢相應配合……等要訣，詳細地向冷凝霜和慕容秀華解釋，並令她們各自嘗試。

二人非常聰穎，很快便領略要領，但理論與實踐還有很長的距離，她們努力地花了數天勤習，才能有一點較明顯的成績。

冷凝霜苦思了十幾個晚上，要解決提氣與運勁間的矛盾。她十多天的練習中，常常在提氣時，覺得身體有變輕的趨向，當意念要運勁後，提氣便變濁了，身體便輕不起來。意念與提氣不能混成統一體。

這天，當她提氣後，忽然看見一隻彩色繽紛的蝴蝶，從身旁飛過，正想要把它捉住，送給慕容秀華玩，脚上便用上勁躍了出去，身子猶似緩緩上升，雖然身在空中全無倚依，却能轉折自如，把蝴蝶捉在手中。

冷凝霜立即怔立當地，回味着剛才偶然發生的經過，心中怦怦亂跳，揣摩地忖道：「原來我犯錯在於太過執着，硬生生把氣與念分開。由念而生氣，意而起動作，這樣才能混成一體的。」

才智祇是勞力與勤勉的自行激發的能力，是一種敏銳的觀察力量，在一個特殊事件中，及時作用總結和決定。它是誕生出來的，永不能教導出來。

冷凝霜內心驚喜，一時間百感交集，看着還在身旁努力不懈的慕容秀華，正在爲依然摩不着天際而煩惱。冷凝霜忍不住走了過去，把蝴蝶送給她，並將自己剛獲的心得，告訴和指導她。

慕容秀華聽了，非常高興，連忙把蝴蝶放了，按照冷凝霜姐姐的領悟和體會，立即在轉幾次身後，又將蝴蝶捉在手中。慕容秀華高興得偎入冷姐姐懷裏，嘻嘻地笑出聲來：「冷姐姐，我們來捉迷藏，妳捉我！」說着，身子一縮，竄入園子中去。

冷凝霜童心未泯，自幼至今，從來就沒有小童朋友，更說不上一同玩耍。倉卒之間，見秀華已經像一溜煙似的跑出很遠，這才意會到秀華要她去捉她。登時也展開身形，宛如御風飄浮，緊追而去。

* * *

步法、身法是由蕭沛施教。慕容凌雲說：「蕭叔叔的『大挪移』身法及步法，借力推力，斗轉星移的功夫，是佛門密宗失傳已久的絕學，可以說獨步武林，所向無敵。妳們能學上兩成，畢生受用不盡。」

「慕容兄太誇大其詞了。」蕭沛靦覥地謙虛地說：「『大挪移』對女孩子來說，頗爲實用，却是事實。大挪移的身法和步法，目的是避開敵人的鋒銳來勢，挪移至敵人的虛弱地方，借敵之力，反施於其身上。女子先天體力較男性弱，能夠以四兩撥千斤，對女子禦敵，是上乘的、最恰當的戰略。」

「蕭叔叔，眞的能夠四兩撥千斤？」慕容秀華說：「要是我學懂了，我就連你也可以撥倒了？」

「秀華怎能對蕭叔叔無禮？」慕容凌雲低沉着嗓子，向慕容秀華喝道。嚇得慕容秀華伸出小舌，再也不敢作聲。

蕭沛怕秀華受委屈，哈哈大笑道：「暫時恐怕妳還未有本事摔倒我，當妳學懂了後，一條蠻牛却有可能被妳摔倒，半天也翻不起身的。」

秀華心中計算道：一條牛最少也有三五百斤，我現在還年幼，最多有二兩力，二兩力能摔到五百斤的蠻牛，四兩力不是如假包換的撥千斤嗎？想着，心中十分高興，嚷道：「蕭叔叔，我要學，我要學二兩撥五百斤。」

衆人聽到「二兩撥五百斤」，一時未明「深」意，好一會才捧腹大笑起來。

「大挪移是一種心、氣、力三種關係，圓滑而迅速地連繫和統一，產生隨機應變的縮短險勢，借敵之力，還彼之身的功夫。『心』即保持冷靜、客觀的頭腦，分析、判斷所處的動靜環境；『氣』是指身體筋骨的應變狀態，適應隨時聽命頭腦的指揮；『力』即心與氣的結合，純粹是技能的表現，通過它來達到預期目的。

「如何才能使心、氣、力統一，當然還有一些心法要訣，及一套步法，身法來配合……」

蕭沛接着詳細地背誦出心法要訣，待凝霜和秀華都記熟了，才開始示範步法和身法。只見他免起鶻落，虎踞龍蟠，曼衍交錯，層出無窮，凝霜和秀華看得口定目

呆，聳然動容，嘆爲觀止。

凝霜和秀華螢月之光，怎能與日月同日而語？結果她們花了整整三年時間，才算稍有所成，所欠的僅是火候而已。在這三年時間裏，輕功和收發暗器方面，却是進步神速的。

毒娥出道

冷凝霜離開慕容世家時，蕭沛亦離開。但不是同時離開，彼此相差半日。

三年多在慕容世家學藝期間，凝霜每隔半年，均抽暇回靈巖山探望奶娘。這次藝成行道江湖，當然應該先回家中稍作小住，安置好奶娘夫婦的生活，才能放心浪跡天涯，完成父母遺志。

回到了靈巖山故居，看見奶娘夫婦身體非常健朗，心中十分快慰。凝霜早就將他們當作父母了，故一向都非常孝順。這次小住後，將要分離一段時間，更覺依依不捨，難以啓齒。

回家後的第二天，凝霜就有一種異常的感覺，就像有兩度熱力熾盛的光束，照射着自己似的。無論她走到那裏，均無法遁出光束的照射範圍。奇怪的是凝霜並未感到一絲一毫的警兆，彷彿窺視的目光是友善的。

一切安然無事。一個月後，冷凝霜在整頓父母遺物時，發現父親積蓄下來的財帛，留下大部份給奶娘，自己帶備一些作爲盤纏，便辭別上路。奶娘夫婦知道她有父母遺志在身，況且女兒家年已及笄，也應該到廣闊的花花世界去見識一番，交交朋友，希望物色到一位如意郎君，他們不能自私地把她困在這窮鄉僻壤，終老丫角？

凝霜此次遊歷並不是漫無目的。她已繼承父母遺志，煉成了「九轉金丹」，性能却病延年，但所存藥石不足，僅得十數粒，這些均屬外丹。父母另一終生憾事爲獵取毒蟒或毒蟾蜍的內丹，性能祛毒辟邪，水火不侵。因此，她此行以雲貴人煙罕至之處，尋覓她要的名貴藥材及希望能見到奇珍異獸，取其內丹。

* * *

走了數個月的路，已近黔滇之境，凝霜那一種受熾熱光束照射的感覺，仍然若即若離，時隱時現地跟隨着她，因此她並不感到孤獨。

途中少不免發生一些贈藥救人，鋤强扶弱，懲戒一些狂蜂浪蝶等事情。不一一細表。但由於凝霜玉潔冰清，冷若冰霜，懲罰一些武林敗類的手法過於偏激，武林風評欠佳，稱她爲惹不得的「毒娥」，這是凝霜所意想不到的。這是事後人之流言，凝霜一點兒也不知道。

滇黔雖是冬天，天氣像初春，到處碧綠。一個隻身少女，敢走入蔭蔽天日的原始森林，勇氣直叫人敬佩。其實凝霜稍爲回頭注意一下，不難會發現那不即不離的影子。但她好像心有默契般，對兩束目光已習慣成自然。

進入雲貴森林最重要的是必要的配備，凝霜根據父母指示，醫書知識，準備好乾糧、食水、防蚊面紗、帽子，長靴、解毒瘴藥物……不一而足。奇怪的是凝霜所準備的裝備，足夠兩個人應用。

凝霜是在早晨瘴氣消散後進入原始森林的，儘管森林之外是烈日當空，林內僅得幾縷從葉縫透入的光束。故並不明亮，低窪地帶還瀰漫着薄薄的粉紅色瘴氣，艷麗奪目。凝霜遠遠繞着避開，免至吸入瘴毒。

凝霜的行走速度緩慢，經常東張西望，全神灌注林中一草一本，一砂一石。有時彎腰審察，有時挖摘納入囊中。三個時辰過去了，看來收獲頗爲豐碩，藥囊已經漲鼓起來，再也裝不下更多的了。

凝霜找到了一塊光禿的岩石，坐了下來開始進食，眼睛不自覺地瞥向左方，隱隱地看到淡薄的掠影。凝霜忍不住面現苦笑。忖道：「這又何苦呢！」

凝霜一直對亦師亦友的蕭沛叔叔非常敬佩，其實「叔叔」這稱呼是因爲慕容叔叔的朋友而尊稱的，蕭沛就此成爲長輩。按凝霜的意思，叫「蕭大哥」更爲恰當。雖然蕭沛比她年長十多歲，但表面看來，最多只不過是廿五六歲，這大概是「蕭大哥」內功深湛的原因吧，蕭大哥眞是駐顏有術。自己這次也不是想採到一些駐顏藥材，煉上一鼎駐顏丹嗎？

人們追求表面的美麗，或要保持春青美麗，眞是不遺餘力，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其實世上最自然的美，乃是精神上的眞與誠，才能春青長駐。

* * *

森林的黑夜，比林外降臨得早，申牌時分，凝霜就找到一個乾燥山洞，把它打掃乾淨，以作渡宿的地方。山洞地勢較高，空氣流通。凝霜很早就堆起乾枝，燃起野火於洞前，並灑下一些藥石和新採草藥。濃濃的煙霧，把環繞在頭上的討厭蚊蟲，完全驅散。

凝霜打開背囊中的簡單睡具，鑽進特備的睡袋中，心中惦念着另一個人，是不是能像她一般，有這樣好的環境安睡，由於白天委實太累了，凝霜很快就傳出輕微的鼾息。

林子裏被凝霜惦念着的另一個人，的確沒有像凝霜這樣好的環境渡宿，而且環境壞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壞。因爲他不曾揣測到凝霜會在森林渡宿，故沒有準備睡具，甚至連生火也不敢，恐怕火光引起凝霜的注意。他是躍上一株大樹上，靠着樹幹入寐的。蚊蟲的不停騷擾，是他目前最大的困擾。

森林的白天，也比林外亮得較遲。到辰時過後，才隱現曙光。遍地滿佈濕熱蒸鬱出來的瘴氣，一片一片的，有高有低，活像空氣中掛着粉桃紅色的輕紗。

凝霜半夜醒來，看洞外四周沒有一絲火光，心中連聲叫苦要糟：他怎麼傻得連火也不生一個？明天不滿臉滿手蚊螫紅皰才怪。想到他可能染上瘧疾，忍不住要開聲叫他過來，最後被一份少女的矜持，把這念頭壓下。自我安慰地想道：「反正要染瘧疾，現在也早染上了。我帶有金雞納樹末可替他醫治，讓他吃一點苦也活該，誰叫他這樣鬼鬼祟祟！」

凝霜收拾好一切，將火徹底熄滅，然後再行上路。行走了十數丈，突然產生一種失落的感覺——習慣了的光束隱沒了。

凝霜遽然冷汗源源滲出，心中只盼立時要尋覓他，彷彿有警兆告訴她：他的處境很危殆！

凝霜絕不猶疑，這幾年來從未感覺到的孤單情緒，籠罩着整個原始森林，使她意識到這份「關注目光」的重要性，缺少了它，週遭環境霎時間變得猙獰可怕。凝霜立即展開身形，將所携帶的物品放回昨晚的洞穴後，便到來路方向，找尋心目中的「他」。

* * *

情況非常嚴重，他──蕭沛蜷縮在洞穴角落裏，全身不停抖顫，身體發着高燒。口中喃喃不絕地發出夢囈：梅……娘，妳……不要……離開……我。

凝霜餵他服下金雞納樹皮粉末後，在洞穴中生起一大堆火。洞穴立即熱得凝霜汗流浹背，但蕭沛看來仍然全身哆嗦不停。

「他自踏入森林開始，就被瘧蚊螫了。」凝霜忖道：「這是嚴重的『每日瘧』，看他滿臉滿手的蚊疱，所受的瘧菌一定很多。他的衣衫又怎會撕破呢？看情形是病發時失了控制，從樹上摔下來被樹枝刮破的。不好了，那他一定也吸入了不少『桃花瘴』了。」

想到這裏，凝霜身上不禁感到涼意，打了一個寒噤，嚇得魂不附體，面無人色，失却平素的鎭定，不知如何是好。

「瘴毒可以解，但媚毒──」凝霜驚懼不已，滿臉緋紅，再也不敢繼續想下去。祇能緊咬牙根，心中默默作了決定。

服下兩次金雞納和解毒劑後，蕭沛的病況已有好轉。最低限度看來沒有抖顫得那樣厲害了，身體也鬆弛了些，蜷縮的肌肉也沒有那麼緊。面孔却是紅紅的，連眼白也充滿了紅絲，俊秀的面孔，現在看來有點唬人。

天色非常陰暗，氣壓也變得很低，凝霜在緊張的心情影響下，覺得呼吸有點困難。森林裏突然變得萬籟俱寂，只聽嗡嗡聲成千上萬的蚊蟲往洞穴驟然湧入，聲勢把凝霜從沉思中驚醒，立即往火堆中加上幾把草藥，煙霧到處，蚊蟲紛紛墮斃。凝霜心知天候有變，蚊蟲才會尋地方躲藏。

霹靂一聲震天價響，雷電交加，接着下起滂沱大雨，寒氣襲人。凝霜慶幸自己能未雨綢繆，準備了不少枯枝，足夠燃燒兩日。

蕭沛的寒戰已經逐漸消失，代之而更甚的是全身血脈擴張。血液在發燒的熱力影響下暴漲一倍，血管像佈滿蚯蚓般蠕動掙扎，眼睛充斥着密麻麻的血絲，通紅一片，眼球欲奪眶而出，嘴臉歪曲，牙關緊咬。看情況他的神智已恢復，現在正以堅毅的意志，用理性來抗拒媚毒所引起的肉慾。眼睛不敢落在凝霜身上，他怕守不住堤壩，一旦崩潰，人肉橫流，不可收拾。

凝霜從醫書中知道蕭大哥的處境危殆，桃花瘴媚毒催攢之下，隨時會心臟病突發，即刻暴斃。只有兩個方法能拯救他：其一是放血，後果是人命可以保住，但却生不如死！試問像白癡一般渾沌餘生，有誰願意呢？其二是及時天地交泰，泄出淫毒，這樣才能保持神智靈明，功力仍存。唯一的辦法是後者，但以一位年剛及笄，未經人道的少女，又怎能作出羞家的決定呢？

凝霜敬重蕭沛，感謝他三年來無微不至的照顧教導，心中也曾憧憬過，希望能尋覓到一位像他一般的配偶。他是心中的典範是一回事；而無媒妁之言，形勢迫逼，委身苟合，又是另一回事。何況即使凝霜願意犧牲自己，拯救蕭沛，也不知怎樣進行呢？

這是一個沒法延誤的抉擇。猶豫永不能有所決定，接受命運的安排，就一定要有思想準備抱憾終生。既然連自己也不知怎樣做，決定與不決定有何分別？凝霜只好流着淚，帶着焦慮、恐懼的心情，無奈地閉目等候上天的安排，這是唯一的消極辦法。

蕭沛已經神智模糊，身體在作不規則的抽搐痙攣，狀若癲癇。這時，那雙像野獸般的眼睛，貪婪地瞪着凝霜。暫時未有獸性行動，乃是還受着潛意的控制。

最後，堤堰崩潰了，蕭沛像一隻餓虎般撲向凝霜，將她推倒地上。一陣衣衫撕裂聲，凝霜頓覺身體一涼，驚得睜目睇視望去，只見自己衣衫破碎袒裼裸裎，全身一絲不掛；擧頭窺出，看到蕭沛撕下自己褲子，露出亢進充血，勃起若怒蛙般血紅杵狀的下體，正要餓虎擒羊般撲來，嚇得驚叫出聲，下意識地蜷縮起身體，防禦抗拒。

凝霜的驚懼性下意識掙扎（當然心已默許，否則老早就溜出洞外，匿藏起來了。），僅更加激發蕭沛已喪失理智的獸性，在火辣辣的咀唇接觸，粗獷的兩手上下撫摸，男女胴體的磨擦之下，凝霜掙扎的力量漸漸變得無力，渾身像飲下過量的醇酒般，嬌柔若綿。這種感覺是這樣的美妙，彷似飄飄欲仙般令人陶醉，凝霜眞希望時光能停頓下來，好讓她能慢慢地體驗。

令凝霜騷癢難耐的感覺，產生於她濕膩下體受到燙熱物的摩擦。它挑逗起了她的人性本能，一方面覺得癢得快美，另一方面却從心裏深處覺得空虛，急切需要甚麼東西來充實。她不知道所需要的是甚麼，只知道世上是有這樣的東西，可以填塞自己的空虛的。

蕭沛的原始動作因焦急而越來越粗野，篷門溪水也越來越潤澤。「哇──」的一聲痛喊，凝霜突然感到體內漲痛，直闖腹內，下體像撕裂般刺痛，漲滿難受。蕭沛的毫不憐香惜玉的原始往復動作，使她痛得雙唇咬出血來，淚如雨下。

往復動作維持着，凝霜痛的感覺不是痲木就是適應了，疼痛也就減輕了。她的騷癢也獲到搔得恰到好處，也明白心靈的空虛是應該用什麼東西來塡塞，她感到造化的天衣無縫，奇幻美妙。而且越來越美妙，美妙得差點要高聲叫喊出來。却被蕭沛的緊壓和抽搐性熱情擁抱，體內突然受到震顫的陣陣熱流冲擊，把她帶入七彩繽紛的奇幻世界，兩人像癱瘓似的，重疊在一起，疲倦欲睡。

* * *

蕭沛功力精湛，首先甦醒過來，發覺自己和冷凝霜彼此袒露相裎，現場交錯狼藉，凝霜胯下落紅片片，穢漬斑斑，內心

羞愧之極，立即想自碎天靈蓋，以謝瀆褻之罪。但擧目看着凝霜玉體橫陳，曲綫玲瓏浮凸，晰白的肌膚，晶瑩剔透，白裏帶紅，私處初受創傷而紅腫，酥胸爪痕纍纍，臉上淚漬未乾，嘴上帶着淒艷微笑，蕭沛又那能這樣自私，丟下她而不負責任地自行毀滅呢？蕭沛知道這是自己吸入桃花瘴而失去理智所造出的獸行，凝霜爲了拯救他而自願獻身，任由他蹂躪摧殘，這份珍貴情誼，他又怎能不予報答呢？這種捐獻畢生幸福的情誼，又該如何才報答得呢？

其實人之行善，並不希求感恩者的報答。而獲得恩惠的人，往往永誌不忘。世上沒有人會像感恩者那樣覺得言語的不足。蕭沛的處境就是這樣，笨拙地用碎布沾水，輕輕的揩抹凝霜私處的穢漬，彷彿這些東西瀆褻了凝霜的聖潔。但抖顫的手不聽使喚，反而越抹越糊塗一片，結果，把凝霜弄醒了。

凝霜醒來就看見蕭沛裸體坐在身旁，焦急地問道：「蕭大哥，你身體覺得怎樣？」關注情愫，由衷而出，連自己的袒裎畢露，仍未發覺。

蕭沛感動得流下熱淚，緊緊地擁抱着凝霜，吶吶地語不成聲道：「凝霜……我沒事了。我很好……我對不起妳……」

袒裎的擁抱使他們像磁石般緊貼在一起，兩人都像觸電一般，感到身體顫慄，距離這樣接近，心心相印。電流就像蜜糖般彼此交流，不用說半句話，一切代溝、芥蒂、年差、隔閡……都得到完滿的解釋。他們是用彼此的熱吻，吮下彼此的熱淚，來作出解答的。

「凝霜……」

「沛哥……」

蕭沛輕輕撫弄着凝霜驕挺瑩滑如新剝鷄卵的椒乳，凝霜像觸電似的呻吟：「沛哥，你還要吃藥呢！」

蕭沛畢生第一次享受到被人關懷的甜蜜快樂。

居士──情僧

數日後，蕭沛和凝霜終於發現了一條巨大無比的獨角蟒蛇，是罕見的異種。蟒蛇長約三丈餘，無毒，但力大無窮，若被蛇身繞住，牛也粉身碎骨。

凝霜非常高興，但又不忍殺死它而取其內丹，便與蕭沛商量道：「沛哥，聽說每到月圓之夜，修有內丹的異獸，會吐出內丹來吸收日月精華，你說會不會有這回事？」

蕭沛答道：「凝霜，我也曾這樣聽說過，有無這樣的事却無人證實過。今晚正是月圓之夜，我們不妨準備一下，覰在一旁看看便知分曉。好嗎？」

「當然好啦，人家就是想你設法，如何將它的內丹搶過來吧了。」

「這還不容易？當它眞的吐出內丹時，我負責立即躍下，利用『大挪移』將它摔向一旁；妳立即隨着搶走內丹，跑回約好的地點等我。蟒蛇見有生人侵襲，一定暴怒而暫時忘却收回內丹的，禦敵比內丹較要緊嘛。」

「你一個人能應付得了嗎？那蛇足足有四五千斤重的啊！」

「重輕問題不大，只怕它不用力，它一用力就好辦了。妳是明白的！」

「蛇不同人，我覺得彷似『老鼠拉龜』，無從入手。你是如何落手的！」

蕭沛被她問得不由一怔，女孩子到底比男人細心很多，不到你不信。蟒蛇身體粗如兩圍大樹，的確無法摔它。想了一會，才道：「屆時我只好用劍把它刺傷，借劍柄爲着力點了。」

「你必須算準力點和支點，否則槓桿作用倒置，你就變成『蜻蜓點柱』，力不從心了。」

「我會精確計算的。謝謝妳提醒我，蛇的確不同人，尤其是這樣大而重的蛇。」

* * *

是夜，月色當空，直射入幽深溼滑，長滿苔蘚的山谷，其滑如油，難於行走其上。

蕭沛和凝霜匿於相對谷麓石後，注目谷澗傍的黑暗洞穴，已經有兩個更次。

等待是焦慮的孿生兄弟，人們在等待而久候未至時，焦慮便悄悄的到臨，啃蝕人們的意志及耐力。凝霜的確有點心急了，時不時冒出頭來，打手勢詢問匿在對谷的蕭沛，問他有無看到任何動靜。回答的手勢均令她失望。

月色已照射到蟒蛇藏身的洞穴了，隱隱從洞內傳來一陣撥水聲，蟒蛇的頭已冒出洞，月色下可看到鮮紅色的開叉蛇信，在蛇口前伸縮不停。瞬間，三丈多長的蛇身，均已蠕出洞外，蟠成蛇陣，前半身勃起在當中。

凝霜心中忐忑，期待的初步要求已實現，她現在心中默禱的，是希望父母在上天有靈，叫蟒蛇吐出內丹。

蟒蛇看來警覺性頗高，不斷地前後左右地扭動頭頸，像是在分辨有無特殊氣息，或是環境有任何變遷。蕭沛和凝霜慶幸事前他們已經考慮及風勢，藏匿之處選擇在下風地方，因此未被蟒蛇發覺。

緊張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只見蟒蛇將頭擧起，目光頻頻地盯着月光，慢慢張開血盤大口，然後蜷縮蛇腹，吐出像薄霧似的勁氣，聚而不散，嘶聲刺耳，喉音嚮後，突然噴出一粒合桃大小的黃色珠狀物體，在月色映照下，晶瑩可愛。

凝霜心中狂喜，默謝父母的祚祐，隨即監視蕭沛的行動，運勁行氣以應配合。

蕭沛眼見蟒蛇的內丹上升至霧氣盡處，離蛇口約八尺高便停留不動。知道再也不會繼續升高，爲了免致夜長夢多，便展開凌空虛渡身法，一手隨即將長劍當作暗器，射向蟒蛇勃起的底部，身形却像天馬行空般，向着內丹高處電射而去，運起掌力將蟒蛇內丹振向凝霜藏匿方向，看見凝霜配合恰當，已將蟒蛇內丹接住，這時自己眞氣已濁，乃右脚踏向左脚的借力橫跨而出，避免陷入蟠蛇陣中，而落在離蛇陣右方七八尺之處。這時蟒蛇前腹被長劍深入及護手，蟒蛇因劇痛而暴怒，狂性大發，眼見蕭沛遽現身旁，全身骨骼卡啦有聲，展開血盤大口，噴出霧氣，向蕭沛衝刺而來。蕭沛氣定神閒，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只見他閃動身形，不退反進，竄向蛇腹

，伸手緊握劍柄，避開劍刃方向，順着蟒蛇的衝力，蹲身借力順向將蟒蛇撥出，隨手將長劍拔出，蟒蛇血流如注，蜿蜒地在前方輾轉掙扎，蕭沛這時已晃身於二丈開外，幾下跳躍，消失於山谷之外。

* * *

蟒蛇山谷數里之外山丘高處的洞穴中，燃起一堆暖火，瀰漫着藥香及檀香。火光中凝霜正向蕭沛展示着獲得的蟒蛇內丹，橘黃色帶着紅色網絡，泛着濃郁腥氣。

「沛哥，謝謝你。」

「這樣千辛萬苦，替妳達成心願，謝一聲就算了？」

「那麼怎樣謝你才好？」

「最低限度要獻給我一個香吻啦！」

「唧」的一聲，凝霜在蕭沛臉龐輕吻一下。說道：「吻過了，也謝過了。」

「不行！妳取巧，這樣不算數。」

「怎樣才算數？」凝霜羞澀地道。

蕭沛看得癡了，擁着凝霜，深深地彼此對目相視道：「這樣才算數。」說着，嘴唇印向凝霜櫻唇，把舌頭也伸了過去。

這深深的一吻，足足維持了盞茶時間，雙方的血液漸漸沸騰，這才分開喘息。蕭沛還在繼續努力，雨點般的吻，吻遍了凝霜的臉龐，把她吻得綿綿無力。蕭沛的手也漸漸不守規矩，伸入凝霜衣襟之內，撫弄着凝霜豐盈的雙乳。凝霜覺得它是閨房中的溫馨享樂，陶醉在這種濃情蜜意之中。雖然意識到發展下去將會是怎樣，但從那次狂風暴雨之後，反正已是他的人了，他愛怎樣就怎樣，何況她也很想體會一下，有理性之下情形是怎樣的？

撫摸的前奏進行得越來越熱烈和徹底，凝霜感覺到乳頭被吻弄及舌尖撥弄時，忍不住呻吟出聲，這種感覺是這樣的强烈，她有點抵受不住，感到自己私處也溼潤了。凝霜緊閉雙目，任由蕭沛替她寬衣解帶。

蕭沛的目光及熱吻，吻遍凝霜全身，當熱吻及舌頭觸及凝霜私處時，舌頭活動得特別活躍，凝霜打了一個冷戰，覺得有一股暖流由下體排出，全身舒暢快美，騷癢空虛的感覺倏然而生，忍不住將蕭沛的頭用手按下，重重壓在該處。需要蕭沛佔有她，充實她倏然而生的空虛。

蕭沛這時已亢奮之極，覺得自己也很需要發泄，便欠身把凝霜兩腿分開，慢慢試圖進入。由於已有足夠的滋潤，這次進入非常順滑，蕭沛細心地問道：「痛嗎？」

凝霜張眼嬌羞地看着蕭沛，搖頭深情微笑道：「有點脹，慢慢來就不痛。上次我痛得差點暈了過去。」

「對不起，上次我完全失去了理智，完全是獸性發泄，而且妳還是處女，故把妳弄痛了，而且還受了傷。看見那血漬斑斑和紅腫，我內疚得哭了。」

「我從來就沒怪責過你，而且當時除了這樣，就沒有其他辦法救得了你。」

「妳的高貴情誼，令我永世難忘。」蕭沛說着，低頭吻向凝霜的朱唇，輕咬她的耳尖和乳頭，令到凝霜癢得身體蠕動，配合起蕭沛的往復動作，愉快地呻吟起來。

蕭沛並不是第一次欣賞少女胴體，連凝霜的計算在一起，是第二個少女了。奇怪的是蕭沛自己沒法承認他曾看兩個少女袒露的少女胴體，因爲兩人的每一條曲綫、肌肉、毛髮、一顰一笑、一切動靜，甚至是聲音，他太熟悉了。凝霜因爲這三年來不用下田工作，皮膚恢復原來的晰白，更令蕭沛難於分辨，這簡直就是同一個人的胴體。要不是時間的差異，相信連她們的父母，也無法分辨。

蕭沛與梅孃是世交兄妹，自幼就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彼此間從來沒有祕密，自小就連沐浴也在一起。就算長到十二三歲，彼此已經發育懂性，在夏天時，他們也經常偷偷地，走到無人的溪澗，共同裸浴。蕭沛對梅孃的美麗的胴體，不知看過和撫摸過多少遍。他對梅孃胴體的激賞程度，簡直就認爲是宇宙中最美麗的傑作，任何東西均沒法比擬。因此他非常珍惜她，每次都每一分每一寸地仔細觀察、欣賞。這種親膩的活動給予他們無上的樂趣和歡愉，每次均令到他們更親密。因此，他們經常樂此不彼。每次當他們發覺身體因發育而產生改變時，便成爲他們的主要話題。因此，蕭沛可說是看着梅孃的乳房日漸豐滿起來的，當他發現梅孃天癸來臨，曾經驚訝地數日不眠。

蕭沛一方面在做原始的動作，一方面在激賞胯下的凝霜，把自己幻化成童年，正與梅孃無邪地玩耍。現在幹着的事，是他引以爲憾的，因爲他和梅孃什麼事也嘗試了；就是這件事尚未幹過，現在如願已償了，因此他萬二分地珍惜每一刹那，憐香惜玉地，不想做成一絲一毫的傷害。

蕭沛像從前一般，在撫弄梅孃時，喜歡看着她表情的千變萬化，胯下的凝霜的表情現在也是一樣的千變萬化，就如梅孃一樣。蕭沛的時間觀念模糊了，心情就像回到十四歲時，與梅孃嬉戲的境態，是這樣的愉快、甜蜜，連他自己也沒法形容。

從前一直想在梅孃身上找寄托的心願，現在已經找到了，而且他找到的地方，能寄托得出乎意外的非常貼切、深入。從前一直想在梅孃體內，留下永誌不忘的紀念品，現在已經知道該怎樣送，送些什麼了，而且即將送出。蕭沛想到這裏，突然感到寄托的紀念品應該放下了，寄托媒介在梅孃體內彷彿火山爆發，噴出熾熱的熔岩。蕭沛在抽搐中，把梅孃緊緊擁抱高聲叫道：

「梅孃！我的梅孃，我親愛的梅……孃。」

聲音是這樣的高亢，把沉醉在快樂、甜蜜、幸福的凝霜，倏然從溫暖的懷抱中驚醒，沉溺在幸福中智力一時還未能靈活運用。好一會才意識到蕭沛的囈語有些生份和刺耳。

「梅孃，梅孃……」壓下來的身體在凝霜耳伴喃喃細語，越說越輕，但充滿眞摯的感情。

「梅孃？誰是梅孃？誰是他的親……愛的梅孃？」凝霜清醒了，能憶起前句刺耳的話。繼續忖道：「在我身體上發洩，心中想的却是他的梅孃？」

凝霜意識到蕭沛那話兒仍納於自己體內，那人已伏在她體上傳出鼾聲。凝霜心中好像在厨中打翻了調味品，甜酸苦辣鹹，混淆在一起。儼惡地將蕭沛推開，拿起

水壺將自己下體清洗，其徹底程度直至壺中水涓滴全無，彷彿再不想自己沾上這東西。

「這簡直是欺騙，是侮辱。」

凝霜穿衣、收拾，很快便整理好行裝。她拿起一枝仍燃燒着的枯枝，在地上寫下：「找你的梅孃去吧！」便毫不猶疑地走出洞外，消失在瀰漫着毒瘴的黑夜中。

* * *

蕭沛翌晨醒來，發覺凝霜不在洞穴內，她的配備及藥囊也不見了，僅留下她爲自己準備的東西，心中感到十分驚詫。待他站起，看到地上留字，心中才恍然大悟，後悔、慚愧、內疚、抱歉、懷念、留戀……百感交集。

「現在追去也不能追上了！她一定故意避開踪跡的，追到人，得不回她的心，這又何苦呢？」

蕭沛回憶昨晚的經過，發覺自己自始至終，一直把凝霜當作梅孃，就算昨晚與凝霜合體，也把她看成梅孃。梅孃在他心中所佔的地方太多了，凝霜竟然找不到一小片立足之地！

人們常在失落了某種東西後，才發覺它的重要矜貴，想去挽留時，却爲時已晚。蕭沛因此而萬念俱灰。

* * *

江湖中突然出現一位中年僧人，雲遊四方，專門好管男女用情不專的閒事。

僧人法號「玄悟」，對「情」之爲何物有深刻的研究。常常以情如玩火戒人，濫用感情，往往就如引火自焚，抱憾終生。

對薄倖者的懲戒，玄悟處理非常嚴厲：輕則循循善誘，引導破鏡重圓，覆水重收；重則廢去武功，使其無能力再犯。

對採花大盜、奸夫淫婦的處理更絕，利用獨門手法，點了特別穴道，使他們暫時失去性機能，不能人道，直至能改過自新爲止。

玄悟所遊地方甚廣，管了不下數千宗「情」的閒事，光怪陸離，不一而足。

愛情是人類最偉大的品性，它可以征服一切，亦可以毀滅一切。愛情帶着歡樂的微笑，可以通過別人的心田，所有地方都能通行無阻。愛情不是用眼睛能看到的，而是用心去體驗的。愛情是人生所必需的，因此，才有這樣多人爲它而煩惱，因它而犯過錯。

「情僧」這綽號瘋噪一時，情僧所到的地方，連花街柳巷的生意也遽然門堪羅雀。

蕭郎陌路

經過了多日的策馬奔馳，皇甫長春夫婦，皇甫少華，方之淵爺孫，歐陽瑜，酒仙，老叫化和小琥等一行九人，已經抵達隴西酒泉。投入丐帮安排的酒泉市最大的客棧「杜康客舍」。

衆人洗去路上所染風塵之後，均坐在包下三進獨院的正廳中休息閒談。

「老酒鬼，到了你老酒鬼的家鄉，還不請老叫化喝上幾杯你老酒鬼的家鄉名釀？」

「誰說這是老酒鬼的家鄉？我老酒鬼什麼也知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四經五書，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平生唯一不通的憾事，就是不知家落何處，姓甚名誰？」

「老叫化就是知道這點，才說這裏是你的老家。你老酒鬼連放個屁也帶着酒味，這裏的水和蜜瓜都帶着酒味，不就說明你老酒鬼是從酒泉蹦出來的嗎？」

「聽你老叫化說來，頗有歪理，我老酒鬼凡對有酒字的地方都有親切好感，何況底下還有『泉』字呢！泉是川流不息的，我老酒鬼可以飲個不停，不亦樂乎？把這地方認作家鄉，大大有道理，大大有好處。」

「我老化這頓有着落了。走！」

衆人婉愉微笑，用目光送走老叫化和老酒鬼。

芷君和少華很關心凝霜姨的遭遇，路上斷斷續續的磨着慕容秀華講霜姨的故事。雖然知道慕容秀華當年還是稚齡，而且霜姨所遭遇的事，有很多是離開慕容世家才發生的。霜姨一定沒事，而且曾經回到過慕容世家，將她的不幸遭遇告訴慕容秀華。芷君和少華所担心的，是霜姨如何抗禦黑夜瀰漫的毒瘴。

「這已經是凝霜離開慕容世家八年後的事了。」慕容秀華感觸地道：「我那時才十六歲，獨自住入映月閣。一方面懷念霜姐，另一方面也愛映月閣的清靜。有一天晚上，明月當空，我正在凭欄賞月，忽見一條黑影，用我非常熟悉的身法，迅捷地向映月閣跳躍而來，看她身形纖細，却背着一個頗大的包袱。幾個起落間，她瞞過了我們家的護院暗卡，躍上映月樓，低聲說道：『秀華，是我，是凝霜姐。』我看到了霜姐背上的不是包袱，而是一個年約七八歲熟睡的男孩，驚詫得口張目呆。

『是我和蕭沛大哥所生的孩子，名字叫冷家生。』

「接着，霜姐在我們家中住了約一個月，故事就是在這段期間告訴我的。」

* * *

凝霜孤獨地在黑夜的原始森林中徜徉，心灰意冷，漫無目的。像一個在天上的仙女，突然被譴謫落地獄，像一個擁有幸福的人，忽然被剝奪得一無所有。

桃花瘴在她脚下氤氳飄蕩，聖潔得像林中仙女，在月下漫步。她有非常高貴的情操，爲人設想多，爲己着想少。她認爲除非她自己之外，沒有人能損害她；除非她自己的錯誤，否則她永遠不是受害者，即使是也咎由自取。

「助人爲快樂之本」是她的座右銘，也是醫者仁慈爲懷的父母心。這種觀念是父母遺傳下來的，根深蒂固，永誌不忘。能救活一個比她更有貢獻於世人的人，即使要她犧牲性命，她也會毫不猶疑的奉獻；犧牲貞操能救活她「敬佩」的人，她更不會過於着重。救蕭沛僅是救人而已，並沒有抱着任何奢求。若不是蕭沛的挑逗，也不會發生第二次。她就是一個當能給予別人快樂的時候，自己也覺得快樂的人。第二次的事情產生，並不是她對性的隨便或淫賤。而是誤解了蕭沛無微不至的關注，當作熱烈的追求。既然天意這樣安排，就讓它順理成章，結爲夫婦也不失爲解決問題的好辦法。

當凝霜聽到蕭沛在最快樂時叫的是梅孃時，她知道這是「樂」後吐眞言的由衷呼聲。自己只是可憐的替身，是一件發洩的工具而已。難怪她有被利用、被欺騙、被侮辱的感覺。在這種情況下，怎能永託終身？怎能長廝守？與其長痛，毋寧短痛，於是毅然慧劍斬情絲。

＊　＊　＊

凝霜由於攜有蟒蛇內丹，百毒不侵。跑越幾個山谷後，天色已露曙光。凝霜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氣，胡亂地找了一個避風之處，蜷縮着身體，立即睡着了。太陽的光輝溫暖地眷照着她。

二十幾天過去了，凝霜天癸不來，知道自己懷孕了。她決定起程回靈巖山。冷家生是在靈巖山出世的。

蕭沛(不，應該說是玄悟)是在冷家生出世前兩個月到靈巖山結廬的。廬很簡陋，可以說僅能擋風抵雨。玄悟是以苦行僧贖罪姿態守在廬裏，向凝霜表達知悔之心。看情形玄悟也知凝霜所懷的是他後嗣，因而無所牽掛，出家為僧。但是此僧六根仍未清淨，還是記掛着凝霜。

玄悟一點兒也未曾騷擾過凝霜，但在孩子出世後，情況就不一樣了。凝霜發覺玄悟每夜都潛入家中，將孩子抱出屋外，有時用藥水替孩子洗澡浸浴，有時替孩子推拿摸捏。凝霜看他父子舐犢情深，也不阻止，佯作不知。

孩子三歲後，他們父子在外邊相叙的機會更多了。孩子清早便跑出去，中飯時準時回來，中飯後又出去，直至晚飯時才回來，吃過晚飯便上炕睡了。凝霜知道他們兩父子在練功和習文，也就樂得清靜，專心研究自己的駐顏丹的提煉工作。

幾年來，彼此相安無事，直到第七年末，凝霜發現孩子沒有出去，而且眼睛紅紅的，曾經哭過。凝霜問他為什麼不出外玩？孩子回答說今後再也不出去玩了，他要多些時間在家陪媽媽。

「媽媽，這是和尚伯伯要我給妳的信。他是昨天給我的，却叮嚀說要我今天才給妳。」孩子從懷中抽出一封厚厚的信，雙手呈給媽媽。

凝霜原是不想讀信，轉念間，知道玄悟這樣的安排，必定是已經離開了，知道他今後的打算，將來孩子問起，總算有得交待！於是默默拆信，展開來讀。

信的第一段是詳細描述他與梅孃的關係，如何熱戀梅孃成狂。凝霜本來沒興趣知道，但信中感情流露，非常摯誠感人，結果還是細讀下去。

信的第二段，告訴凝霜就是梅孃的再世，她和梅孃無論一毫一髮均很相像，自己初時對梅孃的思念，如何轉移到她的身上。如何自己把梅孃與她混成一體，招致彌天情恨，後悔莫及！

信的第三段，表示他的謝意。謝她捨身相救，誓以其有用之身拯救世人，以作報答。又謝她為他生了個好兒子。並告訴她他亦盡了人父之責，替他們的兒子洗胎換骨，紮好了根基。再謝她的慷慨大方，明知兒子在跟隨他，並不阻止，製造機會讓他享受了數年的天倫之樂。

最後一段是表達愧欠之情，他也沒法彌補，唯有來生報答。自知罪孽深重，今後能做的，僅是修德積福。如今將會雲遊四海，廣結善緣，以酬知己大恩。

凝霜讀罷，淚如雨下。忖道：「我並沒有看錯，蕭郎是個君子，但現在已成陌路了。」

凝霜把冷家生帶來慕容世家，希望暫時寄養，好讓她能千里尋夫。但凝霜却一去就杳若黃鶴，數十年來沒再出現於江湖。家生在慕容世家長大，成為慕容世家客席總管，現時已經兒孫滿堂，開枝散葉了。

家生長大後曾在江湖流浪數年，矢志尋母，但如海底撈針，於是重回慕容世家。

＊　＊　＊

三小聽完慕容秀華的故事，眼睛都有點溼潤，心中認為造物太作弄人了！他們所希望的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但世事往往失望多於如願，痛苦多於歡樂。

慕容秀華看着三小問道：「你們知道我花這樣多時間，講這個悲劇性的故事給你們聽的目的是什麼？」

三小你望我，我望你的遲疑不答，還是芷君腦筋比較靈活，說道：「乾媽要我們知道情之為何物。愛情不能隨便把玩。愛情的眞諦是慷慨的給予、雙方面的給予，是將快樂放進別人的心坎，當他快樂時而分享他的快樂。愛情是戒入者之間極端狹隘的事，需要眞誠、坦白、瞭解、尊敬、關懷的滋露來培養和維繫。」

慕容秀華點頭道：「君兒說得對，但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在現在社會的封建意識中，男人為了生計，他的愛情將會是他生命之外的一件事；對女人來說，愛情却是她生命的全部。這就是女人這樣看重愛情的原因。在她們心目中，愛情是絕對私有的，就像眼睛不能滲進砂粒般，她們會極力保護她的權力。女人愛吃醋就是明顯的例子。世上極少沉溺愛河的女人不吃醋的。」

芷君若有所悟，看了看少華，拉着她的纖纖玉手。少華也看着芷君，用力地反握芷君的手，彼此會心微笑，感到她們之間的友誼，又加深了。

慕容秀華笑了，皇甫長春笑了，方之淵笑了，歐陽瑜也笑了。祇有小琥，感到有點莫明其妙，忖道：「女人愛吃醋，是家常便飯的事，古爺爺村裏的二嬸，當她發覺二叔在外拈花惹草，發起醋勁來，那才令人忍俊不禁呢！二叔的耳朵經常血淋淋的，差一點就被扭了下來。」

＊　＊　＊

杜康客舍前院設有酒樓「杜康居」。老叫化和老酒鬼二人，坐在杜康居二樓靠窗桌前，已經喝得有幾分酒意了。看看桌旁堆的酒罈子，就知道他們每人最少也喝了不下於二斤。

「數天來沒有好好地喝個痛快，今天我老酒鬼得好好地補補數。」

「嵩山少林的老和尚，華山派的牛鼻子，都以茶代酒，在他們那裏獃上這麼多天，那才是眞叫我老叫化嘴裏淡出鳥來呢！」

「那幾天我老酒鬼肚裏的酒蟲鬧得翻了天，幾次想偷偷地下山喝個不亦樂乎。但為了顧全大局，吃了幾個酒餅充充數算了。」

「原來你老酒鬼還帶有私貨，却自私地獨吞了，忘了幾十年的老友老叫化。不能同甘共苦的朋友，眞叫人齒冷。」老叫化好像來眞的。

老酒鬼也急了起來，忙道：「你老叫化千萬別寃枉我好人老酒鬼，所謂『酒餅』是我老酒鬼的專門名詞，運氣把體內的酒精成份迫出來，經喉嚨打酒呃過過癮。『餅』是『畫餅充飢』的意思。」

老叫化聽到老酒鬼的解釋，哈哈大笑，連眼淚也笑了出來。笑道：「原來酒鬼還有這種獨門道行。」

「當然有啦！那次與皇甫長春老兄，他承讓就是因為曾運功化過酒氣。我老酒鬼却是眞材實料、眞刀眞槍，毫無虛假，不到皇甫老兄不服氣。」

倏然傳來朗笑，道：「是那位老兄在揭我皇甫老兒的私祕啊？」說着，梯間冒出皇甫長春來，續道：「原來是酒仙老兄。」

老酒鬼合什閉目唸道：「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老酒鬼千錯萬錯，請恕老酒鬼醉後胡言胡語不知之過。」

老叫化和皇甫長春聽後哈哈大笑。皇甫長春笑道：「有酒而不邀請我老兒共醉，該不該罰？」

老叫化和老酒鬼連忙起身讓坐，齊聲道：「我老叫化(老酒鬼)先罰飲三杯為敬。」說着，兩人連飲三大杯。

老叫化和老酒鬼解釋道：「我老叫化(老酒鬼)以為皇甫老兄要陪伴太座，故沒邀請老哥，恕罪，恕罪。」

皇甫長春未領教過這對老夥伴的齊聲絕活，兩次聽到他們的大合唱，感到萬分詫異，奇怪他們怎能做得到這樣的異口同聲。

酒童出現

「杜康居」樓下門前傳來吵耳的吆喝聲。

「你這小癟三，滿身疥癬，滿頭癩痢，滿身骯髒破爛，臭氣薰天。每天都在最繁忙時候到來，把客人都嚇得避道而行，不再上門，連在座的，都給你薰得怕怕走了。今天不給你一點顏色看看，還以為我是豆腐做的，好欺侮。快給我乖乖的滾得遠遠的，要不然今天就揍你一頓飽的，還要用掃把拍！」說話的裝腔作勢，聲色俱厲。

「這條路又不是你的，我愛行就行，坐就坐，你管得着嗎，又不是踩着你的尾巴，你這樣凶巴巴的對我喝罵幹嗎？」回答的是童聲，帶着江湖的流氣。

「你這小酒蟲想作反了，還敢牙尖嘴利地頂撞？」

聽到小酒蟲三字，酒仙聳然動容，引頸向樓下望去，看見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穿着破爛的小童，正和杜康居的小二對罵夾纏不清。酒仙向在座二人打個手勢，離座走下樓去。

走至門前，酒仙安定一下店小二，微笑地向小童說道：「這位小哥請了。做人不能不講理，人家要做生意，地方必須乾乾淨淨，才能招徠到客人光顧，對嗎？你現站在人家大門前正當中，阻礙了客人出入。試想，假如你是杜康居的老闆，樂意不樂意有人像你現在一般，擋住你的財路？」

小童看來像是一個吃軟不吃硬的人，聽了酒仙一番道理，期期艾艾的不知如何作答。

酒仙把握機會，連招帶打地道：「要吃要喝那裏都可以，這家不歡迎，我們可以找別家，我就不相信家家都會不歡迎我們的。走，我們一起找找看。」

酒仙說着，走下石階，拉了小童就走，不理小童願意不願意。酒仙知道不怕硬的個性，遇到更硬的，會有識英雄重英雄的反應。

小童力氣頗大，掙扎了數次也掙不脫，只好暫時馴服，另想點子。

「小哥，你知道那裏有歡迎我們的地方嗎？」

小童上下打量了酒仙幾眼，見他穿着也是破破爛爛的，並不光鮮，滿面縐紋和酒氣薰人，相信他並不是杜康居受歡迎的人物，大概剛才不知叨了誰的光，在杜康飲了兩杯，現在還不夠喉，找地方多飲數杯。看來，今天我也要叨他的光，喝個飽了。

「有錢還怕找不到花錢的地方？吃香的，喝辣的，要婊子陪的，跟着我『小酒子』，準樣樣都能包君滿意，任君選擇。」

「吃香的，喝辣的，就夠了。婊子嘛，不怕小哥見笑，看看，摸摸還可以，眞刀眞槍已經有力難擧了。」

其實小酒子對逛窰子，找婊子，僅是一知半解，什麼眞刀眞槍、劍及履及，更一竅不通。話是這樣說，比較有江湖勁而已。

很快，小酒子便帶領酒仙走入一家叫「酩酊軒」的小酒家，地方還算乾淨幽雅，是中等消費人家的好去處。

小酒子找到一處雅座，說道：「這家的酒不會滲水，如假包換的陳年美酒，樣樣皆齊。老鄉喜歡什麼，隨便點就是。」

「這兒最好的酒是什麼？」

這可考不倒小酒子，只見他如數家珍地道：「二十年以上的有狀元紅啦、女兒紅啦、大麯、高粱、茅台……」

「夠了，就女兒紅吧！你看着辦點幾個可口下酒小菜好了。酒要幾斤才夠呢？先來五斤怎樣？」

「五斤？」小酒子有點懷疑是否聽錯：「先來五斤女兒紅？」

「先來五斤女兒紅，不夠再叫。」

小酒子心中嘀咕道：「這老鬼未飲先醉了，五斤女兒紅可醉倒三四條牛。管他的，反正他吃喝不完是我兜着走，他叫夠十斤更好。」想着便清脆地叫道：「酒保！」

一名酒保聽到呼喚，走了過來，帶着疑慮的目光，上下左右的掃睨小酒子和酒仙兩人，像是用目光就能搜身，知道他們有無銀子付帳。

小酒子最憎恨就是這種狗眼看人低的嘴臉，想來一個下馬威，殺殺酒保的市儈氣，同時也擺明立場，今天少爺是跟着禿子走，沾了他的光。有問題的話，對不起，不關少爺的事，問禿子好了。他是主，

少爺是客。想着，惱恨沒有了，嬉皮笑臉道：「酒保先生，少爺今天祖宗有靈，行起鑾運來，不想來也被縛架而來，光顧你們酩酊軒，非要把酒肉往我少爺口裏灌不可。人們說：行運一條龍，要擋也擋不了。本少爺以前是不信，今天却非信不可了。」

小酒子指了指酒仙，續道：「這位少爺的忘年老哥，你千萬不要小覷他衣衫襤褸。老話道：眞人不露相，露相非眞人。他是如假包換的『外貧內富』的大豪。他懷中眞是要珠得珠……」，「啪」的一聲，一顆龍眼大小的明珠，端端正正的擺在桌面，小酒子張口結舌，差點接不下去：「要金有金……」，又「啪」的一聲，桌面上再出現一錠足有十两重的金元寶，小酒子看看泛着珠光寶氣的桌面，口却：「要……要……」

酒保的態度和氣焰被珠光、金元寶改變了，接口道：「大爺們，小店規模小，生意不大，找換不出，要銀子最好，方便計算。」說着，頻頻作揖打恭。

「啪」，一錠十两重銀元寶，放在桌面，酒仙道：「先拿去櫃枱放着，結帳時多除少補。先來五斤陳年女兒紅，下酒的小菜你看着辦，端最可口的上吧。」

「是，是……」酒保打恭後，高興地退走。

* * *

三小聽到老叫化的報告，老酒鬼已經找到「湎酒之儒」，現在正在設法求證，是否長有善根，均很高興雀躍，其他的都嘖嘖讚嘆偈語的靈驗、佛家輪迴之說，又出現一個例證。他們對佛法無邊而感到自己的無知，尙待進一步去學習。

世間的哲理，往往始於驚詫，感歎則能暫時塡塞無知的空間，求知的慾望才是所有知識、哲理、創造的泉源，虔誠、崇拜便是一些不求甚解的儒者、愚者的行爲了。衆人在交換自己的感受，少華、小琥聽了，有些懂，有些不懂，芷君懂得最多。

方之淵道：「千萬不要小覷求知之慾望，些微之好奇，在智者之研析下，往往能造福萬民，或可毀滅寰宇。此絕非誇大其詞，此種事例，不勝枚舉。」

慕容秀華知道方之淵激勵三小，微笑地補充道：「就拿毒死凝霜姐父母的毒藥來說吧，她告訴我說：此毒非同小可，微帶杏仁香味，一少撮藥末，焙燒出來的氣霧，可殺數萬人。凝霜姐父母工作室，十數年仍帶杏仁味，屋內的樑柱，蟲不蛀，菌不腐，帶入室內的蟲蟻蛾蝶，片刻即死。你們想想，凝霜姐父母賠了性命的研究成果多可怕！他們不過是好奇、求知吧了。」

「這種配方，若落在壞人手上，可以控制武林，甚至當皇稱霸。」少華眉宇間有隱憂地道。

「就是因爲這樣，凝霜姐才把父母有關此項的記載毀了。」慕容秀華說。

衆人又免不了一番感觸：「情僧」已經知道在那裏了；「毒蛾」妳又在何方呢？

* * *

衆人留在酒泉的任務是希望達成玄悟子所託。

酒仙把小酒子帶到杜康客館時，已經掌燈了。小酒子也換上了全套新行頭，帽子把癩痢蓋上，全身也作過徹底沐浴，顯得乾淨俐落，頗爲神氣。但表情却非常不自然，完全喪失那種擺老大、耍流氓的「英雄本色」，拘泥得很。呆立在大廳中連雙手也不知道該怎樣放。

酒仙在這兩個多時辰與小酒子相處中，彼此已經打得火一般熱。如今見小友落難侷促，那能不立即向老叫化打眼色，共演一齣「勤王救駕」？

「老叫化，我老酒鬼今天與人比酒暈，差點兒栽了個大觔斗。你老叫化猜猜，我差點輸了給誰？」

「你老酒鬼與人比酒會輸，打死我老叫化也不相信。」

芷君玲瓏剔透，戲才上演，便知唱給誰聽，連忙湊趣帮着唱：「我也不相信酒囊爺爺比酒會栽觔斗，除非他是泡在酒裏長大的啦！」

「小君妳說對了，他就是泡在酒裏長大的。」

小琥的心意已與芷君相通，笑道：「這不成了酒醃人？可能嗎？」

「小琥你也說得對了，的確是酒泡和酒醃。泡和醃有兩種方式：內和外的泡和醃。老酒我光是內醃，喜歡把酒喝下肚子裏醃肚子和腸子。我老酒鬼的對手却比我老酒鬼更勝一籌，內外都醃。你說說看我老酒鬼能不能不甘拜下風，俯首稱臣？」

小酒子聽到談酒，已經眉飛色舞，忘了尷尬；再聽到老酒鬼的一片認輸歪理，覺得非常順耳，更是飄飄然，臉露喜態，不可一世。

「小君，妳以算無遺策，令我老酒鬼俯首稱臣；小琥，你以莫測高深的武功，令我老酒鬼甘拜下風。你們能猜到以醃酒，我老酒鬼又信服於誰嗎？」

「酒囊爺爺要我們猜，範圍太寬了。世界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我們怎會全都認識？在座各位都早就輸了給你。至於這位剛來的小友嘛……酒囊爺爺這輩子喝酒時濺出來的，也會比這位小友今生所喝的多，當然不會是他啦。大家認爲對嗎？」芷君說。

衆人均微笑不表示意見。

「小君，這次妳是陰溝裏翻船了。我信服的，就是這位新交小友『小酒子』。我特地把他邀請到來，向你們鄭重介紹。」

小酒子難得這樣謙虛，向各人作一羅圈揖，點頭微笑示意。老酒鬼向他一一介紹，小酒子的臉色越來越凝重，心中叫道：「我的媽啊，天下間頂尖的，一下子來了六位！」笑容也僵硬在臉上，雙腳有點兒不聽使喚，忖道：「這回眞的不謙虛也不成了，人家吹口氣，也不知把我吹到那裏去了？」想着，腳彎軟了，要不是酒仙扶他一把，就跪在地上。

* * *

「小酒子，難道你沒有姓名嗎？」小琥問道。

「琥哥，據說我是棄嬰，是祁連山下金佛寺的和尚，從路邊把我抱回廟中，託一村婦把我哺育養大的。斷乳後，我一直就在金佛寺中，直到去年，才偷走出來，試着尋找親生父母。因此，我眞的不知道

自己姓甚名誰。」

「酒哥子，你的遭遇幾乎和琥哥的一樣。他的姓名也不是祖姓，他也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誰，因此，你也不用難過。我相信，你們在不久的將來，定會找到親生父母的。」芷君說。

「我也相信，事情一定是這樣。」少華說，流下同情的眼淚，她不敢相信天下會有這樣忍心的父母，竟能丢下親生骨肉，不顧而去。

小琥撫弄着掛在胸前的玉珮，有感地道：「小酒子，金佛寺的高僧，有無告訴過你，在你嬰孩襁褓中，有沒有留有你父母的信物或字條？」

小酒子想了一會，說道：「記得善元大師曾提及過，襁褓中的確留有信物。到底是什麼信物，我那時年紀太小，現在記不起來了。」

「善元大師還在金佛寺嗎？」芷君問。

小酒子悲從中來，泣道：「善元大師在去年初涅槃了。善元大師是寺中掌管藏經閣的長老，金佛寺住持覺宏大師的師叔。全寺中除了覺悟大師外，善元大師最關心我的了。善元大師一向身體很好，精神奕奕，雙目精光烱烱，武功高强。我一直侍奉他身旁，讀書、識字、打坐、學功夫，都是善元大師教導的。想不到一夜之間，善元大師就不明不白地死了。『荼毗』（即火化）時，我遠遠的望到善元大師膚色發黑，死不瞑目。我把自己的懷疑與覺悟大師討論過，覺悟大師勸我及早離開金佛寺，切勿將自己的懷疑張揚，否則會召來殺身之禍。我就聽了覺悟大師的話，當晚偷偷離開金佛寺的。」

「看來金佛寺內有乾坤！」少華說。

「是大有乾坤！」芷君說：「金佛寺離酒泉有多少里遠？」

「大概七十里左右，不過都是山路。」小酒子答。

「我們要去探一次金佛寺？」小琥問芷君道。

「不是探，是訪。」芷君說。

「探和訪有什麼分別？」少華問。

「探是暗中打探，訪是投帖造訪。」芷君答。

小酒子心中很高興，有這樣强的實力直搗金佛寺，善元大師的沉冤能昭雪了。

芷君和少華道晚安後，離開了小琥和小酒子的房間，進行另一步的會商。

訪金佛寺

金佛寺的規模相當大，倚山叠上建築的殿宇，鱗次櫛比，很具氣勢。寺旁良田萬頃，但杳無村落，看來歸屬金佛寺產業。

十騎駿馬，馬上男女老少，直驅至金佛寺門前，才抽韁勒馬，騰身而下。

小琥上前向呆立門前的沙彌呈遞了名帖，回身走至衆人身旁，一齊等候。

好一會，寺內「噹，噹……」地鳴起迎客鐘聲。

遙望園牆內大雄寶殿前院中，匆匆地走來不少穿着灰、黃、紅色袈裟的僧人，紛紛依次列隊兩行，由大殿直伸至大門，儀仗十分隆重。

儀仗剛列齊，大殿立即走出八位高齡老僧，其中一位較年輕的，手執玉杖領前，一齊走至大門前迎客。其中手執玉杖的合什欠身道：「不知六位名震遐邇之施主，突然聯袂蒞臨小寺，貧僧覺宏，忝爲本寺方丈，有失遠迎，罪過，罪過。尙請六位施主恕宥。」

皇甫長春代表衆人答道：「吾等閒來偶生遊興，昨日落榻酒泉。恰巧邂逅自幼寄住貴寺之小童，告及貴寺藏經閣掌閣長老，善元大師，圓寂原因可疑；並云貴寺香煙鼎盛，爲佛緣勝地，故特聯袂造訪。一則可釋稚童所疑，免其常受惡夢困擾，影響發育成長；二則了却吾等虔誠見道修眞心願。叨擾之處，尙請包涵。」

覺宏大師雖是身爲方丈，聽了皇甫長春的一番話，頗堪玩味，心中七上八落，不敢謬然決定，乃轉頭以眼色詢問隨行的七位老僧的意見，只見七名長者同時輕輕點頭，回頭向皇甫長春道：「這位施主必定是『天帝』皇甫施主了。本寺正有疑難待決，幸蒙衆位施主光臨，仍我佛顯靈也。衆位施主快請入殿詳談。」說罷合什肅客，側身並行入殿。

經過一番寒暄，覺宏作了一番部署後，衆人均盤坐殿中央的蒲團上。

覺宏先介紹了七位善字輩長老，皇甫長春也一一介紹同行衆人。

老叫化性急切直入話題：「貴寺遇到何等疑難，不妨坦白相告，若需吾等援手，吾等當會鼎力協助。」

覺宏環視了各位長老後，嘆了一口氣道：「覺宏不才，自接掌本寺後，於去年初，受到外侮而不能力禦，致令外侮控制本寺，並將本寺善元長老，施與毒掌殺害。此乃外侮要掠奪藏經閣，善元師叔奮起抗敵，以身殉職。貧僧顧念本寺數百生靈安全，只能委曲求存。屢次派信差向少林求助，均被離寺後截殺于本寺農作範圍之外。故本寺孤立無助，靠之天命。今幸蒙『小豆子』逃出寺外，且對元善師叔深具孺慕孝思，引領六位施主光臨，承我佛之靈，善元師叔種因之果也。」

「大師知外侮爲誰否？」老叫化問道。

「外侮每次到臨，均罩以頭笠，全身黑衣，無從分辨。唯一綫索，當每次派員取糧時，所走方向，指向祁連山上而已。」

「經書被掠走者，爲何性質？」芷君問。

「這位小女施主所問極爲重要，本寺被奪走之經書，查核後發覺全部均與練武有關。」

「其中最秘奧者爲何？可否賜告。」芷君續問。

「既失之物，已無需再守秘，當然可以奉告。本寺乃少林分支，藏經閣存之各類經書，均爲抄本。武籍中，當以易筋經、洗髓經爲最重要，另外七十二種秘藝、及大小十八羅漢陣法等也非常重要。不過，本寺能懂得最多者，首推善元師叔，善元師叔尚且不敵，本寺便無人能禦侮矣。」

衆人聽了，知道失落的武功秘籍非常重要。其實主要責任應由少林寺自己擔當，既然能給予手抄本，就必須有足夠保護

能力安排才是。現在追究無益，設法追回失物，才是最重要的事。

芷君說道：「貴寺以上賓之禮相迎，以告訴敵方貴寺有重要人物造訪。故吾等今夜，必須留此，共禦外侮了。吾等來此途間，曾約少林、華山二派主腦人等，近日間相會於酒泉，同赴敦煌處理武林紛爭之事，爲免彼此錯過，將派出一人，潛出本寺回酒泉相候。聚合後同來此地，裏應外合，將外敵一網成擒。衆位意見如何？」

接着，各人均發表了意見，經綜合後，一致通過。

* * *

是夜，月黑風高，寒風刮耳，像尖刀一般，風沙滿空。隴省無夏天，白天時爽涼如秋，晚上却寒冷如初冬了。風從北方吹來，帶着戈壁風沙。金佛寺位於祁連山北方山脚，河西走廊之南，高聳雲霄的祁連山把北風阻擋，故金佛寺上空，氣流迴旋，聲勢嚇人。

三更未到，寺後山麓傳來一長三短的嘯聲，接着先後躍下三數十名黑衣夜行人，站於金佛寺後殿菜圃空地上。

覺宏大師聽到嘯聲後，早已站在後殿門前恭迎。

爲首的黑衣人，發出彷如金屬互擦般聲音，向覺宏抱拳道：「聽報貴寺午後鳴鐘相迎數名貴賓，敝上特遣某家到此專聆方丈稟報。」

覺宏合什道：「到寺辦理祀祭佛事人等，乃蘭州府官屬，爲首者官階顯赫，朝廷一品命官。敝寺不得不以上賓之禮相迎，另一方面，特借鐘聲通報貴上。」

「據報來者品流複雜，與方丈所云之官屬，頗有相異之處！」

「老衲同有此疑心，但呈遞名帖，確爲蘭州府官方用帖。話中老衲曾作試探，據稱彼等不想招搖，故微服而來，辦者乃私事，不敢借用官威也。」

「聽來亦算有理，知否醮祭何人？」

「說來亦與本寺有關，來者乃本寺興建募化時，蘭州府最大施主之後人，本寺側殿亦供有此施主牌位，以留紀念。下月初一，爲該施主三甲子忌辰，禮應作祀祭。」覺宏大師能夠對答如流，內心十分感激芷君思考愼密，連對白也安排妥當，無懈可擊。

「離下月初一，還有四天。換言之，一千人等，要逗留此地，最少也要五日？」

「是。本寺已撥出西院客寓，作爲彼等眷屬居留之用。本寺已將該區劃爲禁地，本寺僧人，未經許可，不得擅進。」

「方丈請能自重，若企圖藉機通報少林，後果將格殺勿論，雞犬不留。」

「老衲曉得。」

「金佛寺處於嚴密監視之中，希能自愛。請請。」

「請。」

話聲甫落，數十條黑影縱身而起，身法奇快，瞬間消失在風沙瀰漫的黑夜中。

* * *

西院客寓面積頗大，是三進建築，中間是廳堂，兩側爲寢室，當中是花園。

幾條黑影像鬼魅般，了無聲息在院間穿梭偷聽。廳堂中端坐威嚴十足的皇甫長春，兩旁坐着方之淵和歐陽瑜，一臉誠惶誠恐的順從姿態，背後站着老叫化及老酒鬼，彷似忠心僕人，隨時聽候使喚。

廳堂上談論的，是如何安排數日後的祀祭事項，細緻入微。堂外偷聽的兩名夜行人，耐心地聽了頓飯時間，找不出任何破綻。其中之一，打出手勢，兩人悄悄地躍回園中暗處，等候另外兩名伙伴。

其他兩人在側室外，竊聽一中年婦人，正在講「西廂記」故事給兩男兩女小童聽。故事正講到紅娘如何帶引崔鶯鶯到西廂與張生相會，講來娓娓動聽，連偷聽的兩個夜行人也聽得入迷，忘了自己的任務，連約定歸隊的時間也耽擱了。

先來者其中之一，見另一撥兩人珊珊來遲，發出金屬磨擦的聲音低聲罵道：「他媽的，是不是輪姦快活一番才來？那邊有何動靜？」

後來的兩人顯然地位沒有這樣高，被罵也不敢出聲，但回答却是必需的：「那邊是寢室，住了一名中年婦人及四名男女童。婦人正講故事哄小孩睡。」

「那爲什麼花上這樣多時間？」

兩人當然不敢照實說出，他們想聽聽張生和崔鶯鶯的幽會情境。只能說：「我們找不到任何漏洞，故硬着頭皮聽下去，希望能探到其他一絲半跡，故猷長了一點時間，結果白費功夫。」

「看情況覺宏那廝並沒有說謊，我們回去吧。」

四條人影瞬即朝着祁連山高處躍去，消失在夜影中。接着側室門掩開處，閃出另一名短小黑衣人，連面孔也以頭罩遮掩了，隨着四人去向，宛若凌空虛渡，御風飄浮，跟踪而去。

* * *

祁連山頂，雖然終年積雪不溶，但山腰裏，却有一隱蔽的山谷，四季如春。

小琥從風沙撲臉的山道中，隨着一箭之遙的四名夜行人，轉入這幽蔽山谷後，就有宛如走入第二個世界的感覺，溫暖得彷如江南春夜。

小琥有朱菓的功效，夜視能力比隨行等人高上數倍，輕功也是高出很多，個子也小，故他是這次任務——探取侵犯金佛寺神秘人大本營所在的最佳人選。

小琥舉目遠矚，山谷中無風沙影響，故能見度遠及三四里。只見山谷內三面環山，高峭險峻，猿猴難登。山谷盡處，燈光輝煌，人聲繁囂，但一無人工建築，僅有數個洞穴，洞內泛着燭光。小琥忖道：谷內再無去處，山谷內人數衆多，入口關卡林立，看來這是神秘組合的大本營了。要不是小君叮嚀不要打草驚蛇，我眞想深入虎穴，探聽下其中虛實。

小琥既然遵守芷君命令，只好轉身朝金佛寺方向，疾如脫兔，彷若幽靈，隱身於沙霧之中。

* * *

「眞是令人費解！」皇甫長春說。

「此乃暫時藏身之所，看來不像總部。」方之淵說。

「谷內地方狹隘，不宜大陣操演，除非洞內廣濶平坦，否則該處不適合練兵佈陣，只宜作個人發揮。」歐陽瑜說。

「別忘了該處人數衆多，不下百人以上，因而才强佔金佛寺，勒索糧食。」老叫化道。

「我要用上三成輕功功力才能跟得上，後走的四人，功力頗高。」小琥補充地說。

「能相當於小琥三成輕功的，當然功力也不會太差，何況在回程中，他們一定未曾盡力施爲。」酒仙說。論輕功，酒仙最具資格。小琥的輕功，經酒仙指點，才能這樣出色。

「我們到此爲止，僅知道一些對方的皮毛，無法再能深挖一步了。有誰認識或聽說，江湖上有聲若擦金的這一號知名人物嗎？」芷君問道。

衆人精神一振，陷入沉思。

「老叫化，你曾與當年秦嶺綠林瓢把子『金嗓子』金鏗對壘，他的嗓子怎樣還有印象嗎？」酒仙問。

「這是老叫化我平生所聽到的最難聽的聲音，聽到令我毛骨聳然，全身雞皮疙瘩半天不能平復。你老酒鬼說說，你老酒鬼遇到這種情形，會不會畢生難忘？」

「既然你老叫化覺得繞樑三日、畢心常記心坎，到底與剛才後殿聽到的，加起來是否繞多了三日呢？」

「不是三日，而是六日，加起來則九日。」

「這算是什狗屁不通的數學？簡直是胡編一通。」

「你老酒鬼才疏學淺，當然莫測高深。既然依你計算，以往是三日，我老叫化認爲金嗓子已加了一倍，三加三爲六，加起來豈不是九日嗎？」

老酒鬼被老叫化氣得啞口無言，眼睛轉動半晌，才說道：「老叫化你的雞皮疙瘩，最好也要到明天子時才能平復，否則就是狗屁不通。」

「金嗓子金鏗爲人怎樣？」芷君不讓兩位爺爺胡鬧下去，追問道。

「金鏗當起秦嶺綠林瓢把子時，三十還未出頭，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剛坐上位子就像老鼠上秤盤，也不暈一下自已有多大份暈，驕傲跋扈、不可一世。當年丐幫秦嶺分壇弟子，因口沒遮欄，貪一時之口快，對金鏗稍有諷言。話傳回金鏗耳中，他乘機借題發揮，要秦嶺分壇還其公道。我老叫化適逢其會，正好巡視至秦嶺。見他作威作福，出言無狀，便與他大打出手。金鏗手底功夫不弱，彼此交接了一二十招，仍是難分勝負。老叫化我殺得性起，不知不覺地使出看家本領『黏衣十八跌』來，很快的便把他摔得七葷八素。老叫化當時心存仁義，認爲：殺人不過點頭地，得饒人處且饒人。因此，把他的劣績數出，教訓他一頓，便放他一馬。他連半個屁也不敢放，夾起尾巴，落荒而逃。從此，秦嶺道上，再沒見過他出現。」

「他不懂毒掌？」芷君問。

「他未用過毒掌與我對招。」老叫化答。

「看來是隱跡後才練成的。」

「一定是事後練的，否則栽這樣大觔斗，不會不用的。」老叫化同意。

「金鏗投靠的人是誰？毒掌，又是何種性質的毒掌呢？」芷君想不出答案。

是夜，老叫化潛出金佛寺，直奔酒泉。

少林内奸

翌晨，覺宏大師被請至西院。

「覺宏大師，我想詳細了解一下善元大師中了毒掌之後的情況，請告知一切。」芷君說。

覺宏大師哀痛地嘆了一聲，道：「善元師叔面慈性急，剛直耿介。全寺僅師叔一人，主張寧爲玉碎，不願瓦存。故當神秘人等，要上藏經閣時，貧僧與七位長老，亦齊同而去，希能再加勸諫。當時情況，現還記猶尤新。其實八位長老聯手，擺下小羅漢陣，尚且不堪一擊，善元師叔一人，又能擋得幾多招。善元師叔心中有數，明知不可爲而爲之，但求良心無愧，以身殉職而已。

「結果，三招才過，師叔便中掌倒地。神秘人之武功，以奇幻之步法及歹毒的掌力取勝。破羅漢陣如此，殺善元師叔亦如此。身法以奇詭迅速、神出鬼沒、幻化移形，製造突襲機會爲可怕之處。故羅漢陣找不到對手，形如虛設。善元師叔那三招也完全擊空，人家只出一招便將師叔放倒。師叔中掌後，輾轉反側，痛苦萬分。貧僧等曾檢其背部中掌處，明顯露出灰黑瘀印，知爲毒掌。乃餵以少林『九轉還魂解毒丹』，師叔輾轉依然，瞬即七孔流血，暴斃而亡，前後不足半個時辰。」

「九轉還魂解毒丹，即『九還丹』，性能解毒療傷，也一點效用也沒有？」芷君腦子在轉動：「九還丹能袪百毒，除非……拯救爲時已晚，毒已入心。」芷君看了一看爺爺，見方之淵也在思索。續忖道：「看來拯救不會太遲。發現中毒掌時，即使九還丹未能携帶在身，取藥來回，花不少盞茶時間，中毒掌之毒由皮膚介入，即使最烈之毒也要頓飯功夫，才傳入心，『輾轉反側』？對，輾轉反側？中毒掌怎會輾轉反側？刺痛才會輾轉，疼痛若輾轉則更痛。掌傷是疼痛，毒僅能令人抽搐、痙攣，絕不會引起刺痛，除非是毒液灼傷啦！輾轉的意思是想尋找較舒適位置，希望減輕刺痛的辛苦，按理是不知傷在何處，或細小暗器深入體內，才會有此種病徵。對了，爲什麼早不想起細小暗器呢！」急忙問道：「覺宏大師，請你細想一想，善元大師背部中掌之處，是否有一非常細小的瘀黑小點？」說罷，眼睛望向爺爺，方之淵讚許地微微點頭。

覺宏大師想也不用想，答道：「女施主確有先見之明，善元師叔背上掌印中，的確有一小黑點，因爲顏色明顯，故印象甚深。」

「這樣說來，善元大師致命之傷乃是中了毒針，直穿心臟，掌毒僅是一些掩眼法吧了。」芷君作出了結論，並向在座各人解釋結晶所在。

「誰會製造細小淬毒的毒針由掌發出呢？」小豆子——小酒子問。他是最關心善元大師的。

「蜀中唐門？」少華說。

「滇西藍家？」小酒子說。

「誰都可以造毒針，只要向賣貨郎買一包針，再在藥材店買一包鼠藥，一齊放在水裏泡上幾天，賣貨郎的綉花針便變成毒針了！你們用不找唐門或藍家。」芷君說。

「那豈不是仇家的可能性很多？」小酒子說。

「可能性不多，你只要知道『迷踪步』的傳授人是誰，他就是主謀。金鏗只不過是幫兇。」芷君答。

＊　＊　＊

中午用過齋飯後，小琥、小酒子、芷君和少華，向覺宏大師詢問小酒子襁褓留物存在何處，希望能拿出來，研究小酒子的身世，覺宏大師很快就命沙彌拿來還給小酒子。衆人謝過覺宏大師，便一起走到僻靜處，進行「考古」工作。

小酒子抖顫着雙手，慢動作地將包袱打開，裏面放着：一塊約三尺見方的夾層包布、外面是大紅錦緞，內面是白色（用舊了已成灰白色）的土布；一張襯棉的褥被；數塊破爛的尿布；一串珠上有雕刻的佛珠。

小酒子看了很失望。少琥和少華也陪着小酒子失望，芷君却沒有失望的表示，還繼續着她的「考古」工作，端起夾層的包布和褥子，不斷地在摸索。

小琥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對小君抱有絕對信心，見芷君仍在研究，道：「是不是夾層裏有東西？」

少華和小酒子聽了小琥的話，重新提起希望，目不轉睛注視芷君的動作和臉容，祈求芷君臉露笑容。

芷君在「衆目睽睽」下，索性停止摸索，從懷中取出公冶叔叔送給她的匕首，叫少華幫忙把夾層拆開。褥子拆開了，八隻手像「混水摸魚」般，摸遍了褥子內每一小片棉花，摸不出什麼東西來。

四小現在剩下唯一的機會是錦緞包布。四對眼睛瞪着它，沒有一隻手願意首先去碰它，恐怕拆開後希望立即破滅。希望就是這樣奇怪的東西，其實它只不過是恐懼的一個較容易接受的、較文雅的名詞吧了。

希望是上天所賜的最慷慨最無偏袒的禮物，由於轉念間便可得到過於容易，故希望充滿在人間。上天的本意，是給予人們一服强烈無害的興奮劑，鼓舞人們在生命旅程進發的士氣，引導人們走更容易，更愉快的道路，彼此造福，彼此分享。但世上貪婪的人太多了，上天能期許的却又那樣少，故得到期許的或然率，往往很微。

同一的希望，人人都可以共抱；就像現在四小般，大家都希望着包布能解開小酒子身世之謎。失望的感受，却是人人不同了。一旦包布中沒夾有任何事物，小酒子便會感到絕望；少華則會流下一掬同情淚；芷君和小琥却是設法另立希望。

芷君和小琥曾經歷過絕處逢生的風浪，處事接物當然也果敢很多。拿起匕首立即着手拆包布，四人的心情都十分關注和緊張。

「天無絕人之路」，包布錦緞背後，果然縫着一張以布爲紙的「血書」。三人因希望並不落空而興奮莫名，都搶着來讀血書的內容。小酒子受患得患失的心情影響，恐懼心比剛才更甚，不敢面對現實，希望揭曉的時間拖延。小酒子一手把血書搶了過去，納入懷裏。其餘三人愕然，三對眸子圓睜，面面相覷，不明因由。

＊　＊　＊

夜。天才入黑，小琥和歐陽瑜在前，皇甫長春夫婦在後，朝着寺後祁連山隱蔽幽谷方向，攀山而去。

方之淵與芷君，却向寺前方向隱身而出，一左一右分道揚鑣，隱入夜霧之中。目的是解決散佈在金佛寺各處通道上的暗樁。這樣，老叫化帶領少林、武當等人來到金佛寺時，就可減少痲煩。

當兩爺孫完成了任務，會合在大路往前迎上數里時，便遠遠地看到十名左右的人影，朝着方之淵等來路，疾奔而來。方之淵連忙輕嘯出暗號，以辨來人的身份。聽到老叫化的回覆暗號後，便站在原地等候。

金佛寺大雄寶殿前早已排列好不少僧人，覺宏及善字輩長老，恭立寺門前。殿內外不敢張燈，不敢喧嘩，氣氛顯得異常肅穆。覺宏等衆僧，忐忑惶恐，不知少林主持如何怪罪？

當一行十二人，進入大殿坐落後，覺宏正想上前稟告，爲首的鬚眉皓白老僧以手示意，命令覺宏站於原地，不用報告。

「慈心大師，請問當年少林手抄本繕寫時，經手者爲誰及有何人得知手抄本存於金佛寺？」

「女施主之問題，老衲自獲洪施主消息後，便思索至今。二十多年人事滄桑，除了在座師兄弟外，及早已物化圓寂之上任掌門與長老，均參與決定。當時敝寺見閩南少林，發展良好，香烟鼎盛，僧徒衆多。因此生起發展隴西少林之心，但後來因俗事頻頻，無暇貫徹，致令耽擱至今。唯一可能紕漏，乃當年之繕童，當年僅十餘歲，却有一手好字。繕抄完畢約兩年，因家屬尋至，還俗而去。」

慈心大師話聲一頓，芷君正要提問，却被慈心大師手勢所止。續道：「繕童俗家姓孔，名曰尚章，江夏人氏。少林寺中各僧侶人等，均經人事審核，嚴密徵信，方可入寺。廿年前之江夏，或可找到此人，如今老衲則不敢妄加斷語矣。孔尚章天資聰穎，勤勉可人，文質彬彬，很快便被上任主持賞識，掌理寺中文牘，後更兼任藏經閣繕修工作。半年不到，藏經閣變得井井有條，一塵不染。

「如今追溯，頗覺此子過於完美，反而可疑。但當年却認爲此子年少老誠，勤奮可嘉，成爲嵩山少林後輩之榜樣。」

「武功修爲，根基如何？」芷君問。

慈心大師目光轉向慈元大師，慈元大師點頭道：「老衲執掌藏經閣，對孔尚章接觸較多。孔尚章八歲入少林，十五歲還俗，前後留在少林共七度寒暑。此子聰穎明慧，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目不忘。若不是身體荏弱，倒不失爲練武之天縱之材。老衲鑑於愛才，曾傳授洗髓易筋要訣，以强其筋骨，延年益壽。此子勤懇用功，進境甚速。離少林時已有六七年功候



小琥縱落陣中笑道：「孔前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了。」

矣。」

「按此推測，少林秘奧，外洩已久矣。基於人類私心，現今『亡羊補牢』幸不太晚。故今晚之行動，非常重要，祇許成功，不許失敗，此乃關少林聲譽之要舉也。大師對破陷小羅漢陣之『迷踪步』，有何高見？」方之淵不讓芷君過於鋒芒畢露，故插言表意。

「天下各門各派，均有本門之獨特步法，均有獨到之處。但能如神秘人般輕鬆穿梭自如於本門羅漢陣內，敢說罕若鳳毛麟角。故老衲認爲，此『迷踪步』法，爲專尅少林武功而設計者。」慈元大師道。

「此言有理。換言之，此神秘人若遇另一門派武功，就不能如此順當乎？」

「但願如此！」慈元合什道。

「若是這樣，今晚我們所部署的計劃，就得稍爲修正一下，我們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芷君道罷，隨即低聲重新部署一切，好半晌才安排妥當。

慈心大師道：「少林禍起蕭牆，得蒙各位仁義協助，本寺上下，深銘於心，今後若有驅策之處，希切勿忘記惠賜機緣，好讓少林略盡棉力。」

「大師請勿過謙！此乃我輩應爲之事，既已介入，當勉力而盡天職。修德積善，人人有責也。武當派以璇璣道長爲首的各位道長，不亦未能置身度外乎？」

璇璣子一直箴默未語，皆因瞭解不深，聞言答道：「方施主太器重武當矣。武當與少林淵緣深切，開山張祖師，亦啓蒙於少林，故教導本派後輩，以師禮事少林。如今師門遇疑難，弟子任其勞，乃人倫信義仁事，責無旁貸，赴湯蹈火不能辭也。」

「道長言重！」

「唇亡齒寒，助人助己矣。」

「各位前輩都不要客套了。眼看時辰將至，還是準備一下上路吧！」芷君怕聽這種虛僞的應酬語句，毫不客氣地截斷他們的談話。

衆人微笑舉頭望下天色，見已二更過了，連忙起立，轉身跟隨覺宏大師走向後殿。只見歐陽瑜早已在後殿等候多時，歐陽瑜是特地回來引路的。

歐陽瑜非常乾脆，抱拳作羅圈揖後，一句話也不說，回身即奔出後門，朝祁連山上疾飛而去。衆人也再不猶豫，緊隨歐陽瑜身後而行。

金佛寺西院，燈火通明。

廳堂內冷冷清清，僅餘下老酒鬼一人，照顧少華和小酒子。

老酒鬼兩天來滴酒未沾，酒蟲在體內翻箱倒櫃，鬧到亂七八糟。正想吃「酒餅」時，看見小酒子的表情好不了自己很多，索性把這套秘技傳授給小酒子。

少華覺得有趣，也在一旁依法學習，但因體內不含酒精成份，打呃出來的，不含一點酒味，心想，用此法袪毒，一定奏效，於是學習得更起勁。

祁連魔窟

小琥在歐陽瑜離開後，便與皇甫長春夫婦二人展開行動。小琥在前開路，步法飄忽晃蕩，像喝醉了酒，皇甫夫婦見聞甚廣，知道這是酒仙的首本戲「醉八仙」步法

，小琥却能運用在輕功裏。夫婦兩人內心都同時想道：「小琥年紀輕輕，天緣、人緣都很厚，聰穎正直，和靄可人。少華這妮子，能配上他，與芷君一起娥皇女英，同事一夫，倒是武林一段佳話。」想着，夫婦二人，不知何時兩手已經緊緊相握，彼此對望，發出會心微笑。夫婦二人，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親密和愉快了，彷彿年紀輕了三四十年，處於他們行道江湖時的情境，每當他們做完一件事時，大家一起同享成就的快樂。

當皇甫夫婦醒悟此行的任務時，已經看不到小琥的踪跡，他們只好小心地向谷內潛行而去。沿路看見不少關卡的神秘幫徒，均被小琥以獨門手法點了暈穴，相信不經小琥解穴，則不會甦醒過來。

皇甫夫婦走到離谷底約一箭之遙時，才看到小琥躲在暗處，正在替兩名黑衣人脫衣服。他們連忙疾竄至小琥身旁，接過剛脫下來的衣服，套穿在自己身上。

小琥低聲說道：「今天巡邏的對答口號是：『皇天保祐；天下太平』。」

皇甫夫婦很快便穿着妥當，向小琥點頭示意明白，接着便大搖大擺，操着整齊步伐，向峭壁下的洞穴走了過去，步法大方自然。

「皇天保祐。」

「天下太平！」開口的是皇甫長春。

一對黑衣人，錯身而過，彼此在打招呼。

慕容秀華走了幾步，忍不住回頭望去，剛才錯身而去的兩名幫徒已失去踪跡。現在離洞穴的距離僅三四丈了，洞穴一共四個，每個穴口均有兩人站崗，按計劃是皇甫夫婦各人負責解決兩人，小琥一人則負責解決四人。聽到分配時，夫婦二人曾經想提意見，但深一步想想，提不提都一樣，小琥解決不了時，幫他一把，不就結了？

皇甫夫婦看見每個洞穴的距離約一丈，看來夫婦二人要分頭行事，才可免致打草驚蛇。由於夫婦二人心意相通，互打眼色後，彼此分開，各朝一個穴口走去。慕容秀華走向最左第一個穴洞，皇甫長春則走向最左邊數來的第三個洞穴。夫婦二人的心意，留下第二個，待夫婦二人解決了一、三兩洞的崗哨，然後回頭合力解決第二洞的崗哨，安排得很合理。

「皇天保祐。」皇甫長春說。

「天下太平。」兩名第三洞的崗哨答。

洞口寬約六尺，皇甫長春早就知道，不能用指力同時張開雙手觸及兩名崗哨的暈穴，唯一方法，必須運用指風。當皇甫長春走至洞口，與崗哨成同一直綫時，立即快如閃電地張開兩手，「嗤，嗤！」兩聲輕微的指風過處，兩名崗哨應聲而倒。皇甫長春瞬即躍至第二洞穴時，看見兩名崗哨已經倒在地上。心想，到底還是秀華的輕功比自己高上一籌！想念間，慕容秀華躍到，想法剛好與其夫相反。

兩人抬頭向右望去，見小琥正引頸向洞穴內望去。

* * *

洞穴外的四個穴口，入到穴內便可四通八達。當然最大的通道，曾經人工拓闊過，直通中間大穴，以利人多跑動時避免產生碰撞。

中間大穴非常大，足有六丈見方，經過人工整理後，頗爲平順。洞壁高懸着數十支火炬，把洞穴照射得光如白晝，纖毫畢現。

洞穴廣場中正在操演着人多勢衆的陣式。洞穴裏壁有一高台，設有五六個座位，現在僅得三人坐於座上，當中一人，年紀四十不到，臉白無鬚，長得非常秀氣，神情却非常凶狠，目露暴戾兇光。這時正在不停吆喝，顯然對排演者的操演，壓根兒不滿意。

「他媽的，你們這班飯桶，操演了半年有多，現在連一點門也沒有！每天吃飽了飯，就曉得蹺起二郎腿在想女人，賭博，爭風，吃醋。你們有誰會花點時間，自動自覺去想想彼此相互合作、呼應、連接得更好？惹起了少爺怒火，看我不立即把洞內娘們全部殺了，要你們兩手自助快樂去。看你還能想什麼女人？爭什麼風？吃什麼鳥醋？今天不能休息，繼續操練下去，直至本少爺滿意爲止！他媽的，看來非要本少爺火起，斃你二三十個，你們才會起勁。敬酒不喝，喝罰酒。賤骨頭！看你們的脖子硬，還是本少爺的寶劍硬？不識抬舉的狗東西！開——始。」

已經操演了整天的徒衆，筋疲力盡地免强提起精神，再行操演起來。

這時皇甫夫婦已經混入洞中，躲在暗處，窺視着場中陣式的操演，注意其推動及變化。看了一會，認出這是少林羅漢陣，但又不全是羅漢陣。羅漢陣是九人結組，最大的共十二組。此陣也以九人結組却得九組，少了三組。皇甫長春看不出要領，以目光詢問其妻，慕容秀華的回答是搖頭。

* * *

小琥自入洞後就消聲匿跡，執行他的「深入虎穴，奪取虎子」的特別任務。爲了免除「以牽一綫而動全身」的危險，他接受的警戒是：要極力隱蔽自己，直至奪得目的物爲止，不能隨意點穴傷人，要避開警戒而入。

洞穴內岔道甚多，小琥挑有守衛的洞道走。他知道有守衛，表示地方重要。洞道非常狹窄，僅能容兩人攝身而行，故眞是一夫當關，萬難潛匿而過。因此小琥必須設計一個萬全之策，才能安然通過。這個方法是他想出來後，與芷君研究過才決定採用。爲了以策萬全，小琥還偸空練習個多時辰，認爲得心應手，這才放心。

小琥遇到洞道第一個崗哨時，從囊中摸出了兩粒白米來，離崗哨約四丈的暗處，隱匿起來，運功於兩指，遙遙的將米粒發出，米粒飛行速度不快，但不斷旋轉，旋向崗哨的呆穴。

只見米粒觸及站崗幫徒呆穴後，手中所提的刀稍爲一動，小琥已知該人已經被制住了。於是便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走到該人面前時，還頑皮地向他作了個鬼面，然後再隱身於前面暗處，發出第二粒米將他的呆穴解開。那人隨即用手拍向米粒接觸部位，還以爲是蚊子作怪。

「這方法眞靈光，虧得小君想到這兩個穴道，可以互相對解。」小琥忖道。

小琥曾經進入過三個設有門的小穴，裏面的佈置，兩個是寢室，一個是會議室，找不到要找的東西。前方僅餘下兩扇門了。結果小琥選了左方的門先入，裏面的佈置非常奢侈豪華寬闊。除了有錦緞的床，還有書案等辦公用具，從書廚中，小琥僥倖尋獲到要找的東西。小琥老實不客氣地就地取材，拉下床單，把尋獲的數十本書籍，一本不留地包在一起，索成包袱掛於背後。

小琥沒忘記在離開時，把餘下的門也拉開來，看了一看，見又是寢室，也懶得入去了。回程就不用客氣了，小琥輕易地將所遇到的徒衆，一一點上暈穴，毫無阻滞地走出洞外。

洞穴外已經站了十二三人，看見小琥背着大包袱走出，臉露喜色，知道東西已經尋回了。

小琥走至慈心大師身前，將包袱御下，雙手奉上道：「幸不辱命！物歸原主。」

慈心大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璇璣子感慨地說：「眞是英雄出少年。」

* * *

洞穴廣場中的操練仍在進行。參觀的人增多了十數人，但場中仍毫無所覺。白面無鬚的中年人，脾氣還是非常暴燥，吆喝道：「東方蒼龍退時，南朱雀、北玄武立即互補半位。這樣簡單的動作也操練得亂七八糟。眞他媽的氣死人！再來一次！這次要注意了！」

「孔尚章！不用試了。這種烏合之衆，僱傭之兵，你就是叫啞嗓子，一輩子也操演不好。」慈元大師說。

面白無鬚的中年人，聽到了驟然而來，很感熟悉的聲音，心神慌亂。腦子裏在鬼劃符，鬼點子亂閃，計謀如江潮洶湧，挑選着可行方案，來應付目前的局面。最後佯到驚喜地道：「啊唷！原來是慈元大師！小章子今天眞高興，能在萬刦不復的絕望境況下遇到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在那裏，快請現身相聚。」

「孔尚章，不必顧左右而言他。自己作過之事自己知。佛曰：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又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懸崖勒馬，未爲晚也。」

老叫化心中罵道：「老和尚在對牛彈琴，瞎扯淡。人家處心積慮地花了二三十年心血，你能用幾句話，就能說動得良心發現，痛改前非。眞叫人笑掉大牙！」

孔尚章心知慈心能找到這裏來，金佛寺事件準是被揭發了。幸好自己已經不是從前的吳下阿蒙，少林有多少，自己知多少。今天的局面，早就算準會遇到，早幾天來或遲幾天來，有何分別？

孔尚章牙根一咬，跋扈地道：「慈元大師，需知道士別三日，尚且要刮目相看。如今相隔了二十多年，區區已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你不是敬酒不喝，喝罰酒，你不是想跟隨善元那老禿驢般下場吧？少林那幾套三脚猫功夫，說老實話，我孔尚章在十五年前就不看在眼內了。你少林寺的禿驢，我敢打包票，來一個吃一個，來兩個，吃一雙，多些來就一網成擒，讓你們熱鬧地到閻王殿報到。孔尚章一視同仁，絕不偏袒。」

少林寺僧人，氣得張口結舌，呆立不不言。

「閣下既然這樣了得，就讓我老叫化洪浩笨鳥先飛吧！老叫化身子癢，蛋子作反，正需要人搔上幾把，安撫鎭壓。請孔老師不吝賜教。」老叫化聲音甫落，身形矯若遊龍，竄越六丈見方的廣場，置身於還坐在椅裏的孔尚章身前，離他僅七八尺。續道：「我們在這台上交手呢，還是叫你的手下讓出一些地方，在場中比試？」

孔尚章聽到老叫化洪浩五字，眉心立即緊皺，忖道：今天大概是拜錯了瘟神，要不怎會頭頭碰着黑？這個老雜碎可不好纏，還是用話套住他，方爲上策。」乃高聲奸笑道：「哈哈，今天不知道吹什麼風，竟然把退休多年的丐幫長老洪么公大駕刮到這裏來了。眞是篷篳生輝！有失遠迎！我孔尚章臉上，增光不少。但孔尚章素與丐幫，井水不犯河水，亦談不上有任何過節……」

「少費話，孔尚章！」老叫化懶得聽他的臭屁：「就算你說得天花亂墜，老叫化我都當作放狗屁！這渾水我老叫化淌定。你就當我老叫化架樑子，亦任由尊便，我老叫化想拈拈你的斤兩，才會這樣大言不慚。放光棍點，動手吧！你剛才的威風眞咋唬人的，都往那裏去了？就只會扮蒜裝孫子？」

這回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孔尚章滿以爲憑他生花的三寸不爛之舌，可以有十分的把握，穩住目前形勢，好讓自己用尅制少林的武功，先把少林擺平，然後再來對付老叫化。誰知人家却扮起聾子不聽，自己彷似老鼠拉龜，無處着嘴。心裏被老叫化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死去活來，只得把心一橫，忖道：「老叫化又算老幾？今天少爺我給你一個好看的，叫你老叫化吃不完兜着走，竪的進來橫的出去！」看來，孔尚章準備豁出去了。

「你老叫化要『狗捉耗子』多管閑事，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不要怪我孔尚章趕盡殺絕。有本事的，就先闖本少爺的『九天陣』看看！」接着，向場中手下高聲吆喝道：「擺陣！」

「長輩有事，弟子應代其勞。還是讓我這後輩，見識一下高人擺下的奧秘大陣吧！」小琥縱落陣中，笑道：「孔前輩，你忙你的，我忙我的了。」

孔尚章是識貨之人，看見小琥縱落陣中的身法，矯若游龍在淵似的，突然出現在陣中，把陣勢引起驚亂。心中想道：「邪門！今天少林禿驢到底邀了多少人馬到此？連稚齡小童的功夫也這般了得，這回眞是騎上了虎背，不知怎樣收場了。」

「老叫化身癢難耐，孔尚章，動手吧！」說着，也不與孔尚章客氣，展開名重江湖的「黏衣十八跌」招式，直趨孔尚章中胸，一點面子也不留。老叫化知道孔尚章鬼點子滿籮筐，就是不想再給機會他轉，故勁力用上七成以上，拳起風生，聲勢嚇得孔尚章連忙以左橋手格撥，右手直拳還以顏色。老叫化第一招是虛招，原意誘敵，見孔尚章輕易入彀，心中甚喜，乘其拳出的時候，迫步上前，以右手前臂外側，自下橫擋孔尚章的左腕關節，左手同時

自下穿上，以拇指外側力扣孔尚章右手肘節，轉身蹲體，借孔尚章的拳勁，雙手用力一拉，將孔尚章整個身體，以老叫化肩背爲支點，摔向台下地上。這只不過刹那間的事。

孔尚章被摔得滿天星斗，七葷八素，骨頭彷似鬆散了，全身疼痛，但最痛的還是內心，因爲一切的美夢、心血和萬丈雄心，被這一摔，都摔得四分五裂，煙消雲散了。

「小子，老叫化今天就是要教訓你，要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讓你知道你這井底之蛙，用『閉門造車』的自以爲是的方法，是不出了大門的。」

孔尚章還想充硬漢，試圖站起來，發現自己全身痠痛，凝聚不起絲毫眞氣，知道這輩子算完了。

妄念幻滅

廣場中陣式的情況非常嘈吵熱鬧，把心灰意冷的孔尚章，也忍不住抬起頭來，舉目望去。只見自己挖空心思，根據少林羅漢陣爲經，九宮八卦爲緯的「九天陣」，在陣式發動，勁力聯串的排山倒海氣勢下，對陣中小童起不了任何威脅作用。孔尚章感到詫異的，是那小童怎能夠身似毫毛，隨着勁風飄逸，使到陣法的威力無從着點，消散在空氣之中。看情形那小童玩得開心，着意把陣中人等，折磨成精力殆盡。這是從他瀟灑地盪到這邊時，摸摸陣中人的頭；盪到那邊時，又拍拍陣中人的背等挑撥性動作可看得出來的。孔尚章眞不忍卒睹。

「士可殺，不可辱。你們就乾脆把我殺了吧！」孔尚章嘶啞地喊道。

「事到如今，還逞什麼英雄？你既然想當大丈夫，就得識相一點，痛悟前非，把安排下的詭計，和盤托出，或會稍贖罪孽，尚有一綫生機。」

孔尚章這二十多年來那裏聽過這樣的話，這種「龍游淺水被蝦戲」的氣，委實很難吞下。心中連老叫化的祖宗十八代都罵遍了還未能消去這窩囊氣。

世上有才智的人，他的作爲往往與瘋狂靠得很近，那是因爲他能正確地理解，但在實踐中却在錯誤的原則上去運用理性。這就是理解和實踐間的差距。孔尚章是才智卓越，錯誤地利用他的天賦，想跑捷徑來塡充其實際生命的空白。他不知道，那些不切實際的妄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世上沒有一件事物，是可以不勞而獲，或是用不正當手段而得來的。即使僥倖得到了，一定不能久享，因爲它有一種禍患隨伴着。

聰明人最大的通病，是選擇捷徑和隨風轉舵。即所謂「識時務」，故常自命爲「俊傑」。接二連三對孔尚章理想的打擊，比千言萬語更有效地打破他的理論。事實勝於雄辯，這是聰明人所不能否認的。聽了老叫化的一番話，心裏罵是感情的發洩的事，如何面對現實是另一回事。孔尚章忖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這時，陣式已經潰不成陣了，大部人都已筋疲力盡，癱瘓當地，餘下的也已經力不從心，未接到命令不敢停手吧了。

「停手！不要再丟人現眼了！」孔尚章的號叫，比午夜的狠嘷更悽愴。

* * *

清場工作在進行中。

洞穴廣場站滿了人。統計是根據名冊對照而核定的。

廣場中所站的男性一共八十八人，而名冊登記却有一百零五人，尚短十七人。小琥計算一下，在洞外點倒的崗哨一共八人；芷君爺孫在金佛寺外點倒的，有九人。總數相符了。

從洞穴內請出來的女性，一共三十人，與名冊亦相符了。這些婦女從各地擄持來的良家婦女，以作洞中男性帮徒發洩淫慾的工具，身世悲慘。芷君從秘窟所掠來的金銀寶飾中，每名婦女發給白銀三十兩，作爲安撫金，准其立即離開此地，回鄉與家人團聚。

男性的帮徒，就沒有這樣幸運了。由於他們曾參與姦淫掠奪，從帳册中查到，惡跡尚不算多，造成社會的災害還不算太大，故給予自新機會。判決的刑罰是：廢去武功，每人發白銀二十兩，以助其建立新生活。刑罰立即執行，由武當、少林二派負責。

金鑼、孔尚章二人，爲罪魁禍首，帶回金佛寺詳細審問，視其表現是否坦誠，再行定奪。

餘下之剩餘物資，交由金佛寺，作爲行善扶危、贈醫濟貧之用。

* * *

芷君和小琥是最後離開祁連秘窟的，因爲他們兩人要作最後一次的巡察，然後以炸藥將洞穴炸毀，以免再被人利用，作一些作奸犯科的勾當。

當芷君巡視至最後的兩個作爲寢室時，發現它們的奢侈程度不相伯仲，引起她的懷疑。芷君將她的懷疑告訴小琥：「按理沒有必要兩個房間，佈置得同等奢華，因爲此地的最高統帥只得孔尚章一人。」

「那麼另一個房間，必定地位相當，甚至較高的人所擁有了？而且此人不在窟中，或者藏匿起來。」

「金鑼或未夠格與孔尚章平起平坐。那麼，必定還有更高的後台老闆！琥哥哥，還記得廣場司令台上一共有多少張椅子嗎？」

「一共六張同樣大小和式樣都一樣的椅子。」

「這樣說來，這裏一定還有暗室，我們趕快找！」

芷君隨手拿起書案上的鎭木，在牆壁三尺的高度敲擊起來。小琥則敲另一面洞壁。當他們在衣櫥前會合時，兩人目光都集中在衣櫥上。小琥以詢問眼色看着芷君，芷君點點頭。小琥立即戒備。芷君伸手入懷，取出一把白豆大小的鐵粒子。

小琥將衣櫥雙門迅速拉開，隨即避身櫥側。芷君在門半開時已往櫥內打入那把鐵粒子，勁力甚强。

櫥內深處，傳來幾聲受傷似的呼叫。

小琥向芷君打手勢，叫她暫時讓開，自己則運功一掌把整個衣櫥，振離原位七八尺，櫥後原位，露出另一洞穴入口。小琥向穴內大聲喝道：「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趕快投降！」

洞內一片漆黑，傳出幾陣呻吟聲。良久，才有一人朗聲說道：「你們是誰？外面我們的人怎樣了？」

「外面的人全給我們捉了，一網成擒，僅剩下你們幾名餘孽。」

沉默了一會，那聲音又道：「百幾人的陣仗，不到一個時辰，全都被擒，叫誰信？」

「那咱們耗着好了。你們有吃的和喝的，不妨耗着不出來。這還要問問我是不是會往裏邊放一把火才好！」

洞內數人這才急了起來，你一言，我一語的商量，久久未作出結論。

芷君用手指指火把，意思叫小琥將一支火炬丟入洞內。小琥依言做了，芷君趁火炬丟入時睨入洞中，隨即又打進一把鐵豆子。洞內「啊唷」連聲，火炬在地上燃燒着，隱約看到洞內人影晃動。

「我們投降了！」另一人說道，是嬌滴滴的女聲。

「把雙手放在頭上，一個一個的依次慢慢走出來！」

芷君趁對話的一瞬間，移身至洞旁蹲下，手裏仍然拿着一把鐵豆子。

第一名約五十歲的瘦削老頭走出來了，顯然他的脚部受了傷。當他走至房洞中央時，小琥已用米粒點了他的呆穴，呆立當地。

第二名走出來的是一名約五十歲的老婆子，體態豐盈，有一百五十斤重，打扮嬌艷，滿身珠光寶氣。小琥點了她的暈穴，讓她睡倒，免致被她擋住視綫。

第三名出來的也是女的，更加花枝招展，搖曳生姿，年紀約三八年華。小琥也點了她的暈穴，當她摔倒時，幸運地睡在胖女人身上，軟棉棉的很舒適。

等了一會，仍沒有人走出。小琥忍不住再叫道：「還有兩名！快點出來。」

洞內再沒有一點聲音。

小琥看了看芷君，芷君點點頭，回手向洞內灑了一大把鐵豆子，散播面很廣，洞內傳來的撞擊聲很硬，不像擊在人體上。小琥隨即躍進洞內，在光線不足情況下，仍能看得非常清楚，洞內再沒有人。

小琥走出內洞，告訴芷君，兩人對望一下，立即移步走入隔壁另一洞穴，再作搜索。但找了半天，一無所獲。兩人又走回原先洞中。

「兩位老的，看來像是孔尚章的父母，年紀輕的或者是孔尚章的渾家。」芷君說。

「我也是這樣想。我們怎樣處理他們？」

「我們分別的審問他們。先弄醒年輕的。」

* * *

審訊孔尚章時，他的言詞閃鑠，可疑的地方很多，顯然未盡實言。

「爲什麼司令台上，設有六個座位？」芷君問。

孔尚章猶豫了一下，答道：「餘下的座位是領班坐的。他們在分組練習時才坐。」

「洞後的兩個豪華寢室，是誰的？」

「一間是我的，一間是金鑼的。」

「那洞內的暗室呢？」

孔尚章全身微微一震，愕然道：「沒有暗室呀！」

孔尚章一點也不老實。

「孔榮宗是誰？」

孔尚章又是一震，答道：「是家嚴。」

「吳燕珊呢？」

孔尚章忖度：燕珊在少林寺沒有記錄的，他們能提出燕珊的名字，顯然父母和燕珊都已經落在他們手上，密室也被他們發現了。自己再說謊下去，只能增加皮肉的辛苦，本來還抱着一綫機會，希望燕珊能請來救兵，現在連唯一的機會也沒有了。不全盤招出也不行了。

孔尚章想罷，把心一橫，道：「我說了，說了之後，請你們不要折磨我，能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更好，要不，就給我一個痛快！由於我自幼在鄉中有『神童』之稱，能夠過目不忘，耳聞成誦。因此『威』名遠播。在六歲的時候，家中忽然來了一位姓吳的中年文士，說假如我們肯與他合作，將來的發展無可限量。而且答應合作期間，家中每月的消費，每月他可津補一百兩。事成後，他可以作爲他的弟子，享盡榮華富貴。當時我家頗窮，父親努力工作，才僅得溫飽。在詳細瞭解姓吳的合作內容後，父母便立即同意，依計演戲把我送上嵩山少林寺。在寺中我的情況如何，不用細說了。總之我的任務就是打入藏經閣，熟誦所有少林武學秘笈，以備將來還俗後，一一默繕出來，交給姓吳的僱主。

「還俗後，回到家中。吳姓僱主建議立即遷離原籍，暫隱姓埋名，專心默繕工作。於是舉家暗暗遷離，不留一點綫索，以免少林寺一旦發覺可疑，加以追殺。離開江夏，搬至臯蘭（今蘭州市）吳家莊。吳姓僱主早在吳家側，新建一四合院作爲我家的新居停。我就是在該處專心默繕少林秘笈，花了五年時間，才全部完成。

「吳姓僱主不是練武之人，但富可敵國，而且越來越富。我與吳僱主相處甚洽，交卷後仍留莊中負責文牘工作，兼作帳房。直至我三十歲，吳家收我爲婿，以其幼女吳燕珊許我爲妻。我成爲吳家女婿後，有機會參與吳家重要會議，發現原來吳家與外族勾結，將我從少林偷來的秘笈，高價賣與外族，博取驚人之報酬。

「由於當年默繕時，一方面時間隔得較久，另一方自己藏有私心，各種秘笈均存有不盡不實之處。有些地方，是我用文章補充的。假如我在少林時，能明白練武之道，理解之後才記憶，錯誤或會減少。當年年紀太幼，武學書籍與普通文章，有很大分別，尤其是勁、氣、神與招式的配合，是强記不來的。故此知道秘笈是轉售外族後，自己立即安排後路，以免外族發覺受騙後，殃及池魚。

「尚幸內子深明大義，當我告訴她，岳父有通敵之嫌時，她亦同意我及早離開吳家，另起爐灶。在我假公濟私、因利乘便的安排下，很快便儲蓄到萬兩以上的盤纏，趁着岳父離家公幹時，便悄悄離開吳家莊。搬至長安（今西安）定居，隱姓埋名。

「自離開少林寺後，我一直都按慈元大師教下的內功心法，勤學不斷。三十五

歲那年，我的內功已經不弱，加上憑記憶，也常常練習少林武功，故武功亦算不錯。有一天晚上，金鏗帶領數名手下，摸到我家稱言打劫，僥倖被我制服，他說他是在秦嶺被人打敗，無顏留在當地，故遠走隴西，苦練武功報仇。誰知所帶盤纏不多，隨行兄弟又多，故而到我家，想弄點銀子。我見他義氣深重，可交良朋，於是借給他五百兩白銀。金鏗深深致謝而去。

「三年後，金鏗再來找我，並交還所借五百兩白銀。他告訴我，最近在祁連山尋到一個隱蔽幽谷，谷中溫暖如春，且有廣闊洞穴，可居住二三百人。他已經在那裏開山立寨，準備大幹一番。此次到來，乃特地想邀請我參加結盟，當他們的大哥，負責整個山寨的練兵工作。當時我考慮到自己處境甚危，既受吳家岳丈的威脅，亦怕少林寺尋來。心想，既然有這樣的好地方，不妨親自一看，再作定奪。結果看後十分滿意，乃舉家又搬遷至祁連山。

「山中生活寫意，教練生涯也很威風。一年後，發覺金鏗還有後台二人，駐於祁連峯高處。我經不住他們的威迫利誘，憶起曾繕經書送給金佛寺，乃部署了金佛寺劫經的行動，將經笈劫在手上，作為自己的本錢。有了秘笈和自己的內功基礎，這一年間，自己功力和武學，均已大進。金鏗和他的後台老闆，亦不敢過於露骨地要脅我了。

「搶掠金佛寺是我落草為寇的第一票，進行得這樣順利，自己心中沾沾自喜，認為自己武功了得，僅略為指點一下金鏗的步法，便可將善元和尚擺平。事後，我查察善元是中毒掌而亡，曾對金鏗大發雷霆，懲責其濫殺無辜之罪。金鏗說他另有授命，使我不由警惕，覺得金鏗後台之可怕，目的使我勢成騎虎，進退兩難。非永遠依傍他們不可，否則在外則無立錐之地。

「因此，我一改以前作風，在洞中作威作福，佯作賣力，以穩他們疑心，暗地裏我却另作拉攏，建立自己心腹。近數月來，穴中人手驟增，我接受之新任務是排演陣式，以應不時之需。排練起始，我還滿懷信心，把工作當為自己的考驗。操練了數月，與陣者都熟習陣式，但氣勢却無論如何都發揮不出預期效果，比起少林寺中所見，有天淵之別。氣得我七竅生煙、脾性暴戾。非常不服氣，認為自己應是『日正當空』，決不是『江郎才盡』。

「下面的情形，你們都知道了。還要補充的就是：我岳丈姓吳，名廷階。金鏗的兩位後台，一位姓余；另一位姓于。我很少有機會與他們接觸，故知道他們的不多。詳情你們盤問金鏗吧！姓余的和姓于的，曾在我面前露了兩手，我自問仍未達到那種境界，只好暫時臣服，待自己羽翼已成後，另謀打算。」

綫索初露

「天縱奇才，可惜誤入歧途！」歐陽瑜有點惺惺相惜地感嘆。

「老叫化我還以為要鬥上一二十招的，誰知姓孔的竟然不堪一擊。」老叫化想不通，孔尚章能折服金鏗，應該亦能與自己鬥上幾招才是。

「但對少林武功陣式，却如入無人之境？」覺宏大師仍未參透嗔念。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設計一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式，來針對祁連魔窟的行動。」芷君解釋道：「這念頭是根據慈元大師的臆測而形成的。我接納了『專尅少林』的構思，認為孔尚章自幼在少林所受的慈善為懷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影嚮。自從做出對不起少林的事後，內疚於心，悔恨莫及。因此潛意識中，產生一種彌綸和防範混合的心理，指導着自己的行詣，這是孔尚章自己也未曾發覺的。一個人經常受到某種精神上的壓力過大，往往難於承擔而產生分裂，强者則變為瘋子，弱者則會受到潛意識的支配，做出連自己也辨不出眞偽的事來。這是我們從醫的，經常遇到的病例。

「確切地說，孔尚章在醫學觀點上來說，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俗語罵人『喪心病狂』的形容詞，頗為貼切地說出此種病者的心態。因為他們的意志的確受矇蔽了，代替統治他的，僅是他的潛意識。據我分析，孔尚章的潛意識是：要彌補對少林的內疚，又要防範少林的追緝。他要保護自己的意識是這樣的强烈，因此在練武時所練的少林招式，每每首先想及它的破招方法，練習破招法比正招更多。遇敵時的拆接，看見的別人招式類似少林某式而出式，非常熟練的本能反應。這就是孔尚章對付少林武功了得，對其他武功却不堪一擊的原因。」

少華對芷君姐姐的分析，佩服得五體投地。小琥更不用說了。小酒子在挖耳朵，有點懷疑自己耳朵是否靈光。其他的人瞠目看着芷君，目定口呆。只有歐陽瑜、老叫化、老酒鬼、方之淵和皇甫長春夫婦等在微笑。

殿內籠罩着沉寂。

好一會，慈心大師道：「如此說來，智通（孔尚章在少林的僧號）良知未泯，善根仍存。」目光望向芷君。

「可以這樣說。當幻夢破滅後，現在的孔尚章，不，現在的智通禪師，已經歷劫重生，大徹大悟了。」芷君有些感慨，能拯溺智通於沉淪慾海，是她長到這樣大，做得最令她欣慰的一件事。

「女施主認為敝寺應作何等處理，最為恰當？」慈心對芷君很心折，不吝降尊就教。

「大師折煞小女子了，小女子怎敢僭越！」芷君嚇得站了起來，檢衽回敬。

「老衲想知女施主高見而已。女施主請勿多禮介懷。」慈心合什還禮。續道：「女施主快請坐下再談。老衲心儀女施主慧質蘭心，見識入微，故誠心求教。」

芷君靦覥地道：「小女子僅能提出本人意見，是否恰當，尚請研究定奪。」

眾人也感到怎樣處理孔尚章，的確很難。殺了他嗎？當然很簡單，但又有點惋惜，放了他嗎？但又帶着少林奧秘，恐生不測。大家期待地望着芷君。

芷君整理一下思路，續道：「我從吳燕珊解穴所測脈息中，知她已妊孕三月。換言之，孔家已有後。日來觀察，孔家媳婦，雖穿着妖冶，性情却豁達明理，賢淑孝順。這兩點是怎樣處理孔尚章的基本要素，是促使孔尚章能『心燈清明』的必要條件。受過刻骨銘心的刺激，孔尚章已經神智復甦，靈台澄澈。精神病患，往往受嚴重刺激而喪神智，再受刺激而不服而癒的。

「我的意見是：少林寺可大開方便之門，以迎智通禪師之重返。佛曰：『佛導有緣人』之本意也。當然，此議可行與否，尚待當事者之心意。小女子敢斷言，此必亦智通禪師之願望也。」

「若能如此，我佛有靈矣！」慈心大師深深地吁了一口氣。

眾人誰也猜不到竟會有這樣完滿的結局。

* * *

審訊金鏗已經第二日了。

金鏗看來是一條漢子，可惜自大一點。經過老叫化、孔尚章的挫折，也收斂不少，沒有像剛才這般夜郎自大了。因為他已經飽嘗了自己欺騙自己的痛苦。金鏗大概也猜到孔尚章已供出一切，一開始，就自動供招，道：「我與孔尚章是打出來的結交，並獲他毫不吝嗇的周濟，得解拮据困境，故常耿耿於懷，無以為報。很偶然却邂逅到幼年玩伴于中岳，現號『搜雲手』。蒙他告及，他正在招兵買馬，為一個即將到來的計劃募集適當人手，加以適當訓練，以備計劃開展之需。所需人手很多，當然武功越高越好。于中岳跑了很多地方，僅招募到三十多人，問我有無興趣加入。我當時落泊潦倒，加以待遇誘人，且有棲身之所，當然喜出望外，毫無猶疑，立即答應。于中岳又說，假如我能夠自己找到人手加入，我便是負責領導人選。我於是再回秦嶺，說服了六七十名以往兄弟，加入了該集團，成為祁連秘窟的負責人。

「窟中人數眾多，羣情未定，秩序待設，庶政待理，禍機潛伏，伺機燎原。自問不是經武帷幄之才，乃想起孔尚章，希能邀請到他主持窟內一切，以解決迫近眉睫的眾廢待舉的局面。誰知孔尚章立即應邀而舉家搬至，令我深感五內。孔尚章雄材大略，到任後持躬處政，為帮為眾，立執範，設準繩：崇仁愛，勵忠義，尚氣節、勉誠信，戒黷武，黜殘暴。不久窟中紀律、制度便井井有條。于中岳深慶得人，逐漸將孔尚章的責任加重，兼行軍佈陣教頭之職，于中岳之友余子銘，亦常到窟參觀。間中還携同兩名面掛黑紗的秘客一齊，到窟巡視。

「于中岳、余子銘等人頗為神秘。我曾問及組織情況，于中岳搭訕着，顧左右而言他。最多的一句是：屆時便知分曉。組織唯一嚴厲之戒律是不准到處招搖，以免洩露秘窟行藏。為了解決帮中性的苦惱，恩准掠虜女子三十名，但不能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金佛寺的行動，是孔尚章擅自行動，組織上頭毫不知情，我亦不明此舉的眞正目的。向金佛寺徵糧却是我的主意，目的是中飽私囊，節省人力。每月餉銀必按時送到，均以銀票發下，以便帮眾收藏，因窟內食住，均由組織供給。

「組織交給我的膳食費每人每月五兩，金佛寺的徵糧，我可每月尅扣下三百兩，故進帳很可觀，因此不惜以陰毒方法刺殺善元和尚，以收殺一儆百功效。我是用鑲毒針的淬毒手套害死善元和尚的。

「于中岳曾授密令於我，負責監督孔尚章，發覺有異，立即放出信鴿示警。自從金佛寺事件後，孔尚章脾性大變，一改以往君子風度，成為暴戾和冷酷苛刻的另一個人，帮眾怨聲載道，我不能不放出信鴿。于中岳在一個時辰中趕到，由於在窟中說話不便，而且單獨與于中岳說話過久，會使孔尚章生疑，于中岳第一次將我帶到組織另一個巢穴中聆取報告。

「此巢穴位於秘窟更高的祁連山峯之上，房屋用原木所建，地方不大，房屋只得四間，非常簡陋。我進入于中岳屋裏時，房中早已坐了余子銘及另外兩名神秘人。我為了免受牽連，將孔尚章如何發動金佛寺事件，及帶回大批經書，孔尚章武功突進，性情迥異等等，作了詳細報告。他們聽了沒有特別反應。彼此作了一些交談，我也聽不懂。如敦煌、還差多少天、二十天、取經、少林、吳女婿、三界等，說話簡而不連續，串不成內容。最後叫我稍安勿躁，維持原狀。叮嚀我千萬不要告訴孔尚章他們在此地後，便叫我回秘窟，繼續監視。接着金佛寺鳴鐘迎客，我夜探金佛寺等等，你們都知道了。」

* * *

金佛寺的外賓對金鏗最後供詞斷續字謎很感興趣；金佛寺的僧侶僅對金鏗如何塡善元大師一命感為難，各走極端，因此人也分成兩撥來討論。

下面的對話，是由西院的一撥人說的。

「小君，妳為什麼不叫金嗓子『長歌短唱』？我老化的雞皮疙瘩，今輩子恐怕也難平復。」

「你老叫化的耳朵更悲慘，繞樑三輩子也還繞不完。我老酒鬼建議，還是立刻把它們刺破，方為上策！」

「你老酒鬼也不會好受，還在幸災樂禍。」

「我老酒鬼有先見之明，早就撕破衣角，把一雙耳塞好，最低限欠了繞樑兩日半。雞皮疙瘩嘛，就欠奉。」

「有這樣好的主意，連幾十年老朋友，也不關照關照，你老酒鬼那門子老友？」老叫化說着，忍俊不禁，也從兩耳取出兩小塊紙屑。

其他各人也取出紙屑微笑不語，僅餘下少林、武當人等，面面相覷，莫明奇妙。眾人向他們作了一個抱歉的表情。

「粗略的推測，祁連山的組合，與吳廷階及三界寺，有連串關係。」慕容秀華打破尷尬空氣。

「何祗有串連，吳廷階必為主謀。」皇甫長春說得非常肯定。

「何以見得？」璇璣子問。

「吳廷階富可敵國，此其一；陣仗龐大，此其二；神秘而知少林牽涉其中，此其三。」皇甫長春答。

慈心大師連連點頭，道：「言之成理。」

「這樣說來，神秘人早知孔尚章身份了？」少華也插上了嘴。

「當然啦，孔尚章的一舉一動，從來

就沒有離開過吳廷階的眼線之外，無論間接也好，是直接也好。」慕容秀華回答她的女兒，目光帶着鼓勵的笑意。

「那麼吳家莊、祁連山、三界寺之間，又存在怎樣的關係？」少華很少有身處大場面的經驗，現在漸漸開始習慣了。可從她說話時已經不再羞澀，不再臉紅，敢於發言等等改變看得出來。

「此乃關鍵問題，正要研究分析。」這回是少華的父親，皇甫長春回答了。他强調了女兒問題的重要性，顯然支持女兒露露臉。

慕容秀華感激地看了丈夫一眼。芷君也看了慕容秀華一眼。

「少華妹所提的問題，眞是重要。」芷君是支持皇甫家的，助了一臂之力。

「吳家莊支持祁連山，這一點可以肯定。現在餘下的，是祁連山組合在三界寺的目的，這目的達到後，會給吳家莊帶來什麼好處？」慕容秀華說。

「對，一定有好處，而且不是用金錢像買酒一般能直接買得到的好處。」老酒鬼說。

「你老酒鬼就知道酒的好處，吳家莊的好處是什麼？你老酒鬼就不知道了！」

「天下間，酒就是我老酒鬼知道的最有好處的東西。」老酒鬼的話，叫人聽得也好像喝了酒一般，有點胡裏胡塗。「今天你老叫化却猜錯了。我老酒鬼大概喝了一點兒吳家莊賣的酒，吳家莊的好處却知道了。」

衆人給老酒鬼的舌燦蓮花般轉彎抹角答話，引得抿嘴而笑。老叫化却兩眼發直，不敢相信老酒鬼能說得出這樣玄妙深奧的話來。

「吳家莊的酒喝過了？」

「喝過了！」

「好處在那裏？」

「好處在這裏。」老酒鬼用手指指腦袋。

「這裏是那裏？」衆人不知這問話的意思，老酒鬼却懂了。

「這裏是吳廷階的腰包及頭冠！」

「你老酒鬼是說吳廷階的好處是更多的金錢，並能加冠晋爵？」

「你老叫化翻譯得還不賴嘛。」

「好處何來？」

「外族所付之開路掃道之報酬也。」

衆人聽到這裏，心頭一震。

娥后重逢

在金佛寺參加完智通的第二次剃度儀式之後，衆人也就離開了金佛寺，只留下慈元大師一人，處理完金鏗和智通家眷等事後，才携同智通，保護尋回的秘笈，送回嵩山少林。

當天，衆人分成兩撥，再回酒泉。前行一撥都是和尚、道士等老一輩人物，和丐、酒、醫、儒一起，有說有笑，高談濶論地遙遙領前。後面一撥則由慕容秀華陪同着四小、只見他們被地頭蟲小酒子帶領着，東跑跑，西停停地，玩得非常開心。慕容秀華也彷佛回到童年的心境，與孩子們打成一片。

接近酒泉城東面，有一山明水秀、沙草叢綠、古柳垂翠的地方。小酒子說道：「那便是『酒泉池』，我經常洗澡的地方。」

「你帶我們來看你洗澡的地方？邋遢死了！」少華用手捏着鼻子說。

小酒子急了，忙解釋：「那裏乾淨得很呢！怎會邋遢？」小酒子的疥癬和癩痢，經方之淵敷藥，幾天來已痊癒脫痂。帽子不用戴了，也不用經常全身搔癢，樣子也比從前英俊了很多，一點也不再邋遢了。

少華正想挖苦小酒子多兩句，却聽到一聲童音在前方嬌滴滴地叫嚷：「小豆子……」慕容少華和四小隨聲望去，四小看見一名年約七八歲的天眞活潑女孩，揚着小手；慕容少華却望着小女孩身後頭髮花白，穿着樸素的老嫗。老嫗也口定目呆地望着慕容秀華。

「秀華，慕容秀華。」老嫗喃喃地道。

「小梅子。」小酒子高聲道。

「凝霜姐……」慕容秀華哽咽高嘶，眼中流下兩行摯誠熱淚。

芷君、小琥和少華的目光，被「凝霜姐」一聲，從投在小女孩身上轉移到慕容秀華臉上，再隨她滿眶盈淚的目光，望向老嫗，見她激動得全身抖顫。

「秀華！」「凝霜姐！」很快兩人便擁抱在一起，緊密得好像互相熔化在一起。

芷君流淚了，少華流淚了，小琥也熱淚盈眶。只有小酒子和小梅子有點兒莫明其妙，彼此拉着小手，驚詫地望着兩位年長的婦人。

久久彼此哽咽唏嘘不成聲，斜陽溫暖地撫照着她們身上，地上的影子，不斷逐漸增大。高貴的友情，像太陽一樣，在位置越低時，顯得越大，它所造成的影子也越長。

* * *

酒泉城內杜康客舍的「杜康居」二樓，今天被人包了。筵開兩席：一席是素的，另一席是葷素俱全。

偌大的二樓，光擺兩桌筵席，顯得有點空洞，但熱鬧、喜慶和摯情所洋溢的氣氛，把每一空隙充塞了。

素席桌坐的人最多，彷佛人老了要清心寡慾，戒吃葷腥，就可以延年益壽似的。

葷席桌前，只有兩個婦人和五個小孩，却吃得熱鬧得很。五個小孩，你敬我，我敬你的，只見桌上筷子此來彼往，像用筷子編織無形的網，將他們彼此的距離，拉得更攏。

「這塊魚頭是敬你的，慶祝你的癩痢頭醫好了，從今煩惱多多！」小梅子說。

「癩痢頭好了怎會煩惱多多？」小酒子吃着魚頭，不明白小梅子的意思。

「傻酒子，頭髮在佛家來說，是三千煩惱絲。如今癩痢好了，長出短短頭髮，不馬上煩惱多多才怪！」少華與小梅子一起凑熱鬧。

小酒子隻手摸摸頭上的新生出的短髮，蠻舒服的，說道：「管他的煩惱不煩惱，最要緊的是有酒喝。有了酒喝，不要說是三千、三萬、三億，又算什麼，都全部往腦後去了。誰還有空去理它？」

小梅子和少華，被小酒子的盲拳打個正着，怔在那裏。誰說不是呢？「一酒解

千愁」嘛，小酒子說得也沒錯，她們不能在豆腐裏找到骨頭。

小梅子眸子一轉，道：「要是沒酒喝呢？」

「妳可放千萬個心，我小酒子今後隨着酒囊爺爺出生入死，焦不離孟，還怕沒酒喝？」

「誰又在這裡說我老酒鬼的壞話了？」老酒鬼在素席上正嘴裏淡出鳥來，乘機過來葷桌解解饞。

「小酒子說今後是酒囊爺爺的尾巴，酒囊爺爺的影子，你走到那裏，他也隨到那裏，就像怨鬼纏身，扔也扔不去，摔也摔不掉。酒囊爺爺從此有難了。」芷君抿嘴偷笑地說。

「小君妳放心，我酒囊爺爺久經狂風駭浪，見過不少魅魑魍魎，還差這隻小鬼嗎？『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樂趣，你們還眞是沒法了解的。」

「看來世人眞有『臭味相投』這麼一回事，我現在總算看到了。」少華不服氣酒仙老是護着小酒子。

「臭味？好東西呀！用幾塊臭豆腐來下酒眞是別饒風味！世上眞有不少古今名人雅士，亦是『逐臭之夫』呢！他們對臭的見解是：『蘭芷蓀惠之芳，衆人所好。』這是曹植所說的。」

芷君、少華和小梅子聽了，均急忙用手捏着鼻子，像似空氣突然臭了起來。老叫化不是嗅到的話，不會拉了一把椅子，走了過來。

「老酒鬼的高論眞要人『刮目相看』，把我老叫化也吸引過來『拭耳以待』了。眞是常聽教益，『身廣體胖』。」

「你老叫化不懂，就不要學人抛書包子！是『獲澤不淺』，不是什麼身廣體胖。」有老酒鬼和老叫化的吃飯場合，最好當他們在磨牙的時候，不要放好吃的東西入嘴裏，否則有噴出來之虞！

「我老叫化只不過說得長遠一點，你老酒鬼就不明深奧了。剛才老叫化讚你老酒鬼的，看來不忍痛收回也對不起你老酒鬼了。你老酒鬼想想，人常吃有益的東西，不斷吸收其中的益澤，後果會怎樣？」

「這人一定越來越粗壯。」

「也不就是身廣體胖了！」

四小和小梅子等小孩，喜歡聽這對活寶爺爺扯淡，聽得那樣用神，連吃也忘了。慕容秀華和冷凝霜這對久別重逢的姐妹，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了，彼此爭沘別後，兩人所經歷的遭遇。

沒有主也沒有賓的宴會，直到敲起三更更鼓，才盡歡而散。

* * *

皇甫長春今天晚上成了無主孤魂，要依附到方子淵、歐陽瑜的房間中，大被同眠。

皇甫長春夫婦房間中，這時還擠滿了人。除了慕容秀華和冷凝霜外，少華、芷君、小梅子、小琥和小酒子都賴着不走。少華、芷君和小琥等，留在房內是有理由的，因爲他們都非常關心霜姨的遭遇，要聽她的故事。小酒子雖然在認識小梅子時，也就認識了冷凝霜，可是對她一點也不了解。現在留在房中不走，却因爲小梅子亦在這裏，多看她一眼比多喝一杯酒還要舒服。

凝霜這四十年來的故事很簡單：將冷家生寄養在慕容世家後，她也心無牽掛，在江湖中飄泊流浪了兩三年，到處尋覓「情僧」踪跡。情僧却似坭牛入海般湮滅，無跡可循。那時才深深體到蘇東坡的「江城子」的境界：「……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當見到面時，已經「塵滿面，鬢如霜……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那又何苦呢？正如秦少游的「鵲橋仙」般：「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呢！

在這種奈何人對奈何天的心情下，凝霜想以忘我的工作來冲淡自己相思之苦，於是重走了一次雲貴邊境，埋身於父母的遺志，從事蠱毒研究，消磨了二十年的青春，總算小有成就、重返中原。

凝霜也沒在江湖再作流浪，直趨隴西蕭沛和梅孃的家鄉臨水驛以西的梅莊。

凝霜曾在二十年前到過梅莊找蕭沛。梅莊裏的村人，及梅孃的親戚朋友，都把她認作梅孃。要不時間相差了十多年，他們眞會以爲梅孃復活。

梅孃很得親朋喜愛，凝霜的年記雖然比他們小，但認識梅孃的人，同樣地喜愛凝霜。知道了凝霜來尋找蕭沛，他們更加驚訝造化的玄幻了。想不到世上眞有「再世奇緣」的事情！但造化又太過吝嗇了，竟然使他們鵲橋相隔，兩地相思！人生難道就這樣悲慘，常使情侶長恨綿綿無絕期？

梅孃親朋曉得凝霜身泊飄零時，均熱情地挽留她，邀請她在梅莊長住。凝霜答應了，但必須完成了對蠱毒的研究後，才回梅莊渡其餘生。誰知一去竟是二十年，當凝霜回到梅莊時，已經是桃花依舊，人面全非了。仍認得她的第二輩，對她就不像上一輩熱情了。

凝霜在蕭沛和梅孃經常洗澡的溪澗旁，親自伐木及建築一間木屋，過着孤獨的生活，以行醫營生。閒來對着第一次看到就似曾到過的溪澗水深處，憧憬着幼時與蕭沛在水中裸浴嬉戲的情景。癡坐矚視，沉醉在甜蜜的回憶中。幾年間，凝霜已經兩鬢斑白，面起蒼老皺紋了。本來凝霜可用餘存的駐顏丹（很多已在離開慕容世家時給了慕容秀華），但「女爲悅己者容」，凝霜又能爲誰而留戀她的青春美麗呢？

當凝霜發覺到，浪費寶貴的青春，亦是浪費時光時，十年已經過去了。她開始瞭解到緬懷過去於事無補，眞正的過去永遠沒有離開，自己所研究和證實的眞理，自己的爲善最樂的心，並沒有死，也永遠不能死，更應該一代一代的接續下去。凝霜要將自己的生命繫于現在，借現在的光，策劃將來，以過去和現在作手段，爲下一輩創造美好的將來。凝霜生起收徒之心。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凝霜收了一個女孩一小梅子。彼此亦女亦徒的生活在一起，相依爲命。凝霜的頹喪亦消失了，一方面整理自己的研究劄記，進行著書立說，另一方面用心授徒。

小梅心思敏慧，難得的是性情也適合從事藥物研究，因此，幾年間進步神速，出乎凝霜意料之外，老懷甚慰，深慶得徒如此，死而無憾。

這天，要想到酒泉買點應用藥材，竟然與慕容秀華意外重逢。他鄉遇故知，難免有點喜出望外。四十年的遠別，又怎能三言兩語講得了？

＊　＊　＊

小酒子因哺育他的村婦家庭複雜，村婦照顧自己親生兒子比照顧小酒子多，這是必然的事。加以寄住之屋汚穢和清理不勤，小酒子給臭蟲、跳蚤咬得遍體鱗傷，加上未能及時延醫，待送回金佛寺時已經奄奄一息，體無完膚。幸得凝霜剛巧到金佛寺參禪，見狀將他抱回家中，將他醫好。凝霜衣不解帶，用了無限的愛心，花了個多月的時間，才把小酒子醫好的。這時小酒子才一歲。

當凝霜把小酒子送回金佛寺時，曾叮囑金佛寺僧人，要小酒子常到酒泉池洗澡，這樣才能徹底消除餘毒。小酒子自四歲起，才自己會走到酒泉池洗澡。

小酒子由善元大師告知，凝霜是他的救命恩人後，差不多風雨不改地，每日均從金佛寺菜田中，拿些瓜菜送給凝霜，並替凝霜做家中瑣屑雜事，順便在酒泉池沐浴。酒泉池泉眼是溫泉，帶着濃厚的酒味，酒泉的酒這樣出名，就用這泉的水來釀的。

到小梅子來到凝霜家後，小酒子有了幫手，工作分開來做，小酒子才輕鬆了些。但粗重的話，小酒子是不會讓小梅子幹的，一定由自己來做。小酒子像照顧自己妹子般的愛護着小梅子。凝霜看見他們相處友善和怡，便放心將家由他們打理，自己專心於著書工作了。

自從善元事件，小酒子逃出金佛寺後，小酒子知道事有蹊蹺，免致殃及凝霜及小梅子，就不敢再到酒泉池了。自己寧可癬癩復發，也不再去，可見小酒子的眞情。

金佛寺的事情一了，小酒子就歡天喜地的帶着慕容秀華等往酒泉池走，目的是帶他們走去會凝霜。誰知這樣巧，在路上便遇上，而且彼此是相識老朋友。一切事情都這樣巧，出乎小酒子意料之外。當他知道凝霜是天下十二奇之一——毒娥時，他更驚奇了。

毒娥是毒方面的專家，醫術當然懂，但與醫學專家千手華佗比較起來，有點小巫見大巫了。因此，千手華佗能根治小酒子的癬癩。反過來說，用毒和解毒，毒娥又遠勝千手華佗。道理在於專業不同，世界上是沒有萬能泰斗，樣樣皆精的。要是有人告訴你說有，那是他騙你的。

劍膽琴心

凝霜離開慕容世家尋覓情僧的次年初夏，蘇州天氣酷熱，慕容凌雲夫婦與子女，率領數名丫環，到黃山避暑。本來想住在「正道居」，背靠人字瀑布，面對桃花峯，雖已夏初，但仍是桃花盛開，香氣四溢，花瓣隨溪水流下，是一風景幽美的好地方。乍住進房子中，即聞水聲瀝瀝，以為外邊下雨，出外一看，却仍是天晴氣朗，發現原來是人字瀑布和桃花溪的水聲。

短時間地聽聽水聲，有滌塵及清心詩意，慕容秀華很高興。但當晚想睡在床上，被不斷的水聲在耳邊嘈吵着，秀華便覺得厭煩起來，輾轉反側，難以成眠。

翌日，秀華精神悃倦地對慕容凌雲說：「爹，這裏住不下去，夜靜時水聲如雷，嘈吵得沒法入睡。」

「我與妳娘親也是整夜未眠，但既是來避暑，應在靠水地方較好。現在瀑側嫌吵，那只好靠湖海了。黃山山上湖是眞的，有大洋及小洋二湖；海却是假的，只有雲海、松海、峯海、石海等，由於看來廣濶，美稱為海吧了。那麼我們該如何選擇呢？」父親在徵求意見，希望闔家能渡過一個愉快的夏天。

大兒子慕容宗華是隨遇而安的人，道：「爹，我沒意見，那裏都好，惟爹之馬首是瞻吧！」

慕容凌雲就是不喜歡兒子這種恬淡靜漠脾性，他認為：大丈夫應有凌雲壯志（這大概亦是他的父親替他命名的本意），展翅雄飛，何能雌伏？慕容凌雲忍不住狠狠地瞪了兒子一眼。慕容宗華看到父親的眼神，佯作不明，聳聳肩膊，轉頭望向溪水。

「爹，我們靠海吧，湖仍怕有水聲。不一定有水就涼快，映月閣三面環水，也熱得我恨不得脫皮。爹，你聽過『高處不勝寒』這句詩吧？黃山的海在高處才能遠矚，我們就靠海吧！好嗎？」

秀華說來頭頭是道，這女兒已嬌寵慣了的，為父的不答應行嗎？慕容凌雲道：「妳總是大條道理的想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次又不知安了什麼居心？我說不行，妳還不是會偷偷地自己去嗎？省得又要到處找『迷途羔羊』，不依妳也不成！」

慕容夫人婉婉一笑，對她的野性女兒，顯然也沒有一點辦法加以約束。

＊　＊　＊

到黃山遊覽和避暑的人，絡繹不絕。黃山地理環境獨特，就山麓與山頂的氣候，就差異甚大。山下炎熱難忍，山頂却涼爽怡人。

秀華心想，要看峯海，當然越高越能看得廣，離「正道居」最近的是「天都峯」。因此，他們一行七人，正在攀登天道峯路上。沿途宛轉石隙之間，一時登石階，一時渡木橋，跨深淵，一時攀梯登懸崖，驚險萬分。沿途望峯興嘆，半途而廢遊客甚多，尚幸慕容一家武功高強，連隨行三名丫環，也有很好的武功底子，故攀來毫不吃力。

漸漸遊人稀少了，秀華注意到一位藍衣書生打扮的青年，亦步亦趨地緊隨他們身後，不禁好奇地回頭多望一眼，看看是怎樣的人物，能有本事跟得上慕容世家？這一看不得了，秀華忐忑其心，天旋地轉，滿臉通紅，幾乎站立不穩，跌落深淵。秀華連忙抓住崖石，才能將自己搖晃的身形定住。

原來當秀華回眸望去時，崖下俊秀倜儻的青年，也正仰頭微笑上瞻，兩對目光相接，青年的微笑更燦爛了，秀華被潔白的牙齒光芒（？），照射得有點目眩。

秀華覺得雙脚軟弱無力，停在道旁不動。崖下青年也停步不前，佯作休息。

「小姐，快上來吧！老爺和夫人，大公子等已走得遠了！」丫環絳雪呼喚道。

聽到絳雪的呼叫，秀華體力恢復了。應道：「來了。」秀華縱身而起，疾向山上躍去，身後帶着奇妙的酥癢感覺，是從來沒有體驗過的。

上至半山，天色已過晌午。眼見文殊院尚在高處，慕容家人均坐在平坦道旁稍作休息，享用所携的乾糧。這時隨後的藍衣儒生，正飄逸的慢慢走過，步法輕盈。

秀華見他一本正經地道貌岸然走過，看也不看自己一眼，內心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失落感覺。眸子不由自主地隨着他的身形而轉動。突然，見那青年身形一停，轉過身來。秀華心神登時一緊，慌亂垂首，不敢逼視。只聽有人朗聲道：「這位前輩請了！在下滁州瑯琊山皇甫長春，見前輩休息在此，怕前輩躭擱時間，遇上午後雲霧，遮蓋前路，那時便狼狽萬分了。故特冒昧，奉勸前輩及早登程，趕至文殊院，才有宿處。」

慕容凌雲正喝下一口烈酒，忽然聽到有人說話，環顧四周，祇有自己配稱前輩，知道路前儒生，是對自己說話。舉頭望去，見到一英氣挺拔的青年，熱誠地對着他微笑，態度瀟灑，和靄可親。慕容凌雲立即立起，抱拳道：「這位兄台，是對在下說話了。承蒙賜教，姑蘇慕容凌雲深感盛意。」

皇甫長春聽到「姑蘇慕容」四字，心念一動。道：「原來前輩是姑蘇慕容世伯，家嚴皇甫仲楚，常向小侄提及世伯之英雄事蹟。」說着長揖作禮。

秀華偷瞧皇甫長春，直到如今，看也沒有看自己一眼，沒由來地眼圈一紅，差點兒便流出淚來，好像受了無限委屈。心中忖道：「剛才是假細心，現在又攀親認戚了。這廝的鬼點子眞多。」想罷，心中稍感舒暢，代之，內疚之感，倏然而生，矛盾萬分。

「原來是仲楚兄之公子，剛才隱約聽到瑯琊皇甫世家，未能意會，尚請賢侄包涵。」慕容凌雲說罷，將同行的家眷一一引介。

皇甫長春文質彬彬地，也一一參見，當介紹到秀華時，二人互目相覷，同時垂頭互相滿臉通紅，忘了應對。

慕容夫人是過來人，見平時口齒伶俐，逞刁狡辯的女兒，突然會像崔鶯鶯般「羞答答，不肯把頭抬」，內心已經明白了一半。忖道：「小妮子春心動了！」

「正如皇甫長春公子說的，我們還是趕快上山吧！」慕容夫人對皇甫長春頗有好感，蓄意玉成女兒心願，拉了自己女兒逃出尷尬局面朝山道上疾行而去，把後面的人留在原地，怔怔發愣。

「秀華，妳覺得皇甫公子這人怎樣？」母親伴作閒談，隨便找個話題散心。

女兒却像被針刺了一下，非常敏感地以為自己心事被母親窺破，臉兒紅透耳根，支吾地道：「娘親眞沒話找話講，女兒與他素未謀面，怎知他的龍與鳳？誰會理他是龍或是蟲？」話是違心的，因為母親談起「他」令到她感到興奮，有一個希望：最好母親能不停的說下去，就是聽聽，心裏也甜甜的。

「人們說：『虎父無犬子』！娘親看他一表人才，英俊瀟灑，必是一位有為的青年，前途無可限量。」

「『知人口面不知心』，娘親怎能以貌取人？」

「娘親食鹽多過妳吃米，還需妳來指教？」

「女兒不敢！」

「娘親常聽妳爹提及，皇甫仲楚外號『天華子』，當代有名氣的俊傑之一。妳爹在金陵遇到他，彼此惺惺相惜，成為好友。妳爹談起天華子，就口若懸河，源源不竭。因此，娘親對天華子有相當了解。」

母女兩人，妳一問，我一答的轉入細語，講的有心，聽的亦有意。

＊　＊　＊

文殊院為比丘尼庵，照顧遊客住宿的客舍、靜室，極為清潔幽雅，慕容一家，也就包下來一座獨院，打算長住兩月。這是慕容夫人堅持下來的決定，她說，再找也找不到比這裏更好的住處了。其實，她心中另有打算，連丈夫也蒙在鼓裏。

皇甫長春早就租了一個幽靜房間住下，離慕容家所包下之獨院不遠。原來皇甫長春在文殊院已住了數月了。

安頓下來，衆人走出院前，見天都、蓮花將文殊院夾於當中，四顧奇峯錯列，幽壑縱橫，奇松怪柏等壯濶景色，眞有心曠神怡、俗念盡滌的感覺。

「各位施主，晚齋已經準備妥候用了！」一位中年緇衣比丘，合什朗聲說道。說罷回身轉入庵內。

衆人遙望遠處山下，霞霧中閃露出點點燈光，才醒悟到山上天色暗得較晚，山下已經入夜了。

膳堂中只擺一桌齋席，皇甫長春肅立席旁，見慕容家各人，抱拳揖道：「晚輩吩咐齋廚，特備些微素菜，聊表敬意，希世伯包涵笑納。」

「賢侄太客氣了，應由世叔先請才是。」慕容凌雲沒有考慮到這點，有些不好意思，連忙寒暄一番。

慕容夫人是考慮及的，她曾叫秀華到庵厨，通知準備一席豐盛的八人素席。誰知當秀華走到厨房前，却聽到皇甫長春早在厨中這樣安排了，便回房告訴母親。其母知道秀華不好意思與皇甫長春搶着請客，現在臉兒還紅紅的，也就算了。明天再補請也一樣，反正有的是時間，看來皇甫長春還要逗留一段時日的。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皇甫長春說：「世伯，伯母，世兄，世妹，請上座，請坐。」

慕容凌雲見皇甫長春盛意拳拳，自己又是其父老友，也就不客氣，坐上賓位，其他人也依次落座，皇甫長春在下首相陪。

「大家同處客旅之中，又是世交，不用多禮了。多禮反而變成虛套，顯得生份。」慕容凌雲說。

「世伯說得對。山中無酒，以茶代酒，小侄先敬世伯一杯，希望世伯多賜教益。請！」皇甫長春高舉茶杯，一飲而盡，照杯放下。衆人也一齊乾了杯。

席中，氣氛融洽，彼此相處甚歡。連一向沉默寡言的慕容宗華，羞澀忸怩的秀華，也毫不拘束，有說有笑。彼此距離拉

近，相約明日共遊天都峯。

慕容夫人內心的喜悅，沒有人知。

＊　＊　＊

翌日清晨，慕容宗華、秀華，皇甫長春三人，便集合於殊文院前，準備出發。各人裝備齊全，各穿貼身勁裝，看來意圖攀山越嶺，探險索秘。

三人的輕功，在開始時不相伯仲，並駕齊驅。兩個時辰之後，慕容宗華有點相形見拙了，漸漸落後了一大截了。前面的秀華和長春，却好像比上了勁似的，把宗華拋離得越來越遠。慕容宗華最後還失却了他們的踪跡，進退兩難，索性坐在原地等候。等了一個時辰仍不見他們回來找他，便悶悶不樂地獨自走回文殊院。

再說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二人，他們彼此相談投契，而脚底並未稍慢。慕容秀華一向自以爲自己在輕功上，獨有心得，是年輕一輩的翹楚之一。她想測測皇甫長春的脚下功夫，於是脚底下逐漸加勁，忘記了後面還跟着她的哥哥。速度越來越快，待秀華記起哥哥時，轉頭一看，後面已經看不到哥哥的影子了。心想，哥哥找不到我們，自己是會回文殊院的。念頭一轉，也就忘了。因爲皇甫長春依然能緊隨自己身後，若即若離。要把他也拋遠，還得加把勁。於是，不理前方是何去處，發動全力向前疾馳而去。

緊隨其後的皇甫長春，看見她一鼓地亂跳亂躍，驚險萬分，已漸離預定的目的地方向。幾次想呼喚糾正路向，但被她婀娜多姿的美麗身形迷住了，不想因爲呼喚她，而失去難能可貴的欣賞機會。他自己家中富甲一方，舞娘也有數十人，每逢慶典所看到的各樣舞姿，不下千萬次，但從來就沒有一種舞姿，像在前面躍跳不停的慕容秀華的身形，那樣令他怦然心動，那樣血脈奔騰。他目不轉睛地，癡盯着慕容秀華的動作，連一瞬也不願錯過，完全沒離開過地緊隨不霎。幾次差點踏空也不捨分心看路。

前面已是一個狹谷，走的已是下坡路，數步前的慕容秀華仍不停步。因爲她仍清楚地聽到皇甫長春的脚步聲。前路越來越狹斜、陡險和陰暗了，慕容秀華仍一股勁地向下躍去，身形矯捷，宛若脫兔。

後面緊隨的皇甫長春，眼看已經躍入幽谷三四百丈，快要伸手不見五指，恐怕前面的慕容秀華有危險，正叫開呼喚時，慕容秀華的身形却突然停下，皇甫長春急驟而下的身形一時收勢不住，差點將慕容秀華連同自己，一齊撞下深不見底的幽谷，結果皇甫長春從後張開兩臂，將慕容秀華緊緊擁抱，才把身形穩住。只覺慕容秀華忽然全身軟弱無力，背部緊靠自己胸前。自己雙手却握着兩團軟綿綿而充滿彈力的東西，當他意識到是什麼時，羞得滿面通紅，連忙鬆開雙手，心中怦怦亂跳，不知所措。

呆站背向着皇甫長春的慕容秀華，情況比皇甫長春更糟。只見她全身抖顫乏力，眼神驚惶慌動，口角抽搐，眼角微泛淚光，思想彷似停頓地呆立不動。

良久，只聽皇甫長春囁囁嚅嚅的道：「秀華妹妹，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輕薄，瀆褻於妳……」

「長春……哥，我不怪你，生在武林世家，我是看得…開的，你不要介懷！」秀華說。

「不，不，我不介懷，我要負起全部責任的。我解釋，是請妳不要誤會我是一般的紈袴子弟。」

「那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也不用因此而負全部責任的。」

「妳又誤會我的意思了。妳看我眞糊塗，沒法說得有條有理的。我的意思是，我第一眼看見妳，就喜歡上了妳。我會非常非常的愛妳！」說着，轉至秀華身前，眼睛深深地看着秀華，拉起秀華的玉手，放在自己胸前。續道：「秀華，我要向妳正式求婚！」

事情發展得太快了，秀華雖心存仰慕，但這是婚姻大事，母親無疑必定答應，父親的意見又怎樣呢？自己若答應了，豈不是私定終身？父親一旦反對，事情將會如何收拾？秀華又想起剛才自己酥胸被他從後伸來的雙手緊握，背部被他健碩前身緊貼，全身彷如觸電，甜蜜、酥軟和血脈奔騰的微妙感覺，心中倉卒間的意念說：我永遠是他的人了，這種感受，世上只有他才能給我的，它是這樣的燦爛絢麗，妙若醇醪般濃馥。

皇甫長春見秀華遲遲不答，只默默含情地凝視自己，那種嬌憨、熱情、甜膩的神態，看得皇甫長春心中一蕩，用力把她擁抱入懷，低頭向她紅唇吻下去。兩縷熱流，從兩人身心深處，滙聚於唇舌中交流，兩人的軀體越靠越攏，兩人只覺天旋地轉，不知身在何處？

喜獲秘笈

兩人清醒時，突然警覺地分開，雙手仍然不捨地互相緊揑，感情通過手和眼睛不斷交流。

天色漸暗，他們才從夢中驚醒。皇甫長春驚道：「秀妹，天將黑了，我們回去吧！」

「不，春哥，我發現一個像經人工修整過的山洞，因此才把身形突然停下，想看清楚。誰知又發生這許多事情？春哥，你眞壞！」秀華說着，玉手在皇甫長春胸前密密輕輕敲打不停。

皇甫長春心念一動，道：「山洞？在那裏？」

秀華停手，指向右方野草高約五尺之處。道：「就在草叢之後。春哥，你帶有火摺子嗎？」

皇甫長春當然帶有火摺子啦，他是專程有爲而來的，在黃山已經尋索了數個月，什麼也找不到。想不到今天好像鬼使神差般，隨着秀華瞎跑，却有了發現。登時回答道：「秀妹，我帶有火摺子。」說着，在草叢中拉了一把塌在地面上的枯草，將它扭在一起，向洞穴所在走去。

洞穴不太大，僅容大人蹲身而過，洞內一片漆黑。皇甫長春在洞口背風處，打火摺子將草製火炬點燃。火光向洞內照去，能見度僅及丈許。兩人小心翼翼躬身走入洞內，行經三數丈，洞穴逐漸高闊，可容二人站起來行走。眼看已到盡頭，仍未有所發現。待走到盡頭，才見右方另有分支，分支前路有一石門，石門上之石匾擘

窠而刻古篆大字：天乾地坤。

兩人花了很大力氣，把重逾千斤的石門推開，秀華說道：「看來，這門很久很久沒有開過了！」

「最少有千年以上！」

石門之內是一石室，一切用具均爲石製，但製工精細，石質通瑩。秀華高聲嚷道：「這些東西都是價值連城的古董！春哥，我們發財了！」

皇甫長春沒有回答，僅不停地游目四顧，像是找一樣心目中要找的東西。秀華見皇甫長春沒答話，回頭一看，見他目光四周巡視，心中奇怪，問道：「春哥，你像是要找什麼東西。告訴我，我們一起找。」

皇甫長春道：「我在找一本秘笈，名字叫：『天干地支秘錄』。我已經在黃山找了數個月，一無線索。想不到今天與妳在一起，瞎打瞎撞的，就輕易地找到『天乾地坤』古洞了。看來秀華福緣很厚，我沾了很大的光！」說着見有蜂蠟燈台，順手將其點燃。

秀華聽到皇甫長春讚她，心中很高興。其實自己也應該感謝一下這洞穴住的神仙，要不是祂，我是不會這樣快便獲得春哥的心。想着，忍不住跑在石案前，跪在石製蒲團上，誠心誠意地磕了三個響頭。秀華這才磕罷立起，奇蹟出現了。只見案上石像慢慢向後移動，案石上露出一個方形凹坑，槽內端端正正地放置一本羊皮册子，册面以古篆書着『天干地支錄』五字。秀華「嘩」的一聲叫出，將册子拿在手裏，石像瞬間回復原位，一點兒也看不出它曾經移動過。

皇甫長春在室內四處找，聽到秀華叫聲，以爲發生危險事故，趕忙躍跳至秀華身前，嚴陣以待。

秀華看見皇甫長春這樣關心自己，心中十分感動，乃將册子在他眼前晃動。皇甫長春看見秀華手上拿的，正是自己花了數月仍找不到的東西，立即高興得把秀華抱了起來，吻遍秀華臉上各處。

＊　＊　＊

皇甫長春正要翻閱『天干地支錄』。慕容秀華却輕輕說道：「春哥，我餓了。」

皇甫長春聽到秀華說餓，自己也立即覺得很飢喝難抵。心中忖道：「一整天都沒有吃喝，當然飢喝之極啦！」想着，立即打開布囊，將吃的、喝的端出放在案上。兩人跪在案前誠心禱告後，便吃了起來。

秀華吃得不多，喝得也不多，把東西留下給皇甫長春吃，怕他吃不飽。靜坐在心上人身旁，看着他吃喝也像是一種享受。要不，秀華爲什麼看着皇甫長春狼吞虎咽地吃，她自己却甜甜地笑？

皇甫長春邊吃邊在翻閱册子，當他發現秀華已經不吃時，才知道自己吃了這麼多，秀華吃得這麼少。

皇甫長春抱歉地道：「秀妹，對不起，我光顧自己吃，却把妳的也吃去了。」

「春哥，不是的。我已經飽了，我一向吃得不多。這是習慣。」女人有這種品質：受苦的都首先屬於她。

「秀妹，册子中說：乾爲天，坤爲地。分天干八式，是爲陽；地支十二式是爲陰。天干地支合璧的話，所向無敵。看來這册子是註定由我們二人合籍雙修的。這眞是天意！想不到我皇甫長春，竟能也有這樣的福氣，娶到妳這位美艷如花的嬌妻！我求一求婚立即帶來這樣千載難逢的福緣！秀妹，我不知怎樣感謝妳才好。」

秀華喜歡聽皇甫長春這一番話，聽到「天干地支錄」是兩人合修的，更是高興莫名。兩人立即埋頭共同翻看册子，共同切磋琢磨，推敲斟酌，耳鬢廝磨，情濃蜜意。

一般來說，談情說愛的環境，對練武人是一種阻礙，它會令到練武者不能專心，影响其進度及領悟能力，但對兩位已有

很好武功底子的情侶，練習合璧武功，這種環境却促進心靈溝通，配合更好，彼此呼應唱和，混成一體，這才發揮得出合璧的眞諦，將其威力推上極限。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兩人，雖然還未實際練習和操演招式，閱讀時已經在客觀環境裏，進入心領神會的最高境界。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研究到最後一頁，才知道「天干地支錄」是春秋年代干將和莫邪，鑄陽劍干將及陰劍莫邪後，針對陰陽二劍的特點，特地創出的合璧劍法。干將和莫邪是一對恩愛夫妻，對鑄劍獻出畢生精力，難怪他們能創出這樣精粹的天地交泰、心心相印的劍法來。

這本册子，不是干將、莫邪直接留下，是由唐太宗時代的一對恩愛夫婦，仙逝之前留下，以贈有緣人。他們並將干將、莫邪，陰陽二劍，秘藏於石案暗格之內。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兩人，看到這裏，驚喜萬分。立即跳起，走到案前，禱告一番感謝後，依指示將石案暗格打開，格內擺着兩把古風盎然的寶劍。較長的是陽劍干將，短些的是陰劍莫邪。

兩劍在手，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均興奮莫明，兩人妳望我，我望妳地彼此更能心意相通，情意更濃。二人同時將劍出鞘，石室頓時光芒四射，寒氣迫人。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彷似隨風起舞，你憐我愛地操演起來。

合璧的劍法不單純是兩個人的配合，需加上兩個心靈的配合；這合璧的用意是使兩種配合的本質完美，以相反的力量彼此補助他們單獨的不足，充實他們本來缺乏的優美。合璧的目的是情之摯、愛之眞的昇華。這套「天干地支」劍法包含了愛的感覺和眞諦，需要用耳朶、眼睛、手足、思想和心靈本性去編造，不循規律。愛得越深，心靈相通得越交融，彼此奉獻得越徹底，劍法的威力就越高。劍法本身是那麼莊嚴，發揮起來便是愛的榮耀！如果被歪曲和誤用，後果要麼就一無是處，威力全無；要麼就非常可怕，不堪設想。

愛的力量是無處不達，可以恣意通過任何阻碍和藩籬。愛心本是微小，然而把整個寰宇放進去，並不能將它塡滿。世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夠不衰老或敗壞，愛却能永遠青春活潑，濃馥薰香。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兩人忘我地反覆練習着。「天干地支錄」的招式不多：「天干」只有八式；「地支」却有十二式。他們有一種體會，每一次練習同一合璧招式時，兩人間的情意有很大的增進，而下一次再練習此招式時，威力又加大了。他們了解，彼此情意越濃，天干地支的配合更好，發出的威力也更大！

* * *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兩人回到文殊院時，已經是第三天的晌午了。慕容凌雲一家人，就像熱鍋裏的螞蟻，忙亂得差點兒把文殊院四圍三里方圓的地方翻了過來，仍找不到他們的踪跡。慕容夫人更着急，自己女兒還是黃花閨女，現在隨了一個大男人，在外兩天兩夜未回，傳了出去，慕容世家的面子往那裏放？

慕容凌雲的想法當然與他的娘子一樣，現在看見女兒回來了，便將兩天兩夜因憂慮而生的煩惱，全部發洩在女兒身上，連皇甫長春在場應保持的最低限度的禮節，也置諸腦後。劈頭就凌厲地向秀華罵道：「妳這個野性死丫頭，整天就曉得胡鬧耍玩，一去兩三天，連個招呼也不打一個，成何體統！」

秀華被罵得委屈地撲入母親懷裏，哭了起來。母親憐愛地輕撫着她。女兒是她的心頭肉，慕容夫人也差點跟着哭了出來，勉力强忍着道：「相公，你也不要怪責她了。女兒平安無事歸來，應該高興才是。」

慕容凌雲一向對女兒也有偏愛，見她委屈地痛哭出聲，心裏也隱隱作痛。這是「愛之深、責之切」的正常父母心情反應，責罵過後，氣也消了。

皇甫長春見秀華被責罵，其心情就像自己身受一樣。連忙第一時間，將此行經過，作了簡要敍述，並呈上「天干地支錄」和干將、莫邪雌雄二劍爲證。

慕容凌雲聽到女兒和皇甫長春二人，有這樣福緣深厚的機緣際遇，高興得連剛才的怒氣全消。現在正全心全意地，以虔誠欽佩的目光，觀賞着這一對「干將」「莫邪」前古奇兵。只見它們古樸雋拔，實而不華。「莫邪」雌劍劍身長二尺七，劍刃二尺，劍柄和劍鐓共長七寸。雄劍「干將」劍身長三尺三，刃長二尺四，鐓柄八寸，護手一寸。兩劍鋒刃光芒四射，寒氣襲體。雌劍鑄輕盈，雌劍重約一斤四五兩，雄劍却有二斤二三兩，顯然是經過精心研究設計，配合男女身長、體能、而選擇出的適度、長短和輕重，使用者能運用自如。

圍觀人等，對這一雙曠今絕古的雌雄劍，發出由衷的讚嘆，也爲這一對幸運的金童玉女，暗暗祝禱，希望他們不要辜負上蒼所託，爲多苦多難的世人，盡自己應盡的力量。

接着下來是皇甫長春跪在慕容凌雲之前，請求允准將秀華下嫁於他啦、大家歡天喜地同意啦、如何通知皇甫仲楚啦、婚禮先在姑蘇慕容舉行啦、再在瑯琊山補行宴客啦、新婚夫婦愛巢築在何處啦……等等，談論得非常熱烈，連整個文殊院，也充滿喜氣洋洋。

慕容秀華和皇甫長春二人，聽的多，說的少。兩人心若貞堅，柔情似水。看着大家爲他們無微不至的設想，發出甜蜜幸福的微笑。

皇甫長春與慕容秀華結婚後，夫婦携手行道江湖，兩三年間，便闖出了「天帝」和「地后」的美號。這也是拜「天干八式」和「地支十二式」之賜。

詭計顯形

「老叫化，已經兩天了，你老叫化在臯蘭的徒孫，還在睡他們的春秋大覺，屁也未放一個。」老酒鬼挖苦着丐帮的辦事效率。

「消息不是來了嗎？你老酒鬼要是不相信，吳家莊戒備森嚴、固若金湯、能人輩出，大可以勞動大駕『御駕親征』一趟的。」

「看來我們眞的要分一部份人手，協助一下臯蘭丐帮分壇了。要不，就會躭誤

戎機了。」芷君說道。

「小君說得對，我等如何分配才是？」歐陽瑜說。

「人數不必多，兩三人便夠了，但輕功好是必備條件。否則去也沒有用處。」芷君說。

「你老酒鬼今天總算有這樣的一天，要勤快勤快一趟了。整天好『喝』懶做，也不大好意思。」老叫化緊握機會，還咬一口。

「我老酒鬼『桑弧蓬矢』，深藏不露而已。你老叫化『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我老酒鬼要怪你老叫化也怪不得這許多。有道是笨鳥先飛，你老叫化『貪大好功』，往往先飛，這是你老叫化『咎由自取』，生成勞碌命，又看着我老酒鬼的『福』氣，心生嫉忌。」

「好了，好了。兩位爺爺也不要爭論了，辦正經事要緊。從酒泉到臯蘭，有千里路。千里馬也要走一日一夜。還好『大雪』和『小雪』也跟了來，靠他們的帮助，分兩次飛行，三人也可以在今天晚上趕到行事。現在你們兩位爺爺先行出發，安排好臯蘭丐帮後，花子爺爺與大小二雪隨即飛回酒泉，再由我和琥哥哥，飛去臯蘭協助酒囊爺爺。大家還有什麼意見？」

衆人認爲這只是夜探吳家莊，並不是進攻，不需要大批人手，均紛紛點頭，毫無異議。老叫化和老酒鬼見狀，四手抱拳一抬，轉身走出杜康客舍而去。

* * *

吳家莊雄踞臯蘭近郊的小丘上，四週林木青葱，蔭蔽整個圍牆。黑壓壓的一片莊內房屋，在高懸孔明燈的房廊之間。隱身於樹上的酒仙、芷君和小琥，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週暗卡處處，巡邏頻密，眞是連一隻蒼蠅飛過，也難逃他們的耳目。酒仙看到這種光景，忍不住後悔今天挖苦得老叫化太寃了。

三人猶豫不前的最大顧慮，是往復照射的數十盞孔明燈，和往來頻密的巡邏小隊，簡直無法藏身於莊內屋上屋下的任何角落。

「屋上屋下不行，屋內怎樣？」小琥輕輕地問。

「問題是如何進入屋內，屋內又有什麼人，怎樣才能避免屋內人發覺？屋外的情況還算清楚可見，屋內則無從預測了。各種情況也有可能。」芷君說。

「看來莊內建築很新，最多只有二三十年，可從建築方面先行了解，找其破綻。」薑是老的辣，老酒鬼的意見，不失爲沒辦法中的辦法，可惜要花費時間。

三人換了數個地方窺視，情況大同小異。最後轉到後院，看見守衛仍是一樣嚴密，小琥却看着一條小溪，泉湧般流水，從莊內流出，溪水頗深。小琥眼中精光一現，似是發覺一綫希望。小琥將自己的念頭告訴芷君和酒仙。

三人在研究小琥的建議，都同意這是唯一的途徑，可以了無聲息的入莊。但小琥隻身犯險，雖然芷君等對小琥現在的武功，很有信心，仍是頗難放心得下，主要是小琥缺乏臨敵經驗。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要爭取時間和優勢，冒點險是必要的了，是芷君深深地考慮過各種可能性危險，及怎樣應付才較妥等，向小琥詳細解釋後，抱着大不了是大鬧一番，製造機會給小琥，小琥必可全身而退的心情，讓小琥深入虎穴而去。

* * *

小琥像一隻黑色的貍貓一般從樹叢瞬息竄出，隱伏溪邊岸下暗處，側耳悄聽，見無變化，乃慢慢潛入水中，沒有引起一點異常的水聲。小琥本來潛水閉氣功夫自幼就已經很好，能夠在水中支持頓飯光景。自從任督二脈已通，又經花子爺爺教了龜息之法，不呼吸半天也行。因此小琥一路在溪底，扶着溪床石塊，慢慢向莊內潛游而去。雖然溪水湍流頗急，但那能强得過小琥的內力？

小琥潛游了盞茶時間，發覺前路有一中指粗細的鐵枝，將洞口栅住。小琥毫不猶疑地，從左靴側拔出公冶叔叔送給芷君的匕首（芷君將其中一把送了給小琥。見孤雛記），削向鐵枝。只見匕首削下去，鐵枝則像是木枝一般，一片一片地被小琥削下，才盞茶功夫，小琥便將鐵栅弄出一個能容他穿越的缺口。小琥側身鑽了入去，心知：現在已經入了吳家莊了，一切更要小心！

小琥順着溪流而上，最後到達了盡頭，輕輕露出水面，眼睛之下仍潛在水中。小琥環目四顧，發覺自己處身在一個內院之中，溪水是從一個泉眼中汹湧而出。看來這內院是屬於下人活動區域，工作而發出的聲音，非常吵鬧，就算小琥作出什麼聲，一定也不會有人察覺。

小琥放心地躍出水面，將自己隱蔽於花木叢裏，四周看看，企圖摸清方位。這時，院外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並聽那人用着童音高聲呼道：「紫芸姐，莊主着令上菜了，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有？」

「好了！」廚中傳出回答。話聲甫落，院門外轉入一名十五六歲的小厮。當他聽到廳內回答後，立即站於院門內，叫道：「那我回前廳等妳們了。」說着，也不等廚內答覆，轉身就往回路走去。「小金，你去吧！」廚內答道。

小琥當機立斷，用手「嘶」的一聲，打出一粒黃豆，把那名身材與他差不多的小厮的呆穴打中，小厮登時呆立，動顫不了。小琥側耳聽到沒有驚動任何人後，立即將小厮拖入花叢中，脫下自己的濕衣，換上從小厮身上脫下的衣服。將那小厮小心匿藏好後，便毫無忌憚地，公然走出院外去。

小琥感到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外院警衛森嚴，內院又會這樣鬆懈？很費解，想不通，要是芷君在此，就不用自己動腦筋了！小君不在，自己不想想，也要想了。於是，小琥强迫自己也學着想。

「是人手不足，外張內弛？」

「外院守得固若金湯，裏面還用得着守嗎？」

「外面的全是飯桶，內裏的完全是練家子，有蚊子飛過也知道，用不着放哨。」

腦袋中一下子湧現出不少解答，就是摸不準，那個是對，那個是錯，又像完全對，又似完全錯。忖道：原來分析問題這樣痲煩，要我來想，兩晚也不要想睡得成

覺了。眞佩服小君能處理得這樣輕而易舉！

小琥走的方向是由後向前，結果跑了盞茶時間，發覺又跑回原來的院門之前。小琥仔細又看看門上貼的揮春，用手摸摸後腦，忖道：對呀！是原來的地方！我記得明明寫着『出入平安』的。眞邪門，這回到我不平安了。難道——難道這就是什麼奇門陣法？怪不得內院全不用守衞了。幸虧我亂跑一通也沒有將陣法觸動，要不是一切就白費了。我現在怎樣做才好呢？這趟回去，無論如何也要小君敎懂我，怎樣破這種鬼東西。

廚房門口傳來一陣嘻笑聲：「這些拖着辮子的大男人，大概前世和今世都沒吃過中原的好東西，每次來都要吃這吃那的，把我們可累壞了。」

「誰說不是，看他們的饞相，多半是餓鬼投胎，又投錯了地方。」

「妳們在老爺跟前，都敢這樣說，老娘就服妳。老爺把他們當爲米飯班主，供在案上拜呢！」

「老爺也是的，已經是富甲一方了，見了他們時，像老鼠見貓似的，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一臉奴才相，看他的樣子，差點連昨天的飯也嘔出來。」

* * *

吱吱喳喳地，從廚房中走出五名女人，年齡由二十至五十，每人雙手捧着托盤，盤上放着菜餚，飄來陣陣誘人食慾的清香。

小琥立即閃入暗處。心中想道：「我只要跟着她們走，還怕看不到那些拖着辮子的大男人？」

小琥待五名婦女走了過去，注意她們所走的路和所走的步法。只見走在最前面的婦人，走到路左邊放着一盤花的地方，向右橫行三步後，便不見了。再注意第二人，也是一樣，不見了。第二、三名也同樣不見了。小琥急了起來，要是第五名也這樣不見了，自己再往那裏找她們？於是，不敢再想下去，連忙一個箭步，點塵不驚地貼着第五名女子，跟着她的步伐，如形附影般，一齊同時橫行三步。

小琥眼前又呈現出一番環境，與剛才在廳房院門前看到的，完全兩樣。失踪了的四名婦人又重現眼前，直至到她們走到路旁右邊有花時，向左橫行三步，又消失了踪跡。就這左三、右三的，連走了十多次，才走到一個華麗建築後方。小琥再不敢跟隨太接近，離開三四丈外，看到有隱藏地方，便立即匿藏起來。只聽到院中泉水淙淙地響。

後門開了，傳出較清越的嘈吵聲音來。那五名婦人的責任，也好像到此爲止，將酒菜交給廳內的男僕後，便轉身離去。小琥注意到她們的步法，回程時因方向關係，剛好相反。現在小琥可以全心全意地偷聽了，唯一的缺點就是看不到屋內情形。

小琥原本可在匿藏處，運功利用「天耳通」方法，可以聽到屋內談話；但看見四周無人，便輕躍至後門右方的柱後，騰身倒掛屋檐下，希望能看到一些屋內情況。他的希望達到了。放眼屋內，由於角度不巧，僅能看到在座的一半人。這是沒辦法的了，只好將就一下算了。

席上餚菜剛好上齊，只見一名年約五十歲左右的瘦小老頭，站了起來，乾咳一聲道：「不知貝勒突然駕臨，準備不週，尚請原諒。」

旁邊沒戴帽子，也未束髮的中年人，衣着華麗奇怪，長衫外還加上短褂，欠身起立時，背後一條長長的辮子，晃至胸前，道：「吳老不用客氣，我等來此不是爲吃好東西，而是聆聽吳老佳音。」說罷欠身坐下，態度傲慢，目空一切。

瘦小老頭又乾咳了一聲，然後坐下道：「敝親已在積極準備，並且謠言生效，魚兒開始往網中游，屆時收網，魚獲想必甚豐！」

「人手已齊了？」有辮子的人問。

「都已齊了。可惜最近祁連，出了些微亂子，現已在設法補救。但時間方面，恐怕要躭擱少許矣。」

「一拖再拖，你們已拖了二十多年了，銀子更花得多。到底還要等多久，才能有一些可以見人的成績，讓我向上報告？」有辮子的人生氣了。

「快了，快了。這一次一定成績不錯，今有杜兄相助，一定所向披靡。」

「那就寄望杜兄多多費心了。」

另一位於小琥看不到的陰陽怪氣聲音答道：「杜某正在籌謀之中，定當盡力不負貝勒所託。」

「請，我們共喝一杯，預祝旗開得勝。」

「馬到成功！」

「所向披靡！」

「乾杯！」

……

小琥再聽下去，只能聽到一些風花雪月穢事，有汚自己耳朶。看見公事談完，餘慶節目開始。於是依法走回藏匿小廝之處，替他穿回自己剛才用過的衣服，自己穿回濕衣，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溪中，按來路潛去。回程比來時快了很多，不一會便冒出原先入水之處。

芷君和酒仙在那裏隱蔽之處，等得連脖子也長了。水响處，突然看見小琥冒出，高興得差點高聲叫了出來。還是芷君玉手掩着小咀較快，才把聲音咽回喉內。

* * *

酒仙由小雪乘着，大雪則由芷君和小琥共乘，連夜趕回酒泉。在空中飛翔，已經感覺好像騰雲駕霧了，小琥有芷君在抱，所感受的是騰雲駕霧之騰雲駕霧。心中迷迷惘惘，腦子裏好像想得很多，但又說不出它們是甚麼。總而言之，一句話：他感到幸福和甜蜜，因爲自己已經有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已經足夠了，快樂和幸福，並不在乎佔有很多，而在乎所佔有時的滿足感。只要不貪婪，少量也能足夠一生消受。能懂的這點，一生將會快樂；希望要多一點的，往往沉淪在痛苦的深淵中。

芷君心想的和小琥的一樣，所不同的是她認爲自己所得到的委實太多了，多得要分給人共享。她從小琥裏，得到自已的新生命，本來已經足夠多了，現在還能得到他的心，他的人，上蒼給予她的是太多了。

快樂和悲哀，能加速和拖延時間。正在苦難中的人，會感到渡日如年；小琥和芷君，處於極度幸福快樂裏，覺得回程比飛來皋蘭時，快得多了。

瑤女多情

酒泉，杜康客舍的獨院內。

僧、道、俗等大小共十九人，像上次一般，依然分兩桌而坐，仍是一桌素，一桌葷。與上次不同的，是討論而不是慶祝。因此，氣氛比較嚴肅。一般討論大事時，氣氛才會嚴肅。

「吳廷階私通外族，維持廿多年，現在還繼續着，目的是爲了金錢和進爵。那麼他當誰的官呢？」慕容秀華首先打破沉寂，她自己不喜歡沉寂，喜歡熱鬧。

沒有人回答。

「有辮子的是滿人，滿人花這樣多金錢和時間，爲的是什麼呢？」少華也和大媽的性情相近，大概是秀華太愛她，和她接觸的時間，比她的娘親更多。

「滿人和姓吳的，對那姓杜的期望甚高，姓杜的又是何方神聖？」老叫化道。

「祁連秘窟瓦解消息，是于、余所傳，抑或是被廢武功之幫衆，金佛寺有無危險？」小酒子對金佛寺，懷着濃厚的感情。

「吳廷階口中的『敝親』是誰？」

「祁連、三界寺、吳家莊、滿人，彼此仍未能顯出任何輪廓。」璇璣子說。

「魚兒何所指？」慈心大師說。佛家慈善爲懷，當然首先擔心的是天下衆生。

「網？何種網？如何佈之？如何收之？有姓杜者加入，爲何就能所向披靡？」歐陽瑜說。

大家都是提出疑點，沒有試圖解答。

「不要忘記奇門陣法，我差點就陷於陣中，跑不出來。」小琥將衆人遺漏的，作了補充。心中也很高興，自己能找到這麼多資料，可供大家討論。

「小琥，姓杜的聲音有何特點？」老酒鬼問。

「聽他們叫他『杜兄』，我卻聽到姓杜的聲音，那像男的，帶女聲還像一些。我還懷疑自己聽錯了，後來再聽那滿人又提起一次，才敢確定。」

「那就對了，姓杜的是男巫『陰陽生』杜須眉。」老酒鬼厭惡地說。

老叫化破口而出地道：「原來是你老酒鬼的老相好，那廝不是死了心，誓死不現江湖了嗎？」

「鬼才是那廝的相好呢！不男不女，奴顏婢膝，夾纏不清，陰陽怪氣，人見人怕的。我老酒鬼眞倒天下間的大霉，竟遇到這樣的冤鬼，眞是酒洗也洗不清。」

「姓杜的巫術頗有成就，奇門遁甲、以舞降神、蠱行毒飲，殺人於無形，確能所向披靡也！」方之淵說。

「男『巫』能並列到現今十二奇中，當非浪得虛名之輩。」皇甫長春說。

「三十多年前的『情變』之後，此人性情亦大變，變得陰譎詭秘，聲言復出江湖之日，定要老酒鬼裙下稱臣，老酒鬼這回眞是『艷福不淺』，臨老入花叢了。」

「我老酒鬼有難，你老叫化卻在幸災樂禍，算那門子老友？到時看我往你身上推，反正那廝『飢不擇食』，會將你老叫化，當作爲我老酒鬼的，屆時老叫化你便溫玉投懷，享盡人間艷福了。」

老叫化悚然全身冒起雞皮疙瘩，忙道：「老酒鬼你最清楚老巫底細，趕快設法應付吧！」輕而易舉，把話題轉入重點。

「已經三數十年了，他(她？)現在變成怎樣？叫我老酒鬼如何說起？還是說說他(她)的往事，讓大家分析推論吧！」

* * *

夏無酷暑，冬無嚴寒的氣候，李後總眞體驗到了，他是慕「滇汾」之名而來的，李後自命爲「青蓮居士」李太白之後，故取名「李後」的。其實他是一名孤兒，連自己姓甚名誰，籍貫何處，絲毫不知，自幼幸得一位隱世異人青睞，承繼了一身很好武功外，還接傳了異人的嗜好——愛酒如命。

這次李後冒着漫天風雪，天寒地凍，從老遠的地方，跨入雲南滇地，只因未能品嘗過此地著名的「汾酒」，因他聽到傳聞，汾酒是用樹皮釀製，芬香清馥。

傳聞需要證實，所以李後來了。

李後知道釀酒之道，好酒是與水質、材料、配方、釀法、酵法、儲法……都有密切關係。年份與儲法相互作用，儲法不恰當，即使已珍藏多年，亦不變醇。氣候、溫度和盛裝之器皿，尤爲重要因素，缺一不可。故愛酒之人，知道一杯名酒在手，實是得之不易也。因此，李後千里迢迢的遠地而來，乃是識酒之人也。

李後坐在昆明南郊，滇池北岸的「四時春」，正在淺斟低酌，仔細品嘗杯中的雲滇特產——汾酒。

「大概有二十年陳藏了！」李後以鼻嗅着汾酒盈溢的芳香，眼看酒色清澈無澱滓，入口清芬飄冽、化液生津，心中感嘆地忖道：「誠然上品也！」

李後對飲酒的地方也要講究，選擇「四時春」，一方面是它的手藝和藏酒出名，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四時春地方幽雅，風景怡人。四時春是倚岸向南建於池上，南方可覽三百里見方的清翠滇池，東西金馬、碧雞二山夾峙，置身其中，與處身西湖，又是另一番境界。李後認爲，在愜意的地方喝酒，酒也會加上一份芬馥。

「酒逢知已千杯少，見君悶悶獨飲，無良朋相伴，故不憚冒昧，請纓共醉，免辜美境佳釀，誠人生一大樂事也。」突然一陣嬌滴滴，彷如燕語鶯聲的語音，在李後身旁響起。

李後抬頭望去，見身旁站着一名淡掃娥眉，面目清秀，衣着樸素稱身，曲綫玲瓏的成熟女子，正含情默默地，滿臉紅霞地注視着他。李後心中不禁想道：「想不到這汾酒入喉倒不太凶，後勁卻頗大。我才三數杯入肚，就連別人走近身旁，也毫無警覺，難道自己眞的醉了？還是這女子大有來頭？想到她也懂飲酒之道，美酒佳釀，當與良朋共享，喝起來更痛快，誠萍水相逢之『知已』也。君子偶爾逢場作興，有何不可？李白在吟詩喝酒時，豈不是也左擁右抱？」

想罷，立即起立彬彬有禮的作揖擺手邀客道：「小生正感覺獨添愁，得蒙姑娘

實臉賜顧，確爲人生樂事。」說着，拉椅引客入座。

「妾身原籍滇緬邊境，泰、傜族混血兒，請勿以化外彝民見棄。小妹幼慕中華文化，幸得族長眷顧，遣至昆明從讀，得償生平素願，孤身客旅無聊，特來滇池觀光，見君亦獨坐樽前，乃生相憐之感。彝女性情坦率，尚請相公包涵。」鶯聲嚦嚦，有如珠落銀盤，出言雖然有點冒昧直接，有失中原女子含蓄矜持，但別具一股强烈吸引力量，令人不忍拒絕。

李後聽了，亦不以爲忤，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等今日『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也。小生姓李名後，平生不學無術，到處飄泊流浪，標準酒徒也。」

「酒可怡人，亦可亂性。故小飲則可，大飲則不宜矣。小妹中原名字姓杜，名須眉。乃小妹族長所取，希妹能『巾幗不讓鬚眉』。」說着，將李後代斟的酒拿起，一飲而盡。氣概委實不遜男子漢。

兩人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天南地北，西湖東海地說個不停，酒亦越喝越多，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 ＊ ＊

李後的本意是：多識一位朋友，解解旅途寂寞，是無傷大雅的事。誰知幾天下來，杜須眉像冤鬼纏身般，熱情越來越奔放，作風也越來越大膽，令到李後坐立不安，全無私人時間，就感到吃不消了。

李後驟然想起臨南行前友人的告誡：人們說「湘女多情」，其實「彝」女更多情。可怕的地方就是不管對方愛不愛她，她也有法子令到她心目中的情人變爲愛她，而且死心塌地的要此愛不移。若有移情別戀，她的情人就往往不得善終，死得不明不白。這「法子」是一種巫術，有人稱它爲「蠱術」，或「降頭」。不可不以爲誡，彝女最好不惹，否則，禍從天降自己也一無所知，待知道後，就無法挽救了。解鈴還需繫鈴人，除非她良心發現啦！

李後驟然毛骨聳然，全身冷汗淋漓，連背靠着的床墊也濕了。夜闌人靜，想起這種可怕的巫術，難怪李後要嚇得冒汗的。

李後對巫術了解不多，只知道懂這種玄學的神祝，多爲女性，念動咒詛，可以招來神鬼，爲她作她想做而不能親手做的事，千里遙遙也能辦到，害人的方法就更玄了，將小木人貼上想害之人的生辰和干支八字，念動咒語以針刺之，千里外被害之人，就會立即急痛攻心而暴斃。

「巫蠱」又更玄了，李後所知的傳說是：女巫將百種毒蟲放入器皿之中，任由它們互相惡鬥，互相啖食，直至餘下一種爲止，它就是該女巫的「蠱」。此蠱將會受女巫的控制，服從女巫咒語的差遣，且與女巫有心靈感應，遠隔千里也能以心靈遙控。

施蠱方式種類繁多，女巫法力越强，施蠱方式也越高明，被蠱者無法預防。

李後越想越驚惶，爲了避免遭橫，連夜呼來小二，結帳離開了昆明。

＊ ＊ ＊

李後披星戴月地來到桂省陽朔時，已經是春天了。到處碧水青山，令人心曠神怡。李後緊張的心神才稍覺鬆弛。數個月來日夜趕路，要不是他武功高强，輕功了得，鐵人也吃不消。

李後休息了整整一天一夜後，精神已經恢復，容光煥發。大清早就坐在灕水旁的酒肆中，遙覽灕水奇峯疊翠，碧水瀠洄，濛濛朝霧，鷺鷥漁舟，蕩漾江心，春水流動，汩汩聲響，李後彷如身投畫中，陶醉於中。

「相公遊興可嘉，大清早便置身水光山色之中。」同樣是珠落玉盤的聲音，這次卻把李後整個人嚇得跳了起來，桌椅全翻，佳餚美酒濺滿一地。

李後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會看到杜須眉，面帶得意笑容，嫵媚纖柔地站在自己身前。只見他怔立不語，口張目呆。

李後心中想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消聲匿跡，是我李後的看家本領，連最好的獵犬也會被我騙過。在離開昆明時，自己已經做了不少手脚。來路更在途中，多次棄出衣履，登山涉水，極力不留絲毫氣味。任何追踪者，都會束手無策，跟踪而至。再者自己輕功甚好，任何人也不能在僅差一日時間，便能追及。她是怎樣來的？

杜須眉看見李後口定目呆的樣子，吃吃地笑道：「李相公，打翻了美酒不要緊，我叫店小二來收拾。我們再飲，這樣的良辰美境，該浮三大太白！」說着，也不理會李後有何反應，招呼小二收拾，並重新上酒。

「妳……妳是……怎麼來的？」李後問道。

「當然是用脚走來的。難道能飛來嗎？」

「妳走得這樣快？」

「快是沒有你快，但你不要忘記，你自己跑了不少冤枉路，是嗎？」

李後心想：我是跑了不少迂迴的冤枉路。我跑的，跟踪的也要跟着跑的。大家不多也不少，往往還是跟踪者要跑多些。

「妳不用跑冤枉路？」

「我爲什麼要跑冤枉路？」

李後被反問怔住：是呀，她爲什麼要跑冤枉路呀？

「妳不是要跟踪我嗎？」

「對的，我是要跟踪你。」杜須眉坦率地承認。

「跟踪不就是跟着別人的足跡走嗎？」

「我爲什麼一定要跟着你的足跡走？」

李後又被反問怔住了，不跟別人的足跡走，怎能追踪到那人？

「妳不是要追踪我嗎？不跟我足跡走，妳怎知道我走去那裏？」這回眞問到中心了。

「我隨時都知道你在那裏，用不着跟着走。我還知道你約了人在這裏比酒量呢！不過那是本月十五日的事，時間還未到。」

李後又一次被嚇得跳了起來，這次卻沒有桌翻椅倒，因爲杜須眉按住了。

「她能夠未卜先知？」李後忖道。隨即說道：「妳怎會知道的？」

「你早已知道這是『巫術』，只不過你自己不相信，也就沒說出來。」

「巫術？巫術能未卜先知？」

「這不是未卜先知，是心靈感應！」

「心靈感應？」李後又跳了起來，下意識地退了幾步，抖顫地道：「那……妳在我身上下了……蠱了？」

「是的，因此你想什麼，我都知道。」

李後一顆心向下低沉，眼神帶着幽怨地道：「我與妳風馬牛不相及，素無恩怨，萍水相逢，彼此氣味相投，多說幾句，解解客旅寂寞而已，妳就這麼狠心，對毫無瓜葛的人，施起蠱來？」

「誰叫你被我選中了。」

「選中了我？選中了又怎樣？選中了就落蠱？」

「選中你，就是說我喜歡你呀！傻瓜！」

「喜歡我就要落蠱？眞豈有此理！喜歡人還要害人，世上那有此理？」

「這是我們蠱巫的習慣，怕喜歡的人逃走。」

「妳們的習慣是妳們的事，關我什麼事？竟然硬拉我落『蠱』？」

「你只要聽聽話，什麼事也不會害倒你的。」

「聽話？妳是說我要聽從妳的擺佈，不得違抗，否則我就——」

「你說得對。這樣你才永遠不離開我，不喜歡我不行。對嗎？」

李後心中想道：「這次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再說下去也沒用。連我腦子想的她也知道，我還能設法逃離魔掌嗎？」想罷，眞的什麼也不再想，坐了下來，拿起酒就喝，最好是把自己灌醉了，那就什麼也不能想了，省得心煩。

解蠱破蠱

老酒鬼說到這裏，停了下來，拿起酒來拚命的往嘴裏灌，滿罏的酒喝下一半。

小酒子蹩不住，追問道：「酒仙爺爺，你怎樣解去蠱毒的？快說吧，別賣關子嘛！」

「我老酒鬼就是像現在這樣，不要命的把酒往肚子裏灌嘛，灌了一會，我自己還沒有醉，卻看到杜須眉不喝而醉了，醉得有點神智不清。發現這個現像，我高興得忽然清醒了，清醒得腦袋瓜特別靈光。於是按自己常識，把手指往喉嚨裏扣，扣得眼淚出來了也不停，直至嘔吐出肚子裏所有的東西爲止。結果我老酒鬼差點連腸子也吐出來了，才看見一條金色的小蠶，在吐出來的東西中蠕蠕移動。我老酒鬼當時什麼髒也不怕了，最要緊的是把金蠶蠱捏死。於是用兩手指挾起金蠶蠱放在桌上，用酒瓶把它打得稀爛，方洩心頭之恨。

「金蠶蠱死後，杜須眉也因感到疼痛口噴鮮血而醒，目露兇光地盯着我道：『李後，你耍得，竟然破了我的金蠶蠱，也毀了我多年功力。我沒有害你，你卻把我害了。李後，你要記住，我杜須眉從今隱息江湖，當我再出江湖時，我會要你跪在我杜須眉石榴裙下，求死不能，永遠臣服。』說罷，蹣跚而去。我後悔我老酒鬼當年不能狠起心來，把她當場殺死。」

「當年她尚未有明顯惡跡，又怎能下得手？」凝霜說道：「杜須眉回到滇緬邊境傜族族長那裏時，我已在離她們不遠的苗族村裏，有關她的事情，傳得很廣。因爲少數民族間長久以來彼此勾心鬥角，互相避忌及仇視。傜族族長之養女及將來的承繼人杜須眉，在外受到挫折而歸，仇者人心大快，謠言諸多。有幸災樂禍的人說：這是酒仙下凡收服妖女。『酒仙』之名，因此在滇邊不脛而走。」

「原來老酒鬼的綽號，首先由滇邊傳出。我老叫化識老酒鬼也是比酒相交，酒量不相伯仲。當時我老叫化心想：他被稱爲『酒仙』，那我老叫化亦可叫『酒神』了。」老叫化忍不住插了一句。

凝霜接續笑道：「也虧得有酒仙的傳說，給了我一些重要啓示，對研究怎樣破解蠱毒、降頭、巫術有很大促進作用，節省了我的時間，酒仙破了杜須眉的蠱，雖然是無心之得，純屬偶然，但堅定了我的信心：『蠱是破得的，連常人也能破！』我就是利用少數民族間的矛盾、猜忌，來偷學他們的秘術。他們也很需要我的知識和技能，來爲他們服務。邊區各種蛇蟲鼠蟻瘴毒等很多，偶一不愼會中毒；加以養蠱練蠱，也非常危險，自食其果之事頻頻出現；天災瘟疫很多等等，我在那裏也救活不少人。因利乘便、假公濟私的，我自病人中，以不着相的方法，問其致病理由中，漸漸學到不少，這就是我要花上二十年這樣多時間的主因。二十年身處於神秘莫測，提心吊膽，要隨機應變的環境，委實不易忍受，人憔悴了還不大打緊，最重要的是精神不能分裂才好。

「杜須眉回來後，非常用功，進步神速。我處身於她敵對的苗族中，族民爲了防禦她的無形威脅，給予我不少介入神秘領域的機會。杜須眉從事什麼，我們就研究對策和對抗技能。因此，杜須眉有多少，我也知道多少，並且還有應付方法。我告訴大家的意思，是減少大家對杜須眉的顧慮。」

「老酒鬼，照你老酒鬼剛才所說，杜須眉明明是一位嬌滴滴的美嬌娃，你老酒鬼又怎會說她不男不女、陰陽怪氣？」

「這是我老酒鬼上次到滇貴取猴兒酒時聽來的。『男巫』杜須眉的名字在那裏很響。稍打聽一下，便有不少加油添醬的消息。」

凝霜補充地說：「杜須眉本身是個二形人，白天是女，半夜後可變成男。由於練一種特別功夫，影嚮了心態，男性的反應多了，因此又有一『陰陽生』的外號，不全是因爲她是陰陽合體的二形人，同時亦因她懂天文占候和星卜奇門之術。」

＊ ＊ ＊

飯後，衆人談論的焦點，放於分析滿人從中企求什麼好處？

芷君首先說道：「綜合歷朝文史記載：滿洲人原爲女眞族人，分生、熟女眞二族，居於長白山之東，向服屬於契丹，故原稱爲盧眞族。契丹改號爲遼後，女眞族起而叛遼，建國號曰金。滅遼後軍勢强大，鑑於本土地貧物缺，天寒地凍，乃興攻宋之心。（岳飛抗金之事各位已耳熟能詳，不述）。當時左隣蒙古族興，金爲所滅，此族由此漸衰。後傳長白山東，有池名布勒湖哩，仙女浴於池中，見神鵲含朱果

置女衣中，女服之遂懷身孕而生一男。夢仙女賜姓愛新覺羅。族人以其爲天生聖人，乃推爲主，奉爲貝勒。自此招兵買馬，雄心萬丈，承繼金朝遺志，自號滿洲，矢志擴充版圖，屢企染指中原未遂，乃受武林人士所阻。

「按此推論，三數十年與吳廷階之部署，乃希削弱中原武林之實力，入侵前奏之掃道功夫也。狠子野心，垂涎中土地大物博，豐衣足食，鍥而不捨，無日或忘。以重酬誘使孔尚章，茹苦含辛於少林凡七八年，以達竊取少林武功秘奧，深謀遠慮之行動也。少林絕學享譽武林數百年，被公認爲武林泰斗，此乃街知巷聞之事實，滿人若得少林秘笈在手，選擇合適族人並加以培訓磨厲以須，假以時日當成爲一無堅不摧之力量，此等志士倘若混入中原，履行其使命，足可造成軒然大浪，甚至彌天大禍。

「尚幸天不假緣，致令此算無遺策之計，胎死腹中，乃武林之幸也，天下蒼生之幸也。

「祁連秘窟之謠傳，可證又一計謀展開，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計也。當非主力所在，僅起輔效。『三界寺』石窟佛門壁畫披露，散播謠傳，以餌引魚也。借藉武林貪婪、以增見聞、捍衞正義之心，趨之若鶩，魚兒入網也。網者：扇動、挑撥、離間……以引起爭端，繼而大打出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勢也。兩敗俱傷情況已成時，奇兵突出，擧而殲之，易如拾芥，目的亦達矣。網亦收矣，所獲者死魚也。」

衆人聽着芷君娓娓分析，沒有一個人不驚得汗流浹背，深感滿人的計劃週詳，處心積累，堅鍥不移，可怕之極。聽後均惶遽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少華憂心地說。

芷君看了少華一眼，笑道：「不要怕嘛，俗語：『强摘的瓜果不甜，强撮的姻緣不賢。』，滿子的時機未成熟，拉到的關係也不能密切配合的。這是他們的致命弱點，咱們就跟滿子來一個『大姐做鞋，二姐照樣』。」說罷朝少華嫣然一笑，又瞟了小琥一眼。

少華無端端臉兒紅上了耳根。

芷君最後作了一番詳細的部署，將意思一一解釋，並調兵遣將地分配了各人的任務。只見老叫化和慈心大師二人首先離座而去；相繼又是凝霜、秀華、少華和小梅等全女班走出；武當派以璇璣子爲首的四位道長是第三批；最後是少林所餘的三位大師。

聽堂餘下的尚有芷君、小琥、她的爺爺、皇甫長春、歐陽瑜、老酒鬼和小酒子等人。最後，方之淵和歐陽瑜說了幾句話，也拉着皇甫長春一齊走了。

老酒鬼有點被冷落感覺，對小酒子道：「走！我們到前邊喝酒去。」

仍孤獨地與小琥一起坐在聽堂中的芷君，陷入沉思，小琥關心地看着她，一言不發。

* * *

冷凝霜一干人等，回到酒泉池溪澗木屋中。

慕容秀華屋裏屋外的到處看，心中感慨萬分。不禁想道：「霜姐的命眞苦！我和她相比，就像我在天堂，她在地獄！自己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那一樣不是帝王般的享受？自己還因不能生育而不滿足，怨天尤人。捫心自問，上天給予我的，委實太多了：愛情、『地支十二式』、現在的家、少華……那一樣是經自己努力得來的？都是上天替我安排好，隨手拈來的。我爲上天做過些甚麼呢？憑着地支十二式，與長春的天干八式雙劍合璧，年青時幹過幾件好事，闖出『天帝』『地后』的虛名外，就自以爲不可一世了。比起霜姐的勤學不倦，受盡生離死別的感情折磨，仍能屹立不倒，競競業業，把生命貢獻給濟世授徒來，自己眞慚愧得無地自容。」

世上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太多了。已經擁有很多，還在推動社會發展幌子下想得更多的，更不乏其人。人的心雖然是這麼細小，容量却是很大，可容納得下整個寰宇。但是，即使容下了，又能帶進棺裏去嗎？

「霜姐太偉大了！她的名字將會永垂千古，永誌人心中！」慕容秀華心中總結地感嘆，流下了熱淚。

「秀華，楞在那裏幹吧？我們開始吧！有很多東西要學和準備的。」

少華和小梅子，隨着冷凝霜，已經做了不少事，慕容秀華才從沉思中被喚醒，走了過來。

凝霜開始講授，很快的，屋中各人進入了學習忘我境界。從未涉獵過的智識，往往很易引人入勝的。

* * *

老叫化和慈心大師，在騎上白鷲大雪和小雪的背上之前，曾經推算過慈元和智通二僧的脚程，估計現在他們大概處於張掖與永昌之間途中。他們就騎着大小二雪，沿着這條路綫的上空追索。

老叫化雖然目不轉睛地往下看，心中却想道：「小君這妮子一向料事如神，這回我老叫化認爲有點『杞人憂天』了。我老叫化就不相信，吳廷階那廝的計謀耍得過小君，亦能算無遺策。」

想念間，老叫化目光穿過雲層，隱約看到在峽谷口驛東郊的萬里長城上，似有十數名各色人等，圍着兩人毆鬥。老叫化抬頭正要向飛在前方的慈心大師打招呼，却見他也轉身朝着自己向下伸縮地指着。老叫化心知慈心大師也看到了，連忙驅策小雪往該處降下。

老叫化和慈心大師，在離地還有三數十丈時，已看清楚被圍襲的正是慈元大師和智通和尚，他們已經受了傷，血漬染紅了僧袍。故當大小二雪降至還離地六七丈時，兩人便立即焦急地躍身而下。

旋風驟起，城牆上飛沙走石，一僧一俗從天而降，把正在打鬥中的人嚇得楞立當地，忘了廝殺。圍襲者十多對眼睛，看着老叫化和慈心大師，靜觀其變；慈元大師和智通和尚，看見來人是慈心大師和丐帮長老洪么公，心中大喜，慌忙走了過去，想向慈心大師報告，却被慈心點頭地用手勢制止。表示他已知道一切。

「孔尚章，你這個吃裏扒外的，不要以爲你又再當了和尚，找到靠山，就可以

逃出生天。你今天不把當年你答應的東西雙手奉上，明年今日，就是你的死忌。」

說話的是一名中年漢子，身材瘦長，面白無鬚，臉肉猙獰，目露凶光，傲慢跋扈之極。

老叫化生平吃軟不吃硬，聽到這樣盛氣凌人的惡語，也與他來個硬的。道：「別說歪了嘴閃了牙！是英雄好漢的那會以衆凌寡？你大概喝得吳廷階的黃湯多，也受盡了奴才烏氣，跑到外邊就狐假虎威，作威作福亂放臭屁慣了。給你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來。我老叫化洪浩，就是看着不順眼。有種的報上萬兒，來個單打獨鬥。」

眞是惡人自有惡人磨，蜈蚣碰到蜒蚰螺，瘦長漢子和隨行衆人，聽到說話的竟是「降龍伏虎」洪么公，彼此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洪浩是丐帮出了名武功最高，最難纏，又是天下十二奇之一，怎叫他們能有何辦法。

瘦長漢子硬着頭皮道：「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原來是洪么公大駕光臨，失敬，失敬。在下于中岳，匪號『搜雲手』，與現又當了和尚之孔尚章，有點恩怨待決，尚請洪么公賜便。」

老叫化指着慈心大師道：「這位大師是當今少林派掌門，少林寺方丈，慈心大師。孔尚章已經重皈少林寺，要解決恩怨，問少林掌門好了。」

衆人又是一陣驚愕，兩大頂尖人物當前，自己那幾手不能見光的玩意，那能登大雅之堂？于中岳硬也硬不起來了，自己要的，是少林的東西，現在少林掌門來了，再有輕舉妄動，無疑是老虎頭上搔虱子，自討苦吃。

老叫化見將兩張皇牌：天九和至尊打出，準能通吃了。於是便口若懸河地，依着芷君的指示，對這批爲虎作倀的狗腿子們，曉以民族大義，像灶君上天述職般，有一句說一句，將滿人的口蜜腹劍的陰謀和盤托出，只見衆人聽得心驚膽戰，汗流浹背。想起自己唯利是圖，利慾薰心，竟被外族人蒙騙，險作民族罪人，幹出禍國殃民、人神共憤的壞事，眞是慚愧得無地自容。衆人均低頭無言以對。

老叫化見小君的安排有效，心中大喜。立即加以安撫，提出方向，給予他們洗脫罪名，將功贖罪的機會。于中岳爲首衆人，十分高興地百依百順的，相互道別。

這時，慈元和智通所受的傷已包紮好，聽到掌門吩咐後，將經笈留下，便自行上路。老叫化發出哨聲，呼來大小二雪兩隻龐然白鷲，兩人分背經笈，騎上白鷲，朝豫地嵩山方向飛去。

戰雲密佈

杜康客舍獨院中，合唱了齣「空城計」，只留下芷君和小琥二人，坐守大本營，老酒鬼這段時間的任務，是負責傳授武功給小酒子。現在老少二人，不知躲到那裏去傳和受了。

「小君，妳教教我奇門陣法吧。自從在吳家莊陷入陣裏，我就提心吊膽。假如再遇到這種陣法，我眞有用不上力的感覺。看不見對手，如何用力呢？」小琥說。

「琥哥哥，這不能叫陣法，只不過是江湖上的『魚龍漫衍』障眼法把戲吧了。奇門陣法是一門運用精神，絞動腦筋，利用天時地利，日月四時循序的小配合，藉伏羲氏之陰陽太極，兩儀四象，六合八卦等變化方位。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萬千。此種易學，不是一天兩天可以了解，運用更難。」芷君說着，拉着小琥的手，捏了一下。續道：「回到方廬後，我把有關書籍先給你詳細讀了，然後大家切磋吧！」

小琥並沒有再說甚麼，僅握着芷君的小手，雙眸向芷君注視，微微揉捏不停。芷君回望着小琥，展開爍爛的微笑。小琥沒有喝酒，却有點醉飄飄。

「原來你們躲在這裏談情說愛，害我東奔西跑到處找。」小酒子手裏帶着一片方勝，芷君一看，是丐帮的訊息，只有丐帮的方勝才這樣摺的。

「你那裏也沒有跑過，只不過却是由杜康居走來而已。你能騙得過我們時，你可以說長大了。快把丐帮的東西給我吧。」芷君捏了捏便放開小琥的手，將方勝接過，立時拆開來看，隨即又陷入沉思。

小琥伸頭和芷君一齊看。小酒子心中在納悶：「她怎會知道我沒有到處跑却是由杜康居來的？又怎知是丐帮的東西呢？這小妞眞叫人莫測高深！」

* * *

冷凝霜接到了由小酒子的通知，後天便要整裝出發後，小屋裏的幾個人，便更加忙碌起來。小酒子想找小梅子，像小琥與芷君般拉拉手，小梅子也沒法抽出空來，與小酒子單獨相處一會。小酒子第一次好像不見了甚麼東西，令他有點牽腸掛肚的感覺。

兩天很快便過去了。老叫化和慈心大師也「飛」趕了回來。一行十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僧有俗的，非常熱鬧。芷君爲了免得惹目，便分成兩撥走。第一撥是兩大三小的女家班；後一撥又是清一色男子漢了。目的地是敦煌。從酒泉至敦煌有六百里，故騎馬也要走兩日。第一天準備在布隆吉渡宿。以每個時辰騎馬跑五十里路，也不算慢了。要在天黑之前趕到渡宿的布隆吉，他們清早就出發了。小酒子和小梅子第一次騎馬，他們騎的是較馴的老馬。本來芷君想叫他們乘大小二雪，却被否決了，理由是必須要他們歷練一下。

申酉時分，布隆吉總算到了。小酒子和小梅子兩人，連坐在櫈子上吃飯，也坐不下去，結果兩人是站着草草吃了，回房倒頭便睡着了。這晚，老的要輪值放哨警戒，少的却睡得非常香甜。

* * *

敦煌的名來自漢朝，敦大煌盛的意思。爲隴西古代通西域的要地，是唐朝玉門關故址。居民多數是回民，由於附近金礦豐饒，人民生活也就頗富裕，市鎮亦很熱鬧。最近，更熱鬧了，鎮內旅店均擠得沒法再擠。飲食店每天由朝到晚均座無虛席，老闆收銀子也收到手軟。但有些次一級的食肆，客人坐下來，由開店到打烊，

近，集結武林各方人士，不下千二三人。

——丐帮人等，在敦煌較以往活躍，人數也大有增加，絡繹有來。

——扎手人物，據敦煌流言，曾現身者計有：「千手觀音」方之淵，「寒儒」歐陽瑜，「天帝」皇甫長春。

吳廷階聽後，稍作沉思。道：「好，很好。看來餌兒的確夠香，吸引力頗大。十二奇僅來了三個，大概餌還未夠香，全來了就一勞永逸了。」

吳廷階休息了一天多，然後再繼續上路。到底是富貴人家嘛，何必急巴巴的自找苦吃？

* * *

三天之後，吳廷階一干人等進入酒泉西郊一座莊院之內。大概是長途跋涉太累了，一干人等連準備好的晚飯也沒吃，各自入房倒頭便睡。

翌日早飯過後，吳廷階才有精神坐下聽酒泉負責人要作的報告：

——酒泉市中名店杜康客舍，最近包了一座獨院給一撥武林人士，派頭很大。首批人曾訪金佛寺，回程却多出四僧四道。最多時包括老少婦俗僧道，合共二十人。經買通店小二得來之消息云：從稱呼中得知有十二奇中之丐、酒、醫、儒、帝、后、毒，外加少林方丈及慈字輩三長老，及武當以璇璣子爲首之四子。該撥人等，自七日前起，分批向西而去。

——前後半個月間，不下數以千計武林人物，道經酒泉而西行。

——安西尚無消息報來。

吳廷階點着頭，心中却盤算着：「十二奇已親自來了七名，老牛鼻子沒親自來，派來四個小的，也可算湊夠八奇了。『情僧』聽道說已退休四十年，『俗道』我看大概已老到沒牙了，再啃不下甚麼，才遣小的代替。其他巫、侯、火是我的人，將這七奇半毀了，天下還有誰能與我姓吳的抗衡？」想着，忍不住開心地笑了出來，幾天來心中的暗影，也隨着煙消雲散。

「好，很好。明天立即取道安西！」吳廷階的聲調，較前幾天嚮亮。人逢喜事精神爽，有點道理。

敦煌石室

方芷君等十二人，到了敦煌之後，並沒有閑着。同行的少林掌門，翌晨便獨自走上三界寺，與同門及武當四子會合。一方面能增三界寺的防禦實力，另一方面將消息傳到，以便與外邊互相呼應。

冷凝霜從丐幫報告中，知道『男巫』杜須眉幾天前便到了敦煌，感到有點被動。因爲別人既然先來，就是說人家的工作也先行了幾天，自己就得趕快追上。這是芷君始料不及之處，由於梟蘭丐幫，並無杜須眉已離吳家莊的任何報告。

爲了立即扭轉這一劣勢，芷君另作了一番修正。這次要「酒仙」李後出馬了。解鈴還需繫鈴人是有道理的，尤其針對的是心理上或是精神上的病症。杜須眉的心態變化，可以說是因李後所引起，儘管杜須眉自己是一廂情願。

老酒鬼李後雖然有冷凝霜暗地護駕，但任務要他面對杜須眉，心中還免不了有點七上八下。另一種年輕時才嘗過的感覺，悠然而生，却是他心中最怕的。

老酒鬼心中忖道：「就眞叫我吃下砒霜藥老虎，我也得幹的。何況這是一人作福，萬人托庇的事？」

* * *

來到敦煌市內一間院落前，由於已是夜靜更深，故沒有驚動那些虎視眈眈的武林人士。經過冷凝霜在院外院內的一番手脚，和芷君臨陣的耳提面命之後，老酒鬼李後就像輕駕就熟地縱落院內，點塵不驚地站於黃土之上，隨即朗聲道：「故人到訪，何以深鎖閨中，不出相迎？」

在房中還未入睡的杜須眉，突然聽到院中的問話聲，全身肌肉忽然抽搐，顯然對這相隔三四十年的聲調，從來就沒有忘懷，只見他（她）思朝起伏地，心中仿似打翻了五味架，甜酸苦辣鹹，混淆在一起，分不出那樣才是自己眞正的感覺。最後還是匆匆披上女裝，打開窗戶，躍出院子裏。只見果然是永懷心坎的李後，站在院中向她展開仍留影子的熟悉微笑。

李後見杜須眉果如芷君所料，穿着女裝相見，心中已經大定，微笑更加濃地道：「數十年睽離，偶聞故人在此，忍不住夤夜造訪，請恕冒昧！」

「他鄉遇故知，歡迎還來不及，快請室內看茶！」聲音仍是那樣嬌滴滴。使到在院外偷看的芷君和凝霜等，差點笑出聲來。她們彷彿在自己欣賞自己編導的一齣「梁山伯與祝英台」——樓台會的一幕。

* * *

老酒鬼是在五更過後，杜須眉含情默默地，以禮相送出來的。杜須眉站在院門外，直至老酒鬼消失在拂曉的沉霧中，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緩步姍姍轉身入內。

芷君和凝霜回到敦煌暫時居停時，看到的是老酒鬼被人羣圍着，坐在桌前一聲不嚮地不停地把酒往肚子裏灌。人們很關心地注視着他，顯然各人也整夜未眠。有戰友在外執行着危險任務，誰也沒法入睡的。

冷凝霜一聲不嚮，擠入人羣中，一手把酒罎子搶過，放在桌上，端起燈台，照視老酒鬼的臉，作了詳盡的視察。盞茶過後，才長長吁氣，將燈台放回桌上。

「怎樣？」芷君焦急地向凝霜問道。

「看不出有『蠱』『降』蹟象。」凝霜答道：「姓杜的彷似前嫌冰釋了。」

「這就好了！」這是衆人的心聲。

「詳細情形只有酒囊爺爺才知道，不過從他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大概已勝利地完成使命了。要不，他是不會狂飲一番的。酒囊爺爺向來有要事在身時，滴酒不沾的。他的脾性，我最清楚。看來我該入廚弄幾個小菜，慰勞一下這位大功臣了。」

當香味誘人的小菜，端到廳堂來時，老酒鬼用着只有芷君才明白的目光，看了芷君一眼，彼此發出會心的微笑。兩個年紀相差五六十歲的人，能是知己，只有芷君才能做得到。

* * *

老叫化這兩天頻頻收到各隴地分壇傳來的鴿報：

——梟蘭佬大的吳家莊，吳廷階離開

賴着不走，一張桌子每天只能做一次生意，老闆只能愁眉苦臉，看着他們凶神惡煞的樣子，每人都帶着武器，因此敢怒而不敢言，恐怕弄不好，他們連店子也拆了。

芷君等兩撥人都沒有在敦煌停留，掠城而過，直奔敦煌南郊，引起很多武林人士的注目。出了鎮外，他們依照沿途幾名叫化子的暗示方向，疾馳而去，遠遠的已看見方之淵、皇甫長春和歐陽瑜三人，已接到通知，站在路中等候。衆人隨着他走入了一座簡陋的莊院，院內黃土一片，是間三合院，打掃得還算乾淨。

酒菜已經準備好，放在桌上，熱騰騰的香味四溢，衆人坐在桌前吃了起來。

* * *

晚上刮着風沙，屋頂上一陣一陣的「沙啦，沙啦……」地嚮個不停，屋內由於地方狹窄，一大堆人圍在一起，彼此交換情況。

「環繞敦煌三里地面的情況都十分混亂，集結武林人士不下千多人，都是嚮噹噹人物，在武林都叫得上字號，龍蛇混集、場面不易控制。青龍帮以公孫敬爲首，來的人最多，連七星、護法堂主等共十三人；蓬萊帮來了陸宗海、黃士堂及鍾兆文；巨鯨帮僅沈志海一人；金沙莊除了花天傑外，還有他兩位兄弟天英和天豪；雪楓寨亦只來了白琨一人；排教來的人倒不少，除了林杰外，還有排教正副教主及四大護法和五大護法和五大堂主，教中精英都來了；鄱陽寨除了楊達外還有一名副寨主；黑鮫帮只來了林勝天，與公孫敬等在一起。

「我們已經按計劃，派給了他們所負責的任務，工作展開已經有五天，看來收穫不淺。

「武當四子早我們半天到，已經上了三界寺了。

「少林慈仁、慈宏、慈因等三位大師，帶領金佛寺等七位大師，晚我們一天到，也上了三界寺了。因此，三界寺現在相當平穩，沒有人敢公然捋虎鬚了。晚上，偶然還有企圖偷偷入去的宵小，都給捉住了。現在三界寺特闢的禁室都住滿了人，囚犯們因被點穴暫廢武功，故也就沒有甚麼特別事故發生。」

老叫化將于中岳攔搶慈元大師和智通和尚的經過，也向他們報告了。

冷凝霜也將她們女家班的準備程度作了簡報。

聽完了各方面報告，衆人心裏均想道：到目前爲止，一切都在計算之內，沒有甚麼岔子。

「我就不明白，幾刀把那幾個興風作浪的滿子宰了，不就結了，用得着這麼太費用神嗎？」少華弄不清楚，問題像「一」字這麼簡單，幹嗎大家要花這麼大力氣？

「少華妹妹，事情要是像妳想的這樣，就能一勞永逸解決就好了。要知道『物先腐而後虫生』，我們中原人士自己假如沒有毛病，滿子們無論怎樣掀，也掀不起風浪來的。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慚愧得很，是我們自己同胞的事，要通過鐵一般的事實，來教育他們，這才是治本的方法。今天殺幾個滿子，明天他們會再派幾個來，殺也殺不完。再說『強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我們也應站在理這一方面的。對嗎？」芷君說。

少華想不到事情裏邊，還有這麼多文章，感激地看了芷君一眼，微笑一下，就不再作聲。小琥、小酒子，小梅子原是同意少華的，現在也上了一課了。

* * *

吳家莊建造時，吳廷階敦請了六位出名的術士，爲他找一塊既福現在也澤後嗣的風水地。找了很久，五行家的意見均不一致，放棄了。只有梟蘭已建好吳家莊這一塊，堪輿家、建除家、叢辰家、曆家、天人家等，都一致讚歎點頭稱好。吳廷階出重金把它買下，按六位名家意見，按圖索驥地把莊興建。

吳廷階認爲：戲法人人會做，各有巧妙不同。三個臭皮匠都能勝過一個諸葛亮啦，何況自己找了六個來？

這是一幅「潛龍吐水」上佳風水之地。堪輿家說：龍，陽也。潛龍，陽在下也。水，澤也。吐水、澤上之人也。一旦潛龍出來，帝皇之兆也。故此地既澤現在，更顯將來。並警告吳廷階必須保護龍氣，一旦受擾，蕭牆禍起。這就是爲甚麼當家丁報告，發現溪澗出口鐵柵，遭到破壞而大發雷霆的原因。

「龍氣受擾，禍起蕭牆」。對沉迷於風水的吳廷階，心受的打擊，十分巨大。整天提心吊膽，偶因小事不合心意，便勃然大怒，頗爲失常。

吳廷階反覆不斷地想，是誰破壞的呢？破壞的意圖是甚麼？入來偷竊？又無報告。入來打探消息？又無警衛發現，及觸動過院內的佈置。那一定是有人要來破壞風水了！事後六位五行名家，都給我殺了。有誰還知道這裏的秘密呢？吳廷階心中陰影越來越濃，所受的精神壓力也越來越大。

聽到了長城牆頭截刦少林秘笈失敗消息，已經心力交瘁，接近神經分裂狀態。一個不祥的預兆隱伏在心頭。辦事能力喪失了以前的精明果斷，分析入微。

「收網捕魚」的命令，是在這種心態情況下發出的。行動也立即展開，信鴿滿天飛。吳廷階彷似交代後事般，不厭其煩地與他的夫人、女子，作詳細的部署。

當吳廷階與幾位滿子貝勒，及一批得力手下，離開吳家莊後，吳家內還是一片忙亂，翻箱倒櫃的，一場胡塗。隨後見到幾名僕從打扮的婦孺，蹣跚地望東而去。

* * *

兩日後，吳廷階等抵達永昌，一行二十多人進入一家大宅之內。

經過一番梳洗後，吳廷階坐在廳堂中央，聆聽此宅負責人的報告。

「安西信鴿傳來的消息，綜合報告如下：

——于中岳負責之祁連大隊，接到通知後，取道祁山麓，直趨目的地。

——杜須眉等，在敦煌已準備就緒，候命待發。

——余子銘爲首之小撮人馬，早已混於人羣中候命。

——三界寺據報，有武當及金佛寺人等駐入。

——敦煌周圍方圓三里，及三界寺附

後，當晚依指示摸入，却找不到任何家眷或重要人等，僅餘下數名傭人，負責清理打掃工作。現場眷房中，留有倉卒收拾細軟之跡象。吳廷階書房中，搜獲之信件，抬頭之名却爲「貴侯」，不爲廷階。信中有漢文，亦有滿文，內容足證通敵。

——永昌吳廷階別莊順利攻陷。

——酒泉別莊，稍有抵抗，但迅速奪得。

——安西吳廷階別莊，曾迎入一身穿紅衣老者，似傳言中之「火麒麟」吳焰。敬希注意。

衆人聽到老叫化所讀誦的消息，其他事情無關重要，「火麒麟」三字，都給予各人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覺。大家都知道，吳焰的火器，眞叫人防不勝防。大家都眉頭緊皺，陷入沉思。

小琥看見各人愁眉苦臉，莫名其妙，道：「大家幹嗎發愁？小君，快告訴我。」

芷君忡忡苦笑道：「『火麒麟』吳焰是十二奇之一，武功稀鬆平常，火器却是一名罕見的專家。火器種類有三種：其一具備了毒性的；其二是爆炸性的；其三則含有燃燒的藥料的，黏體後如附骨之蛆，摔也摔不掉，爲最可怕的。此外還有一件稱『掌心雷』的殺人武器，舉手間，可殺人於百步之內，是很難應付的人物。」

冷凝霜感觸地說：「其實火藥即火與藥，它的發明，也是我們醫藥家的分支——鍊丹家所創。醫藥家一般是保守的，處理研究工作比較穩重，決不肯作輕率的冒險嘗試。鍊丹家就好奇心重，富於幻想，迷於升仙及長生不老，故他們敢於冒險，把硫磺、硝石、木炭混在一起，製成了火藥，吳焰可怕的地方，就是不用點燃火引，便可令其發出的彈子隨意爆開，殺傷範圍可近可遠。」

芷君突然腦子靈光一閃，向凝霜問道：「彈中散播之毒，相信霜姨定能破解。」

芷君看見凝霜點頭，續道：「那附體着燃不滅的火又怎樣？」

「從藥石特性中推測，吳焰之火器中必含有『鬼火磷』，它可從骨灰中取得，見風或摩擦則燃，艮好的引燃物。附體着燃，則必是一種黏性好，易着燃的液體，塞外有種黑色的礦物油，味臭，却富黏性易燃，想彈內藏有此油。上述兩種易燃物品，都不能用水可以撲熄，唯一辦法是令着燃物即能與空氣隔絕，如藏入沙中或覆蓋上薄被氈等等。中彈者，稍有灼傷則免不了。」

芷君聽後，稍作思考，隨即向花子爺耳邊說了幾句話，老叫化立即轉身走出屋外。

* * *

吳廷階等人到達敦煌別莊時，發現杜須眉已人去樓空，頓時陷入絕望的深淵，在永昌和安西的喜悅心情，消散到九霄雲外去了。

杜須眉的不辭而別，無形中把吳廷階心目中認爲自己所掌握的絕對優勢，完全改觀。先兩天還希望魚兒來得越多越好，嫌大魚來得還不夠多，現在却反過來擔心魚兒要把他自己撕成千萬塊吃了。最具殺傷力、威脅力、無法抗拒力的一着棋，突然連棋子也不見了而着不出去，叫他怎能再弈下去？他自己雖然還有單「車」和單「礮」，但形勢擺明，對方不但「車、馬、炮」雙全，而且已聯成一綫，並加上了四條以上的「過河卒」。自己這局棋輸定了，而且輸得很慘——連一兵一卒也被吃光。

要放棄這局棋，吳廷階可以做得到，也來一個一走了之就可以了。但數名貝勒上司在旁虎視眈眈，自己花上數年的精心設計和佈置，時間金錢花上多少不用說了，光是心血和肚中一股悶氣，令到他勢成騎虎，不得不孤注一擲。心中想道：「鹿死誰手，還難以始料，大不了我方多死一個半個，魚兒漏去幾條，殺它一個痛快吧！」

出擊令就此發出。

* * *

吳廷階高坐別莊廳堂上，準備聆聽各路人馬傳來的捷報。可是他聽到的報告，却不與他所預期相接近。

——市面的情況沒有任何騷動，更沒有打鬥，甚至有武林人士開始離敦煌，朝安西方向而去。

——三界寺方面亦平靜如常，傳來消息云：三界寺準於兩日後寺門大開，歡迎各界人士蒞臨瞻仰佛門警世瑰寶，千佛洞、莫高窟等敦煌石室徇衆開放。

吳廷階聽後，像被人揍了兩拳般痛苦萬分，差點吐出血來。坐在兩旁的四名貝勒還不識趣，彷似火上添油地道：「吳老，你會誇下海口，說這次計劃週詳，所向披靡。現在有何解說？」

「……」吳廷階無話可答。

「報告！」一名探子躬身而入說道：「杜須眉已經與其他十二奇已到敦煌者聯合，現正取道來此。」

「報告：三界寺以于中岳爲首大隊，高呼『捍衞中華，粉碎滿子陰謀』口號，在三界寺將人馬變爲維持秩序之警衞部隊。」

「報告：余子銘等小隊人等，不聽命令回來報告，並毆打傳令人，現已走向三界寺，企與于中岳會合。」

吳廷階彷似被各名探子聯手羣毆，句句令他心頭出血。呆坐在座上不知所措，心中想道：「大勢已去矣！光頭『車』怎能守得了光頭『帥』？俗語說：『地要親耕，子要親生。』的道理原來是這樣的！我以往認爲金錢能使鬼推磨的想法是錯的。打虎不離親兄弟，這才能彼此互相照應。看來這是天數！如今之計，只有寄望將來了。」

想罷，將「火麒麟」吳焰喚至身旁，向他耳提面命，說了盞茶時間。吳焰數次想發言，均被吳廷階截止。吳廷階叮囑既罷，見吳焰含淚點頭，心中如放下大石，頓然精神振作起來，雙目精光四射。朗聲說道：「兵來將擋，我們出門迎敵吧！」語聲內力充沛，震得在座各人心驚肉跳。

* * *

莊前空地上，雙方已擺開陣式。四週環繞着數以百計的圍觀武林人士，高呼着「打倒走狗」，聲勢唬人。

「吳廷階，你枉作小人，爲虎作倀，今天應該向天下武林人士，作一交代了！」歐陽瑜說。

「交代！交代！」武林人士應和着。

吳廷階挺起胸，道：「我吳廷階久沐

愛新覺羅氏大恩，替他們做事，是我吳氏之本份，怎能說是爲虎作倀？吳廷階自入關後，所作所爲，均驚天地泣鬼神，何曾皺過眉頭？今日天不助我，致令步步失着受挫，乃因小人之叛變，忘恩負義之故，非我之失也。今天鹿死誰手，仍是未知之數……」

老叫化不想聽大言不慚的話，截道：「吳廷階不要駝子放屁，彎彎曲曲了。有種的就調兵遣將放馬過來，陪我老叫化玩上幾招吧。」

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吳廷階並沒有派出別人，却自己步入圈中，聲色凌厲地道：「吳某素仰洪么公威名，惜緣慳未遇，今天能蒙賜教，平生之幸也。」

「『富貴侯』吳三招！」芷君驚呼出聲，警告花子爺爺不要輕敵。衆人聽到呼叫，心下亦大感驚駭。吳三招在三數十年前是一名江湖煞星，所向無敵，對手均在三招之內落敗。爲人足智多謀，喜穿華服，自稱世代吳侯之後，武人乃冠其號爲「富貴侯」，只知其姓不知其名，故以吳三招稱之。

「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富貴侯』，老叫化今天找到大施主了。今天討不着好處，就羞見江東父老、徒子徒孫了。吳施主手闊點才好呀！」

吳廷階聽言面罩寒霜，臉色凝重，透着懍人殺氣，目光凶殘地吆喝一聲：「看招！」也懶得再與老叫化磨牙，右手迅速覷準老叫化胸前要害，屈腕如鈎，疾如強矢撩出，直取老叫化胸前氣門死穴。

老叫化身形微蹲，側身避過，腳下前弓後矢，引身向前，左手上撩，右手亦隨身勢猛拳打出，指向吳廷階前胸。吳廷階見老叫化側避正中下懷，方待把第一招餘下的變化展開，取老叫化的狗命。忽覺胸前拳風突至，觸體生痛，心知老叫化內力高强，自己變化未着，便已被拳風震傷。隨即變攻爲守，攻出的右手下撩，企圖將老叫化攻來之臂格開。老叫化等的就是這送來的右手，只見他閃電般上撩的左手急握對方右腕，右手化拳變掌托向對方右脅之下，身形下蹲，借力卸下吳廷階右脅骨較，並以對方脅骨爲支點，身形下跪，將吳廷階整個頭下脚上地，摔向自己身後，雙手握着的對方右臂，也與吳廷階身體脫離，帶來滿天血雨，灑滿黃土。

吳廷階被摔得筋骨鬆散，早已痛暈過去。

圍觀的武林人士，滿以爲有連場好戲可看，吳三招對洪么公，勢均力敵，一定殺得天昏地暗，不上千招也難分勝負。誰知吳三招却變了「單一招」，一招才罷，便完畢了。衆人心中失望和喜悅交集，失望的是戲沒得看了，喜悅的是慶幸自己沒淌這次渾水。

「火麒麟」吳焰見自己衷心佩服的天下第一武士，尚且不堪一擊，心中緊記吳廷階所託，右手連忙往腰間布囊探入，抓出一把火器，往場中擲去，去勢疾勁。

「小心，趕快退開！」芷君除了注意花子爺爺的打鬥外，雙目一直不離吳焰，見他右手伸入囊內，便運出內力高聲示警，她任督二脈已通，聲音嚮徹現場，衆人下意識的立生反應，依言紛紛退避。

一連串强烈的爆炸聲過後，現場煙霧瀰漫，除了幾聲呻吟外，甚麼也看不見。只聽得剛才的聲音再次高呼道：「煙霧有毒，位於下風者，請即轉至上風之處。」

見煙霧即屏閉呼吸，這是武林人士像遇林莫入般的自然反應，何況他們早就接到通知，站在下風的人不多，而且風向剛巧又吹向吳廷階別莊之內而去。因此，染毒的人不多，受炸傷的人，却有不少。

因煙霧有毒，老叫化等人也無法冒險深入，僅以掌風把它吹散。冷凝霜、方之淵、慕容秀華和芷君等，已展開救治工作，其他人則仍注視現場。

毒煙散後，敵方所有的人都躺在地上，僅不見了吳焰及受重傷吳廷階二人。敵方的人是中了毒霧昏迷的，顯然吳焰不顧別人死活，發彈的目的志在救吳廷階一人而已。

「那廝傷死如何？」皇甫長春問老叫化。

「活不了！心脈已震斷了。」老叫化說。

「吳焰搶走屍體爲何？」

「這要問小君了，老叫化怎知？」

「我們要不要追？」

「算了。大事已了，得饒人處且饒人吧！吳焰惡跡不著，諒他也作爲不大，放他一綫生機吧！」芷君剛好走過來，回答了這個問題。

* * *

三界寺開放，參觀的武林人士委實不少，大家都抱着老遠跑到這裏來，看上一看總算沒空走一趟的心情，去參觀的，結果跑馬看花的，越看越糊塗，多數人未看全便走了。反之，少林寺幾位大師，却是彷彿看得頭頭是道，不時發出心領神會的感歎。

一場本來會翻起滔天巨浪紛爭的浩刦，幾經巧作安排的正義氣概感化下，消弭於無形了。

到會的武林人士，活生生地上了一課。人與人之間，雖然彼此有私心，一旦牽涉及民族利益，便會同仇敵愾，團結一致。

* * *

于中岳、余子銘二人及其下屬，被安排在吳廷階各地的別業中，用吳廷階存下的金銀，買下艮田，以務農及設立鏢局以保鏢爲業，各地聯營，創出一番事業。

青龍幫等有關幫會，這次在排解紛爭，遊說羣雄中，盡了很大力量，在老叫化等人謝聲中，踏上歸途。幾名滿子貝勒及吳廷階的親信，被凝霜解毒後，廢去武功，也一齊交由他們遞解金陵，連同皐蘭所得的罪證，呈交朝廷處決。

老酒鬼見杜須眉三四十年來潔身以待，深受她的摯誠愛心感動，與經過芷君和冷凝霜研究後，施了變性手術而成爲眞正女人的杜須眉，雙雙與衆人道別，到滇緬邊境，當他的徭族老新郎去了。

少林，武當兩撥世外之人，爲免與俗世人等混雜一起，致令他們不便，也向老叫化等互道珍重後，結伴提早離開。金佛寺等僧衆，亦向衆人深致謝忱後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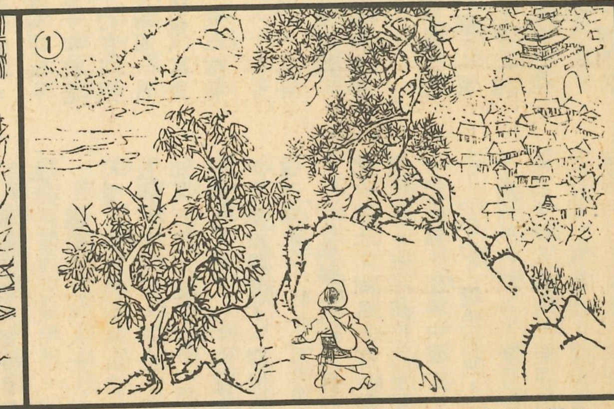
老叫化等留到最後，當敦煌回復往常的寧靜後，才一齊離開敦煌。（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二

高石・編繪

花和尚魯智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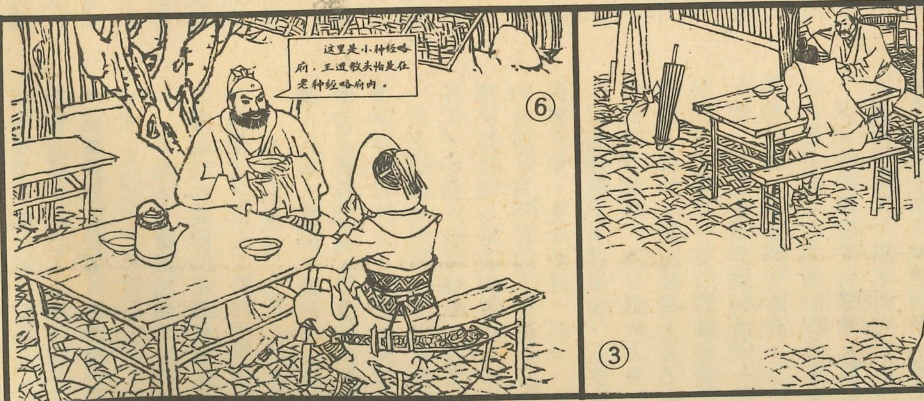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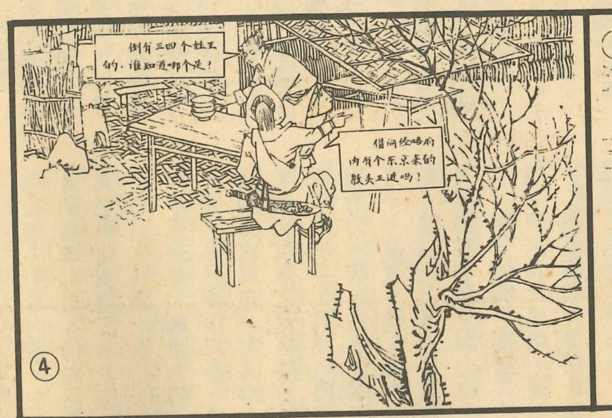
1　話說史進離了少華山，獨自走了半個多月，這日來到渭州城外。



2　史進聽說渭州也有個經略府，思量師傅王進或許就在此處，就決定進城打聽打聽。



3　進了城，少不得看看六街三市，隨後就走進路口一個小茶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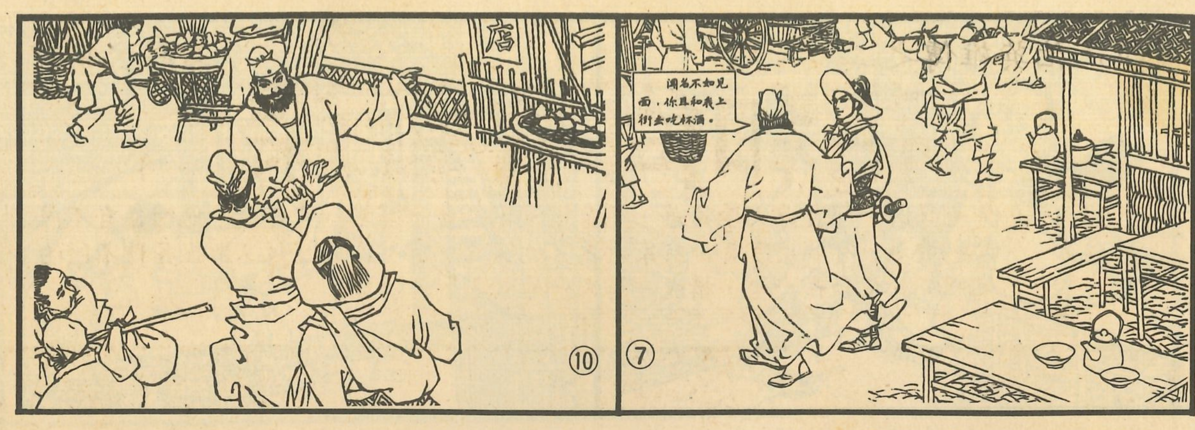


4　茶博士過來泡茶，史進向他打聽師傅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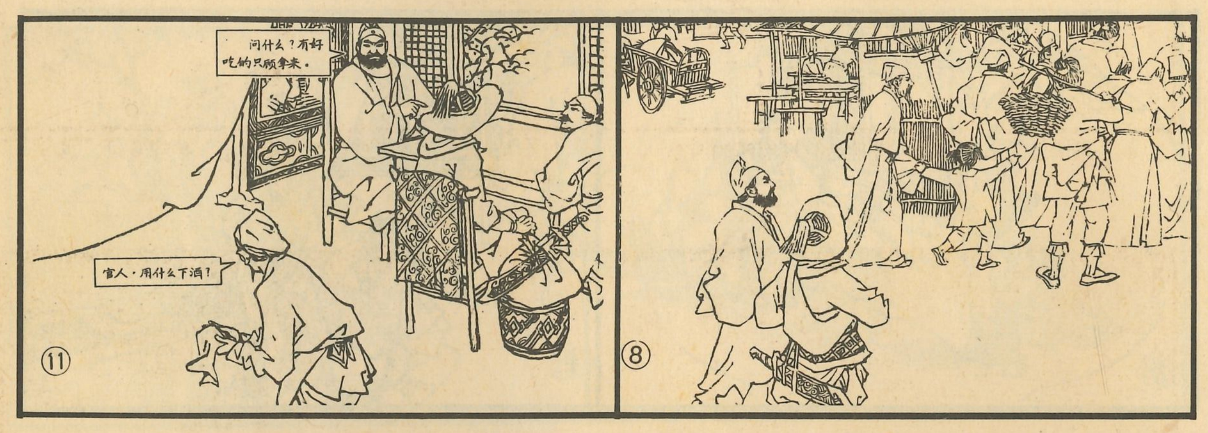


5　這時，忽見一個軍官模樣的壯士大步跨進茶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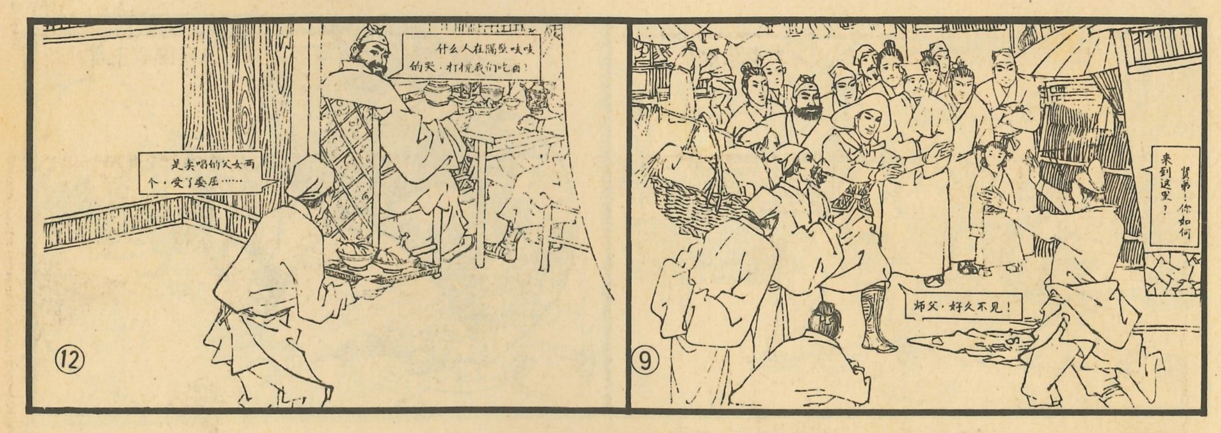
6　史進忙上前報了姓名。那壯士也報了姓名，他是經略府的提轄，姓魯名達。魯達早聽人說過大鬧史家村的九紋龍史進。



7　兩個好漢彼此愛慕，談得十分投機。魯達便請史進去吃酒。



8　兩人出了茶坊，走沒多遠，只見廣場上一羣人圍着看熱鬧。



9　史進分開衆人看時，原來是一個走江湖使槍棒賣藥的；再細看那人，原來是自己的開手師傅“打虎將”李忠。

10　魯達見是史進的師傅，便要李忠收拾了行頭藥囊，安頓了槍棒，一起去吃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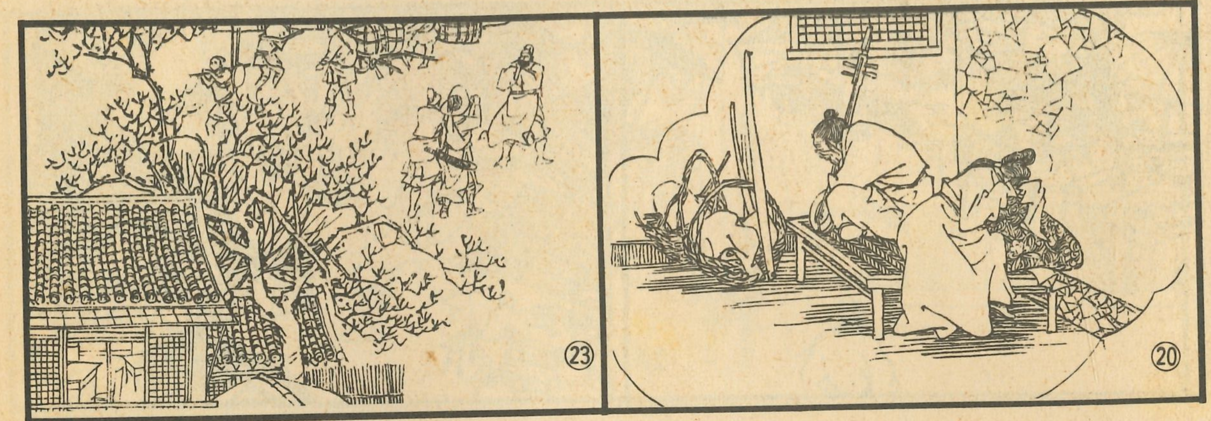
11　三個人來到酒樓的雅座。酒保認得魯達是經略府提轄，殷勤招待。

12　三個人一面飲酒，一面談論些槍法，正談得痛快，隔壁閣子裏忽然傳來一陣哽哽咽咽的哭聲。魯達不耐煩聽這哭哭啼啼，就喊酒保來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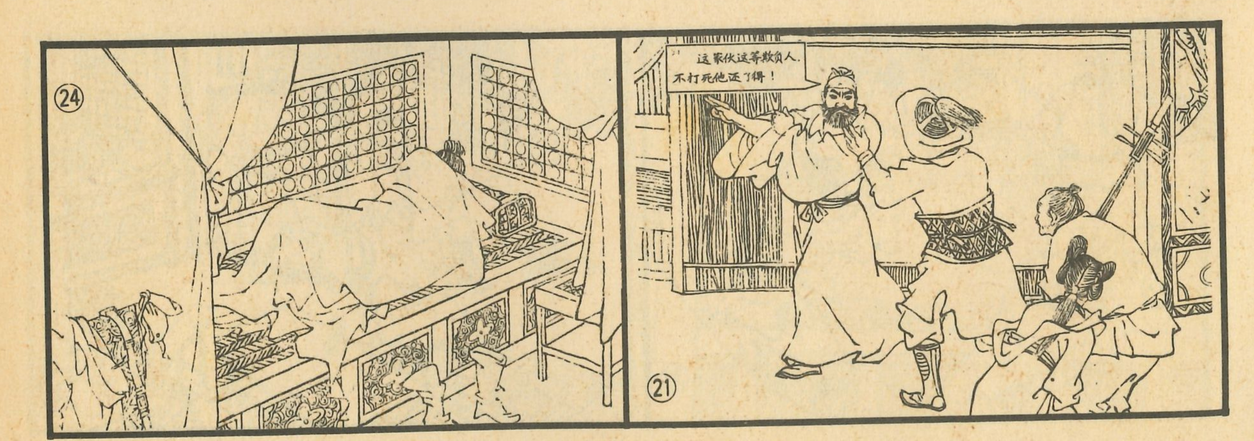
22　史進、李忠連忙勸住魯達、魯達就把腰間所帶銀子全拿出來給了金老父女，叫他們當盤費回鄉。史進和李忠也各湊了數兩銀子給金老父女。

19　旁人明知金家父女當初不曾得到鄭某一文錢，但只爲鄭某凶横，不敢說句公道話，父女倆只好按期還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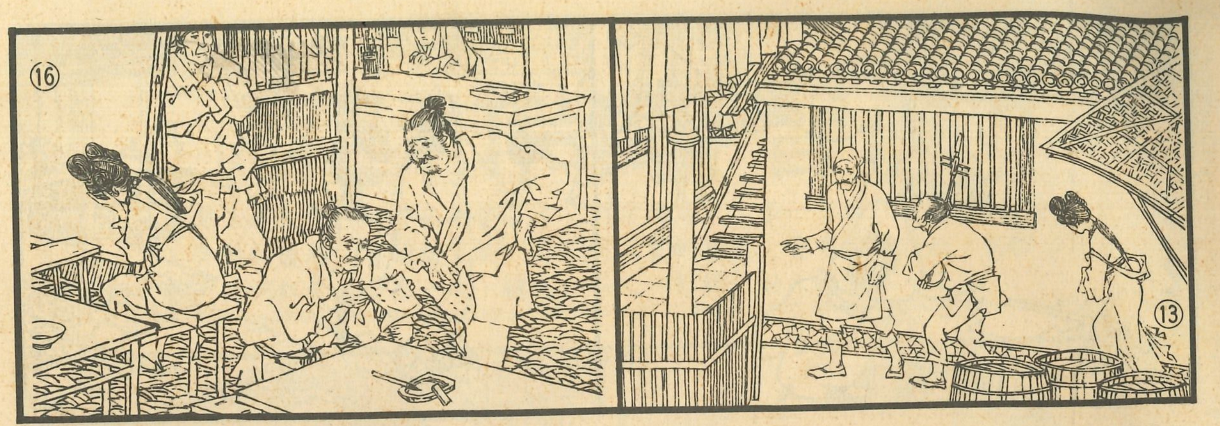
23　三人吃罷便分了手。

20　這兩日因酒客稀少，賺不到幾個錢，限期又到，怕鄭某來討，父女倆無處伸冤求救，因此啼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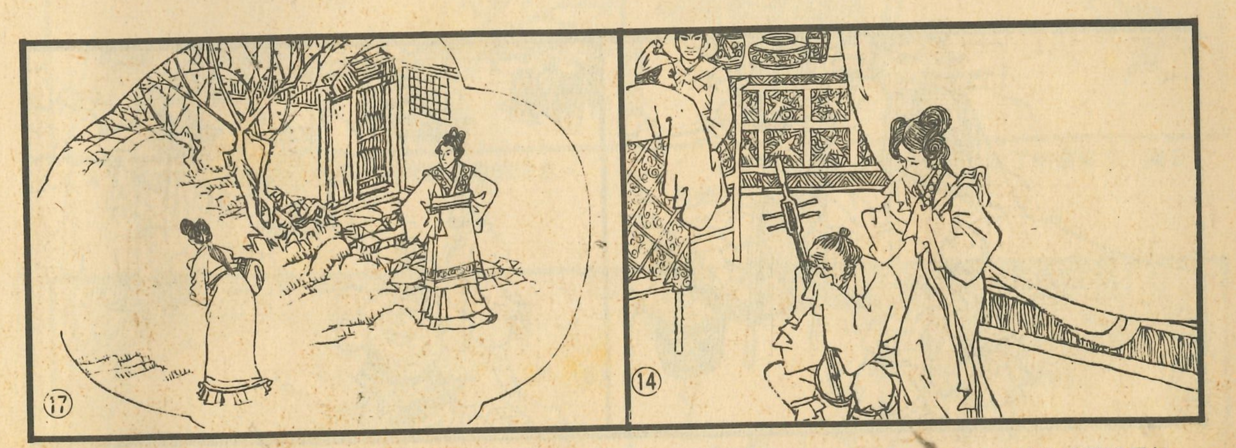
24　魯達回到寓所，飯也不吃，氣憤憤地睡了。

21　魯達問金老那鎮關西鄭大官人的住處，金老說鎮關西便是狀元橋下開肉鋪的鄭屠。魯達聽了火起萬丈，立刻就要去替金老父女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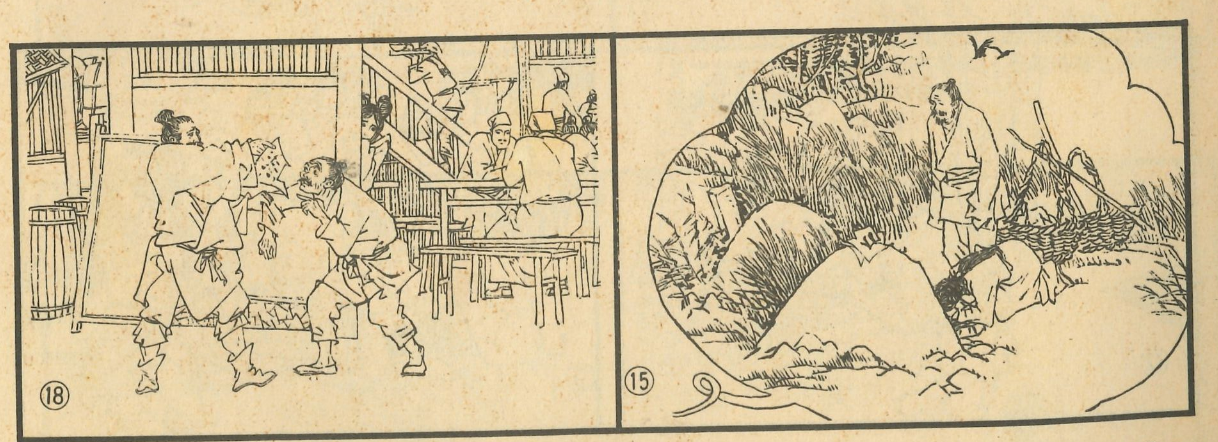
16　這時有個本地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看中了翠蓮，便使强媒硬保，要她作妾。寫了三千貫錢的假文書，把她騙到家去。

13　魯達聽酒保說是兩個賣唱的，就叫酒保喚他們過來。不多時酒保領來了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子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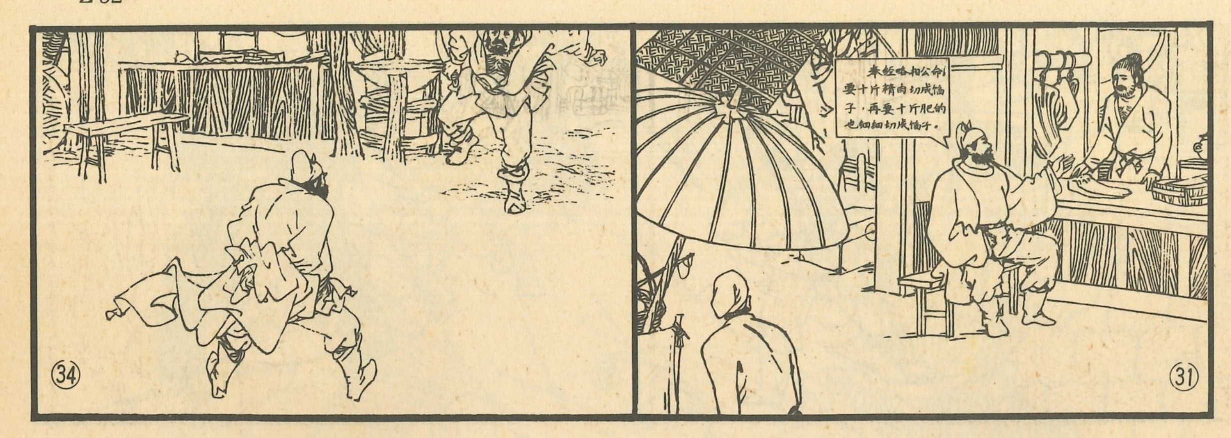
17　翠蓮到了鄭家，大老婆十分厲害，時常打駡她，過了兩個月，便把她趕了出來。

14　魯達問他父女爲何啼哭，那女子就擦眼淚說了起來。——原來她叫金翠蓮，本是東京人，同父母來渭州投親的，不料親戚搬到代州雁門縣去了。



18　她找到老父，父女倆每天到酒樓賣唱，得些錢渡日。不料鄭某又來相逼，翠蓮死也不肯再到他家，他就拿出假文書要追還身價。

15　翠蓮母親一路辛苦，得了重病，死在客店裏。草草埋葬母親以後，錢已用盡，衣物也都變賣完了，父女倆回不了家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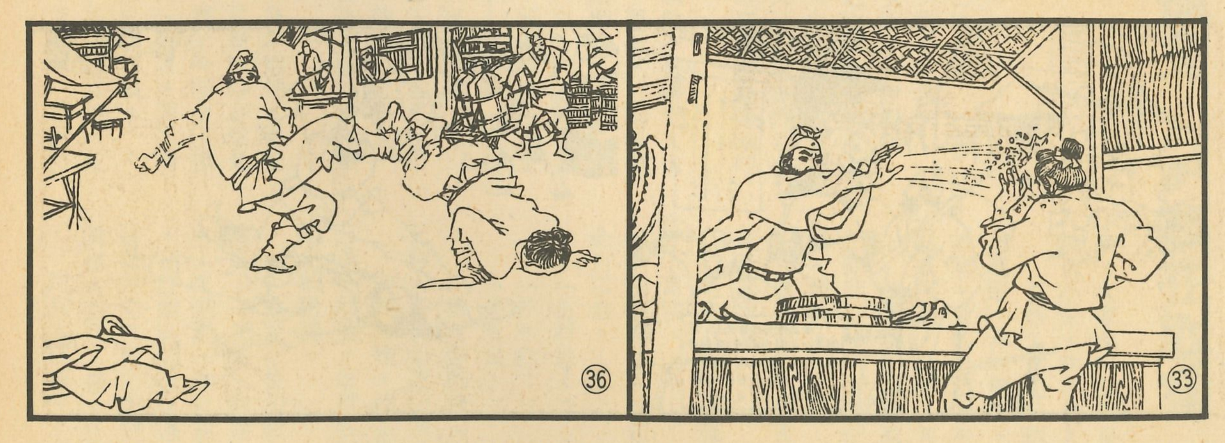
34　鄭屠大怒，拿起一把剔骨刀，跳了出來。

31　鄭屠叫伙計拿張櫈子請魯達坐。魯達要他親自動手切肉。鄭屠不敢不依。這時那店小二正趕到報告，但一見達魯就坐在門邊，只得遠遠立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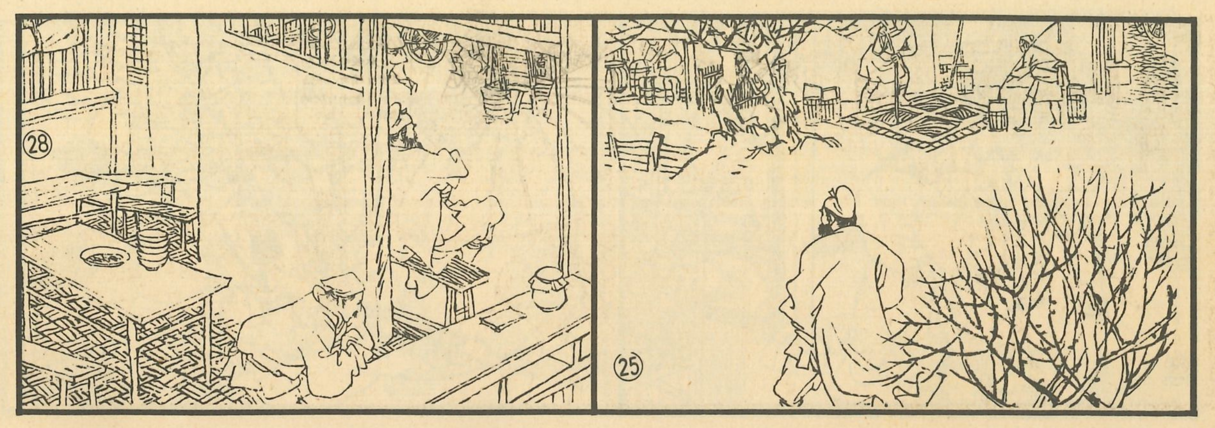
35　魯達早拔步跑到街心。衆鄰舍和十來個伙計，哪個敢向前來勸阻。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脚，對面那店小二也驚呆了。

32　鄭屠整整切了半個時辰，把肥的、瘦的都用荷葉包了，問魯達要不要叫人送去，魯達卻說還要十斤軟骨也切成餡子。鄭屠再也按捺不住火氣，就頂了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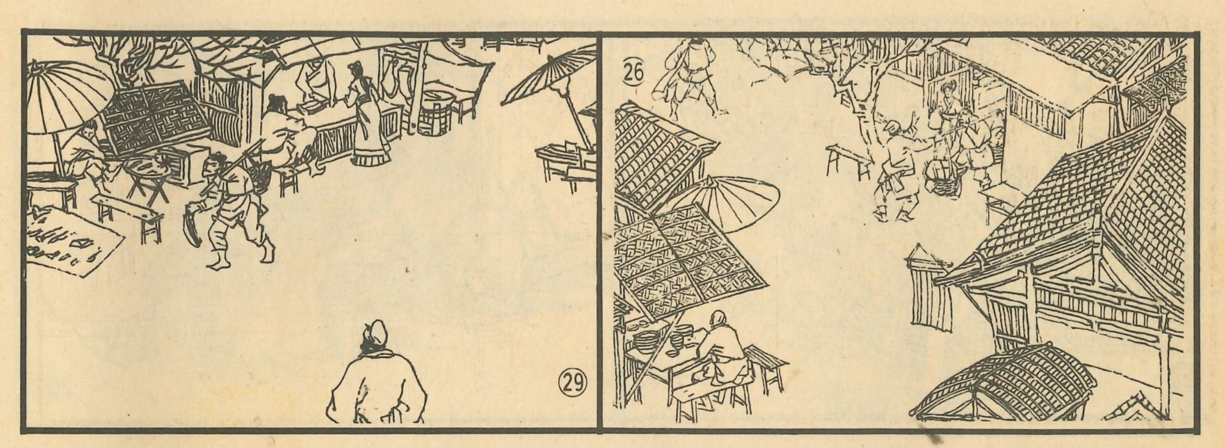
36　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來揪魯達。魯達就勢按住他的左手，照小肚子上只一脚，把他騰地踢倒在地。

33　魯達聽了，抓起兩個荷葉包就照鄭屠打去。登時，肉餡如雨般灑得鄭屠滿臉滿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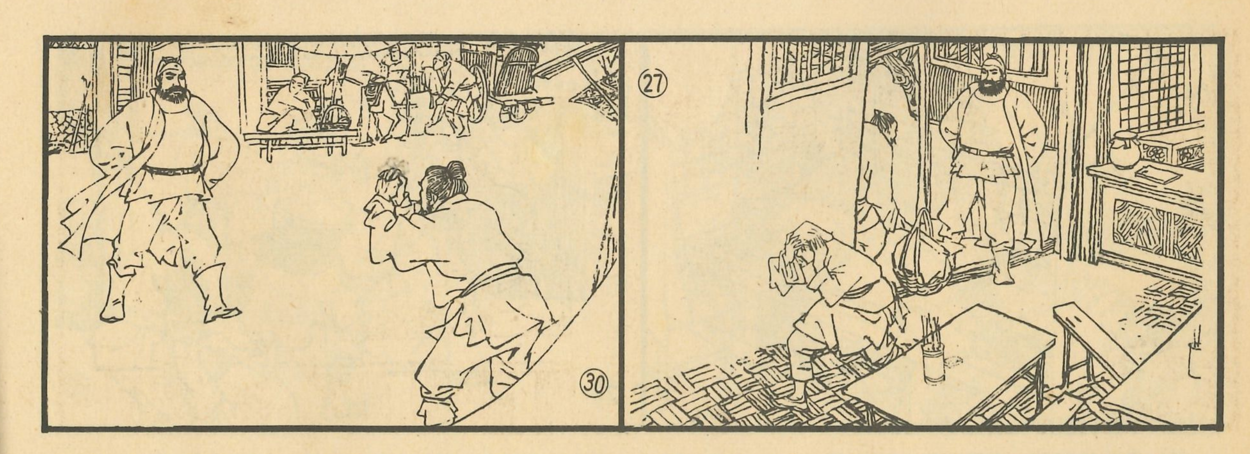
28　金老父女走後，魯達還恐店小二追上攔截，索性拿張櫈子放在門口坐了兩個時辰。等金老父女走遠了，他才起身。

25　第二天，天色剛透明，魯達因記掛金老父女，就趕到他們住的客店裏來。



29　魯達一直來到狀元橋，找着鄭屠開的那家肉鋪，見鄭屠正坐在那裏看伙計賣肉。

26　這時金老已算清房飯賬目，正預備和女兒動身，那店小二卻攔住不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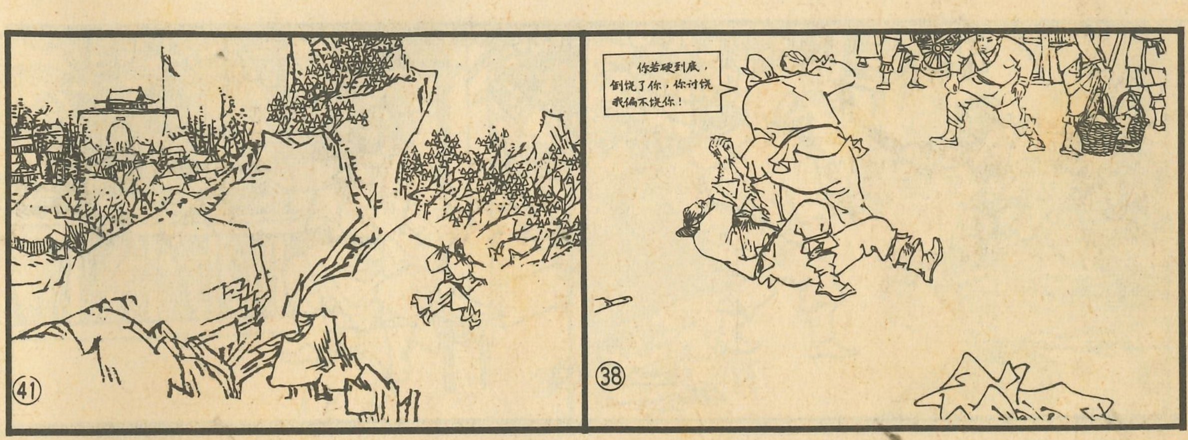
30　魯達叫了聲鄭屠，鄭屠見是魯提轄，慌忙跑出來見禮。

27　正在糾纏，魯達趕到。店小二還想替鄭屠說話，被魯達一掌，打得抱着頭逃進店裏去。



37　鄭屠掙扎不起來，魯達搶前一步，踏着他胸脯，提起拳頭，一面打一面罵。

40　魯達看了，心裏尋思：本想把他痛打一頓，不想三拳眞個打死，倘使自己吃官司還沒人送飯，不如及早走開！於是拔腿便走。



38　第一拳打在鄭屠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他還嘴硬，只叫打得好。第二拳打在眼眶上，打得眼稜裂縫，烏珠迸出。這時鄭屠直叫饒命。

41　魯達回到寓所，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提了一條齊眉棍，直奔南門，出了渭州城。



39　魯達又是一拳，打在鄭屠的太陽穴上，只見鄭屠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動彈不得了。

42　走了多日，這天走到雁門縣，才進城門，就見一羣人圍住看榜。魯達不識字，便擠進去聽。（待續）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收養孤兒　志在取寶

塞外。

長城外。

大漠之地。

黃河寬廣的河床上。

寒冬臘月，黃河早巳冰封。

還飄着雪，不大不小的毛毛雪。

遠山近樹，如粉雕玉琢，一片銀白。

本來就是荒僻不毛之地，人烟稀少，兼之天寒地凍，儘管是大白天，極目望去，依然很難得見到一個人，倒是出外覓食的野狼，成羣結隊，不時在雪地裏奔馳呼嘷。

意外地，在一座連綿數十里的野人山下，河道彎曲處，形成一個天然的避風港，正有三個孩子在那裏嬉戲。

這三個孩子，二男一女，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娃兒，身著皮裘，頭戴英雄帽，足履高統氈靴，女孩的脖子上還圍着一整隻黑狐狸圍脖兒，顯然大有來頭。

三人差不多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但個頭却不小，比一般同年齡的人起碼大一號，古銅色的皮膚油光發亮，顯得格外健壯威猛。

其中一個眉清目秀，身手矯健，兩隻眼珠子圓大而又活脫，一看就曉得必然是一個鬼精靈的小男孩叫小龍，今年十五歲，是三人中的頭頭，機伶、調皮、而又滑溜，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魚兒或阿龍。

另一個男孩叫小虎，與小龍同年，生來胖嘟嘟的，外表憨厚，乍看有一頂點兒呆，大家都叫他阿呆或阿虎，其實阿呆一點也不呆，吹牛說大話是他的看家本領。

女孩天生是一個美人胚子，雙眼皮，丹鳳眼，鼻如懸胆，口賽櫻桃，一笑兩個酒窩，芳齡十四，叫小鳳，人家都稱她鳳兒或阿鳳，活潑、可愛、而又刁蠻！

他們玩的遊戲也很特別，既非堆雪人，亦非溜冰的孩童把式，而是獵捕會吃人的大野狼。

還有賭注，誰先活捉一隻大野狼，誰就是贏家。

賭注不大，僅僅是刮一下鼻子，或擰一下耳朶。

却事關個人的榮譽，是以，三個人皆全力以赴。

「追呀追！」

「殺呀殺！」

「捉呀捉！」

一望無際的黃河雪地上，吼聲震天，三個人各自釘死一頭狼，發足狂追。

狼性兇殘，速度又快，可是，面對這三個小頑童，却變成了小綿羊，只有拚命逃走的份兒。

小魚兒好快的動作，似一縷烟，像一陣風，「大鵬三展翅」接變「乳燕穿被」，人在空際，乍然屈指如鉤，咻！的一聲，一股剛猛的指風過處，一頭灰狼的痳穴已被隔空打穴的的絕妙手法制住，雙蹄翻飛作人立狀，僵立在原地不動了。

阿呆本巳抓住了半截狼尾，卒被野狼



奮力斷尾而脫，睹狀用力將半截血淋淋的狼尾往冰河上一擲，跑過來氣虎虎的說道：「我抗議，你使詐！騙人！」

小魚兒雙眉一挑，嘴上一點也不饒人：「阿呆，我警告你，少作人身攻擊，我那裏使詐？又那裏騙人啦？」

阿呆理直氣壯的道：「我們分明講好，要活捉一隻大野狼，你這樣做不是使詐騙人是什麼？」

小龍眼一瞪，道：「你瞎眼啦，灰狼是活的，並未違反規定。」

阿虎據理力爭道：「開始的時候，並沒有說可以使用隔空打穴的手法。」

小魚兒毫不退讓：「呆子，也沒有人說不可以使用這一種手法呀。」

阿呆一時氣結，無詞以對，鳳兒眼見輸贏已定，也放棄追逐，過來帮小虎的腔：「小龍哥，你就喜歡強詞奪理，起碼應該講清楚，才不失公平。」

小魚兒的理由却特別多，振振有詞的道：「呆啊，呆啊，你們都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忘記老頭子是怎麼敎訓咱們的：兵不厭詐，凡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已經輸啦，認命吧，以後注意多動動腦。」

言吧，老實不客氣的，在阿呆的鼻子上刮了一下。

鳳兒無可奈何，只好閉起雙目，靜候小魚兒來收勝利的果實。

孰料，小魚兒却沒有刮她的鼻子，也不會擰她的耳朵，竟在她的櫻桃小口上，輕輕的親了一下。

阿呆馬上提出異議：「死小龍，臭小龍，你厚此薄彼，太不公道啦。」

小魚兒不以爲然，扮了一個鬼臉，才說道：「阿呆，你懂不懂，這叫做憐香惜玉。」

阿呆冷哼一聲，道：「哼，算啦，你要是眞懂得憐香惜玉，就不會在賭輸錢的時候強迫鳳兒脫衣服。」

小魚兒正經八百的道：「那是以前小時候的事，不必再提，以前的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的種種譬如今日生，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好好的愛護阿鳳，將來還要娶她做老婆呢。」

鳳兒早已羞得滿面紅，低垂着頭，一言不發。心裏却是甜甜的，有如鹿撞，好半晌才嬌滴滴的道：「少貧嘴，咱們該練功夫啦。」

三人立即向後退去，在灰狼面前五丈許處停下來。

各自探手鹿皮鏢囊中，取出來一支頭尖尾粗，長約二寸餘的「鳳尾刺」來。

阿龍道：「左眼角！」

小虎道：「右眼角！」

鳳兒道：「鼻子尖！」

三支「鳳尾刺」應聲脫手而出，好快，好準，但聞三聲咻！咻！咻！破空之聲傳處，絲毫不差，灰狼的左右眼角，鼻子尖上，果然各中了一支。

不深，僅半寸不到，要不了狼的命，也瞎不了牠的眼，手法精純，神乎其技，顯然皆已具備第一流的絕妙身手。

實際上這只是牛刀小試，好戲還在後頭哩，當小魚兒拍開灰狼的痲穴，四蹄翻飛而去時，另一場壓軸大戲，遂告及時登場。

阿呆快如離弦怒矢，貼地平飛而出，人在空中，從腰裏掣出一把軟刀來，刀光一閃，去勢如風，狼耳上噴出一絲血綫，半隻耳朵已飄落在地。

鳳兒也不含糊，她所用的兵器是一條金絲軟鞭，嬌軀與灰狼同向平飛，金絲鞭打狼頭上呼嘯而過，另一隻狼耳立被鞭絲分割成無數條。

小魚兒更厲害，藝高人胆大，手裏拿着一柄精鋼爲骨，天蠶絲織爲面的摺扇，猛地接連翻了好幾個觔斗，已超越灰狼，然後往地上一躺，野狼受創，獸性大發，當即張牙舞爪的撲攻上去。

這一來，正巧上了小魚兒的惡當，摺扇出招如電，剎那間便是五個來回，削下來半張嘴，四隻狼蹄，痛得大灰狼慘嗥不迭，一蹄一個血印的狼狽而逃。

阿呆樂不可支的猛拍巴掌，道：「赫！好棒啊，這是被咱們修理的第幾隻大野狼？」

小魚兒想一想，道：「大概有四十幾隻了吧？」

鳳兒心細如絲，凡事皆有記錄可查，取出一個小本子來，正式宣佈道：「正確的答案是五十隻整。」

突聞有一個銀鈴似的聲音接口說道：「折騰幾隻畜牲算什麼好漢，將來能够將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扳倒才是眞英雄！」

隨着這一陣話語，從野人山上，箭也似的射下來一位年約二十四五，全身散發着青春魅力的姑娘。

姑娘的身旁，還緊跟着一位二十五六歲年紀，生得甚是挺拔勇壯的青年。

青年名叫丁寧，姑娘是賽珍珠，他們這五個人都是同門學藝的師兄弟妹，但却不以師兄弟妹相稱。而且，由於年齡上的差距，丁寧、賽珍珠形影不離，鳳兒、阿呆、小魚兒則自成一個團體。

小魚兒聞言大吹法螺的道：「珍珠姐也太小看人啦，扳倒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有什麼了不起，摘下他們的項上人頭還差不多。」

阿呆是個標準的應聲蟲，立即隨聲附和道：「對，搬下他們吃飯的傢伙來，血洗江湖，才算過癮，爽！」

鳳兒也是個吹牛的專家，嗓門更高，口氣更大：「對，血洗江湖，獨霸武林，才不枉咱們學得一身好功夫！」

丁寧聽在耳中，頗爲不悅，寒着臉說：「別吹牛，想要稱霸武林，血洗江湖，得下一番苦功才行，光憑嘴皮子是成不了氣候的。」

小魚兒一臉的不高興：「寃枉！寃枉！我們可不是跑出來玩，正在練功哩！」

阿呆猛敲邊鼓：「是嘛，一隻大野狼被我們修理的慘兮兮，牠的地位不低，是這一帶狼羣的掌門人！」

鳳兒也吹噓道：「這是第五十位掌門人，等於已經征服了狼的世界。」

賽珍珠望着放在河床上的六隻空水桶，冷冷的道：「好啦，休再說大話，該挑水回去吃飯啦。」

一提到挑水，小魚兒就皺起了眉頭，靈機一動，計上心來：「丁哥，珍珠姐，咱們玩個遊戲如何？」

丁寧一怔，道：「玩什麼遊戲？可是

又想推牌九、擲骰子詐賭？」

「牌九、骰子早就玩膩啦，這次換個新鮮的。」

「說說看。」

「猜謎好啦。」

「可有賭注？」

「當然！」

「賭什麼？」

「輸的人挑水上山。」

丁寧未及答話，賽珍珠搶先說道：「小魚兒，挑水本來就是你們三個娃兒的份內之事，少要花招，不幹！」

小魚兒理由十足的道：「珍珠姐，妳忘記老頭子的話啦，上焉者鬥智，下焉者鬥力，這也是一種最高級的訓練。」

三小的默契一向很好，鳳兒補充道：「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們如果自認爲是智商零蛋的白痴就算啦，絕不勉強。」

請將不如激將，這一着果然奏效，丁寧朗聲說道：「好，賭就賭，誰怕誰呀，小魚兒，說，你輸掉以後怎麼樣？」

小魚兒胸有成竹的道：「帮丁哥劈一個月的柴。」

賽珍珠對小鳳兒道：「妳輸掉又如何罰？」

鳳兒一本正經的道：「帮珍珠姐燒一個月的飯。」

丁寧劍眉一揚道：「小魚兒，你出題吧。」

小龍不假思索，煞有介事的道：「題目很簡單，用七個四，湊成一百整數，只許加減，不得乘除。限時三分鐘，逾時便以落敗論。」

這個題目並不很難，但在三分鐘之內，將七個四湊成一百整數，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寧搔耳抓腮，猛用大腦，一時間竟未能理出半點頭緒來。

賽珍珠也在帮他的忙，兩個人蹲在雪地上，寫七十四個四，却始終湊不出一個一百的整數來！

「一、二、三——五一、五二、五三——」

三小計時的聲音，又像催命曲似的在一旁猛催，當他們數到一百八十，時間已到，丁寧仍未提出答案時，小魚兒立即宣佈獲勝，他那一担水，無疑的應由丁寧來挑。

丁寧無可奈何的苦笑道：「小魚兒，水我替你挑，但你必須說出答案來。」

小魚兒洋洋得意的道：「簡單，四十四加四十四，再加四加四加四，一共七個四，總數正好一百。」

八十八加十二正好一百，丁寧默然認輸，無言以對，阿呆却自言自語道：「對，答案就是這個樣子，我也想到啦。」

小魚兒臉色一沉，罵道：「哼，馬後炮！」

鳳兒玉面一寒，啐道：「哼，後知後覺！」

賽珍珠笑說道：「鳳丫頭，該妳出題了。」

阿鳳的題目早就想好了，道：「不是關雲長，不是楚霸王；一個走麥城，一個刎烏江。打兩個字，也可以說是一樣寶貝，同樣限時三分鐘。」

這一道題頗饒趣味，連項羽跟關公都搬出來了，賽珍珠搜腦煎腸，想到時間已到，仍未想出個所以然來，只好豎白旗認輸，道：「鳳兒，到底是那兩個字，妳倒是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鳳兒擺出一副老師的架式來，以考試的口吻說道：「珍珠姐，我問妳，楚霸王的本名叫什麼？」

「叫項羽。」

「關雲長呢？」

「叫關羽。」

「不是關雲長，不是楚霸王，合起來是否可以『非羽』二字概括？」

「可以。」

「關羽走麥城，結果如何？」

「蹺了。」

「項羽刎烏江又怎樣？」

「死了！」

「蹺就是死，死就是蹺，也就是『卒』的意思，可以『羽卒』兩字來概括。」

賽珍珠驚「哦」一聲，道：「我懂了，非羽者『翡』也，羽卒者『翠』也，原來是『翡翠』二字。」

鳳兒笑盈盈的道：「可惜也是馬後炮，我那一担水珍珠姐是挑定啦。」

阿呆一呆，道：「我那一担水又該誰挑呢？」

小魚兒道：「當然是你自己挑。」

「我不幹，這樣太不公道啦。」

「什麼地方不公道。」

「你們的水自己不挑，我爲什麼要當傻瓜。」

「我們賭贏了，自然有丁哥珍珠姐代挑，誰叫你不出一個題目來賭。」

「現在再賭還來得及。」

「你想和誰賭？」

「和你。」

「賭什麼？」

「輸的人挑我這一担水。」

「誰出題目？」

「我阿呆不想佔你的便宜，也不想吃虧，咱們都別出，由小鳳來出，咱們兩個人一齊來猜，猜對的人就是贏家。」

鳳兒亦未推辭，一顰眉間已想到一個小謎題，道：「有一百二十一隻大雁，在河灘上吃東西，被獵人打死一隻，請問還是幾隻？」

阿呆反應不慢，搶先說道：「還有一百二十隻。」

小魚兒冷然一哂，笑道：「笨啊，被獵人打死一隻，其餘的都嚇跑了，半隻不剩。」

阿呆想一想，甚覺有理，輸得心悅誠服，當下二話不說，用劍在冰河上鑿開一個洞，打起兩桶水來，就往野人山上挑。

丁寧，賽珍珠緊隨在後，三人六桶水，魚貫而上，阿龍和鳳兒落得輕鬆，一蹦一跳的，口裏還不斷的哼着山歌，好像是有錢人家監工的公子千金般。

× × ×

野人山上有建築，談不上宏偉壯麗，亦未見凌雲高樓，只是一座由山神廟改建，呈T字形的普通房舍而已。

山上的人口不多，除鳳兒、阿呆、小魚兒、丁寧、賽珍珠外，僅僅還有一個收養他們，敎他們武功的古怪老頭而已。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

這是野人山上開飯的訊號。

想吃一頓飯可不簡單，必須連過五關才吃得到。

第一關是木人陣，就在T字形房舍的入口處，共有十二具木頭人龍蟠虎踞，一旦踏入，當即羣起而攻，或正面撲殺，或側面截擊，甚至還有從身後偷襲的。

第二關是暗器陣，可謂集天下暗器之大成，悉由機關來自動操縱，只要有人闖入，飛鏢、短箭、竹葉刀等，便會從四面八方，像雨點子一般洒下來，令人躲不勝躲，防不勝防。

第三關最複雜，一個六七丈長的深坑，起先有一座獨木橋，後來換成三條繩子，現在則僅僅只有一條鋼絲，而且，要求嚴格，只許中途在鋼絲上借一次力，就安全通過，才算合格。

深坑內注滿了藥汁，濃濃的藥霧瀰漫全室，有強筋壯骨，增進功力，袪除百毒的奇效，這也就是小魚兒他們爲何皮膚皆呈古銅色，小小年紀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功力的原因所在。

這當然是一個危險的所在，一旦失足落下，就有被藥毒斃的危險。

就算沒有毒斃，亦難逃重創之厄，因爲坑底尚佈滿了無數的尖刀。

第四關則是與丁寧、賽珍珠對打，至少要交手十個回合，以增加實戰經驗。

這些都是每餐飯前必修的課程，經年累月，皆習以爲常，三人很快便順利的通過了前面四道關卡，地勢也豁然開朗，到達山神廟的大殿之前。

只見大殿之上，早已擺好了一桌豐盛的餐餚，一個年約五十開外，單眼獨臂，戴着一副黑色眼罩，臉黑如炭，額頭上有一道刀痕，生得甚是魁梧高大，遠遠望去，儼然一座鐵塔似的老頭，正傲然卓立在餐桌旁。

這個看來十分兇惡的老頭，就是傳他們功夫的人。

奇怪的是，他們並無師徒之名，丁寧、賽珍珠稱他作主人，鳳兒、阿呆、小魚兒則直叮他老頭。

獨臂人也不以爲忤，亦未將自己的眞名實姓，身份來歷示人。

一個神秘的老頭，帶着五個大小孩子，在這個人烟罕至的野人山上，已經住了十年以上。

「接住！」

一聲沉喝，出自獨眼老頭之口，打破了沉寂，接見老頭單手一撈一送，餐桌上的碗盤便如雪片般飛出。

好棒的小魚兒，右手接住一碗熱湯，點滴不溢，左手接住一隻大燒鷄，順便咬了一口，頭上還頂住一盤大饅頭。

鳳兒、阿呆也不含糊，各自接住了兩盤菜，倏地反手還擊，所有的菜餚立又飛回到餐桌上。

油不滴！

菜不亂！

一切還是原來的老樣子。

單憑這一手功夫，就足以令人歎爲觀止。

這是第五關，所有的餐前課程到此全部結束。

「開動！」

獨眼老頭一聲令下，六個人圍桌而坐，狼吞虎嚥似的吃起來。

席間，小魚兒忽然發起牢騷來，問道：「老頭，這個鬼地方神仙不來，惡鬼不到，三年也難得看見一張生面孔，我們究竟要窩到什麼時候，才能下山去看一看花花世界？」

獨臂人喝乾了一壺酒，摸一下滿臉的絡腮鬍子，粗獷的聲音道：「快了，當你們的文才武功皆達到第一流的水準時，就可以下山去闖蕩江湖。」

鳳兒道：「什麼樣子的水準才算是第一流的？」

獨臂老人道：「足可以勝過大多數的武林高手。」

阿呆道：「我們窩在野人山裏，怎知武林高手有多高多厲害？」

獨臂老人道：「可以拿老夫的功力作標準。」

小魚兒忽有所悟道：「哦，老頭，原來你也是一位武林高人？」

獨臂人哈哈一笑道：「能勝得了老夫，放眼黑白二道，大概就找不出幾個對手來了。」

小魚兒呼地站了起來，口氣好大：「老頭，阿龍現在就向你挑戰！」

老人面無表情的道：「勇氣可嘉，但在武試之前，必須先通過文試才行。」

「如何文試？」

「你們三個人，姑且各作一首打油詩吧。」

「可有題材，限制？」

「可以野人山上的一切作爲題材，作一首七言詩，但務必要將從一至十的十個數目字全部嵌進去。」

作詩不比猜謎，毫無花巧可言，尤其還有題材限制，憑的全是眞本事，硬功夫才行。

然而，小魚兒乃天縱奇才，穎慧過人，野人山上十年苦讀，的確喝了不少墨水，不消一盞熱茶的工夫，便寫好了一首七律打油詩，詩曰：

一個老頭一隻眼
二個男女不成樣
三條小龍豪氣壯
四方英雄膿包相
五內如焚我心憂
六六大順笑顏開
七竅生烟氣死人
苦了八九十來年

言志、訴苦、糟塌人，兼而有之，丁寧、賽珍珠大爲不快，獨臂老人却笑口大開，宣佈通過。

鳳兒蘭心慧質，也是一位才思過人的才女，已書就一首七絕詩如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野人山上居野人
八九十年苦修練
只盼早日江湖行

阿呆一點也不呆，也寫好了一首七絕詩：

一二三隻南歸雁
四五六頭北地狼
七八九十都是鷄
捉上山來打牙祭

很難得，將十個數目字全部嵌進去，

而且，文詞順暢，言之有物，獨臂老人撫鬚大笑，統統過關。

小魚兒立又站了起來，肅容滿面的說道：「老頭，現在咱們該可以比劃比劃了吧？」

獨臂老人好乾脆，道了一聲：「好，小子接招！」呼！地一聲，揚掌劈面攻過來。

「好，老頭看寶！」

小魚兒初生之犢不畏虎，懼意全無，操起一隻大海碗來猛往老人頭上扣，同時腳踩七星步，斜飄出一身之地。突聞砰！的一聲，海碗被強勁的掌風震碎，小龍則已游至老人側旁，橫切直劈，拳打腳踢，上中下三路齊進，饒他獨臂人身懷絕技，也不得不飄身退避。

阿龍得理不饒人，步步緊迫，立與老人大打出手。

由於小魚兒的功夫，全係得自老人眞傳，彼此的招式變化皆瞭如指掌，是以打來精彩萬分，往往招未出已預知攻擊的部位，式未變已預知變化的路數，可以先發制人，可以防患未然，堪稱是一場高水準的搏鬥，看得丁寧、賽珍珠、鳳兒、阿呆等人皆如醉如痴，渾然忘我。

龍騰虎躍，兎起鶻落，俱皆施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老少二人滿場飛，獨臂人寸土不讓，小魚兒寸地必爭，打得慘烈，打得驚險，大殿之上的桌椅板櫈，杯盤碗筷早已面目全非。

猛可間，小魚兒一個大滑步，誘老人一掌劈空，趁隙取扇在手，以最危險的角度，攻向獨臂人最危險的部位——咽喉。

「小子，你好陰險！」

「老頭，這是你教的！」

老人睹狀大駭，暴退三尺，因爲他心裏有數，摺扇鋼骨內另有文章，藏有歹毒暗器，一旦不慎打中，不死也會重傷。

詎料，事與願違，又是一記虛招，正當獨臂人全神戒備摺扇暗器時，小魚兒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冷不防打出一枚鐵葡萄。

這鐵葡萄可厲害得不得了，外包蠟衣，內藏鐵砂，使用者的功力如達到一流的水準，以內家眞力發出之後，可以隨意在想要它爆炸的時候突然爆炸。

「小魚兒住手！」

「不得對主人無禮！」

丁寧、賽珍珠想阻止已經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砰！的一聲巨響，鐵葡萄已在獨臂人面前炸開。

獨臂人的一張老臉，坑坑洞洞的，立即變成了馬蜂窩，令人不忍卒睹。

小鳳、阿呆却爆出一片歡呼聲。

阿呆道：「萬歲，萬歲，小魚兒贏啦，贏啦！」

鳳兒道：「好棒啊，小魚吃大魚，我們可以下山啦！」

獨臂人的眸中射出一道令人莫測高深的光焰，陰沉沉的道：「小子，你好毒辣的手段，陰險，狡詐，加上無情無義！」

小魚兒頭一昂，傲然言道：「老頭，這也是你教的，叫做青出於藍勝於藍，你應該高興才對。」

賽珍珠無限關懷的道：「主人，你不碍事吧？」

獨臂人哈哈大笑道：「不碍事，憑這個小渾蛋還奈何不了我老人家。」

言吧，在臉上一摸，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來，黑臉變作紫臉，又換成了另外一個人。

這事簡直不可思議，十餘年的朝夕相處，誰也想不到這一張熟悉的臉孔，原來只是一張假面具，丁寧、小魚兒等五人不由皆看得呆住了。

半晌，小魚兒始疑雲滿面的道：「老頭，你究竟是誰？」

獨臂人沉吟一下，道：「當時機成熟的時候，自會告訴你們。」

「什麼時候才算時機成熟？」

「還早，還早。」

「你眼前的這一張臉大概也不是眞的吧？」

「也許。」

「別人問起你老頭時，我們該如何作答？」

「你們就叫老夫千面人吧。」

「依小魚兒看，應該再加一個字。」

「那一個？」

「魔字，千面人魔才符合你的言行擧止。」

「可以，加個鬼也無所謂，老夫一向不計譭譽。」

「好一個不計譭譽，小魚兒最欣賞你這種不愛沽名釣譽的性格，老頭，你已是手下敗將，我們可以說再見了吧？」

「不行，你們三個小蘿蔔頭必須一致行動，在他們兩個尚未贏得老夫前，你小子還不能走。」

阿呆聞言大踏步的走過來，挺着胸膛，大聲嚷嚷道：「糟老頭，我阿呆正式向你宣戰，非把你打得鷄飛狗跳，屁滾尿流不可。」

話是說得够狂，牛皮也吹得够大，偏偏自己的功夫火候不够，百招之內便敗下陣來。

接着，鳳兒也挺身而出，奮力一戰。

結果，技遜半籌，在百招之外落敗。

苦修苦練，猛學猛習，甚至不顧危險，浸泡在藥汁中，以期增加功力，直至三月之後，春暖花開的時候，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分別將千面人魔擊敗，取得下山的資格。

這是一件大事，惜別的場面也十分感人，賽珍珠特別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爲鳳兒、阿呆、小魚兒餞行。

酒過三巡後，千面人魔以略帶憂傷的語氣說道：「鳳兒，阿呆，小魚兒，可知我爲什麼一定要在你們勝過老夫後才准你們下山？」

阿呆道：「可能是別人欠了你一大筆銀子，要我們去討債吧？」

鳳兒道：「許是有殺父奪妻的厲害仇家，要我們代爲操刀吧？」

小魚兒道：「糟老頭，我看你這個人很不簡單，必然野心勃勃，是不是想建立一個武林王國，要我們去打先鋒，血洗江湖？」

千面人魔冷厲的眸光，從三人臉上緩緩掃過，大搖其頭道：「非也，非也，老夫是要你們去取三件擧世罕見的寶貝。」

小魚兒聽得一楞，說道：「是什麼寶

貝？」

「烏劍、玉鐲、太極棍！」

「你老人家在綜論天下兵器時，好像曾提到過烏劍，乃春秋戰國時候鑄劍名家歐陽冶所鑄造的一把名劍，其鋒銳利無比，削鐵如泥，可是，歐陽冶早巳骨化飛灰，到那裏去找？」

「此劍現在血手屠夫王化的手中。」

鳳兒拿出她的小本子來，翻開一頁，如數家珍的道：「王化，行年四八，秉性兇殘，殺人如蔴，乃屠夫出身，是黑道上的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據天狼山，設天狼寨，人人聞名喪胆。」

千面人魔頷首道：「沒錯，就是這個傢伙。」

阿呆縮一下脖子道：「這個傢伙不好惹，一個不小心就會挨刀子。」

千面人魔鄭重其事的道：「當然不好惹，所以老夫才堅持要勝過我時，才准你們下山辦事。」

小魚兒道：「這樣說，我們此刻的功力，已經可以幹掉這個殺豬的？」

千面人魔道：「天狼寨人多勢衆，你們三人聯手或可勉力應付。」

鳳兒道：「玉鐲又是個什麼樣子的東西？」

千面人魔道：「玉鐲更珍貴，是當今太后的飾物，可醫百病，可驅百毒。」

阿呆作了一個扒手的手勢道：「老頭兒可是要咱們潛入皇宮大內去偷？」

千面人魔道：「玉鐲目前在浪裏白條游全河的手裏，用不到跟朝廷作對。」

小魚兒道：「太極棍乃是太極老祖的成名之物，太極老祖你老頭曾說過，一向神龍現首不現尾，是一個神仙般的人物，如何去尋？」

千面人魔道：「太極老祖早在十幾年前便着了七殺兇神張忠的道兒，太極亦隨之易人，可直接去找姓張的。」

鳳兒心有所感，嬌聲說道：「烏劍、玉鐲、太極棍，想必跟你的關係一定非常密切？」

「不僅關係密切，而且無比重大！」

「既然如此，何不親自去辦？」

「老夫有所不便。」

「丁哥、珍珠姐可以代勞？」

「他們兩個恐力有未逮。」

「難道我們三個就可以勝任愉快？」

「你們三個都是天縱奇才，是一塊天生的練武好材料，千中選一，萬中選一，將來，一定可以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小魚兒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指着自己的鼻子道：「老頭，我是誰？」

千面人魔沒料到他會有此一問，錯愕一下，道：「奇怪，老夫不是巳經告訴過你多少次，你是我從孤兒院裏收養的一個孤兒。」

「我想知道誰是我生身的父母？」

「傻蛋，曉得你的爹娘是誰就不是孤兒了。」

「起碼我有權得知，是從何人手裏收養的？」

「是一家孤兒院。」

「在那裏？」

「河南吧。」

「河南的什麼地方？」

「相隔十餘年，巳不復記憶。」

小魚兒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阿呆和鳳兒互換了一道眼神，方待出言，千面人魔搶先說道：「你們兩個的情形，和小魚兒一樣，都是老夫在同一家孤兒院收養的沒爹沒娘的孤兒，所以，你們三個只有名，沒有姓。」

小魚兒眼一瞪，道：「糟老頭，希望你說的是實話，倘有半句謊言，小心我剝你的皮！」

阿呆道：「我們會設法去調查的，如與事實不合，小心我抽你的筋！」

鳳兒亦道：「紙是包不住火的，若是撒謊騙人，小心你吃飯的腦袋！」

這實在不像是徒弟對師父說的話，尤其在臨別的前夕，千面人魔却毫不介意，反而哈哈大笑道：「好，好極了，邪惡！兇狠！毒辣！無情無義！這就是老夫心目中想要塑造的英雄典型！」

× × ×

第二天就是阿龍、小虎、鳳兒下山的日子，三個人皆興奮得不得了，一大早便拾好必備的衣物，各自拎着一個包袱，走出房門來。

丁寧，賽珍珠早巳候在院子裏，千面人魔將一枚亮光閃閃，光采奪目，通體潔白的晶瑩，大如拇指的特大號戒指交給小魚兒。

小魚兒莫名所以的說道：「這是爲什麽？」

千面人魔道：「鑽戒，價值連城的寶貝。」

阿呆興高采烈的喊叫道：「幹嘛？可是要當作盤纏，讓我們典當花用？」

千面人魔道：「這是舉世最大最珍貴的一顆鑽戒，名叫『天王之星』，原爲大理國王王冠上的東西，乃是無價之寶，怎可隨便變賣花用。」

鳳兒道：「那你就該自己留着，何必交給咱們。」

獨臂老人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一則此物無堅不摧，或可助爾等一臂之力，再則假如遇上困厄兇險，只要亮出這一枚戒指，必會有人出面效命拚死，但應牢記，如非必要，切勿展露。」

小魚兒仔細的端詳一下，將戒指揣入懷中，道：「我明白啦，這一枚鑽戒，十之八九你老頭也是搶來的，怕大理國的人來找麻煩？」

千面人魔不置可否的道：「懷璧招災，自古皆然，寶物一旦敗露，必然羣起而攻。」

阿呆傻呼呼的道：「鑽戒雖然値錢，又不能典當花用，要我們去喝西北風？我要求發車馬費。」

鳳兒道：「我要求發出差費。」

小魚兒道：「還應該再加膳宿費。」

賽珍珠却僅僅交給小魚兒一錠約莫十兩重的銀子，道：「這是主人賞給你們的盤川。」

小魚兒在手上掂一掂，一臉不高興的道：「這麽少？在打發要飯的？是車馬費？出差費？還是膳宿費？」

丁寧冷然一笑，道：「不少，省着點

用，足可以走出大漠，到達大同府。」

阿呆道：「到達大同府，可是另有人送大把大把的銀子來？」

賽珍珠道：「大概沒有。」

鳳兒一揚柳眉兒，道：「那我們豈不是要餓死在那裏？」

丁寧答得妙，道：「主人傳給你們一身好功夫，就是最好的資本，不會自己想辦法？」

阿呆頭一抬，道：「要我們去搶？」

鳳兒脚一跺，道：「要我們去偷？」

小龍臉一沉，道：「還是要我們去殺人放火，打家刦舍？」

千面人魔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都可以，只要你們能順利取得烏劍、玉鐲、太極棍，不擇任何手段。」

小魚兒劍眉雙挑的道：「糟老頭，有你這一句話就够了，將來翻江倒海，把武林鬧翻了天，可別怪我們壞了你的名頭，但不知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以及浪裏白條游全河這三個老魔頭該如何處置？」

千面人魔道：「爭奪烏劍、玉鐲、太極棍乃第一要務，只要構成妨碍，一概格殺勿論。」

阿呆道：「取得寶物後，是否就算完成任務，便當返回野人山？」

千面人魔道：「不錯，寶物一到手，便當立即返回野人山，老夫願在此敬候佳音。」

鳳兒、阿呆、小魚兒聞言一齊拱一拱手，同聲說道：「如此，我們就告辭了，咱們後會有期。」

三人當即雄赳赳，氣昂昂的，排成一字兒下山而去。

一邊走，一邊還引吭高歌。

歌詞還是他們三個人的集體創作：

小兒郎
小兒郎
小小兒郎不簡單
不論黑白兩道
無分大盜大俠
拳打脚踢
口誅筆伐
威震四方
無敵天下

× × ×

小魚兒
小魚兒
小小魚兒不簡單
不論海鯨海鯊
無分大魚大蝦
生呑活嚥
連皮帶骨
翻江倒海
豪情萬丈

歌聲激昂，羣山廻鳴，顯得野心勃勃，豪氣干雲，或許這正是他們三個人的心靈寫照，未來的行事縮影。

慷慨的歌聲一直未停，直唱到旭日東昇，三條人影消失在金光燦爛中。

× × ×

丁寧的估算不差，省吃儉用，十兩銀子果然支持到遠離大漠，通過長城，進入得勝關，到達大同府。

大同是個大地方，三小還是第一次來到這樣的繁華都市，簡直變成了土包子，東瞧瞧，西看看，樣樣都新鮮，樣樣都好奇。

逛着逛着，巳近午膳時分，恰巧停在一家叫「聚興樓」的飯莊前，一陣陣的肉香，饞得阿呆連呑了幾口口水，道：「哇！這一家子怎麽這麽多人。」

小魚兒碰了他一下，說道：「土包子，這是飯館，吃飯的都是食客，不是一家人。」

阿呆眼巴巴的朝飯店裏望着，道：「咱們可不可以進去吃？」

小魚兒道：「當然可以，如果有銀子的話。」

阿呆問鳳兒道：「小鳳，妳覺不覺得餓？」

鳳兒捧着肚子道：「快要餓扁啦。」

阿呆又問小魚兒：「你怎麽樣？」

小魚兒道：「早巳大腸告小腸。」

阿呆說道：「那咱們就進去吃一頓飯吧？」

小魚兒歎息道：「可是，早晨喝的那三碗粥，還有住店的錢，巳經把所有的銀子花光啦。」

阿呆聞言可傻了，堆下來一張苦瓜臉，道：「慘啦，慘啦，沒有銀子，我們準會餓死在大同府，媽的，都是那個糟老頭害的。」

小魚兒道：「少鬼叫，天無絕人之路，沒有那麽嚴重。」

阿呆道：「民以食爲天，沒有飯吃就會餓死人，還不嚴重？」

小魚兒以堅定的語氣道：「會有飯吃的，而且要吃大魚大肉。」

鳳兒眨一下她的丹鳳眼，道：「小魚兒，莫非咱們眞的非要幹那搶、偷、打家刦舍的勾當不可？」

阿呆接口，說道：「搶，會吃官司，打家刦舍太麻煩，偷最單純，小鳳是這方面的專家，老頭調教有方，就看妳的表現囉。」

鳳兒欲語未語，小魚兒正容說道：「這也是下策，我們應該先用上策。」

阿呆道：「什麽上策？」

「可以去賺。」

「如何來賺？」

「還不知道，咱們先到處蹓蹓再作計較。」

三個人忍着餓，挨着餓，越過「聚興樓」，走向別處。

不知不覺間來到城隍廟前，見廣場上圍着一大羣人，三小一時好奇，跑過去一看，發現人羣的中央，有一對母女，正在賣藝賺錢。

母親年約四旬，一身黑緞緊身衣，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雙目烱烱有神，是屬於女強人，大姊頭那一類型的女人。

女兒不大，約十五六歲，與三小年齡相當，一身粉紅色的勁裝，襯托的曲綫玲瓏，婀娜多姿，鵝卵似的臉蛋兒白裏透紅，兩條長辮子上還紮着一對蝴蝶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美人。

母女二人的生意做的很特別，紅衣少女的嘴裏含着一柄短刀，刀刃在內，刀柄在外，只要付出二兩銀子，便可一顯身手了。

玩的方法很絕，不論用口咬，手拔，拳頭打，將短刀拔出口外，或是沒入口中，便算是贏。

獲勝的人可以得到十倍的獎金。

美女當前，玩的又是香艷刺激的把戲，還有獎金可拿，年輕的小伙子皆趨之若鶩。

然而，三小巳默默旁觀了頓飯工夫，却沒有一個人能動得了那柄短刀分毫。

顯而易見，紅衣少女身手不凡，必定大有來頭。

花二兩銀子，隔着刀柄，跟美人親一個咀，已值回票價，是以，欲一親芳澤者仍大有人在，排成一條長長的龍。

阿呆見錢眼開，道：「小魚兒，咱們也玩玩吧？」

小魚兒瞪了他一眼，小聲罵道：「呆子，你忘了，咱們連二兩銀子的賭本都沒有。」

阿呆不死心，轉對鳳兒道：「拜託拜託，施展一下空空妙手如何？不然我很快就會餓昏。」

小魚兒不等鳳兒開口，便自作主張的道：「當扒手多沒面子，我有更高級的賺錢法子。」

鳳兒道：「快說出來聽聽。」

小魚兒將阿呆、小鳳兒拉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去，說了一番悄悄話，直聽得阿呆手舞足蹈，眉開眼笑的道：「妙，妙，這個法子太妙啦，咱們一定可以發大財。」

鳳兒却紅着臉，整個身子像扭糖股兒似的扭動着，氣忿忿的道：「妙個屁，吃虧的是我，不幹！」

阿呆道：「鳳兒，爲了咱們三個人的肚子，妳就受一點點委屈吧。」

鳳兒道：「哼，一點點委屈，你倒說得輕鬆，萬一輪掉怎麼辦？」

小魚兒道：「不會的，憑妳的功力，沒有人能夠贏得了。」

鳳兒的臉色還是很難看：「我是說萬一。」

阿呆道：「萬一落敗，必然是頂尖高手，就嫁給他也是天作之合。」

鳳兒更加不快：「死阿呆，臭阿呆，沒有良心的混蛋阿呆，如果是一個七老八十的糟老頭，難道——」

小魚兒拍一下她的香肩，安慰道：「放心，誰要是贏了妳，我小魚兒就跟誰翻臉動刀子。」

鳳兒遲疑少頃後道：「好嘛，好嘛，爲了不使大家餓肚子，姑且破例演一場醜戲吧。」

阿呆、小魚兒聞言大喜，三個人立又退回到廣場去。

選了一塊乾淨的青石地，鳳兒先盤膝坐下去，雙手環抱胸前，不言不動。

小魚兒則以手代鑼，猛拍巴掌，大聲吆喝着，道：「喂，各位鄉親父老，各位叔伯大哥，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阿呆馬上拍着巴掌附和道：「對，在家靠父，出外靠朋友。」

「有錢的請帮個錢場，沒有錢的帮個人場！」

「不錯，有錢的帮錢場沒有錢的帮人場！」

「我們兄妹三人，父母雙亡，來到貴寶地又投親不遇，以致流落街頭，萬般無奈之下這才拋頭露面，想籌措一些回家的路費。」

「不是向各位乞討，也不是向大家借錢，誰肯付十兩銀子，誰就有希望娶到一位如花似的新娘子。」

「辦法很簡單，交付十兩銀子，就取得準新郎的資格。」

「還有一個小小的條件，必須要將我妹妹抱起來，或者是推離現場三尺遠才算數。」

「動不了的人，算是帮助咱們兄妹的大恩人。」

「動得了她的人，我妹妹就是你的老婆。」

「順理成章，我們也變成了這位朋友的大舅子。」

「沒有老婆的可以當老婆。」

「有老婆的可以當小星。」

「作丫嬛奴婢也成，悉聽尊便。」

「機會難得，切勿失之交臂。」

「價廉物美，千萬不要錯過。」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唱做俱佳，起先大家還相互觀望，直至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那邊母女檔的人潮立有一大半被吸引過來。

只需花十兩銀子，就有討到如花美眷的希望，這種好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阿呆、小魚兒的話才落地，便有一個濃眉大耳的青年趨前，說道：「兩位的話可是當眞？」

阿呆道：「騙你是王八蛋。」

青年道：「只要搬得動這位姑娘，就可以帶回家去爲妻爲妾爲奴？」

小魚兒頷首道：「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大耳青年好爽快的性子，給了阿呆十兩銀子，隨即向鳳兒行去。

原以爲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家，能有多重，他那裏知道鳳兒乃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好似千斤重石，落地生根，任憑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竟未能使小鳳兒動得一分一毫。

這人白白的丟了十兩銀子，口裏邊不停的嘀咕着：「怪事，怪事！」退到一邊去，天底下不信邪的人却多得是，又是有兩個老頭，三個中年，四名青年，交了銀子，準備登場。

阿呆的嘴都樂歪了，一面繼續大做廣告，一面負責收銀子，就這麼一忽兒的工夫，這邊已開始排起長龍，母女檔那邊的人潮則已大見疏落。

小魚兒就守在阿鳳一旁，嚴如戒備，以防不測。

好快，不到半個時辰，就有差不多二十幾個人試過身手。

都是凡夫俗子，酒囊飯袋，沒有一個人能够動得了小鳳兒。

忽見那個黑衣婦人氣虎虎的衝了過來，劈面就說：「小子，你們是那條道上的人！」

小魚兒故作不懂，道：「陽關大道上的。」

黑衣婦人怒氣沖天的道：「老娘問你是白道上混？還是黑道？」

「不黑不白，可黑可白。」

「那一個門派的？」

「無門無派。」

「你們的師父是誰？」

「我們沒有師父。」

「報上名來。」

刷！阿龍打開摺扇，展現出扇面上的「小魚兒」三個草書，不疾不徐的說道：「我叫小魚兒，妳也可以叫我小龍，或者阿龍。」

阿呆補充道：「小魚專門吃大魚。」

鳳兒亦戲謔的說道：「也吃水母和水怪。」

黑衣婦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你們兩個娃兒又是什麼東西？」

阿呆道：「不是什麼東西，是人，在下阿呆先生。」

鳳兒道：「請女英雄口下留德，小女子鳳兒姑娘。」

小魚兒一抱拳，道：「還沒有請教芳駕如何稱呼？」

黑衣婦人寒着臉，道：「哼，憑你們還不够資格問，識相的最好挾着尾巴滾，別搶生意。」

阿呆挑眉瞪眼的道：「這是城隍廟，公共場所，又不是你們家的私產，憑什麼趕我們走。」

麗影一閃，紅衣少女乍然飛身而至，兇巴巴的道：「因爲你們搶了我們母女的生意。」

小魚兒道：「笑話，生意人人會做，各有巧妙不同，只怪你們腦筋太死，不會隨機應變。」

紅衣少女道：「是你們以下三濫的手段惡意競爭。」

阿呆怒容滿面的道：「野丫頭，什麼叫下三濫，妳說話最好客氣一點。」

一句野丫頭激怒了紅衣少女，聲色俱厲的道：「不客氣又怎麼樣？」

阿呆道：「小心我阿呆先生打爛妳滿口的牙。」

「哼，少吹牛，只怕你連姑奶奶口裏的短刀都拔不出來。」

「別狗眼看人低，這是雕蟲小技。」

「那妳不妨拔一下看。」

「拔出來如何？」

「老規矩，賞你十兩銀子。」

「太少，沒意思。」

「你要怎麼樣？」

阿呆道：「照我們的規矩來，爲妻爲妾爲奴。」

「你輸了又如何？」

「有例可循，輸妳十兩銀子就是。」

「好，姑奶奶答應你，來拔吧。」

「拔就拔，誰怕誰呀。」

兩個人說的都是氣話，根本未及深思，紅衣少女將短刀往口裏一含，阿呆張口就咬。

紅衣姑娘果非省油的燈，鋼牙緊咬，紋風未動，反倒使阿呆滿口的牙齒都咬酸了。

情急之下，突然改拔爲推，全力咬住刀柄，猛往紅衣少女的嘴裏推。

驀在此刻，小魚兒急中生智，在地上捉到十幾隻大螞蟻，神不知，鬼不覺，奇準無比的抖手丟擲在紅衣少女的身上。

螞蟻四處亂竄，到處尋幽探春，鑽到腋下，爬到乳溝裏，禁不住一陣難耐的奇癢，頓使紅衣少女的眞氣爲之一散。

眞氣一散，力道全失，紅衣少女兵敗如山倒，一柄短刀完全沒入她自己口內，還被阿呆實實在在的親了一個嘴。

同時，嬌軀一仰，仰面栽倒下去。

阿呆重心不穩，衝力又猛，整個身體全部壓在紅衣小女嬌軀上。

男的在上，女的在下，少女羞得耳根子都紅了，阿呆亦如中了邪，觸了電一樣，魂兒飄飄，霎時間二人皆神遊太虛，忘其所以。

少女終於清醒了過來，啪！啪！給了阿呆兩個耳光子，倏地推人而起，旣羞且怒的說道：「你們使詐，騙人，卑鄙，無恥！」

小魚兒冷然一笑，道：「丫頭，妳少含血噴人，使什麼詐？騙什麼人？」

紅衣少女聲急語快的道：「你們耍花樣，動手脚，在姑奶奶身上弄了幾隻大螞蟻。」

小魚兒作賊喊捉賊，大聲喊呼道：「荒唐，荒唐，我們站得遠遠的，可沒有碰到妳的邊兒，况且，捉姦捉雙，捉賊捉贜，妳有什麼證據？」

鳳兒也在一旁猛帮腔：「是呀，捉姦捉雙，捉賊捉贜，無憑無據就是誣賴黑白講。」

紅衣少女差點沒氣瘋，東抓西捉，從身上抓到七八隻大螞蟻，咬着牙根發潑道：「這就是證據，你們還有什麼話說？」

小魚兒強辯道：「哼，妳眞沒水準，沒知識，螞蟻是活的，會爬，大概是妳踩到了螞蟻窩。」

鳳兒說道：「妳應該謝謝螞蟻，螞蟻先生是你們的大媒人，從此刻起，妳就是阿呆兒的老婆，我的嫂子，可別食言耍賴啊。」

紅衣少女臉紅脖子粗的道：「呸！呆子，傻瓜，呆裏傻氣，一個十足的二百五，姑奶奶寧願出家當尼姑，也不會嫁給他的。」

阿呆立即反唇相譏道：「妳少臭美，兇巴巴的像隻母老虎，我阿呆先生情願出家當和尚，也不會娶妳這個恰查某！」

小魚兒故意拿他們母女尋開心，對黑衣婦人道：「行走江湖，信用爲先，在下想聽聽女英雄對這一件事的高見？」

黑衣婦人眸中射出一道奇異的神采，心念三轉而決道：「旣已落敗，小女自然已經是阿呆的人，老身無話可說，但有一個小小的條件，望勿見拒。」

小魚兒一怔神，道：「赫，妳的毛病不少，還有條件。」

「當然，婚姻乃終身大事，老身不能不愼重將事。」

「有屁快放，說出妳的條件來？」

「阿呆必須改名換姓，入贅我家。」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這恐怕有困難。」

「玉嬌是獨生女，需要繼承我們雷家的宗祧，非入贅不可。」

小魚兒望了阿呆一眼，以逗趣的口吻道：「喂，阿呆先生，人家要招你入贅，幹不幹？」

（以下轉入一壹二頁）

上文提要： 春華山麓陳家莊莊主春申君，在汨羅江畔無意間獲得一柄古刀，消息傳出，引起江湖上嗜刀之人垂涎，新春初三，突來一位黃衣少女，說是奉師命前來一睹寶刀樣貌，在座莊主友好不屑其倨傲，輪番與她較技，結果全部敗北，莊主陳春華承諾，讓她取去寶刀，未幾，絕戶刀隗大興又來求見寶刀，莊主將實情說出，隗大興掉頭而去，旋踵間，隗大興遭人殺害……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二：蒙面怪客　夜闖山莊

陳康和聽得吃驚道：「隗大興被殺，他是追黃衣姑娘去的，那一定死在黃衣姑娘刀下的了。」

謝公愚道：「酆榮人極正派，只是有些剛愎，後來他怎麼又走了呢？」

陳春華道：「他和兄弟訂了三天期間，交出兇手。」

一面問道：「諸位老哥出來作甚？」

青松道人含笑道：「方才貧道等人聽謝少俠說，門外來的是九環刀酆榮，而且來勢汹汹，大有上門尋釁之意，才和幾位施主一起出來瞧瞧，二來貧道觀中有事，也該向莊主告辭了。」

遊龍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等人，也同時告辭。

陳春華道：「青松道兄觀中有事，諸位怎不盤桓幾天再走呢！」

沈同道：「咱們都是近鄰，春華兄不用客氣了。」

謝公愚道：「那酆榮若是尋釁，春華兄只要着人知會一聲，咱們立時就可趕來支援。」

金贊廷道：「謝兄說得極是，春華兄是咱們幾個莊的盟主，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咱們這幾個人都是義不容辭。」

陳春華連說：「不敢。」

* * *

黑石頭，是陳康和的外號；但黑石頭也是長沙北城外的一個地名，陳康和就是黑石頭人。

黑石頭東首的一座莊院，也叫做陳家莊，這是陳康和發迹之後蓋的，五間三進，倒也有些鄉紳的氣派。

傍晚時光，陳康和回到莊上，他雖然沒唸過幾本書。東院一座自成院落的屋子，明窗敞軒，院中種花栽草，居然也佈置成爲書房，壁上也掛滿了時人書畫，附庸風雅一番。

現在，他背負着雙手，踱進書房，一名小廝趕緊哈着腰道：「老爺回來了。」

陳康和口中「唔」了一聲。他家裏的人，都稱呼他「老爺」，這「老爺」二字，他覺得聽來很過癮。

於是大模大樣的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安適而不可一世的蹺起了二郎腿。

小廝送上一盞茶，陳康和瞇着眼睛吩咐道：「放着，我要休息一回，不許有人打擾。」

小廝答應一聲，躡手躡脚的退了出去。

陳康和抖着的二郎腿，慢慢的停止了，他腦中一片模糊，有些入睡的感覺！

屋中沒有點燈，但天色已經黑暗下來！

這是他唯一的習慣，他喜歡在黃昏的時候一個人在書房裏打盹，名之爲養神。

正在迷迷糊糊的當口，他好像聽到一陣步履走了進來，一直走到他面前。

他在打盹的時候，是不准有人驚擾的，也沒人敢驚動他。

這陣步履聲，把他從一片模糊中吵醒過來，陳康和有些着惱；但依然閉着眼睛，叱道：「告訴過你，我在休息，不准驚擾，你進來作甚？」

只聽那人站在面前，低沉的道：「打擾陳莊主，我是……」

「出去，出去。」陳康和不耐的道：「有事不會等一會再說？」

那低沉聲音道：「在下想和陳莊主談幾句話，因爲此時較爲清靜。」

陳康和聽出這人不像是小廝的口音，忍不住問道：「你不是阿毛？」

低沉聲音笑道：「在下當然不是。」

「那你……」陳康和很不願意的緩緩睜開眼來，這一瞬間，看得他不由一怔，連底下的話都嚥了下去。

書房中雖然昏暗，但他一直閉着眼睛，因此睜開眼來，依然可以依稀看到一些，這人一身黑衣，連頭臉都罩着黑布袋，只露出兩個眼孔，烱烱有光，望着自己。

陳康和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發現黑衣蒙面人，心知不對，暗暗吃了一驚，忍不住問道：「朋友是什麼人？」

蒙面人冷笑道：「你不用問我是誰。」

陳康和道：「但朋友找上陳某，想必有事見教了。」

蒙面人冷笑道：「陳莊主果然明白得很，咱們那就可以談談了。」

陳康和心知已經沒有什麼危險，這就抬抬手道：「朋友請坐。」

蒙面人果然大模大樣的和他隔着一張茶几，坐了下來。

陳康和欠着身道：「朋友有何見教，兄弟洗耳恭聽。」

蒙面人從大袖中取出一張白紙，隨手遞了過來。

陳康和接到手中，只覺紙質極厚，好像是一張銀票，他凝足目力低頭看去，依稀可以看清字迹，那是紋銀一萬兩，不覺驚異的道：「這是一萬兩銀子的銀票！」

「不錯。」蒙面人道：「這是敝上要在下帶來的，陳莊主只管收下就是了。」

陳康和也是在江湖混久的人，懂得過節，他沒說收，也沒說不收，把銀票在几上一放，抬目道：「無功不受祿，兄弟先想知道貴上是誰？有何差遣？兄弟能力能不能勝任？」

蒙面人道：「敝上何人，你目前不用多問，銀票只管收下，敝上目前也並無差遣，只是希望陳莊主能和咱們合作就好，至於陳莊主能不能勝任？敝上若有煩勞陳莊主之處，也必然早已衡量情勢，在陳莊主能力所能勝任的範圍之內，這點，陳莊主大可放心。」

陳康和道：「那麼貴上要兄弟如何合作呢？」

蒙面人道：「只要莊主點個頭，此刻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收獲。」

陳康和聳聳肩，笑道：「說得很動聽，兄弟連貴上，連你老哥的來歷，都一無所知，如何談得上合作呢？兄弟縱然愛財，也總得心裏有個底兒，如果這般糊裏糊塗的收下了人家銀子，爲了區區一萬兩銀子，萬一蒙上了殺頭罪名，兄弟划得來麼？」

蒙面人點頭道：「陳莊主說得夠坦白，敝上要陳莊主合作，當然不會羅織殺頭罪名，讓陳莊主往裏鑽的，咱們是江湖人，只談江湖事，要陳莊主合作，自然也只限於江湖上的事了。」

「好。」陳康和道：「有老哥這幾句話，兄弟答應了。」

伸手取過銀票，揣入懷裏。

「陳莊主幸虧答應了。」

蒙面人忽然陰沉一笑，取出一顆白色藥丸放在几上，接着道：「陳莊主也許心有所疑，這顆藥丸，你收下好了。」

陳康和矍然道：「這是什麼藥丸？」

蒙面人道：「陳莊主今晚子時前，如有不適，可服此丸。」

陳康和聽得變色道：「你在兄弟身上下了毒？」

蒙面人微笑道：「在下已把解藥都交出來，陳莊主還怕什麼呢？好了，在下還得向敝上覆命，告辭。」

說完，站起身往外就走。

陳康和目送他走後，立即運氣檢查，却又和平時一樣，毫無絲毫異處。

但蒙面人明明承認在自己身上下了毒，不可能會是虛言恐嚇，中毒之事，寧可信其有，當下就小心翼翼的取起几上那顆白色藥丸，貼身藏好。

一面思索着蒙面人說的「敝上」，究竟會是什麼人物？要自己和他合作什麼？

這當然不是憑空猜得出來的，人家既然先送來銀子，足見頗爲看重自己，那就先花了再說。

陳康和想到這裏，不覺得意的笑了。

* * *

夜色已深，春華山下的陳家莊，却仍然有着燈火，莊外也有雄糾糾的青色勁裝跨刀、手持連珠匣弩的莊丁，在四週巡邏。

春申君陳春華獨坐在廳上，雙眉緊蹙，而且有着濃厚的怒意！

那是因爲在這一日之間，莊上發生了重大的變故，就是青松道人等人離去之後，先是管家陳福來報，莊上鷄犬無故暴斃。

接着有人發現莊院大門上，釘着一封信，要春申君皈依黑衣教，皈依的方式，只須初五日清晨，在大門口擺設香案，由春申君身穿黑衣向南跪拜，自會有人前來指導，如果不遵照指示去做，鷄犬不留，即是榜樣。

春申君陳春華在江湖上可說聲譽極盛，是一個生性介直的人，豈會聽信這些無稽之言？何況江湖上也從沒聽說得有這麼一個黑衣教。

他只是吩咐兩個門人謝雨亭、謝雨奎和陳少華師兄弟三人分別率領莊丁，加强戒備，以防意外。

正月初五，是財神日，依照習俗，這天早晨，大家都要「接財神」。

每年今日，春申君也未能免俗，一定要拜財神的；但今天因爲接到這封無頭信，早晨「接財神」的習俗，也只好不舉行了。（因爲拜財神也是在大門口設香案，向南跪拜，只差了身穿黑衣這一點，爲了避免誤會他對黑衣教的屈服，所以取消了拜財神）。

這一天居然一點動靜都沒有，但從傍晚起，莊上却連續發生事故。

先是一名叫春桃的丫頭發了瘋，在廚房裏大吵大鬧，後來好像傳染病一般，又有第二個丫頭跟着發瘋了，第三個小丫頭居然不約而同脫光了衣服，到處又叫又笑的亂跑。

發瘋，不會三個人同時發的，這中間當然有問題。

晚飯後，謝雨亭率領的一班八個莊丁，正待出發巡邏，忽然有三個人無緣無故的倒地不起，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春申君久走江湖，自然知道這是黑衣教人所使的手脚，但又查不到一點影子，空自滿腔怒惱。

現在已經是子夜了。

今晚陳家莊把全莊莊丁分成了四班，每班八人，分別由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和管事陳福率領，分爲日夜兩班。

如今，由謝雨亭、謝雨奎和陳少華率領的三班二十四名壯丁，陸續都病倒了，不，不是病，二十四個人都是猝然倒地，就昏迷不醒了，分明是中了人家暗算，但却想不出如何中的暗算？

春申君最惱火的人家連鬼影子都沒露面，自己莊上却已鬧得人仰馬翻，人心惶惶，號稱春華山莊三十六家將，現在只剩下守衛前廳的八名，和陳福率領的八人了。

陳春華吩咐陳福把莊上燈火熄去，集中人力，埋伏兩廂，命謝雨亭兄弟二人和陳少華退到廳上，和自己在一起。

時間漸漸的在沉悶中過去，快四更了！

春申君抬目望望自己兒子和兩個門人，說道：「現在快四更了，對方今晚大概不會來了，你們還是去休息一回吧！」

謝雨亭道：「師父，弟子還不累，師父是一莊之主，先去休息吧，賊人今晚不來，明天總會來的，師父比弟子重要多了，不去睡一回，怎能應付賊人呢？」

春申君還沒答話，只聽有人接口道：「在下已經來了。」

這人語音低沉，似是就在廳上，但偌大一座大廳，此刻沒有一點燈火，一時之間看不清賊人身藏何處。

春申君陳春華驀然一驚，按劍站起，喝道：「你是什麼人？」

這一瞬間，謝雨亭、謝雨奎、陳少華三人也同時拔出劍來，正待朝發話之處撲去。

陳春華急忙一擺手，喝道：「你們不許妄動。」

黑暗之中響起那人低沉的笑聲，說道：「在下寒夜拜訪，容有冒昧之處，但來者是客，陳莊主雅號春申君，應該有待客之雅，按劍迎客，豈不弱了春申君的名頭？」

春申君朗聲一笑道：「閣下如果是客，陳某自當以客禮相待，但閣下行動鬼祟，夜闖我春華山莊，豈無敵意？」

那人笑道：「陳莊主若是不信，請看在下可曾攜帶隨身兵刃？」

春申君目光凝注，徐徐說道：「陳某交遊遍天下，數年來，從沒接待過蒙面朋友。」

蒙面人笑道：「在下拜訪陳莊主，要談的是事情，和在下蒙面無關，這點要請陳莊主原諒了。」

春申君道：「好，閣下請坐。」

蒙面人道：「在下謝坐。」

大模大樣的在上首一張椅子上坐下。

春申君道：「閣下夤夜而來，有何見

教，就請說吧！」

蒙面人道：「這三位大概就是陳莊主的令郎和二高足了，在下和陳莊主交談，是否可以請他們三位出去一下？」

春申君頜首道：「你們三個就出去一下好了。」

謝雨亭道：「師父，此人行動鬼祟……」

春申君截着他話頭含笑道：「這位朋友如有不利於師的行動，爲師若勝不了他，你們三個留在此地，又何濟於事？他既是和爲師交談而來，那是先禮後兵，你們只管出去好了。」

謝雨亭不敢多說，就和兩個師弟一齊退了出去。

春申君望着蒙面人道：「閣下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蒙面人道：「陳莊主想必已知在下來歷了？」

春申君道：「閣下身穿黑衣，自然是黑衣教的高人了。」

「高人二字在下愧不敢當。」蒙面人接着道：「在下只是奉教主之命，來拜訪陳莊主的。」

春申君問道：「貴教教主是什麼人？」

蒙面人道：「敝教草創伊始，教主姓名，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陳莊主見詢，在下就無可奉告了。」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事無不可對人言，貴教主創立黑衣教，自然是爲了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怎麼連姓名都不敢公開？那麼貴教主要閣下來見陳某，談了也豈不是空談麼？」

蒙面人道：「在下方才說過，敝教教主姓氏，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並不是有什麼顧忌，怕人知道，在下代表敝教主前來，乃是敝教主敬重陳莊主的爲人，也不想和貴莊爲敵……」

春申君微哂道：「陳某爲人，一向待友以誠，自問和貴教並無絲毫過節，而且今日之前，陳某也從未聽說過江湖上有黑衣教的名稱，貴教事前既未向陳某有什麼示意，就先向敝莊鷄犬下手，再而毒害敝莊莊丁，貴教如此行徑，如果易地而處，陳某試問閣下，是如何一個感受？」

蒙面人道：「關於這點，在下來時，敝教教主特別交代，要在下向陳莊主敬致歉意，因爲這是敝教手下人處置不對之處，陳莊主多多原諒。」

說完，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包，放在几上，又道：「這是一包解藥，貴莊中毒之人，每人一粒，即可無事。」

春申君道：「好，過去的事不談，閣下不妨說說貴教主的來意，陳某說話不喜兜圈子，有話就開門見山的說吧！」

「陳莊主果然是個爽快的人。」蒙面人笑了笑道：「在下那就直說了，敝教主久仰陳莊主盛名，敝教草創伊始，想借重陳莊主，擔任敝教名譽護法……」

春申君淡淡一笑道：「陳某除了一生好客，三教九流的朋友，來者不拒，都是陳某座上嘉賓，但從未參加江湖任何一個幫派，這點恕陳某無法應命。」

蒙面人一怔道：「陳莊主一口回絕，難道不加考慮嗎？」

春申君道：「很抱歉，這件事，陳某不用考慮。」

蒙面人不覺站了起來，說道：「陳莊主說得似無商量餘地，在下就無法再說下去。」

春申君跟着站起，拱拱手道：「陳某不送。」

蒙面人走到大廳門口，又回身道：「在下覺得陳莊主縱然不予考慮，但在下還是明日正午，再來向陳莊主討個回音，也許陳莊主那時會回心轉意，也說不定啊！」

不待春申君回答，急步往外行去。

春申君心中一動，暗道：「他臨走時說的這句話，分明含有威脅之意，不知黑衣教明天又有什麼花樣了？」

站在大廳外的謝雨亭師兄弟三人，因師父沒有吩咐，自然不敢妄動，眼睜睜的看着蒙面人揚長出門而去。

春申君朝三人吩咐道：「現在天色即將黎明，你們大家都去休息吧，在明天中午以前，賊人大概是不會有什麼舉動的了。」

* * *

今天是正月初六日了。

春華山莊二十三名壯丁依然昏迷不省人事，昨晚蒙面人雖然留下了一包解藥，但春申君並沒有讓他們服用，爲的是怕那蒙面人另有詭計。

現在正是日上三竿的時候，春華山莊前面，來了一個一身藍衣的少年，這人不過二十上下年紀，生得面如傅粉，劍眉入鬢，星目含光，英俊瀟洒之中，另有一股迫人的英氣！

藍衫少年剛走近大門，就有一名壯丁迎面阻住去路，抱抱拳道：「公子找誰？」

藍衫少年抬目含笑道：「我是趕來給表叔拜年的。」

莊丁上下打量着他，問道：「公子尊姓大名，小的好進去通報。」

藍衫少年還沒開口，大門內急步迎出謝雨奎來，含笑招呼道：「是任兄弟，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藍衫少年欣然拱手道：「謝二兄，恭禧，小弟是給表叔拜年來的。」

謝雨奎一把緊緊的握住了藍衫少年的手，說道：「任兄弟，三年不見，你長得比兄弟還高了，快請裏面坐。」

他握着藍衫少年的手，往裏走去。

越過天井，陳福一眼看到藍衫少年，趕緊迎了過來，含着笑說道：「原來是表少爺來了，小的還記得表少爺小時候，時常喜歡爬在小的肩頭當馬騎，一晃眼，表少爺就出落得一表人才了。」

藍衫少年笑道：「福大叔一向好。」

陳福道：「老了，小的總算托你表少爺的福，身子還健朗。」

藍衫少年目光一瞥，只見兩廊間站着八名一身勁衣跨刀，手持匣弩的莊丁，一個個如臨大敵一般，心中暗暗奇怪，新年裏，大家都在一團高興，興高采烈的過年，春華山莊怎麼戒備森嚴，這是爲什麼？

心中想着，已經跨上石階，一面問道：「表叔可是在書房裏麼？」

謝雨奎道：「師父他老人家剛睡了一會。」

藍衫少年又道：「表弟和雨亭兄呢？」

謝雨奎道：「師弟、大哥他們也剛睡了不多一會。」

藍衫少年奇道：「表叔、表弟他們剛睡？這裏昨夜有什麼事嗎？」

陳福接口道：「說來話長，表少爺先到書房裏坐，謝二少爺自會告訴你的。」

「不！」藍衫少年道：「我又不是什麼客，你們都在前廳，我們隨便坐就好。」

謝雨奎道：「那就在廳上坐吧，任兄弟有三年沒來了，新年裏來，自然是客人了。」

兩人進入大廳，陳福也跟了進來。

謝雨奎讓藍衫少年坐了上首，自己也落坐。

藍衫少年道：「福大叔，你也坐呀。」

陳福道：「這大廳上，那有小人的坐位？」

藍衫少年道：「福大叔，你是表叔的老人了，自然該坐下來，我們才好談話。」

陳福只得告了坐。

藍衫少年道：「謝二兄，到底昨晚有什麼事嗎？」

謝雨奎就從初三來了一個黃衣少女，連敗青松道長等人，取走新月鈎，昨天又有黑衣教的人使毒尋釁，詳細說了一遍。

藍衣少年聽得一呆，說道：「那黃衣少女和黑衣教是不是一帮的呢？」

陳福道：「好像不是。」

藍衫少年又道：「莊上有多少人中毒昏迷？」

陳福道：「三班莊丁，一共有二十四個人昏迷不醒，已經快一天了。」

藍衫少年含笑道：「幸好我身邊帶有家師的解毒靈丹……」

伸手入懷，取出一個扁形的羊脂白玉瓶，旋開瓶蓋，倒出二十四粒硃紅藥丸，遞給陳福，說道：「福大叔，這解毒丹輕症每人一粒就夠了，你快去餵他們服了，只要一盞茶的工夫，就可醒過來了。」

陳福聽他說得如此靈異，心中還有些不信，伸手接過，一面點頭道：「小的就去餵他們服下。」

說完，轉身退出大廳而去。

謝雨奎道：「兄弟曾聽家師說過，任兄弟去跟一位隱名已久的高人學藝，想必是藝成下山了？」

藍衫少年笑了笑道：「家師悠遊林泉，不欲人知，兄弟跟了他老人家幾年，限於資質，那能算是藝成下山？這次是回家過年，順道來給表叔拜年的……」

話未說完，只見一名壯丁匆匆走入，朝謝雨奎行了一禮道：「謝二爺，弓箭塘有人急足送來書信。」

謝雨奎道：「人呢？」

那莊丁道：「就在外面。」

謝雨奎道：「叫他進來。」

莊丁應了聲是，回身退出，接着就領着一個人走入，那人看到謝雨奎，立即躬身道：「小的謝艮，見過二少爺。」

原來謝雨亭、雨奎兄弟，是弓箭塘謝公愚的遠房侄子，由謝公愚引介到春申君門下的。

謝雨奎問道：「你是大伯父叫你送信來的？」

謝艮道：「大莊主沒有回莊，小的是奉二莊主之命送信來的。」

謝雨奎道：「信呢？」

謝艮從懷中取出一封秘柬，雙手遞上。

謝雨奎接到手中，只見信封上寫着：「速呈陳莊主親展」字樣，而且還在「速呈」二字邊上，打了三個圈，顯是十分緊急之事，這就朝謝艮點頭道：「你先去休息一下，我立即進去面報師父。」

謝艮應了聲「是」，退出大廳。

謝雨奎道：「我二伯送來的這封信，好像十分緊急，任兄弟，你請坐一回，我去面報師父。」

藍衫少年含笑道：「謝二兄只管請，你怎麼把我當作客人了。」

謝雨奎手裏拿着信，急匆匆往後進就走。

藍衫少年也跟着跨出大廳，剛負手在廊前站停，就見陳福三脚兩步的奔了出來，看到藍衫少年，就喜不自勝的道：「表少爺，你的藥丸靈極了，咱們二十四個弟兄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全醒過來了。」

藍衫少年含笑道：「他們醒過來了就好。」

陳福笑着道：「方才表少爺拿出來的時候，小的還有些不敢相信，這麼小的一粒藥丸，怎麼治得好人事不知昏迷的人，沒想到眞比仙丹還靈。」

正說之間，只聽廳上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一個清朗的聲音歡聲道：「雲秋，你怎麼來了？」

藍衫少年急忙回過身去，只見春申君陳春華手中拿着一封信，滿臉含笑的從廳上走出。

藍衫少年趕緊趨前幾步，拜了下去，說道：「侄兒給表叔拜年。」

春申君含笑把他扶起，說道：「雲秋，老嫂子可好？」

藍衫少年任雲秋站起身，恭敬的道：「家母託庇粗安，要侄兒問候表叔好。」

春申君含笑點點頭，說道：「你是從家裏來？」

任雲秋道：「侄兒是在家裏過了年，特地趕來給表叔請安的。」

「哈哈！」春申君爽朗的道：「雲秋，咱們是自己人，你還給表叔客氣什麼？再說，當年沒有大哥的提拔，武林中那有我春申君這號人物？」

接着親切的道：「雲秋，到我書房裏去坐。」

陳福忙道：「莊主，還有一件喜事，小的沒跟莊主報告呢！」

春申君含笑道：「喜事，你倒說說看？」

陳福道：「咱們莊上二十四名昏迷不事的弟兄，服下表少爺的解毒藥丸，不到一盞茶的工夫，已經全醒過來了。」

「哦！」春申君點點頭，笑道：「很好，你要他們休息一回，我另有調遣。」

陳福應了聲「是」。

春申君回頭朝謝雨奎道：「你去叫雨亭、少華一起到書房裏來。」

謝雨奎答應一聲，轉身自去。

春申君牽着任雲秋的手，折入長廊，一面問道：「雲秋，表叔已經有三年沒看到你了，三年前表叔送你上九疑山去，當

時雖有大哥留下來的一件信物，表叔還在担心老道長不肯收錄，却沒想到老道長居然一口答應，表叔在歸途之中，却又為你担心起來，因為我看老道長一個人生活十分清苦，怕你嬌生慣養吃不了苦，現在三年過去了，表叔這顆心總算可以放下來了。」

任雲秋心頭激動，說道：「謝謝表叔的關心。」

春申君道：「啊，你這次返家之後，還要不要回九疑山去？」

任雲秋道：「師父從去年冬至起，要閉關一年，小侄暫時不回九疑山去了。」

「那好！」春申君欣然道：「你就在表叔這裏多住幾天再走。」

任雲秋道：「家母也說，要小侄多跟表叔學習。」

「哈哈！」春申君敞笑道：「跟表叔學？賢侄沒去九疑山之前，家學淵源，已經强過表叔很多了，表叔這點功夫，昔年還是大哥教的呢，我只學了大哥十之二三而已！」

兩人邊說邊走，進入書房，春申君道：「雲秋，你隨便坐，唉，你如果早來幾天，還可以看到表叔去年無意之中得來的一柄寶刀，可惜……」

任雲秋道：「小侄已聽謝二兄說過了。」

春申君笑道：「雨奎這嘴眞快！」

書房門口走進謝雨亭、雨奎和陳少華三人。

任雲秋連忙站了起來。

謝雨亭已經含笑道：「我聽雨奎說任兄弟來了，一來就治好了咱們莊上二十四名莊丁，任兄弟，三年不見，你和我一樣高了。」

陳少華也趕緊奔上來叫道：「表哥，想煞小弟了。」

春申君道：「你們都坐下來，雲秋這次來了，要在咱們莊上住些時候再走，你們的小兄弟，慢慢的去聊好了，現在有件事，須得大家商量商量……」

謝雨亭道：「師父，是二伯來的信，他信上怎麼說呢？」

春申君道：「信上說：你大伯和青松道人都失踪了。」

謝雨亭聽得一呆，才道：「大伯父和青松道長都失踪了，這怎麼會呢？」

春申君神情凝重的道：「照常情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別說青松道兄劍上造詣浸淫了幾十年，在三湘地面上，誰不尊稱他一聲老觀主？就以公愚兄來說，雙筆點穴，江湖上也無出其右，這兩人會同時失踪，眞教人難以置信……」

謝雨亭道：「師父，會不會是黑衣教……」

「唔！」春申君沉吟道：「怪就怪在這裏，江湖上從未聽說過有黑衣教的組織，忽然間冒出一個黑衣教來，他們敢向我春華山莊尋釁，自然也可能向青松道兄和你大伯下手，只是……」

他不待別人開口，接着說道：「好在雲秋及時趕來，咱們莊上也多了一個幫手，不論兩人失踪，和黑衣教有沒有干係，此刻離晌午已是不遠，咱們先應付了今天之事，再着手找人不遲。」

說到這裏，朝謝雨亭、雨奎，和陳少華三人，低低的吩咐了幾句。

謝雨亭、雨奎和陳少華三人立即起身退了出去。

任雲秋道：「表叔，小侄呢，你老人家怎麼不派個差事給小侄去做？」

春申君含笑道：「我派他們去做的是虛張聲勢，只不過讓來人大吃一驚而已，賢侄一身所學，名師出高徒，表叔派你的差事，就比他們重要多了。」

說完，也朝他低低的說了幾句。

任雲秋道：「小侄遵命。」

春申君叮囑道：「但賢侄須特別注意，黑衣教的人可能善於使毒，這一點，你要特別小心。」

任雲秋道：「表叔只管放心，黑衣教公魔小醜，小侄還沒把他們放在眼前。」

春申君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這位賢侄從師不過三年，口氣竟然如此托大，當眞是初生之犢！」一面含笑點頭道：「好，咱們就依計行事。」

* * *

午牌時光，春華山莊門前戒備森嚴，八名莊丁一個個手持扑刀，分兩排站在大門口，大天井兩邊的走廊上，也站立了八名勁裝捧刀的莊丁。

陳福站在階上，春申君陳春華却獨自坐在大廳之上。

如果以二十四名莊丁中毒不省人事來說，那麼眼前這副陣仗，已是春華山莊的全部實力了。

很準時，正當日值午時，春華山莊大門前施施然來了一個面蒙黑布，身穿黑袍的人，高聲道：「你們快去通報陳莊主，在下依約而來。」

大門內八個莊丁誰都沒有作聲，但陳福却聞聲走出，抱抱拳道：「莊主已在廳上恭候多時，朋友請進。」

蒙面人昂首闊步跨進大門，越過天井之時，朝左右兩廊瞥了一眼，緩步行入廳中。

春申君緩緩站起身子，拱拱手道：「朋友說過今午光臨，陳某已經恭候多時了。」

蒙面人微哂道：「陳莊主嚴陣以待，那是太瞧得起兄弟了，但兄弟只是向陳莊主討回音的，陳莊主擺出這般陣仗來，豈是待客之道？」

春申君微哂道：「貴教不擇手段，陳某豈可不防？」

蒙面人大笑道：「兄弟曾聽江湖上說起過春華山莊三十六家將，驍勇善戰；但對兄弟來說，這點陣仗却未必困得住兄弟。」

他目光一抬，接着道：「昨晚兄弟留贈的解藥，陳莊主已經給他們服下了麼？」

春申君輕哼一聲道：「春華山莊的人個個都是倔脾氣，閣下留下的解藥，沒有人肯服，原封不動，仍在几上，閣下請收回去吧！」

蒙面人一對烱烱目光，望了几上那包解藥一眼，又望望春申君，說道：「貴莊二十四名家將，如果不服敝教獨門解藥，再有一刻工夫，就無藥可救了。」

春申君道：「那是敝莊的事，閣下先把這包解藥收回去了，仔細驗看，敝莊可沒有動過。」

蒙面人從喉頭嘿了一聲，伸手取過紙包打開來看了一眼，點頭道：「陳莊主風骨嶒峻，不惜犧牲，確然令人佩服，由此看來，兄弟這趟來討陳莊主的回音，只怕也談不攏了？」

「不錯。」春申君神情肅然的道：「春華山莊威武不屈，閣下這趟可能白來了。」

蒙面人突然仰天大笑道：「陳莊主，你若以春華山莊這點實力，想和敝教周旋到底，那只怕是螳臂擋車，自不量力，兄弟艮言盡此，告辭！」

說完，一抱拳，轉身往外就走。

春申君跟在他身後，跨出大廳，就在階上站停下來。

蒙面人頭也不回，走到天井中間，只見陳福率領八名莊丁，手持匣弩，背向大門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

就在這一瞬間，左廊轉出謝雨亭率領的八名莊丁，右廊轉出謝雨奎率領的八名莊丁，階前也同時由陳少華率領的八名莊丁，每人手中各持一管匣弩，從四面把蒙面人圍在中間，只是和他相距三丈來遠，並未逼近。

階上，春申君邊上站立的是任雲秋，左右兩邊站立了四名手持扑刀的勁裝漢子。

三十二管匣弩齊發，足可把蒙面人射成一個「箭人」。

蒙面人一怔，回身道：「陳莊主這是什麼意思，難道堂堂春華山莊，不顧江湖道義，還要殺了這使者不成？」

春申君負手站在階上，含笑道：「陳某只是要閣下看看春華山莊三十六家將的陣容，閣下不是說過這點陣仗，未必就困得住閣下麼？兄弟知道閣下善於用毒，但閣下只要稍微有舉手的動作，他們手中的匣弩利鏃，只怕就會朝閣下身上招呼了。」

蒙面人就是善於使毒，對方在三丈之外，也頗難施展，不覺怒聲道：「春申君，你憑仗匣弩，算得什麼英雄人物？」

春申君大笑道：「貴教乘人不備，在我莊勇身上下毒，又算得什麼人物？」

說到這裏，回頭道：「雲秋，你去把他拏下了。」

任雲秋答應一聲，舉步走下石階，迎着蒙面人筆直走來，口中說道：「江湖上那來你這樣見不得人的人，也敢到春華山莊來撒野，朋友要自行束手就縛呢？還是要我動手？」

蒙面人看他不過弱冠年紀，只當是春申君的門下弟子，不覺嘿嘿乾笑道：「春申君你自己下場，咱們或者還可打上三兩百招，叫一個門人弟子出手，也未免把兄弟看得太不成材了？」

任雲秋微哂道：「閣下多言無益，勝得過我，春華山莊敞開着大門，任你自去，再也不會有人阻攔你了。」

蒙面人心中暗道：「這小子好大的口氣！」心念轉動，口中應了聲：「好，那你就接着了。」

呼的一聲，迎面擊出。

僅是這出手一掌，勁氣十足，就顯出他掌上功夫，極爲精湛了。

任雲秋倏地跨上半步，肩頭一側，便自讓開蒙面人的掌勢，右手疾探，朝對方劈來的手腕抓去。

這一記避敵進招，手法快得如同閃電，蒙面人大吃一驚，急忙往後疾退了兩步，右掌倏收，左掌又及時拍出。

任雲秋面露不屑，同樣伸出手掌，朝前迎去。

春申君站在階上，目光一注，發現蒙面人左掌微凹，掌心也色呈灰黑，顯然練過「黑煞掌」一類外門陰功，眼看任雲秋舉掌硬接，心頭不由大急，大聲喝道：「雲秋接不得！」

話聲甫出，雙方掌勢已經交接上了，但聽「拍」的一聲，蒙面人被震得上身一仰，似要翻跌出去，但不如何時，他左手脈腕已被任雲秋右手扣住，又被拉了回來。

這眞是比電光石火還快，所有在場的人，誰也沒有看清任雲秋是何時出手抓住他脈門的。

任雲秋冷笑一聲，右手一抖，把蒙面人摔出七八尺遠，一跤跌坐在地，然後拍拍雙手，生似弄髒了他手一般，才若無其事的道：「閣下現在應該知道你成不成材了。」

春申君沒想到這位表侄，只有三年不見，藝技居然大進，揮手之間，就制住了強敵，心頭這份高興自不待言。

那跌坐在地的蒙面人，緩緩站了起來，一條左手下垂若廢，切齒道：「年輕人，你報個萬兒，咱們後會有期。」

任雲秋劍眉軒動，俊目中寒光如電，朗笑一聲道：「閣下還想走麼？」

蒙面人道：「你待怎的？」

任雲秋道：「咱們動手之時，有言在先，閣下勝得過我，春華山莊自可讓你大步出去，但你連任某一招也接不下來，要走也未嘗不可，只須取下蒙面黑布，並說出你們教主現在何處，否則只好委屈你留下來了。」

蒙面人面露怨毒，厲笑道：「年輕人，你不用張狂，你和黑衣教爲敵，你會後悔的。」

任雲秋朗笑道：「可惜姓任的從不知道什麼叫做後悔。」

春申君道：「閣下如果不取下蒙面黑布來，今天就休想走出春華山莊一步。」

蒙面人沒有作聲，只是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突然往後仰跌下去。

春申君見狀一怔，忙道：「雨亭，你快過去瞧瞧，他怎麼了？」

謝雨亭答應一聲，趕緊閃身而出，落到蒙面人身邊，伸手撕開他的蒙面黑布，只見是一個四十出頭的白胖臉漢子，此時雙目緊閉，嘴角間緩緩流出黑血，業已毒發而死，這就抬目道：「師父，這人已經服毒自戕了。」

春申君微微攢了下眉，急步走近，朝死者看了一眼，驚異的道：「會是湘西七怪老三秦三思，如此看來湘西七怪都投入了黑衣教。」

任雲秋道：「他何以要服毒自戕呢？」

春申君道：「也許黑衣教教規嚴厲，派出來的人不得洩露教中秘密，他被咱們逼急了，不得不死，此人一死，湘西七怪豈肯甘休？」

任雲秋道：「他是被小侄廢去了一條左手，自知不敵才服毒自戕的，和表叔無關，叫他們只管衝着小侄來好了。」

春申君大笑道：「你當表叔是怕事的人嗎？黑衣教也好，湘西七怪也好，這是他們向春華山莊上門尋釁，不是我去找他們的，他武功不如人，服毒自戕，曲不在我，天下雖大，理却只有一條，春華山莊若是怕人尋仇，也不用叫春華山莊了。」

說到這裏，回頭朝謝雨亭吩咐道：「雨亭，你叫人把秦三思的屍體抬出去，放到莊外一里處的大路上去，在他身上貼上一張字條，就寫：『黑衣教秦三思係服毒而死』這幾個字好了。」

謝雨亭匆匆寫了一張字條，跟了出去，剛到大門口，只聽有人大聲道：「謝老弟，莊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謝雨亭抬頭一看，來的是黑石頭陳康和，急忙行禮道：「晚輩見過陳師伯。」

陳康和聳聳雙肩，問道：「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謝雨亭道：「晚輩這張字條要貼到秦三思屍體上去的。」

陳康和看了一眼，唸道：「黑衣教秦三思係服毒而死，這是怎麼一回事？」

謝雨亭道：「家師就在廳上，陳師伯見到家師就知道了，晚輩還有事去。」

陳康和一張灰黯的四方臉上，綻起笑容，點點頭道：「你快去吧！」

他划着兩隻大袖，走進大門，一直來至大廳。

春申君正好在廳上坐下，看上到陳康和走入，急忙站起身笑道：「康和兄怎麼又來了，可是聽到了什麼消息麼？」

陳康和聳着肩大笑道：「春華兄果然料事如神，一句話就猜中了，兄弟確是聽到了一些消息，才趕來的，剛才這裏也出了什麼事麼？」

春申君道：「說來話長，你且請坐下來再說。」

一面回頭朝任雲秋道：「雲秋，快去見過陳大叔……」

任雲秋抱拳道：「晚輩見過陳大叔。」

陳康和連稱「不敢」一面朝春申君問道：「這位是……」

春申君含笑道：「他是任大哥的哲嗣雲秋，以後還要康和兄多加指教哩！」

陳康和喜得跳了起來，說道：「原來是任盟主的令郎，哈哈，太好了，任老弟居然有這麼大了，我陳康和昔年曾蒙盟主提携，才有今日，盟主大恩，多少年來一直不敢或忘……」

任雲秋恭敬的道：「陳大叔原來是先父的故友，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哈哈！」陳康和大笑道：「盟主在武林中恩重於威，陳某只是他老人家的門下走卒，這故友二字如何敢當？」

任雲秋道：「大叔太客氣了。」

陳康和問道：「任老弟幾時來的？」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剛來不久，却給兄弟解了圍。」

當下就把昨晚蒙面人要自己參加黑衣教，和剛才發生之事，大概說了一遍，接着問道：「康和兄方才曾說聽到了一些消息，不知是什麼消息？」

陳康和道：「兄弟得到的消息，聽說白雲觀主和公愚兄一起失踪，不知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才趕來的。」

春申君道：「兄弟午前接到謝公允兄的來信，才知道的，詳細情形如何，目前還不清楚。」

陳康和蹙起雙眉，沉吟道：「白雲觀主青松道兄練劍數十年，功力深厚，就是公愚兄一身所學，也罕有對手，這兩人怎麼會同時失踪的呢？而且又是從這裏到嶽麓山這條路上，當眞使人難以解釋！」

春申君道：「以兄弟看，青松兄和公愚兄如論武功，自然不至爲人所乘；但江湖上有些左道旁門，並不是光憑武功，那就很難說了。」

陳康和道：「春華兄認爲有人使毒用迷？」

春申君道：「不錯，昨晚黑衣教就是不知如何使了手脚，兄弟莊中就有二十四名莊丁在不知不覺中倒地昏迷，不省人事，若非雲秋趕來，他身上帶有解毒丹，敝莊二十四名莊丁一過午刻，只怕命都保不住了。」

陳康和看了任雲秋一眼，問道：「湘西七怪，各有一身絕藝，絕非庸手，在你老弟手下，一招之間就被制住，任老弟當眞不愧是將門之後，身手不同凡響，盟主後繼有人，可喜可賀，不知老弟這一身功夫，是跟那一位高人學的？」

任雲秋欠身道：「大叔誇獎，晚輩只跟家師練了三年粗淺功夫，方才那姓秦的只是自己太托大了，晚輩才僥倖得手。」

陳康和又道：「老弟的令師必是武林前輩高人，不知是那一位？」

任雲秋俊臉一紅，說道：「家師從沒在江湖上走動，他老人家不准晚輩提他名號，還請大叔原諒才好。」

陳康和大笑道：「既然令師不欲人知，老弟就不用爲難了，哈哈，只可惜老弟來遲了兩天，不然倒可以會會那個自稱天下第一刀的門人了。」

春申君怕任雲秋好勝，急忙拿話岔了開去，說道：「康和兄來得正好，青松道兄和公愚兄失踪之事，兄弟正感茫無頭緒，不知如何着手才好，現在有康和兄趕來，咱們正好仔細磋商磋商。」

陳康和聳聳肩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今黑衣教死了一個秦三思，這檔事，只怕湘西七怪就很難善罷甘休……」

就在此時，只見謝雨亭匆匆走了進來，朝春申君躬身道：「啓稟師父，謝艮又回來了。」

春申君道：「他飯後不是已經回弓箭塘去了嗎？」

謝雨亭道：「是的，但他走到離咱們三里外，就被人逼回來了。」

春申君一怔，問道：「被人逼回來了？那是什麼人逼他回來的？」

謝雨亭道：「大概是黑衣教的人了，據說，凡是到咱們莊上來的人，只准進來，不准出去……」

春申君聽得臉色微變，問道：「謝艮人呢？」

謝雨亭道：「就在外面。」

春申君道：「叫他進來，為師要問問他。」

謝雨亭應了聲「是」，迅速退出，接着領了謝艮走入。

謝艮慌忙走上前去，垂着右手，躬身道：「小的謝艮，見過莊主。」

春申君問道：「你在莊外，遇到了什麼人？」

謝艮道：「小的離莊不過三里光景，騎着的馬忽然一聲悲嘶，前蹄突地一蹶，朝前跪倒下去，小的幾乎一個觔斗摔了出去，急忙朝前躍開，回身看去，那馬已經口吐白沫，中毒倒斃。」

春申君怒聲道：「黑衣教人慣於使毒，當眞可惡！」

謝艮續道：「小的正在察看之際，只聽身後有人說道：『朋友，是從春華山莊出來的，要到那裏去？』

「小的回身看去，是一個身穿黑衣的漢子，這就回道：『在下回弓箭塘去，朋友有事？』

「那人道：『我勸你不用去了，還是趕快回春華山莊的好。』

「小的看他口氣不對，問道：『為什麼？』

「那人道：『從現在起，春華山莊這條路，只准有人進去，不准有人出來，你知道麼？』

「小的道：『朋友是什麼人，管得了麼？』

「那人冷笑道：『我只是好意勸告，你若是不信，不妨試着走走看？』

「小的怒聲道：『原來我[illegible]馬，是你放倒的，那好，你就是不找我，我也要找你呢！』小的右手一探，去抓他肩頭。

「那人冷笑道：『憑你還不配跟我動手。』

「小的就和他動上了手，但沒走出三招，就被他一掌擊在右後肩上，小的身不由己，往前衝了三步，那人冷笑道：『你右手已無法再舉，趕快回去，告訴陳莊主，要他向教主領罪，否則……』」

他不敢再往下說。

春申君道：「否則什麼，你但說無妨。」

謝艮囁嚅道：「否則春華山莊的鷄犬，就是榜樣……」

春申君道：「你右臂怎麼了？」

謝艮道：「小的右臂確實無法舉動，一點力都用不上，所以小的只好趕回來跟莊主稟報了。」

謝雨亭道：「弟子方才給他解穴，却無法解得開。」

春申君站起身道：「他們使的可能是拂穴手法了！」

伸手在謝艮肩頭輕輕捏了幾把，謝艮口中啊了一聲，一張臉都脹紅了，但右手還是垂着無法舉動。

春申君噫了一聲道：「奇怪，這是什麼手法所傷？」

陳康和驚異的道：「春華兄，看來他不是拂穴手法所傷的了。」

任雲秋道：「表叔，讓小侄來試試看。」

春申君含笑點頭。

任雲秋走到謝艮面前，舉手一拂，謝艮口中「啊」了一聲，右肩登時覺得輕鬆了許多，試一抬手，已能活動，急忙躬身道：「多謝少爺。」

陳康和看得眼中閃過一絲異色，大笑道：「任老弟，你使的這是什麼手法？」

任雲秋道：「晚輩使的只是普通拂脈舒筋手法罷了。」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還是你行。」

一面朝謝艮道：「謝管家，既然黑衣教封鎖了咱們莊外的通路，你就在莊中歇一天再走不遲。」

謝艮應了聲「是」，躬身退下。

春申君虎的站起身道：「康和兄，你去我書房稍歇，雨亭，你帶八名莊丁，跟着為師出去看看，我倒不信這些不開眼的東西，眞能在我春華山莊四面封得住咱們出路！」

陳康和大袖一甩，跟着站起，大笑道：「春華兄這算什麼話，兄弟不才，你老哥要出去瞧瞧，兄弟連跟在你老哥後面，搖旗吶喊都不行麼？」

春申君笑道：「兄弟不是這個意思，康和兄別誤會了，你剛從黑石頭來，自該到書房去休息一回，兄弟只是去看看封鎖我春華山莊的是些什麼人而已，這些人，又不會是黑衣教的主腦，這也不是去正式和他們決戰，康和兄自然不用去了。」

任雲秋站起身道：「表叔可否聽小侄一言？」

春申君含笑道：「你只管說。」

任雲秋道：「表叔是一莊之主，在江湖上是有聲望的人，方才表叔也說過，這些封鎖春華山莊的人既不是黑衣教的主腦，表叔親自趕出去，豈非有失表叔的身份，小侄之意，倒不如由雨亭或雨奎兄和小侄去一趟，一來可以探探他們虛實，二來也可以給他們一些顏色看看，表叔以為如何？」

謝雨奎喜道：「任兄弟說得對，師父，弟子和任兄弟一起去。」

春申君含笑道：「雲秋，你和雨奎兩人去，表叔自可放心，只是對方名為黑衣教，是江湖上最詭秘的一夥人，使毒用迷，不擇手段，你們可得小心應付。」

任雲秋道：「表叔只管放心，小侄決不會給表叔丟人的。」

春申君大笑道：「好，好，雨奎，你和雲秋一起走吧，但不可走得太遠。」

謝雨奎喜道：「弟子省得。」

任雲秋、謝雨奎兩人就相偕走出大廳。

春申君朝陳康和笑了笑道：「江湖後浪推前浪，現在是年輕人的時代了，咱們都老了。」

陳康和聳着肩笑道：「春華兄，你是我們的盟主，正當盛年，怎麼能說老了呢？」

却說任雲秋、謝雨奎出了春華山莊，兩人一路上故意談談笑笑，從容而行，走到三里光景，果見從左側林間，閃出一個黑衣漢子攔在大路中間，朝兩人冷喝一聲道：「嘿，你們兩個還不站住！」

謝雨奎故作不知，看了他一眼，問道：「朋友是什麼人？」

那黑衣漢子道：「你們不用問我是什麼人，快快回去。」

任雲秋道：「在下是要回去，你攔在路中間作甚？」

黑衣漢子道：「我要你們回春華山莊去。」

任雲秋道：「在下早晨是拜年來的，現在要回寒舍去了，還回春華山莊去做什麼？」

黑衣漢子不耐煩道：「老子不管你到那裏去，給我回去就對了。」

謝雨奎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漢子道：「老子告訴你，來到春華山莊的人，只能進，不准出，知道嗎？」

任雲秋道：「這是誰規定的？」

黑衣漢子道：「是老子說的。」

謝雨奎作色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容得你在此撒野。」

黑衣漢子怒笑道：「好小子，你是春華山莊的人了，你再走一步試試看？」

謝雨奎道：「再走一步，就再走一步，看你又能怎樣？」

隨着話聲，果然又跨上了一步。

黑衣漢子口中嘿了一聲，右手疾發，朝謝雨奎肩頭拍來，只要看他出手這一拍，手法十分奇特，而且快捷絕倫，可見一身武功，大非庸手。

謝雨奎豈肯讓人？左手朝外一格，右手一拳衝着他面門擊去。

任雲秋心中暗道：「果然是『斬脈手法』！若是給他拍上，謝雨奎就得吃了大虧。」

他不慌不忙跨上一步，口中說道：「新年新歲，大家怎好認眞？快請住手。」

說話之時，左手輕拂，搶在謝雨奎格出的左手前面，拂在對方右腕之上。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任雲秋這一拂，黑衣漢子突覺右腕一麻，整條右臂頓時失去了勁力，再被謝雨奎一格，格得朝向盪開，但聽「砰」的一聲，謝雨奎右手一拳，不偏不倚打在他鼻樑上。

黑衣漢子被打得兩眼發黑，鼻血如注，口中「啊」了一聲，幾乎往後栽倒。

謝雨奎得理不讓人，格出的左手劃了半個弧形，由下翻起，又是一拳，擊在對方腹部。

黑衣漢子一個人被擊得連退了兩步，彎着腰再也直不起來。

謝雨奎冷笑道：「如此不中用的東西，也敢口出狂言！」

話聲甫落，突聽有人沉嘿一聲道：「是什麼人傷了老夫徒兒，還在此口發狂言？」

隨着話聲，從林中走出一老一少兩個黑衣人來！

前面一個身穿黑袍，神情冷肅，頦下留着一部花白鬍子，目光炯炯，看去已有六十出頭。

他身後緊隨着一個黑衣漢子，大約有二十七八歲。

謝雨奎應聲道：「閣下是什麼人？你們在春華山莊前面，阻攔出莊的人，這不算狂妄麼？」

黑袍老者看了謝雨奎一眼，炯炯雙目却落在任雲秋身上，心中暗道：「這少年淵停嶽峙，氣度不凡，看來倒有些來歷。」

一面朝那黑衣漢子問道：「徒兒，你傷在那裏？」

先前那黑衣漢子舉起左手，抹了一把鼻血，躬身道：「啓稟師父，弟子右臂若廢，無法舉起。」

黑袍老者伸手在他肩上捏了一把，神色微變，抬目道：「你們兩人之中，是誰使了截經手法？」

任雲秋朗笑一聲道：「這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令高足能使拂脈手法傷人，難道就不許別人使截經手法麼？」

謝雨奎聽得暗暗奇怪，忖道：「任兄幾時使了截經手法，自己怎麼沒有看到他出手呢？」

黑袍老者目光如電，盯注着任雲秋徐徐說道：「年輕人，你是何人門下，叫什麼名字？」

任雲秋道：「閣下要問我是誰？似乎應該先說說你是誰才對，縱容門下，阻攔春華山莊出路，這是什麼道理？」

黑袍老者深沉一笑道：「年輕人，老夫只是因你會使截經手法，可能是故人門下，才要問清楚……」

任雲秋不待他說下去，大笑道：「這個閣下大可放心，在下恩師從未在江湖走動，也沒有江湖下五門的朋友！」

跟在黑袍老者身後的黑衣漢子聽得大怒，口中暴喝一聲：「小子找死！」

欺身而上，一掌朝任雲秋當胸劈來。

謝雨奎待要出手，任雲秋右手一攔，笑道：「雨奎兄，你不值得和他動手。」

（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飄香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明末清初，崇禎皇帝吊死，意圖中興的幾個王子，先後都落入清軍之手喪了命，僅走了桂王在肇慶稱帝，國號「永曆」，算是大明宗室的一枝根苗，滿清亦不遺餘力派出人手，明的、暗的殲除苟延殘喘的流亡明帝，在快活居的飯莊裏，聚集了一批客人，都是來食蟹喝酒，正是蟹螯杯酒兩相持，似乎是慕名而來食蟹，其實是跟踪一人，派來跟踪的人有大內高手，亦有清帝的秘密殺手，有平西王吳三桂的殺手、有義王的殺手，結果秘密殺手九先生打走或揭穿其他殺手，獨自跟踪安排捉拿獵物正在得手，却來了一個黃衣青年截擊……

交換人質　中計被擒

一霎間，九先生臉上已佈滿了汗珠，豈知一瞬間的迫出戰圈，便自再也無能踏進。簡崑崙的寓動於靜；看來平常，其實高超秀逸，綿密精嚴，已說明了他晉身「劍壇」的超然實力，濃眉漢子果眞抵死相拚，便是迹近「無賴」等而下之了。

緩緩的收回了雙手，祇是默默的向對方望着……

「足下劍法『驕馬弄銜而欲行，粲女窺簾而未出』，千辟萬灌，已無鑪錘之迹，看來已入上乘境界，在下絕非其敵，欽佩、欽佩——」

一面說不免着實向對方少年打量了幾眼，頗有感愧的又自嘆了一聲。

「話雖如此，今天你管了這件閑事，却也……爲自己樹了大敵，終將不免一死，却爲你不値——」

邊說邊自退後，倏地擰身縱上大船，向着一旁船家模樣的漢子叱道：「走！」

轉瞬間，船放江心，順流直下而逝。

簡崑崙一面收劍入鞘，遠遠向着白馬上的灰衣相公打了一揖，一言不發的翻身上了黑馬。逕自策馬自去。

白馬上的灰衣相公喚了聲「喂——」，忙即縱馬跟上來，紫臉大漢緊緊隨着他身邊。

却在這一霎，遠處傳過來雷鼓般的一陣蹄聲，大羣人馬，雲也似沿着江岸，逆行而上，將士的頭盔，映着晚霞，閃動着火焰般的大片流光，儼然是大軍來了。

馬上的灰衣相公先是一怔，緊接着不由微微的笑了。

紫臉大漢「啊！」了一聲，勒住了馬大喜道：「李將軍來了！」

一時喜極淚下。

——他終於得脫仔肩，暫時卸下了單身護從「聖駕」的千鈞重担！

李將軍——李定國，延安人氏，字一人，與孫可望同投「永曆」帝，封「晉王」，可望反，李獨奉帝轉戰四方，入桂滇，大敗可望，却不敵清兵，且敗且走，矢死忠貞不二。

「永曆帝」便是白馬上面有病容的灰衣相公了。

「紫臉大漢」莫思成，原桂王府侍衛首領，後隨李定國，居官副將。

眼看着李將軍的勤王大軍，風簇雲湧，瀰天蓋野而來，不經意，身邊的那個黃衣少年簡崑崙却走失了！

時清世祖「順治」四年，永曆帝敗走桂南。

×　×　×

「明朝是不行了……完！」

長榻上的年老文士，長長的吁了口氣，一隻手端起面前的茶碗，啓開碗蓋，呷了一口，兩隻眼睛十分平和的向面前的簡崑崙注視着。

「朱由榔眼前這個孤君……其志可嘉，其勢可哀……李定國、丁魁楚、瞿式耜……都將無能成就大事，未來天下終爲異族所統，欲振乏力，欲振乏力……少君你的苦心怕是終將白廢」。」

簡崑崙苦笑了一下，低頭不語。

年老文士看着他微微一笑說：「我知道你心裏不服，這可也是没法子的事……這幾日我夜觀星相，永曆帝敗象雖顯，却有將星扶助，一半時還不致受害……也祇能以此告慰」，又能如何？

草堂明淨，秋光可人。

値至金風送爽，百花凋謝，惟窻前名菊，花開淋漓，獨立寒秋，品格清高，直似花中君子。

眼前一盆「百煉金鋼」綻放得極爲出色，老人特地把它置放眼前，便於隨時觀賞。

澹泊明志，養性功深。

越是有內涵的人，越不易爲憂傷所困。那也祇是說這類人心胸開闊，較能「提得起，放得下」，較諸常人，不着形迹而已。

眼前年老文士再次向簡崑崙注視時，深邃的目光裏，竟然不免爲憂傷所感染！

「你父親長我六歲，人品武功，道德學問，併世無雙，他也是我這一生最欽敬的一個人，承他不棄交了我這麽個朋友，多年來一直引爲知已，這一次更打發你來看我，足見他老哥没有把我當外人……」

簡崑崙在旁祇是聽着，情知對方必有下文。

「那一年，我看見你的時候，才這麽高！」比了一個手勢，他接着說：「大概才五六歲，一眨眼的工夫，你却這麽大了，總有二十了吧？」

簡崑崙又點了一下頭。看了一眼，父親一直推許的這位老友——「玉劍書生」崔平。父親曾推許他的劍法，詭異莫測，有「北秦南崔」之譽。

「北秦」指的是「滄州」的秦太乙，「南崔」是「姚江」崔平，便是眼前對方這個老人。

「你父親自患病閉門不出，這二十年江湖間變化很大，這一點我務必要跟你說清楚！」

頓了一下，他接下去說道：「以你父親那身本事，雖說中年以後即不良於行，且不便於武術運行，但是他的智慧見解均還存在，這麽多年以來，全心全意的都放在你一人身上，你的一身造詣也就可想而知，回頭我要親自拜識一下，還請少君不要藏私才好。」

簡崑崙躬身道：「豈敢！這次離山，父親交待，原是要向你老請教，這一點家父信中應該也提到了。」

「提到了，提到了——」

崔平輕輕抬起一隻手，捋着頷下的一綹羊鬚。

那隻手五指修長，且留着晶瑩透剔的長長指甲，白皙細緻，宛若婦人，且在「無名指」上戴着個其色澄碧的翠「馬蹬」戒指。

——這隻手無論你從任何角度去看，都應是屬於斯文一型的，伸伸紙，提提筆，理應在行，挑絲弄琴，引笛蒔花，更屬份類，至於拿刀動劍，好像就牽强了；特別是屬於個中翹楚一流的劍中高手，誠然不可思議。

「你父親太客氣了！」崔平微微一笑：「什麽『北秦南崔』，都是江湖的過譽，溢美之詞……要說到劍，你父親才稱得上是個行家，他祇是輕易不露而已，那是因爲……」

看了簡崑崙一眼，崔平暫時壓住了話頭，没有繼續說下去。

「名高見嫉，木秀風摧……」這個天底下，誰也不敢自稱老大，強中更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少君，你千萬可得要記住這句話……否則可要吃大虧……我想這便是你父親打發你出來這一趟的原因了！」崔平瞇着一雙細細的長眼，在在向對方瞧着！

簡崑崙應道：「我記住了。」

「現在記住，却是晚了，太晚了！」崔平端起茶碗，喝了一口：「你已經開罪人了。」

放下茶碗。他身子坐正了，神色間一派正經。

「開罪了一個大敵，這個大敵便是我與你父親聯在一起，也不敢輕易招惹，而你才一出來，便自與他們結上了樑子，這個樑子還不小……」

簡崑崙呆了一呆，心裏隨即明白。

崔平冷冷一笑，一霎間那張清癯的瘦臉上，竟自泛起了隱隱愁容。

「這便是我要跟你說的了，少君，你初次出道，便結了如此大敵，實非佳兆——你祇道那個爲你所敗，乘船逃開的人，是尋常人物麽？

「他的出手不高！」簡崑崙搖搖頭，又說道：「雖是功力不弱，却並非十分出色！」

「你也不能小瞧了他！」崔平說：「這個人我知道——『九尾』桑弧，詭計多端，陰損狠毒，在此滇桂地方，是出了名的難纏……但是，厲害的，還不是他，而是他在身後的那些人，以及那個龐大的黑道勢力……」

簡崑崙恭敬地道：「那人是誰？什麽勢力？」

崔平看着他嘆了口氣：「你這次出來，令尊竟然没有與你談起麽？」

却又點點頭慨嘆了一聲，說道：「是了，他是要假我之口說與你聽的……果眞如此，却又慢了一步，豈非天意？豈非天意——？」

一連說，」兩句豈非天意，隨即由榻上彎身站起，步向窗前，逕向寓外盛開的菊花看去。

「有件事你也許一直還不知道，但我却不能不對你說。」

崔平回過身子來，說：「你父親退居『青嶺』二十年，不再論劍，可以說是完全摒棄江湖，與人隔絕了，你可知爲了什麽？」

「那是因爲他老人家腿部有疾，不良於行……」

「不是病——是傷……被人家的劍傷了！」

簡崑崙陡地一驚，睜大了眼睛。

× × ×

風起，花散……

片片飛花，打那個籐蘿花架子上飄落下來，紫色的花瓣，迎着朝陽，一片流光溢彩，所見多姿。

「花自飄落水自流！」

崔老劍客嘴裏喃喃的唸着，這句話像是讓他憶及了一件往事，却也使簡崑崙陡然而有所警。

「我聽過這句話……」簡崑崙一片茫然的看向崔平：「却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莫非還有什麽含意不成？」

嘴角牽出一片苦笑，崔平說：「我想你也應該聽過。這句話是在告訴你當今江湖最具實力的一個黑道帮派——『萬花飄香』，也告訴你當今天下一個最可怕的人物『飄香樓主』柳蝶衣。」

「柳蝶衣？」

對簡崑崙來說，這個名字却是陌生的很。

對崔平來說可就不一樣了，雖然多年以來，他絕少提起這個名字，可是再一提起，都爲之「驚心動魄」；眸子裏的汪汪神采，不期然的也爲之黯然失色。

「也有人叫他『花仙』『花聖』或是『花痴』……名雖多極了，多得連他自己恐怕也數不清……這個人愛花成痴，劍術無敵——當得上當今天下一個怪人。」

目光一轉，盯向簡崑崙：「剛才我曾讚賞你父親簡冰老哥的劍法，但是此人劍術尤精，也許更高過令尊……你父親的腿，便爲此人所傷。」

對於簡崑崙來說，這個突然的消息，簡直使他震驚。

在他感覺裏，父親簡冰的劍術，博大精深，罕世無雙，想不到猶有人要高過他，一時不禁對「柳蝶衣」這個人充滿了離奇的幻覺。

崔平輕輕哼了一聲：「你父親生性要強，自以此次落敗，技不如人，爲遵當日所約，便自退出江湖，永世不出，爲此也就助長了今日『萬花飄香』一門的坐大與盛，眞正是沒有想到的事情……」

簡崑崙這才明白了一切！

何以父親發奮練劍，幾至廢寢忘食？

何以他心懷感傷，幾度撫劍落淚？

何以他那般苦心孤詣的造就自己？……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

天下父母心！父親失敗了，却要兒子成功。

× × ×

「如今的『萬花飄香』聲勢之大，是你父親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趁着這個機會，我跟你說一說。」

崔平緩緩在椅子上坐下來，一隻手捋着山羊鬍子。

「他們是『一樓、二堂、三壇、四門、七十二舵』，組織遍佈天下，手下人數近萬，這是指直接受他們控制指揮的人數，還不算其他方面，一個黑道組織能有這麽大的勢力，誠然前所未見……莫怪乎誰也無能抗衡，就連地方官府，也得仰其鼻息，不敢招惹了。」

簡崑崙點點頭，沒有吭聲。

崔平說：「柳蝶衣自然也就是負責此一龐大黑道組織的首領，人稱『飄香樓』主人，下面堂、門、壇，各設一主二副，七十二舵，亦有掌舵一人，下面還有分舵，人數可就多得扯也扯不清楚了。」

他的眼睛緩緩看向簡崑崙，特別提醒他說：「你路上遇見的那個『九尾』桑弧，祇是『南桂』的一個門主而已，論身份在『萬花飄香』這個組織裏，不過是個四流角色，祇是在滇桂黑道裏，提起來已是無人不知，聲勢不小，以此而推，上面所謂的二堂三壇的負責人物，該是何等厲害角色，也就可以想知了。」

「玉劍書生」崔平，既爲簡崑崙之父簡冰所推允，託以愛子，當非泛泛之輩。

——祇是，在他提及「萬花飄香」此一黑道勢力時，先時的一番從容瀟灑，即使仍能顧及，却已不無勉強。

簡崑崙已經注意到了，下意識對此「萬花飄香」一派組織，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却仍有不明之處，——「萬花飄香」這個組織，何以要向那位亡國之君「永曆帝」思以染指？用心爲何？

崔平說：「那純粹是『飄香樓』主人柳蝶衣個人的意圖與野心了！」

據此而推，比較可信的眞實情況應是：柳蝶衣意圖「挾天子而令諸侯」，有了「永曆帝」這塊金字招牌，便可公然號召天下，風起雲湧，成就一番大事，一待時機成熟，天下黑白兩道，儘爲所控，予取予携，無往不利，那等風光，便是紫禁城的皇帝，也要懼其三分，自嘆無及。

× × ×

長長的指甲，吃熱茶一泡，頓呈軟疲，很容易便可捲曲起來。

再加上特製的銀質指套，便可無碍行事，任意操作。

即使以之「運劍」，亦無不便。

崔平抬了一下這隻右手，向着身邊的簡崑崙微微點頭說：「讓我就領教一下少君你的劍吧！來！」

堂外秋光明晦，不俟簡崑崙答話，轉身步出草堂。

兩個人相互對立，四週全是菊花，姹紫芳菲裏時有蝶兒飛舞。

揚了一下手裏的斑竹！

崔平說：「你父親的劍法應該是不在柳蝶衣之下，即使不及也相差極爲有限，那一次『白湖』相約論劍，冰兄吃虧在神氣未定，自然，論及此道，令尊比我更在行，祇是那柳蝶衣對此更有功夫而已。」

「劍以氣施，形爲神奪。」簡崑崙記住父親的話，不覺道出。

「對了！」崔奇點點頭，很注意的向對方這個少年打量着，越覺他英華內聚，神注氣定，正是上乘劍術的大家風範，內心頗生敬仰！

其時簡崑崙手握竹枝已向他躬身施了一禮，手領劍訣，緩緩拉開了門戶。

地面落葉蕭蕭！

枯黃的落葉，隨即在此一霎間有了異動，緩緩向着崔平身前移近過來。

崔平慨嘆了一聲，十分驚訝的說道：「你已深悟劍中精髓，儼然大家身手，看來青出於藍，已無庸我再指點，難得，難得——」

話聲出口，手中細細斑竹已在舉起，循着一定水平，遙遙指向對方當胸。

這一霎間，他瘦削的軀體，便似泥塑木雕，一動也不動的凝固在這個姿態裏。

移動的落葉，忽然止住了前進，前不得進，後不能退，岔集在兩股氣流裏，祇是頻頻打轉。

簡崑崙心裏一驚，才知道這個崔平，果然有獨到功力，此次離山，父親特要自己前來拜見，連同其他父執四人，刻囑虛心求教，當有深刻含意。

思念中，他已閃身前進。

像是一道閃電，快到不及交睫，已自切進到崔平的當前，後者倏地睜大了眼睛，左手二指待將上引，拉開劍勢，簡崑崙却似旋風一陣，呼地躍身閃開。

「好身法！」

一聲讚嘆之後，崔平陡地騰身而進。

有似飛花一片。

猝然下落的勢子裏，崔平已揮出了手中的竹劍。雖是一截細細斑竹，其實與眞劍何異？

陡然間他瘦削的身子，變得極其壯大，掌中竹枝，不啻千刄萬劍，配合着強大的下落之勢，一股腦兒，直向着簡崑崙身上揮落下來。

簡崑崙情知對方這一招「千劍紅雪」，正是此老飲譽數十年的劍招精萃。父親一再提及，要自己拜受之餘，特別注意其間的微妙關鍵。

這一霎實在來得太快了。

簡崑崙既喜又驚，不得不全力以赴，千鈞一髮之際，乃自施展出本門最奇妙的七式絕招之一——「破影成雙」。

顧名思義，那只是一種身法的奇妙變化。

陡然間，簡崑崙的身形化一爲二，混身於對方千劍萬刄的劍陣之間。

那是一種奇妙的身法運用。其實那雙人影，乃是快速閃動之下的一個幻覺，眞的人却在這一霎拔身而起，宛若輕烟一縷，抄着崔平的頭頂掠了過去。

——崔平恰恰也在這時轉過了身子。

彼此以幻攻幻，敢情全是假的。眼前的這個照面，才是眞身相接。

像是相對的一雙木偶，一動也不動，那却是極短的一瞬間事。緊接着崔平揚動的竹枝，「嗤！嗤！」有如利刄劈風，却已在簡崑崙左右兩處大襟上，開了兩道裂口。

像是一陣狂風，崔平霍地投身而進。

人影交叠而進，驀然回首的當兒，簡崑崙已緊緊抄住了對方竹枝的梢頭。三指如鉗，拿住了對方比作劍鋒的竹梢。

崔平不覺一怔，緊接着哈哈大笑。

「好劍法——這一手『火中取栗』便是令尊當年，也有所不及……看來少君一身劍術，非但已得令尊眞傳，更是青出於藍，我是萬萬不及，獻醜，獻醜，哈哈……哈哈……」

在末後的幾聲笑，不勝愧疚，好不凄涼。

簡崑崙慨嘆一聲道：「大叔這一手『千劍紅雪』世無其雙，這一次前來，正是奉命求教，設非我有見於先，心存仔細，又得家父事先指點，萬萬不敵，便是如此，也嚇了我一身冷汗……」

崔平微微一笑，看向他點頭道：「這幾句話，我相信是由衷之言，話雖如此，却也實是高明，以你目前傑出造詣，再能參透我『紅棉』劍法，兩相運用，當能更上層樓，怕是飄香樓主，亦非其敵矣！」

話聲方綴，却嚇得「波！」的一聲脆響，有如過年時小孩子玩放花炮那般响法兒。

却有一道綠綠的火焰，連同着一道黃烟，呈現弧狀漫空而起，直向眼前墜落下來。

二人看在眼中，方自納罕，那道綠色火焰，其時已至眼前。却是不偏不倚，正好落向崔平所居住的草舍之上。

緊接着「轟」然一聲大响，冒出了大片火光。

二人目睹之下，這才知道不妙。

崔平驚呼一聲：「不好——」陡地縱身而起，直向旁上落去。

却在這一霎，耳聽得身側四週「波波——」聲响個不絕，無數道綠色火焰，同時自四面八方一併飛起，全數向草舍集中墜落下來。

刹那間，大火衝天直起，空氣裏夾雜着濃重的硝磺氣味。

却於火光熊熊之中，飛天鷂子般的落下來一條人影。

來人顯然屬於「短小精悍」一型，一身紅色袍帶襯托在紅色火焰裏，尤其刺眼，加上一副活似雷公尖嘴猴腮嘴臉，簡直與俗畫中的「無忝」火神一般無二。

一朵火焰般的輕飄，陡地自空而降，於漫天大火裏，落向草舍一角——金鷄獨立——好個漂亮架式。

「崔老兒，你的胆子不小，胆敢與我們爲敵，還不把姓簡的小輩獻上，眼看你死無葬身之地！」

話聲方出，即聽得崔平一聲怒叱，已自臨側躍出，起落之間，已撲向紅衣人，怒鷹搏兎般，驟降下來。

那人鵝似的怪笑一聲：「好！」

四隻手掌，已自交接。

一合乍分，大火中，飛鷹天際般，雙雙已落身舍外。

簡崑崙這才知，禍因由己而起。慌不迭跟踪縱起，飛身舍外。

秋高物燥，草舍火勢旣起，一發不可收拾。眼看着火蛇四舞、烈焰薰天，極短的一瞬間，已滙集成一片赤焰火海。

簡崑崙目睹下，自是痛心如焚。

他身子已翻出院外，忽然想到崔舍尚有年過八旬的老母與一名舉炊的老奴周安

，心裏一驚，顧不得與敵人照面，慌不迭又騰身折返了回來。

大火裏，人影幢幢，顯然來人不少。

簡崑崙以極快身法，搶身入舍，其時草堂已爲大火所封，一道火舌飛捲過來，差一點撩在他身上。

情急智生，他迅速脫下了身上長衣，猛力揮出，發出大股風力，眼前火焰吃他巨力一搧，頓時向四下擴散開來，他乃得趁隙踏入。

却祇見四壁窻檽，俱已火起，滿室濃烟，旣濃且嗆，滾滾如濤，直燻得眼睛也睜不開。

簡崑崙一面揮動長衣，驅除眼前濃烟烈焰，一面快速前竄。

原來崔平事母至孝，膝下無子，中年妻室亡故之後，便不曾再娶，所有家務舉凡炊事洒掃，均賴老奴周安上下打點。草舍三間，雖不華麗，窻明几淨，倒也雅潔可人。

他依稀記得崔老夫人住在最裏面一間，老奴周安應在後面厨房，身子一經撲進，直向裏間過道撲去。

却不意，猛可裏一人自裏間撲去。

這人一身怪樣衣着，頭、手、臉、身，俱都纏着濕漉漉的布條子，僅僅露着一雙眼睛，身後揹着一人，幪着大幅濕布——說明了對方的「有備而來」，一切均在事先的計劃之中。

乍然相見，二話不說，循着此人的一個前撲勢子，掌中厚背鬼頭刀，潑風蓋頂般，猛力直劈下來。

簡崑崙長軀一收，施展的，是快速收肌卸骨之術，宛若寒禽露立，形象頓失其半。

對方的刀便落了空。

那人狂叱了一聲，身子滴溜一轉，第二次發刀，直似飛虹倒捲，待將向簡崑崙身上揮落，其時已晚，却已爲後者搶了先機。

隨着簡崑崙揮出的長衣，火光裏有如紅雲一片。兩相交迎——神龍擺尾的一番折騰——「哧！」

捲飛而起的刀身，曳着長長的一道銀光，撞上了屋頂橫樑，落下來發出了震耳的一聲脆響「嗆啷啷！」

一掙之力，何止千鈞？

那人鬼頭刀脫手，右手虎口亦裂，頃刻間鮮血染了滿手，這才知道來人厲害。

這一霎，火勢益烈，「克喳！」巨响聲中，一根燃着的橫樑，自空墜落，差一點砸在了二人身上，四下裏濃烟火舌，簡直就似把二人吞噬了。

那人連驚帶嚇，那裏再敢片刻逗留？怪嘯一聲，陡地騰身而起，直向院内撲了出去。

簡崑崙偏偏放他不過，長軀乍搖，如影附形的跟了過來。

那人眞個急了。

風車也似的一個疾轉，與簡崑崙照了臉，顧不得手上的傷，一招「童子拜佛」，直向對方腦門上磕來。

簡崑崙恨透了這個人，決計不再留情。身子再次一個快閃，已到了對方左側，那人慌不迭偏過頭來，正好迎着了前者突如其來的一雙鐵指。

是傳說中的「大力金剛指」吧！

隨着簡崑崙遞出的一雙手指，不偏不倚，正好照顧了他那雙閃爍的賊眼。

「噗哧——」怒血四濺。

那人「啊唷！」了一聲，整個身子直向後面倒了下來，却爲簡崑崙當胸一把抓住。

五指着力，捏碎了對方胸前的「麻花結兒」，身後的那個人便到了他的手上。

火勢猛烈，像是天都紅了。

火焰流飛裏，竹籬、老樹，略一招及，立時燃燒起來，劈拍聲密如貫珠，便是過年時燃燒的花炮，也沒有這般熱鬧。

人心，却祇是沉淪……「痛」到無以復加。

簡崑崙目睹下，祇覺着悲忿膺胸，無名的激動一時連眼淚也淌了下來。

眼前已是火海一片，再無逗留之理。

雙手捧着救自敵人背後的人，身軀拔起，宛若輕烟一縷，已自越過火龍也似的竹籬。

却祇見主人崔平，正自舞着一根竹杖，與兩個人戰作一團。

現場人數不少，這把火無疑是對方處心積慮的「精心之作」。

雖是一根竹杖，一入崔平之手，却與眞劍無異，迎着對方的兩股兵刃——「太歲刀」「判官雙筆」，並無絲毫敗退之意，反倒越戰越猛，招招奇險。

無如，敵人並非易與之輩。

兩個人都有高功夫，刀筆併施，各有毒招，聯手之下，威力無匹，設非如此，便無能阻止住崔平幾欲奪身火海的企圖。

眼前他乍然看見簡崑崙的來到，竹杖力揮下，逼得當前敵人退後一步。乃得待機躍出戰圈。

「多謝賢侄！是老夫人麽？」

話聲方歇，敵人的一雙判官筆，上點咽喉，下扎小腹，隨着來人的快速投身，一股腦照顧過來。

另一口太歲刀也不含糊。

操刀人是個形同無常鬼的「瘦子」，吊客臉，八字眉，白生生的一張長臉，實相實在不敢恭維，可是刀法得自高人傳授，着實不弱。

崔平那等功力之人，吃此二人纏住，竟自擺脫不開。

簡崑崙急於要知道，救出的「老夫人」無恙否？慌不迭扯開了「老夫人」臉上濕漉漉的幪布。

「啊——」他呆住了。

竟是老奴周安——想是爲濃烟所嗆，也已昏死多時。

「老夫人可好？」

一面舞動竹杖，崔平大聲喝着：「點『海底』、『心經』二穴，應該可以無慮——你們速速下山，我隨後就到！」

簡崑崙目噙熱淚，應了一聲，如法泡製了老奴周安呻吟一聲，果眞活了過來。

眼看着大火衝天，一片克喳聲中，草舍已是搖搖欲墜。

心念着老夫人，簡崑崙把心一橫，待將二次縱身火場。

却爲傳過來那陰森森的一聲冷笑所阻止——

「姓簡的，你稍安勿躁，留着你那半條命吧！」

火光映襯裏，人影猝閃，一人當面直立。

聲音旣熟，人不陌生。

黑瘦的個頭兒，濃眉大眼，一身茶色褲褂，正是前此舊相識。簡崑崙更已知道了他的名號——「九尾」桑弧。

眼前的乍然相逢，眞够驚心動魄。

「是你——？」

「不錯，小兄弟，咱們又見面了！」

桑弧分動着那雙濃濃的眉毛，由不住「赫赫！」有聲的笑了，此番他有恃無恐，儼然已非當日「吳下阿蒙」。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無庸多說，簡崑崙陡然凝聚眞力，向前跨進一步，凌厲的目光，顯示着他即將的出手，已似再無妥協的餘地。

「不！不！不……」

桑弧搖着手，嘴角含蓄着陰森的笑。

「沒有人跟你拚命，先給你看個人，再動手不遲。崔老哥，你也是一樣——」

說時，霍地後退一步，手勢一揮，叱道：「押上來！」

其時崔平一支竹劍，霍霍生風，連施險招，已將身側兩個強敵逼得連連倒退。

——他雖目不旁瞥，却已知道情況不妙，心念老母安危，再無心與對方二人惡戰，竹杖力抖，「哧！」刺中當前手持判官筆漢子的右膀。後者一個踉蹌，差一點坐倒地上。

值此同時，那支竹杖飛蛇掠空般已橫向手持「太歲刀」的無常漢子當前，強大的內悉力道，直把對方逼得連連後退。

崔平果眞此時待機出劍，對方萬難廻避逃開，却在這時聽見了「九尾」桑弧的一聲招呼，霍地臨時收招，打住了待出的劍鋒。

隨着「九尾」桑弧的一聲招呼，一行人，陡地自林中現身而出。

四個人，四口劍，前後左右，團團看住的竟是當中白髮皤皤的一個老婦人。

——崔老夫人。

這個突然舉止，使得乍然目睹的崔平，猝吃一驚，登時呆着木立。

簡崑崙也呆住了。

大火猶自劈劈拍拍的燃燒着，天却紅了。

由於崔平居住之處，遠避塵囂，爲一清靜山居，附近並無人家，火勢雖大，幸無波及，倒是附近一片樺樹，爲火鴿所染，頃刻間爆發出熊熊火焰，風勢裏像是條條火龍，昂首待飛。

「九尾」桑弧發出了得意的笑聲——

「看見沒有？老太太可是在我們手裏，誰要是敢動一動，嘿嘿，後果可嚴重啦——姓崔的，丟下你手裏的傢伙吧！」

崔平一時面色慘變，慨嘆一聲，丟下了手中竹杖。

「你請放心，雖然燒了你的房子，我們可也並不想難爲你……」

桑弧的一雙眸子，隨即轉向簡崑崙，問：「倒是你——小兄弟，你看該怎麽辦吧！」

簡崑崙在目睹着崔老夫人爲對方押出的一霎，即已想到了未來的可能發展。

敵人這一手，旣損且狠，却是萬萬沒有想到。

大禍觸成，義無反顧。

「且請把老夫人先行釋放，我的事好辦！」簡崑崙神色自若道：「任憑你們發落就是！」

白髮皤皤的老夫人，在四支長劍看守之下，雖然面無畏色，祇是形容沮喪，像是爲人點了身上穴道，雖是無碍行動，却是張口無聲。

老夫人雖不擅武功，身子却素稱健朗，此時面色憔悴，像似忍受着某種痛苦，却苦於張口無聲，這般景像落在崔平簡崑崙二人眼裏，不禁大生憂慮。

「說得好！」

「九尾」桑弧抬起手，摸着唇上的短髭，赫赫有聲的笑：「這話也祇能哄哄三歲的孩子，桑某人眼裏揉不進砂子，怕是有點信不過——」

話聲甫落，祇聽得一聲女子清叱：「我信得過！」

各人循聲望去，迎着了來人一行幽步窈窕身影。

火光明滅裏，一行多人，恰恰此時現身樹林，却是二男二女。

緊隨着一行四人身側，更有多人手持刀劍，兩相侍候，雁翅般的排列開來。

這麽多人，忽然間戲劇性的出現眼前，如同神兵天降——顯然這才是敵人主力所在。

說話的少女，細腰長身，衣着華麗，看不出她的廬山眞面，身側另一少女，一身淺紫緊身衣褲，單眉杏眼，膚色略黑，頗有幾分俊俏，雙手捧着一口長劍，恭侍在幪面女子身邊，像是隨時供其差遣。

其他二人，一高一矮，無不衣着華美，各有氣勢。

「九尾」桑弧聞聲回頭，頗似吃了一驚，慌不迭上前一步，向着居中少女一行深深施了一禮。

「堂主與二位副座，親自來了！」

幪面女子略略點了一下頭，頗有微嗔的說道：「桑弧，你的差事可是越當越回去了，這裏的差事交給我了，你下去吧！」

「九尾」桑弧呆了一呆，不敢出聲的應了一聲「是」，便自退後一旁。

眼看着一行四人來到近側，與簡崑崙距離丈許遠近才行站住。

却有一陣淡淡清香，散置眼前，大大消除了烈火焚燒的焦燥氣息，猝然令人憶及敵人「萬花飄香」或「飄香樓」的出身，香飄人現，顯示着來人女子於此一龐大勢力的首要份子，當屬不差。

簡崑崙出道日淺，一時還摸不透來人幪面女子的眞實身份，桑弧旣以「堂主」稱之，當知對方在「萬花飄香」這個黑道組織裏，地位崇高，其位僅在「飄香樓」主人柳蝶衣之下，應是該一強大勢力第二號人物，莫怪乎眼前這等排場。

「玉劍書生」崔平却是見多識廣，是以在來人這個幪面女子甫一現身的當兒，已然猜知，證之桑弧的那一聲「堂主」呼喚，更已料定不差，一時間，白皙的臉上不自禁的亦爲之隱現愁容。

「你就是簡崑崙？」微微點了一下頭，話聲裏帶着微微的笑：「我信得過你，

你是要先把崔老夫人放回去，然後才肯聽憑我們處置，是不是？」

簡崑崙怔了一怔，在對方那雙澄波眸子注視之下，祇得點了一下頭：「不錯，我說過這句話！」

「那就好，我相信你！」隨即吩咐道：「把崔老夫人放了！」

四劍手聆聽之下，應了一聲，各自收劍回鞘，向後退開一旁。

崔老夫人怒容滿面的看了幪面女子一眼，隨即向兒子走來，才走了幾步，便似要倒下來。

所幸崔平反應得快，早已迎身而上。老奴周安目睹之下，老淚縱橫的叫了聲「老夫人」，也自迎了上來，會同崔平，雙雙摻住了她。

這一霎，簡崑崙爲遵前言，已自向敵人陣營走來。

幪面女子一笑說：「好個言而有信的君子！」

話聲方歇，人已閃身而前，快得無以復加，香風一陣，已到了簡崑崙身前。

簡崑崙陡然一驚，霍地退後一步，拳掌待出的一霎，却祇見對方那一雙顯露在面紗之外的細細長眉，遄分雙剔，眼神兒裏滿是嬌嗔。

——像是說：「你敢食言？」簡崑崙呆了一呆，已慢了半拍。祇覺得一雙「氣海穴」上微微一麻，已爲對方纖纖妙手雙雙點中了穴道。

對付簡崑崙這般大敵，幪面女子自是心裏有數。這一手點穴招法，大異尋常。簡崑崙祇覺得身上一麻，却似有一股逆氣的氣機循着經絡，瞬息間，已傳遍全身，彈指間已自動彈不得。

幪面女子一式得手，更不遲疑，纖腰輕轉，彩蝶似的已飄身一旁。

輕叱一聲：「給我看着！」

四名劍手，叱喝一聲，如風而至。

依然是四口長劍，緊緊把簡崑崙看在當中。

一旁的崔平目睹之下，由不住呆了一呆，待將有所反應，却不知老夫人這一面也不好了。

先者，他判定母親爲對方點了啞穴，是以見面之初，即以內功「開穴和血」手法，爲母親加掌運功。

一般常情而論，這等開穴手法，全係本身內功元炁，即使格於對方點穴手法詭異，一時不能開釋，最起碼也應與人無害，總似有益才爲正理。

却不知，眼前老夫人受力之下的反應，却是大異恒常。

像是一陣「急驚風」的攣顫，老夫人那張看似失血的臉上，突地漲滿了赤紅——緊接着發出了一聲嘶啞的叫聲，「噗！」地噴出了大口鮮血，便自直直的倒在了崔平身上。

「不好了……」

老奴周安嚇得全身戰抖，一時手足無措。

崔平情知不妙，却能鎮定不變。一隻手緊緊扣着母親腕上脈門，待將二次以「至柔」內功，向母親體力輸入，以期一時之急，却是太晚了，手指觸處，才自覺出老夫人脈絡已停。

崔老夫人死了。

× × ×

火勢仍在持續着。

「轟隆！」聲响裏，整棟房屋俱都倒塌下來。

四下裏火蛇亂飛，如舞流星。

整個草舍盡毀於眼前片刻——再無片瓦隻柱復存。

祇是比起母親的猝死；老友愛子的受擒；這把無情的祝融之火，畢竟又微不足道了。

火光時明時暗，映照着現場每一個人——特別是已是面對的崔平與那個風神獨艷的幪面女子。

「飄香樓應是言而有信，却……却竟然如此鬼魅伎倆……齒冷之至……」

崔平已無能再保持平靜，說話時，整個身子都似微微顫抖，眼睛裏的光，如鷹似隼，銳邃得可怕。

他却也知道，敵人的厲害，特別是面前這個神姿清澈、如瓊林琪樹的幪面女子，更是個中佼佼者，萬不可掉以輕心。

所謂的「一樓、二堂、三壇、四門、七十二「舵」，指的是「萬花飄香」此一龐大黑道勢力的組織結構，對方這女子，身爲一堂之主，儼然已是飄香門主人以次的第二號人物，屬下所從，數以萬計，遍佈海內八方，一呼萬喏，是何等聲威！

她既威服萬衆，當然絕不會是一個簡單人物。

若談到「飄香樓」主人柳蝶衣，固不待言。

眼前的這個「飛花堂」主時美嬌，即使較之柳蝶衣也不含糊。

傳說中，「萬花飄香」在武林江湖之所以有今日龐大勢力，時美嬌居功至偉，應是無庸爭議。

時美嬌却又常與「時美人」稱呼相聯絡，因以不難揣測出她的艷姿天生，絕世芳容。或許便是因此，外出時候，她總喜歡在臉上懸以輕紗，意在不使驚俗；帶來無味困擾，倒非她的矯情做作，這一點也是不假。

壞在「玉手羅刹」這個响亮的綽號加上……

正因爲對她瞭解的如此清楚，老劍客崔平才不敢掉以輕心。一再的警戒自己，遲遲不與出手。

比較起來，時美嬌像似輕鬆多了。

「老夫人爲桑門主施展本門獨特閉穴手法，點了穴道，其實不必驚慌，頂多一個時辰，穴路自解，只可惜你自恃高明，不察究竟，冒然以內功頂撞，乃至不可收拾，却又怨得誰來？」

口氣輕鬆愉快，並無絲毫遺憾。彷彿崔老夫人活該死了，她却安心無愧。

崔平陡然由夢中驚醒，意識到「多言無益！」

「那就連我也一併成全了吧！」

看了一下空着的手，崔平冷冷一笑——火起時，走得匆忙，竟不及帶出自己心愛的寶劍。大敵當前，何以爲應？

「崔先生的劍呢？」

四下裏瞧了一眼——人影倏閃，立即有人飛身而前，把一口杏黃劍穗，黛綠鞘式的長劍，雙手奉前。

崔平怔了一怔，伸手接過。看了一眼正是自己數十年仗以成名的「月下秋露」寶劍。

便自一聲不吭的抽劍出鞘——

「很好！」時美嬌緩緩說道：「你老人家的劍法，我從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了，『北秦南崔』，秦太乙的劍法我早已領教，無非徒具虛名，今天倒要見識一下你這個『南崔』，看看是不是高明！」

說話之時，「玉劍書生」崔平，已經自正側方換了一個角度，那一口「月下秋露」輕輕搭在左腕之上，眼睛裏的湛湛目神，却是諱莫如深。

對於眼前的這個「飛花堂」主，他不得不聚精會神全力以赴。

時美嬌輕輕哼了一聲：「給你一個機會，如果你現在回心轉意，可以立刻離開，『萬花飄香』可以對你網開一面，不再追究，要不然！悔之晚矣——」

「玉劍書生」崔平聆聽之下，全然沒有表情。

——他正在運神籌思，以期在出手之間，即與時美嬌以致命的一劍。

時美嬌冷冷的道：「好吧，那我就祇有見識了。」

話聲出口，身邊的那個長身女侍，已來到近前，把一口長劍雙手奉上。

時美嬌一隻手緩緩拿劍。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却是瞬也不瞬的看向對方。

驀地她身子向左側方一個快閃。

却在這一霎，「玉劍書生」崔平的身子，有似飛雲一片，已臨其上。

乍起，即落——

隨着他揮出的右手，「月下秋露」閃出了一抹殘虹，扇面兒那般，略上呈弧度的，直向着時美嬌身上揮落下來。

劍法運施得如此地步，堪稱千辟萬灌，已具超然之勢，眼前一招，更似孤雲白鶴，翔舞天表。

看到這裏，即連一旁的簡崑崙，也不禁爲之動容。

崔平這一倒，如就劍勢而論，實已無懈可擊，妙在從思念的行動，宛若一體，那麼快速的身法，簡直「防不勝防」的。無如他面對的那個敵人——「玉手羅刹」時美嬌，雖然詭異莫測，極是不可捉摸。

崔平那麼快速的起落，竟然撲了一個空。

這一着，其實原是在崔平意料之中。緊接着他反身如弓，第二次的出劍，才是他致勝的實力所在。

「叮！」

雙劍交鋒，頗似劍尖的一觸。

雖祇是輕輕的一觸，却已有了勝負的「關鍵」。

崔平像是神色一變，陡然騰身而起。却是慢了一步。

時美嬌的劍鋒，正是由他騰起的身勢，下方垂直昇起——劍勢乍揚，如長虹貫日。

崔平乍起的身勢，微似一頓，緊接着已自飄落一邊。

一連打了兩個「閃」，才自把身子站住了。

「姑娘好劍法……」

說時，面色慘變，清癯的臉上，一霎間浮現出大片汗珠。

却也沒有忘記向簡崑崙最後的一瞥！

也祇是冷漠絕望的一瞥而已。接下來的怒血如潮，却把一雙褲脚都染紅了。

× × ×

風平浪靜，櫓聲欸乃。

遼闊的江面上，大船緩緩的前進。

有人弄着琵琶，歌喉婉轉，如新鶯出谷，一曲高歌，唱的是——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 × ×

湘簾捲處。

時美嬌現身門前。

一襲淡粧，娉婷玉立，即使她仍然懸着那方面紗，却不失其清澈神姿，自有懾人如心魄之勢。

簡崑崙閑倚錦繡，不自禁的抬起了頭來。

艙房裏金雕玉砌、繡檻文窗、琳瑯滿目，佈置得極其華麗。

兩盞「仿唐」的六角琉璃宮燈，長穗打轉，迎以朝陽，閃閃晶晶，一如佳人的明眸，在在啓發着你的美思妙想——那聲聲琵琶，婉轉嬌喉，不啻早已告訴了你：且把長劍束高閣，今夕祇應風月……。

却是簡崑崙心血起伏，對於因己而死的崔氏母子，耿耿不能去懷——

直到現在，他腦子裏始終爲崔平的死而充斥，尤其忘不了對方臨死之前，向自己那種遺憾復無助的一瞥，便自撒手而去了——

可恥而痛心的是，自己竟然也祇能在一旁眼睜睜的看着而已。

便是這種深刻的自譴，痛裂心肺的內疚，啃嚙着他，渡過了昨晚漫漫長夜。

那却也是急不來的！

特別是在他目睹過對方「飛花堂」主時美嬌的罕世身手，深奧劍招之後，內心更不禁興起了這個「轉急爲緩」的念頭，特別是自己此刻「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還在對方手上的時候。

當一把劍架在你的頸項，或是比在你的喉嚨上的時候，最糊塗的人、和最聰明的人，最自私的人，和最無私的人，所能想到的，應是非常接近。誰也不能忽略，一個人生最重要的問題——自己的生存問題……。

簡崑崙正是在這個問題裏，變得甦醒與開朗。

是以，這一霎在他目睹着時美嬌的忽然闖入，來到眼前，表情尚算平靜，並不吃驚。

「昨夜睡得可好？」

點頭。

「早飯吃的好？」

點頭。

其他呢？

還是點頭。

「很好——」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天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天衣的豹組殺手亦有內奸，謝方平、丁磊看到豹尾的記號，便提議蕭展鵬改道，但又說不出理由，不敢將眞相告知，蕭展鵬按司馬長風的指示，只遵示行事，不敢改道，經過豹組埋伏的地方，豹組突襲，蟋蟀和崑崙奴一組迎擊，蕭展鵬、飛燕又一組，謝方平、丁磊又另一組協助，共殲豹組殺手，豹尾亦喪生，還有四人匿藏在地窖裏沒有現身，等蕭展鵬一行離開，天衣才出現，說出豹組內奸連豹尾共三個，這次成功與否只作試襲，其實是借刀除內奸，存下四個才是自己的心腹，只要甘心肯爲他殉死賣命的手下，並不需要他們的聰明……

各爲其主　防止洩密

其他三個亦同時以祈望的目光看着天衣，完全是躍躍欲動的。

天衣由心裏笑出來。「由現在開始，一切我都已有周密的計劃。」

那四個他的心腹手下完全相信，他接道：「事成之後，燕王爺登基，我們是享不盡富貴榮華。」

那四個更加興奮，富貴榮華正是他們的目的，他們並沒有考慮到他們也許根本等不到那一天。

人若是看得那麼遠，生活也肯定絕不會輕鬆，就是想着將來一定有好日子，每一個都甘心忍受眼前的痛苦。

天衣其實並沒有分別，只是他沒有說出來，從來沒有，只因爲他根本沒有傾訴的對像。

當局者迷，天衣現在經已在局中，也因而深信事情一定會成功。

若非他有這份絕對的信心，也不會有這麼多人甘心爲他賣命。

× × ×

天衣第一步展開的就是接近報復的行動，四個剩下來的豹組精銳受命在適當的時間地方襲擊蕭展鵬一夥，以祈即使密函送到去，天衣也能够輕易解決。

在襲擊方面，天衣絕無疑問是一個天才，若是由他來實行，蕭展鵬一夥只怕沒有幾個能够活下來。

他却是將這件事交給四個豹組的殺手進行。

對蕭展鵬等人的實力他尚未能够確定，四個豹組的殺手失敗，最低限度他更加清楚。

至於四個殺手的命運他當然並不在乎，也當然不會說出來。

四個豹組的殺手並不知道天衣打的是這個主意，一心只想着將來如何，全力出擊。

連天衣也估計不到的敵人實力，也就由他們去證明。

× × ×

蕭展鵬他們也當然明白天衣一夥絕不會輕易罷手，一定會再採取行動，而再來的行動應該就是更加凌厲，必須更加小心去應付。

他們很小心每一個可能有埋伏陷阱的地方，在他們的意念中，天衣再採取的行動，一定是雷霆萬鈞，絕不難全力出擊。

他們怎也想不到天衣已眞的沒有可以調動的手下，四個豹組的殺手已是他能够調動的全部。

狼組在他們的心目中原就是天衣最後的手下，現在既然證實是不是，他們當然不望再以爲天衣的手下只剩下豹組四個殺手。

連謝方平丁磊也不以爲然。

豹尾給魏大中的消息，天衣的心腹就是豹組，可是連豹組的生死天衣也不太在乎，並未與豹組共同進退，對豹尾這個消息他們又怎能不懷疑。

天衣的性格他們到底不能够肯定。

蕭展鵬比他們只有更煩惱，謝方平丁磊與豹尾暗通消息，在他的眼中看來就是通敵，只是沒有足够的證據證明。

一夥人當中有天衣的手下存在，無疑是很恐怖的一回事，謝方平丁磊到底什麼時候配合天衣出動？一想到這個問題，蕭展鵬不由就心頭忐忑。

他只有提醒飛燕蟋蟀小心，提醒崑崙奴在意，準備應付隨時出現的襲擊。

非獨崑崙奴蟋蟀飛燕，謝方平丁磊仇香其他人一樣是提心吊胆，豹組的出現雖然失敗，却無疑暗示他們，類似豹組的殺手隨時會在任何的地方出擊。

非獨峽谷樹林，就是一般的道路他們都不得不小心着，豹組殺手採取行動的樹林原就是不適宜襲擊的地方，可是豹組的殺手一樣能够採取凌厲的襲擊。

一路上既然都沒有眞正安全的地方，走來都是提心吊胆的，非獨精神，連體力消耗也多起來。

蕭展鵬開始爲飛燕担心，飛燕到底是完全沒有臨敵的經驗，在這種情形下，襲擊突然又降臨，實在是難以應付。

飛燕看出蕭展鵬的心意，也盡力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以求蕭展鵬不要太担心，可是到底經驗少，怎樣裝也不像。

蕭展鵬也當然看出飛燕的心意，心裏感激，對於飛燕的加入也就更加後悔了。

蟋蟀可以說是這許多人當中最輕鬆的一個，最低限度表面上看來就是這樣子。

事實當然不是，樹林中幾乎爲豹組的殺手暗器暗算，已令他大受刺激，尤其是因而被崑崙奴救一命，欠下崑崙奴這一份人情。

雖然是咎由自取，他却也不能不承認豹組的選擇實在在他意料之外，即使不是分神捉弄崑崙奴，要閃避豹組的殺手暗算亦不是易事。

也就因爲接受事實，一錯不能再錯，一路上走來他極盡小心，表面上却是仍然能够保持輕鬆，若無其事的。

這與他平日的表現完全兩回事，但非獨蕭展鵬，連飛燕也瞧不出來，之前蟋蟀並沒有這種遭遇，當然絕不望有這種反應，飛燕蕭展鵬也不能够看到他的心深處。

崑崙奴當然更不會瞧出來，在他的眼中蟋蟀一些改變也沒有，尤其是接觸蟋蟀

那種眼神，更像是隨時都望採取行動，再次作弄他似的。

蟋蟀事實並沒有這種心意，只是爲了掩飾自己的緊張，不能不故作自然，看見崑崙奴望來，便理所當然的作出要作弄他的反應。

崑崙奴也因此對蟋蟀仍然保持戒心，就因爲這份戒心，他沒有特別留意到其他方面。

那個陷阱的出現，更就在崑崙奴意料之外，一直到他踏進去他才發覺。

陷阱設在一個樹林的出口，出了樹林無論那一個都會鬆一口氣。

逢林莫入，尤其在夜間，這是一般江湖人起碼的常識，蕭展鵬一夥雖然不是江湖人，但以一般正常反應，夜間進入一個樹林，難免都提心吊胆。

豹組的殺手也就是看透」一般人這種心理，陷阱放在樹林外。

他們無意將蕭展鵬一夥一網打盡，雖然他們很希會能够做到這樣，却也明白越貪心越容易失敗，所以只準備逐個擊破。

那個陷阱他們可以對付兩個到三個敵人，能够有三個敵人同時踏進去當然是最理想，即使只是一個，能够一擊將之擊殺，他們也已心滿意足。

陷阱是埋在地面泥土裏的一張繩網，表面上很難看出來，尤其是在夜間。

蕭展鵬一夥當中，也就只有蟋蟀一個瞧出陷阱的存在，他終年狩獵，陷阱繩網也不知放置了多少，獵的雖然是野獸，他仍然做得很精細，在他來說，設置那種陷阱已是一種樂趣。

也所以一看那種泥土，他立即分辨出泥土已經翻過，再看翻過的範圍，如何不明白泥土中果然藏有陷阱。

他也是急性子，立時脫口一聲：「小心——」身形同時前掠。

崑崙奴當然一直都在小心，出了樹林才鬆一口氣，他也是一直都在小心着蟋蟀，唯恐蟋蟀又動什麽腦筋要去暗算他。

所以蟋蟀一動他立即有反應，只以爲蟋蟀要作弄他，那一聲「小心」倒是聽不入耳，到他發覺眞的踏進了陷阱，已經來不及躲避了。

繩網在蟋蟀一聲「小心」同時發動，泥土「綳綳」四射中出現，迅速收縮，往上拉去，豹組的一個殺手同時在一株樹上現身，飛蝗也似的暗器急射而至。

他快，蟋蟀更快，凌空急起，四柄飛刀已射在懸着繩網的繩子上，又快又準。

繩子一斷，裹着崑崙奴的繩網立時下墮，豹組那個殺手的暗器亦落空，他目光及處，身形一動，便往樹林中竄進，一閃消失在黑暗中。

蟋蟀的飛刀若不是要救崑崙奴，將那個殺手射殺絕無疑問是一件容易事，現在當然是只有目送離開。

他的飛刀沒有把握是絕不會出手的。

繩子被削斷，裹着崑崙奴的繩網很快便掉到地上，崑崙奴掙扎着從網中爬出來，一張臉迅速變成了赤紅色，並不是因爲被蟋蟀救回一命，拉成平手，乃是衆目睽睽之下，吃這個大虧，那張臉實在放不下去。

蟋蟀却是洋洋得意的，快步來到崑崙奴面前，打了一個「哈哈」。「怎樣，高個子，現在我們可是兩下拉平，各不相欠了。」

崑崙奴聽着恨恨的望着地上的繩網，嘟喃一句：「該死——」

蟋蟀大笑。「該死便死了，就是不該死才能够活下來再享受人生。」

崑崙奴目光射向蟋蟀，不等他開口，蟋蟀話已接上，道：「就是因爲要作弄你之前，我才會險爲天衣的手下暗算，並不公平。」

「是這樣？」簡單的話崑崙奴是可以戰付的。

「現在你却也是因爲小心着我，以爲我要暗算你才踏進這個陷阱。」

崑崙奴不能不承認，蟋蟀又道：「上天對我可眞是不薄，總算拉平了。」

崑崙奴接一句：「有機會的。」

「當然，就是不知道是你的，還是我的。」蟋蟀大笑，道：「若是我的，我一定會很小心，不會讓你這麽容易將機會取回。」

崑崙奴又接一句：「走着瞧。」

蟋蟀只是笑，蕭展鵬看到現在，才道：「我本來是有些担心的，現在可以放心了。」

蟋蟀道：「你是以爲我這個人粗心大意，不知道我其實粗中有細。」

蕭展鵬道：「你能够小心我已經心滿意足。」

蟋蟀道：「當然，你也得相信我的經驗，一直以來我對付的雖然只是飛禽走獸，可是在設置陷阱方面也是一個天才，沒有什麽陷阱埋伏可以逃過我的眼睛。」

「只要你小心。」蕭展鵬微笑。

蟋蟀道：「我原是要讓你們知道我一直在提心吊胆，現在還是給看出來了，但只要能够拉成平手，又有什麽關係？」

蕭展鵬目光回到崑崙奴面上，搖搖頭。「別將事情放在心上，我們面對天衣，只有互相照應。」

崑崙奴點點頭，不再說什麽，蕭展鵬再看蟋蟀，仍然是一副得意樣子，不由道：「別太得意，小心又出亂子。」

蟋蟀大搖其頭。「絕不會的，難得有機會拉成平手，以後我只有更小心。」

蕭展鵬目光再轉。「路上也許還有其他陷阱埋伏，大家相信也累了，我們索性就在這裏歇息，明天早上才動身，前往順天侯府。」

對於他的建議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司馬長風早已有話吩咐下來，一切的行動以蕭展鵬爲主。

蕭展鵬所以選擇這個時候歇息，當然有他的原因。

路上是否還有其他的陷阱他雖然不知道，却知道一點，就是已走過那一片大樹林，無論如何已安全得多，而天衣的手下暗算失敗，暫時應該不會再出現。

更重要的就是在進入順天侯府之後，可能會有更多的麻煩。

順天侯也就是魏大中，王妃的父親，極有可能就是天衣的心腹手下。

司馬長風交給他的地圖，最後要到的就是順天侯府，那其實是晉王爺的主意。

使者在到達皇覺寺之前，必定會走一趟順天侯府，所有的證據最後他就是在順天侯府內交到使者的手上。

皇覺寺之行其實只是一個圈套，誘開天衣的注意。

晉王爺可以說設想周到，只是他安排得周到，天衣也並不笨。蕭展鵬的固執更就在他意料之外。

由於蕭展鵬的堅持，魏大中方面損失了一個豹尾，沒有了豹尾，他們對天衣的行動當然也沒有那麽清楚。

若是魏大中，當然不會將這件事放在心上，以他的聰明，應該可以推算得到豹尾其實並沒有他們心目中的重要，希望從豹尾的口中清楚天衣的行動，是絕沒有可能的事。

丁磊謝方平可不是這樣想，發現蕭展鵬對自己二人動疑，豹尾因此而死亡，多少都有些心亂，心一亂，難免便出錯。

他們立時考慮到聯絡魏大中留在附近的人，企圖將消息送到魏大中手上。

他們有意無意分別臥在不同的地方，看準了各人已入睡，丁磊便借故離開。

他的動作很自然，完全不覺得造作，移動同時眼觀四面，小心蕭展鵬等人的反應。

他臥在矮樹叢中，以防範敵人爲理由，要離開不驚動其他人原就是一件易事，只是崑崙奴也就臥在附近。

崑崙奴這樣接丁磊，當然是出於蕭展鵬的安排，蟋蟀他則是安排在謝方平的附近。

丁磊一有所行動，崑崙奴便發覺，有意無意站起身，向丁磊的方向移去，雖然沒有丁磊動作的接近，但也一些不覺得造作。

丁磊立即發覺，也同時發覺蟋蟀亦同時醒來，向這邊走近。

蟋蟀的神態很奇怪，眼睛也不是看着丁磊，只是盯着崑崙奴，看樣子又像是有什麽機會，作弄崑崙奴似的。

在丁磊來說，完全是這種感覺，在謝方平來說也是，看見蟋蟀向崑崙奴那邊移動，謝方平立即悄然移動，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丁磊沒有發覺謝方平移動，却知道蟋蟀一動身，謝方平一定會把握機會，一顆心立即放下來，一心一意將崑崙奴蟋蟀誘開。

他是故意走遠，到了相當距離才轉進一株樹後，拉開褲子。

崑崙奴很自然的做着同樣動作，蟋蟀一眼看見，脫口一聲道：「那有這樣笨的人。」

「什麽？」崑崙奴目光一轉，雖然壓着嗓子，聲音也甚是嚇人。

蟋蟀立時按着嘴唇。「你這樣大呼小叫，難道就不怕驚動了那個小子？」

崑崙奴一怔，望向丁磊，正好與丁磊的目光接觸，蟋蟀一旁隨即一笑。「已經驚動了。」

崑崙奴回頭看蟋蟀一眼，手一抬，一拳便要擊去，不等他拳到，蟋蟀已跳開。

崑崙奴看丁磊一眼，故意走向另一叢矮樹，丁磊知道他們是跟踪到來，也不說破，自顧裝模作樣。

蟋蟀看着他們，也是自顧裝模作樣一番。

× × ×

謝方平看着蟋蟀追踪崑崙奴離開，立即把握機會，悄然離開。

聯絡的地方距離他們歇息的樹林並沒有多遠，是一個驛站，負責人易冲，是魏大中的心腹，一個中年人，表面上看來，完全不像是一個練家子，適如其份。

他知道蕭展鵬一夥的行踪，所以謝方平出現，他一些也不覺得奇怪。

謝方平開門見山，隨即告訴他豹尾的事，易冲一聽立即搖頭歎息。「豹尾是我們的主要臥底，沒有了他我們根本不可能再得到有關天衣方面的消息。」

謝方平接道：「我就是担心大爺不知道，等候豹尾的消息。」

易冲笑笑。「豹尾既然死了，又怎還會有消息給我們？」

謝方平道：「豹尾的秘密到現在是否仍然不爲天衣所知，我們可是不清楚。」

易冲笑容一斂。「你是担心豹尾的身份已經被天衣揭穿，這一次的襲擊其實是一個圈套？」

謝方平道：「表面上看來應該不是，但細想之下，亦不無可能。」

易冲道：「我不明白。」

「從豹尾得到的消息，豹組是天衣手下最厲害的一組，可是來勢不外如是。」

「所以你懷疑豹組並不是豹組。」

「這豹尾應該知道的，除非豹組裏的成員彼此都互不認識。」

「不無可能，但亦有一個可能，豹尾對豹組的份量過份強調。」易冲又淡然一笑。「沒有人希望別人知道自己是不重要的。」

謝方平一怔，道：「我看豹尾不是這種人。」

易冲道：「我也只是胡亂推測，但正如你們說除非天衣早已有所安排，又或者豹組的確就是這許多本領，否則沒有理由這麽容易給擊敗。」

謝方平沉吟着。「其實也不是怎樣容易的。」

「但既爲天衣的心腹，全力一擊之下，應該有一定的威脅。」易冲說道：「以你所說，你們都是並不太過困難便將之了結。」

謝方平不由又道：「我們對付狼組的時候，一樣是不太困難。」

易冲看着他笑了。「你現在是什麽心情？」

謝方平一怔，搖頭。「這的確是一般人的毛病，爲了強調自己的本領，縱然是易事，也強調並不容易。」

易冲道：「我當然是希望豹尾也是這樣。」

謝方平又搖頭。「希望就是了。」

易冲道：「否則豹尾的底細已經被天衣揭破，天衣一定會把握機會，利用豹尾去引開我們的注意。」

「蕭展鵬本領很好，他叫來的朋友也不錯，還有那個崑崙奴，其實豹組失敗，也不是不無可能的事。」

「那個蕭展鵬到底是怎麽回事？」

「到現我在也瞧不透。」

「大爺覺得這個人不像是盲從附和的

人，可能還不清楚司馬長風的底細。」

「司馬長風的底細，我們難道又清楚了嗎？」

易冲搖頭，苦笑了一下。「當然還未清楚，否則也不會這樣麻煩。」

謝方平道：「我曾經跟踪這個人，可惜最後還是被他擺脫，不知道他深夜離開王府，所爲何事？」

易冲道：「大爺好像一直都放心這個人。」

謝方平道：「有時我也覺得也許是大爺過慮，這許多年下來，他都沒有什麼不妥。」

易冲道：「大爺相學很有研究，早已看出這個人是反骨之相。」

謝方平道：「會不會看錯？」

易冲道：「到目前爲止，好像還沒有，大爺有時候簡直就是料事如神。」

謝方平道：「希望他就是沒有看錯，我監視司馬長風下來，總是覺得他並不太壞。」

易冲道：「這是主觀。」

謝方平接道：「他的手下好像蕭展鵬崑崙奴也都是一直在拚命。」

易冲道：「有時候是身不由已的。」

謝方平搖頭。「不知怎的，我就是總覺得大爺處理這件事有些錯誤。」

易冲奇怪的看着他，「這種話不是你說的。」

謝數平一怔，苦笑。「我也奇怪怎會說這種話，這種話我的確不應該說的。」

易冲搖頭道：「幸好你是對我說，否則可就麻煩了。」

謝方平苦笑。「你當然不會將這番話轉告給大爺。」

易冲道：「我不是這種人，只是這種話你以後的確不要再多說。」

謝方平只有苦笑。事實他的確奇怪，以他的爲人，的確不會說這種以下犯上的話，可是那剎那他就是有那一股衝動，覺得如骨在喉，不吐不快。

易冲接道：「你應該同去的了，我們已經損失了一個豹尾，不想再損失一個謝方平。」

謝方平脫口道：「我算得是什麼？」

「錯了，大爺一直告訴我們，衆志成城，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易冲說得很認眞。

謝方平不由又苦笑，魏大中果眞是這個意思，更加就要爭取蕭展鵬司馬長風。

易冲好像看到謝方平心深處，笑了笑。「大爺一切自有主張。」

謝方平點頭，易冲接道：「我們既沒有能力改變一切，除非不再追隨這個人，否則有些事情還是要接受的。」

謝方平不由又點頭，易冲又道：「你這個人的運氣也很不錯。」

「最低限度，我遇上的都是很不錯的人。」

易冲微笑，說道：「即使不是我，你這番話傳進大爺耳中，大爺也不會有反應的。」

謝方平笑笑道：「大爺學究天人，若是聽信閒言改變主意，未免太對不起自己了。」

易冲道：「不錯。」

謝方平道：「我也要同去的了，說不定蕭展鵬現在已發覺我的離開。」

易冲笑說道：「你以爲他會有什麼反應？」

謝方平道：「他應該已經對我們動疑，可是暫時又不想採取行動。」

易冲道：「你應該有你的理由。」

謝方平笑道：「若是這也要易大哥操心，也枉爲大爺的手下了。」

笑語聲未落，一聲慘叫便傳來。

易冲謝方平面色立變，第二聲慘叫接又傳來。

「看來，是你的行踪已經洩露了。」易冲目光一轉，探手抄起了旁邊的一個算盤。

那是鐵打的，也是易冲的獨門兵器。

謝方平伸手抓着劍柄，搖頭。「我已經極盡小心，除非蟋蟀的追踪崑崙奴是一個陷阱。」

易冲歎息。「現在是解釋不來的了，我曾經吩咐，無論是什麼人闖進來，提不出暗號，格殺勿論。」

謝方平道：「那他們必定全力出擊，來人當然一定會有所誤會。」

易冲嘟喃着說道：「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謝方平道：「什麼人也好，能够闖進來的，一定不會簡單，易大哥還是離開爲妙。」

易冲尚未答話，門便已被踢開，蕭展鵬高飛燕雙劍疾衝進來。

謝方平面色一變，擋在易冲面前，接一聲：「走——」

易冲搖頭。「走不了——」

蕭展鵬飛燕身形展開，左右截住了去路，謝方平目光再轉，歎息。「都是屬下壞事。」

易冲淡然一笑。「有些事情早一些知道總是好的。」

謝方平目光轉向蕭展鵬，方待開口，蕭展鵬已道：「我早已留意你的了。」

謝方平一皺眉，道：「蟋蟀是一個圈套？」

蕭展鵬道：「兵不厭詐。」

謝方平道：「也許我們之間是有些誤會。」

蕭展鵬道：「沒有。」

謝方平試探着道：「我們是順天侯的人。」

蕭展鵬冷然一笑。「這並不值得奇怪，我們早已清楚，只是沒有確實證據。」

謝方平不由問：「你們是早已準備對付我們的了。」

蕭展鵬道：「當然。」

謝方平目光一轉再轉，輕喝一聲。「易大哥快走。」長劍緊接出鞘，擋在易冲面前，衝殺前去。

蕭展鵬一劍橫截，飛燕隨即撲向易冲，不等她撲到，易冲鐵算盤一抖，五顆鐵算珠已疾射前去。

飛燕一劍擋開，易冲算盤隨即衝上，尚未衝到，蕭展鵬已棄下謝方平掠至，劍刺易冲。

謝方平方要衝上，飛燕劍已劃至，他無暇理會，與飛燕交手一劍，又截擊蕭展鵬，他知道易冲的地位比自己重要，捨命

也要保護易冲離開。

易冲當然明白謝方平的意思，却也明白由於謝方平這樣做，蕭展鵬更不會輕易罷手，可是在這個時候，說什麼也沒用的了。

謝方平完全不明白由於他這種行動，令蕭展鵬更覺得易冲的重要，看見蕭展鵬全力向易冲進攻，亦發狂的衝前，擋在易冲面前。

他是準備拚將性命要保護易冲離開。

易冲不喜歡謝方平這樣做，可是謝方平一定要這樣，也無可奈何。

謝方平這樣橫擋在他身前，無疑是影响了他的動作，使他的鐵算盤施展不出。

蕭展鵬飛燕雙劍齊展，謝方平根本就不是對手，不到片刻，身上已穿了幾個血洞，倒在易冲身前，臨死之際還來一句。「易大哥，我已盡了力。」

易冲不禁有些啼笑皆非，目光及處，搖頭。「這是愚忠。」

蕭展鵬道：「他應該與你配合，各自採取行動，先將消息送出去。」

易冲道：「應該是這樣的，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認，好像他這種人已不多。」

「的確不多。」蕭展鵬劍指易冲。「你是不是這種人？」

易冲笑了。「他可以爲我死，我可以爲順天侯死，你說是不是？」

蕭展鵬接問：「你沒有什麼要告訴我的。」

「只有廢話。」易冲大笑，身形冲天而起，鐵算盤一陣亂响中，算珠急射向蕭展鵬高飛燕。

蕭展鵬一劍展開，將算珠撥下，易冲手中鐵算盤的框子已抖得筆直，一條鐵棒也似擊來。

蕭展鵬劍迎上，飛燕一旁亦掠至，雙劍合擊。

易冲的本領絕無疑問在謝方平之上，但比起蕭展鵬仍然有一段距離，再加上一個飛燕，更加就招架不住。

飛燕武功雖然沒有蕭展鵬的好，但到底聰明，劍施展開來，完全能够配合蕭展鵬的攻勢，助長蕭展鵬劍勢的凌厲。

易冲也是在拚命，可是鐵算盤的框子施展不開，處處被蕭展鵬飛燕雙劍控制，要拚亦拚不來。

蕭展鵬飛燕步步進迫，一直將易冲迫到牆角，雙劍過處，雖然刺不中易冲，亦在牆壁上穿了一連串劍洞。

易冲應付得很吃力，但仍然苦撐，蕭展鵬也是有意要將他迫到絕境才問：「這是你最後機會，是否願意跟我們合作？」

「廢話——」易冲暴喝一聲，奮力一擊。

這一擊早已在蕭展鵬飛燕意料之外，雙劍交剪，恰到好處，將鐵棒剪爲兩截，隨即展開，左右插向易冲的雙肩，意圖將易冲雙肩穿透。

易冲看在眼內，眼中一陣絕望之色，與之同時，手中一截鐵棒，插向自己的咽喉。

這一下來得既迅速又突然，蕭展鵬飛燕要搶救已經來不及，他們只有看着易冲倒下。

飛燕不由自主偏過半身，蕭展鵬看着易冲倒下了，才回過身來。

「我實在不明白。」飛燕的確有些不明白，易冲對自己的生命竟然一些也不留意。

蕭展鵬淡然的說道：「他那些手下既然一個個都悍不畏死，他這個頭兒當然亦是。」

飛燕道：「生命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不重要的？」

「也許他們覺得這樣做更有意義。」蕭展鵬沉下聲道。

飛燕沒有作聲，悄然往外走，蕭展鵬沒有跟上去，在室內搜索了一遍，雖然他知道以易冲那種人，一定會小心處理一切事情，絕不會將什麼綫索留下來，他仍然存着希望，不肯輕易放棄。他當然失望，也若無其事的走出院子。

飛燕守在院子內，看見蕭展鵬出來，搖搖頭。「找不到什麼？」

蕭展鵬有些無可奈何道：「還是要找的。」

飛燕道：「我明白，只要有一分機會你們都絕不會放棄。」

蕭展鵬道：「也只是這一段日子。」

飛燕偎進蕭展鵬懷中。「一定的。」

蕭展鵬感慨的歎了一口氣，這種日子他也是覺得太緊張，太凶險，可是他也是那種人，只要是有意義又已答應去做，無論如何他都會盡力，死而後已。

飛燕當然很明白，只是有時感觸太多，難免有些話衝口而出。

× × ×

回到歇息的地方，蟋蟀崑崙奴已等着，再找丁磊，找到的經已是一具屍體。

蟋蟀崑崙奴一直都是在監視着丁磊，可是丁磊以毒藥自盡，都是在他們意料之外。

那種毒藥無疑是非常厲害，丁磊服下之後，立即喪命，也因此痛苦的時間很短，自然不易爲人所覺。

他是發現蕭展鵬飛燕都不在，知道這是一個圈套，他們必定追踪謝方平離開。

謝方平當然是因爲看見蟋蟀離開才離開，以蕭展鵬飛燕的輕功身手，在他疏忽大意之下亦當然不會發現，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若是謝方平將蕭展鵬帶到聯絡的地方，中計被殺，蕭展鵬下一個要對付的人當然就是丁磊，也成以丁磊最後決定還是自行了斷。

他知道蕭展鵬不會用什麼手段迫供，可是其他人却不敢肯定，而最主要當然是因爲他不喜歡這種遭遇，也難以接受。

丁磊的自殺蕭展鵬等並不覺得太意外，飛燕却是例外的，看着不由得搖頭。

仇香與隨行那些侍衛顯然都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意外當然是意外的，知道謝方平丁磊是內奸，多少難免是有些突然。

就是因爲不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由開始，蕭展鵬都很小心觀察，也沒有發現那一個有什麼不妥，他也相信剩下來這些人應該不會再有什麼問題，只是他仍然繼續小心觀察，不敢放鬆！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羅蘭將天慾教少教主花滿門用五脈鎖心法點穴，狀如白痴，對他的教徒說明用狄飛虹作交換條件，百日之內，他便會成爲廢人，屆時換人，才能有救，然後和拂琴回去，將此行經過和覃小蝶說知，怕潼關軍內有天慾教徒潛伏，拜辭覃小蝶，帶了兩隻鷹，到潼關和父親說知防範……覃小蝶將情況通知各門派提防，亦打道轉回黃蜂谷去……至於狄飛虹的失踪下落，原來他被花滿樓收藏在龍潭溝，是山西垣曲縣的一個鎭集，在龍潭溝以北的龍潭觀，因受了重傷，由花滿樓小心料理，傷癒八成，趁她不防，自己溜走，却遇不明來歷的人……

躡踪尋魔教　中伏遇救星

片刻之後，來人已由樹下急馳而過，狄飛虹無法瞧出他們的面貌，只知道來人是一十七個，全都帶着兵刄。

他在後面悄悄的跟着，想弄清楚他們究竟是什麽企圖。

這般人在觀後及左右兩側各留下二人，剩下的十一人直趨觀前，大大方方的叫起門來了。

良久，觀門打開了，門外再留下兩人，其餘的便一起進入觀內。

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夜闖龍潭觀，所爲何來？

來人莫非是天慾教的，這兒是他們的一個據點？那麽花滿樓說此地安全，那是言不由衷，騙人的了。

但，花滿樓爲什麽要騙他！

自望狼街被挾持起，他就是別人的階下之囚了，花滿樓要害他何須如此勞師動衆？

他無法憑臆測想出其中的因果，要明瞭眞象必須聽他們在說些什麽，看他們在作些什麽。

他打好主意，立即躍上一顆大樹，想藉濃密樹林的掩護，暗中予以觀察。

他祇不過剛剛躍上一枝橫椏，觀內已有動靜，適才進入觀內的出來了，還多了一個女純陽打扮的花滿樓。

沒有人說話，只聽到一聲輕嘯，守在四週的六個人到觀前集合了，他們擁着花滿樓向山下馳去。

如今狄飛虹可就爲難了，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應該跟下去。

自然，他念念難忘的是覃小蝶，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她的身邊，但天慾教倡亂江湖，使很多無辜的人喪失生命，如果不儘快除去這個邪惡組織，還不知有多少悲劇發生。最後他下定決心跟下去，能够找到天慾教的總壇，給他毁滅性的一擊，豈不勝過十萬善功。

雖然他內傷未癒，功力只能提到八成，但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由龍潭觀往東走，經過整日的奔波，在夜色凄迷之際，趕到了垣曲縣城。

此地交通發達，商業還算不錯，在南門靠近城根之處，聳立着一幢高大的宅院，花滿樓與同行的十七名大漢，均先後進入這座巨宅之中。

狄飛虹向巨宅打量一眼，由於時間尚早，不便前往探査，只得在附近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晚餐之後，他藉故與店小二閒聊：「小二哥，垣曲縣並不怎樣出名，想不到竟有這麽一個大戶。」

店小二道：「客官說的可是南門的璟王府？不錯，這是本城最大的一所宅子，據老一輩的說，在百多年前，這個巨宅的確興旺了一陣子，但這會兒已經不比當年了。」

狄飛虹啊了一聲道：「敢情是王爺府第，難怪會有這等氣勢。」

店小二嘆口氣道：一可惜王爺無後，這個宅子已經換過幾次主人了。」

狄飛虹道：「能够住進這所宅子的，不是豪門也是巨富，現在的主人是什麽人？」

店小二道：「是斯老爺，他原是一位京官，如今告老還鄉，在家裏安享清福。」

狄飛虹道：「說的也是，人老了的確應該享點清福，不過這大的宅子，人少了還眞有點不敢去住呢。」

店小二道：「斯老爺的大公子作鹽生意，手下用的人很多，所以熱閙得很。」

店小二知道的就這麽多，他們的交談也就告一段落，待二更過後，狄飛虹飄出後窗，身形一盪便已上了瓦面，他向四週打量一陣，並未發現什麽異狀，再點足彈身，逕向那所巨宅奔去。

巨宅的後方，是幾顆排列整齊的大樹，他身形拔起，躍上一顆大樹的橫枝。

在這兒居高臨下，可以觀察巨宅的後院，他這一眼瞧去，心頭竟然暗暗一懍。

這幢巨宅的主人，只是一位告老的京官，他的長子是一個販賣食鹽的商人，但這個宅子却遍佈明樁暗卡，戒備之嚴，幾乎連蒼蠅也無法進入。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狄飛虹本就存着掃蕩邪惡之心而來，這些樁卡他怎會放在心

上。

只是他想先作偵查，不願打草驚蛇，因而目光四掠，要找一個最有利的地方。

這幢巨宅的主人頗為不凡，按宅中戒備的情形，任何地方，任何角度，只要進入巨宅，就無法避免被樁卡發現，除非有人能一躍八丈以上，而且微塵不驚。

由狄飛虹存身的大樹，與後院最近的大樹用目光測量，這兩樹之間的距離，不會少於八丈，放眼天下，能躍過這項距離而枝葉不驚動的必然不多，那麼要想進入這個宅子而不被發現，豈不比登天還難。

不過這只是對一般人而言，像狄飛虹這等具有超凡成就的絕頂高手，是不能以常情來衡量的。

他雖是還有內傷，只能提到八成功力，但能夠接下這八成功力的不會太多。

只是雙拳難敵四手，他孤身涉險，不得不多加幾分謹慎。

也許是老天帮忙他，一片烏雲飄來，天空陡然一暗，待視綫恢復清朗，他已潛入巨宅之內了。

「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這是人們用以形容住宅豪華的詞句，神仙府狄飛虹沒有瞧過，現在他却置身於帝王之家了。

當然，那是往事，環王府已經是歷史的陳跡了。但「豆腐潑了架子在」，它的氣派仍是令人响往的。

狄飛虹暗凝功力，步步為營的往裏面走，但，但廻廊百轉，大厦千間，究竟應該往那兒走，才能找到他們的指揮中樞？

擒賊先擒王，是作戰的最高策略，何況他內傷未癒而又人單勢孤，自然不能浪費體力，作無謂的搏鬥。

因此他以過人的輕功，小心翼翼閃過無數崗卡，最後來到一座豪華寬敞的大廳之前。

廳外有四名懷抱長刀的勁裝大漢，守在緊閉着廳門之外，看來狄飛虹找對地方了，這座大廳必然是天慾教的機密重地。

他在一丈之外，雙掌連續揮出，那四名彪形大漢的軀體震動了一下，仍然直挺挺的站在那兒，他們的穴道已然受制，除了眼珠，任何地方都不能移動了。

狄飛虹身如捷豹，一閃之間便已推開廳門，晃身而入。

他的雙脚剛剛踏上地面，身後已傳來關門之聲，待他回頭查看，一具鐵網已經將他關進籠中了。

敢情這棟巨厦，竟是遍佈陷阱，步步危機，狄飛虹一時大意，終於落入鐵籠之中。

鐵籠是以粗如姆指的鐵條做成，他雖是功力絕倫，却無法拗斷這些鐵條。

現在他後悔了，當日聖骨門主曾經贈送他一柄神兵利器「魚龍寶刀」，他一直珍藏在黃蜂谷，從不帶在身上，如果帶有那柄寶刀，豈不就可破籠而出。

後悔沒有用，一陣雜沓的足音，已經傳入他的耳鼓，他暗暗嘆息一聲，鳥入樊籠，只好任人宰割了。

來人是十幾名彪形大漢，每人手中持着一桿長槍，其中一名年約五旬的黑衣老者，像是這般人的頭兒，一聲冷笑，黑衣老者道：「你就是狄飛虹？」

狄飛虹道：「不錯，閣下是……」

黑衣老者沒有回答他是誰，只是輕蔑的哼了一聲道：「見面不如聞名，叫人好生失望，朱三褚四，你們伺候他吧。」

朱三褚四，是兩名身材魁梧的大漢，他們一聲暴諾，長槍以毒蛇出洞之勢，分襲狄飛虹左右肩井穴。

這兩人認穴極準，來勢又十分強悍，如是當眞被他們刺中，不只是穴道受制，兩條臂膀只怕也報廢。

狄飛虹哼了一聲，出手急如閃電，分別抓着槍頭，隨手向前一送，立即响起兩聲慘呼，敢情朱三褚四刺出的長槍，被他以降龍神抓抓着送回去，槍桿竟然插入他們的前胸，無論他們怎樣強壯，活命的機會必然不多。

黑衣老者心頭一震，身不由己的退後一步，然後舉手一揮道：「殺……」

勁裝大漢迅速圍着鐵籠散開，長槍吞吐有如靈蛇，無論狄飛虹的降龍神抓如何神妙，他只有兩隻手，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抓着四面八方刺來的十八桿長槍。

但那攢聚齊刺，勢若奔雷的長槍，在他週身三尺以內受到了阻力，勁裝大漢拚盡全力，仍無法使槍尖前進半分。

這是因為狄飛虹內傷還未痊癒，功力只能提到八成，否則長槍早被震回，這般人只怕非死即傷了。

黑衣老者瞧得面色一變，道：「狄飛虹果然不凡，可惜鳥入樊籠，獸入陷阱，你縱使具有冲天之能，我也要送你回姥姥家去，你們退下來。」

待勁裝大漢退開之後，他手向牆壁上一按，幾股毒烟便一起向鐵籠噴出。

毒烟噴出之際，黑衣老者已率領勁裝大漢退出大廳，同時送來一陣冷笑道：「姓狄的，好好的過烟癮吧，老夫明早來替你收屍。」

聲消人杳，這座大廳也變得一片寧靜，但在毒烟散去之後，大廳上竟然同時响起兩聲驚噫之聲。

狄飛虹原以為充滿毒烟的大廳，除他之外不會再有別人，但他此時却瞧到一名全身黑衣，面蒙黑帕之人，手中正握着一瓷瓶，好像是替他送解藥來的。

強烈的毒烟，人畜難免，按說狄飛虹縱然未死，至少會功力喪失，萎頓於地，黑衣蒙面人却見他神色安祥，目光若電，瞧不出半點中毒的現象。

這是他們驚噫的原因，此時他們却雙目對視，誰也沒有吭出一聲，好像乍逢意外，一時間還沒有回過神來。

良久，黑衣人輕輕咳了一聲道：「你沒有中毒？」

狄飛虹道：「這點毒還不會放在我的心上。」

黑衣人道：「你很自負，你可知道毒烟奈何不了你，下一步他們會採用何種手段？」

狄飛虹道：「不知道。」

黑衣人道：「這兒除了能夠噴毒，還能噴火，你能避毒，也能避火麼？」

狄飛虹淡淡道：「不能。」

黑衣人道：「你不相信我說的？」

狄飛虹道：「相信。」

黑衣人道：「既是相信，你為什麼一點都不緊張？」

狄飛虹道：「緊張就能逃過烈火焚身之厄麼？」

黑衣人道：「你可以求我呀。」

狄飛虹冷冷道：「狄某從不求人，你可以走了。」

黑衣人道：「你不怕死？何況烈火焚身的痛苦，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軀飛虹微微一笑道：「怕死就能不死麼？再說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怎樣死法都是一樣，閣下就不必管了。」

黑衣人道：「好硬的骨頭，其實我也不是要你怎樣求我，只是——只是——」

狄飛虹道：「不要枉費心機了，姑娘，妳的好意我心領了。」

黑衣人一呆道：「啊，你知道我是誰了？」

狄飛虹道：「我不知道妳是誰，不過我要告訴妳，妳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黑衣人凝神一聽，果然發覺一陣雜沓的足音遙遙傳來，她微一遲疑，忽然翻身一躍，抓着右側的一張茶几，用力一陣轉動，鐵籠跟着緩緩昇了起來。

狄飛虹脫出鐵籠，雙足一抱道：「多謝姑娘援手之德，狄某他日必有一報，告辭。」

黑衣人嘆口氣道：「此地機關重重，無異於龍潭虎穴，任是身負絕學之人，也很難生出此間，跟我走吧，狄大俠，我不會害你的。」

狄飛虹說道：「來不及了，姑娘快些走。」

果然來不及了，他才叫黑衣姑娘快走，數十名勁裝大漢已蜂湧而來。

這只是一眨眼的時間，黑衣姑娘却已失去踪跡，他雖是頗為詫異，却也免去後顧之憂。

他不願被人堵在廳內，身形一晃，便已撲出廳門，與來人正好迎面相遇。

「嘿，狄飛虹果然不凡，只是老夫不解，為什麼毒烟毒不死你，鐵籠關不住你，你倒是說說看。」

說話的仍是適才的那黑衣老者，不過這回來的人比適才多了一倍，其中有幾位是頗為扎手的人物。

狄飛虹雖然功力只能提到八成，並未將這般人放在心上，口中冷冷一哼，道：「狄某百毒不侵，對狄某使毒你是枉費心機，至於鐵籠麼，那就更簡單了，它既然由上面降下來，就能够由下面托上去，在下這項答復閣下還滿意麼？」

數遍當今武林，百毒不侵的還難以找出一個。

鐵籠重逾數百斤，又是以機關控制，縱然身具霸王之勇，也不可能托它起來。

但事實勝於雄辯，毒烟，鐵籠，的確對他無可奈何，那就只能說姑妄信之了。

黑衣老者道：「不要得意，姓狄的，毒你不死，咱們可以換個法子，反正明年今日是你的忌辰，你信是不信？」

狄飛虹道：「這就要看閣下有沒有這份能耐了，你們還等什麼？來吧。」

黑衣老者舉手一揮道：「上。」

三名彪形大漢首先奔了出來，他們一個使流星錘，一個使吳鈎劍，另一個使一對判官筆，這三人是隴西三霸，是黑道中頗負盛名的人物。

天慾教倡亂江湖，原本就是一個邪惡的組合，隴西三霸在此地出現，自然不足為奇。

使流星錘的最先出手，招演流星逐月，雙錘一先一後，分襲狄飛虹的面目及前胸。

使判官筆的脚下一挪，已經到了狄飛虹的身後，雙筆左右交征，分向他的神堂、胆俞兩個穴道插去。

使吳鈎劍的最為陰損，他配合前面兩人的攻勢，忽然向地上一倒，右臂一吐，急如閃電，吳鈎劍由下往上一撩，猛劈狄飛虹的小腹。

這三人一出手就往死裏招呼，可見黑道中人全是心黑手辣之輩。

他們如此一來，可就挑起狄飛虹的殺機，他身形一側，雙手倏出，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前後一抓，左脚踢出一腿，身形同時旁移五尺以外。

他這幾下快如電光石火的動作，造成了驚心怵目的結果。流星錘砸碎了使判官筆的腦袋，判官雙筆却插進了那人的胸膛，這兩人傷勢慘重，自然活不成了。

使吳鈎劍的也沒有佔到便宜，狄飛虹在身形旁移之際，一脚踢飛吳鈎劍，劍鋒倒飛，掠過使劍者的頭頂，他那顆大好頭顱一分為二，連半聲都未哼出便已了賬。

狄飛虹舉手投足之間，三名威震黑道的高手就橫屍當地，黑衣老者傻了，跟着他的那般人全部身形顫抖，面如死灰，好像死亡之神正在向他們招手一般。

黑衣老者畢竟是他們的頭兒，一呆之後大聲叱喝道：「姓狄的，你敢行兇！」

狄飛虹笑笑道：「閣下這麼說就寃枉人了，那兩人是窩裏反互相刺殺，這人是不想活了，拿劍劈自己的腦袋，在下只是時運差了一點，幾乎遭到池魚之殃，閣下竟然替在下扣上一頂殺人的帽子，豈能叫人心服！」

黑衣老者怒叱道：「不要狂，姓狄的，就算你生有三頭六臂，也休想活着離開，上。」

勁裝大漢害怕狄飛虹，但他們更怕黑衣老者，在他一聲命令之下，他們便瘋狂的衝殺上來。

狄飛虹是虎，勁裝大漢是狼，虎只有一頭，狼却有三十多隻，如果硬拚下去，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狄飛虹內傷未癒，他自然不肯硬拚，不待敵人接近，降龍神抓便已連連抓出。

神抓抓斷喉管，响起一連串的咔嚓之聲，噴着鮮血的屍體，也接連不斷的仆倒下去。

狄飛虹並非嗜殺之人，但我不殺人，人就殺我，而且天慾教徒窮兇極惡，天怒人怨，他本着除惡就是行善的心情，只得大開殺戒了。

片刻之間，三十多名勁裝大漢倒了一半，狄飛虹如果繼續出手，沒有人能逃過他的降龍神抓。

他不願意再殺人，只是大喝一聲道：「滾，叫你們的頭兒出來。」

他這一聲大喝，如同焦雷轟頂，勁裝大漢刦後餘生，那裏還有鬪下去的勇氣，何況黑衣老者已經不在現場，蛇無頭不行，他們還能不一哄而散？（未完．廿六）

上文提要：黃小虎和十二金釵聯手的事全讓通緝犯闕積德知道了，闕積德手中有一批軍火想運出城，他就和黃小虎商量，要黃小虎幫他運軍火，而闕積德則設法把筱乩童的銀子騙回來，同時把筱乩童引出來，黃小虎衡量利害過後，決定和闕積德合作……大牛和一幫人把銀子送回大牛家中，而黃小虎和銀釵則留下來對付筱乩童……



俠情風趣中篇故事／王寶寶・文
可飛・圖

小草包

十四：棺材之內　另有乾坤

寶石釵笑着大聲道：「各位軍爺就拿一錠元寶，沾沾喜氣吧，算是公子爺的賞賜。」

聽到這句話，這些丘八爺都樂歪了，每人拿了一錠金元寶，還放在嘴裡咬一咬，唯恐是在做夢。

「哇呀！昨夜一連十把十瘸十，想不到一大早碰上了至尊寶，發財嘍！」那睡眼迷糊的阿兵哥不但拿了一個金元寶，還偷偷揣兩個在懷裡。

「鬥雞眼，你幹嘛！」伍長一眼望見，叱喝着走過來伸手就把他懷中兩個元寶挖出來。

「嘻嘻，昨夜我輸得多，現在不過想多撈點兒本。」鬥鷄眼涎着臉傻笑。

「去你的！撈也不要撈到女人頭上去啊！」伍長人五人六地叱斥：「有本事晚上再賭，花媒婆這麼上路，你好意思坑人家，好，看過了，放行上路。」

這位老丘八話說得漂亮，但兩錠元寶已揣在自己懷裡。

「多謝多謝。」寶石釵在車上打招呼。長長的車隊又起動了，出了城門，寶石釵就傳話下去：「把『花』字旗插上。」

吹鼓手吹出了城門，算是公事完畢，紛紛下車回家，盲劍門的人正好頂上缺，依舊吹吹打打，只是音不成音，調不成調。

每輛車上都豎起了「花」字旗，這就像鏢局的鏢旗一樣，擺出了字號，是應付江湖道的。

果然，沒走幾步，一彪人馬出現了，竟是「水裡鮫」魚四，帶着一干手下，魚四已扮成了莊稼漢模樣，不過他那尖頭闊腮的長相，就像是表記，江湖上同道，一眼就看得出是誰。

只見他表情訝異地在道旁伸手攔車，道：「是不是花大姐的手下？」

寶石釵出面了：「是花姐的人，魚當家的你攔車幹嘛？」

魚四道：「不是說好的，花大姐負責在城裡搜出那批小鬼頭，怎麼又押車出城了呢？」

寶石釵道：「這是兩碼子事，咱們花大姐總不能靠筱乩童這筆買賣吃一輩子吧，這次是另接了一筆生意，當家的可是要分紅吃一記？」

魚四聽出話裡帶刺，忙笑道：「不敢不敢，同在道上，魚某怎敢翦邊，不過是好奇問問罷了。」

寶石釵吃吃笑道：「問完了沒有？」

「完了完了，請吧。」魚四覺得寶石釵說的不無道理，有生意，有油水，換了自己也要接下來了，銀子不會燙手，那會怕多。

於是車隊又起程了，馳出一里左右，寶石釵立刻下令，加鞭急趕，同時還讓出一匹馬來，讓手下一位姊妹，先馳向江夏城。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這正是小虎想出的點子之一。

小虎不但要解決大牛家裡的危困，還給他老爸送上了一份禮。

＊　＊　＊

馬隊離開淮陽城不到半天，筱乩童立刻氣急敗壞地出現在媒婆館門口，銀釵所以不親自護送，就是爲了應付筱乩童，此刻得報，心中早已有數，立刻迎了出來，把筱乩童迎到廳裡坐落。

筱乩童沉下了臉，臉色說多難看有多難看。

「聽說花裡嬌出城了？」

「是啊！」銀釵裝出若無其事的態度，笑靨迎人道：「大法師有什麼事嗎？」

啪！筱乩童氣得一拍椅把子道：「我花了銀子是請妳們帮忙抓小鬼的，可不是要妳們出城的。」

銀釵也收歛了笑容，沉下臉道：「大法師，這話就奇了，抓人歸抓人，出城歸出城，兩碼子事嘛！你老發什麼牛脾氣啊！你沒見我們的人都派出去了嗎？」抓人的在四處打聽小鬼下落，出城是另接了筆生意，這不犯法吧？」

筱乩童反而有火發不出，悻悻道：「貪多嚼不爛，花大姐應該懂這個道理。」

「我家大姐頭走南闖北，豈有不懂之理，大法師，你何必多顧慮，能吃得下，自然嚼得爛。」

筱乩童狠狠道：「好，限期三天。」

「三天就三天。」銀釵又浮起了笑容：「不過你大法師也該查訪查訪，有消息通個訊，要抓小鬼總得通力合作才行，不然你攬你的，我們攬我們的，力量一分散，豈不打了折扣。」

銀釵講的話不無道理，筱乩童氣平了不少，再見銀釵親自倒水捧茶，媒婆館裡空空的沒半個人，心想人家的確也在辦事，假如硬要規定怎樣，等於擋了人家財路，也顯得自己理短。

於是吐出一口氣，喝了一口茶，道：「妳的話不無道理，我最近也忙暈了頭，回去一定多派幾個人分頭查訪，我不信這批小鬼能逃到天邊去。」

銀釵笑道：「大法師在忙什麼啊？」

她趁機在掏情報了。

「妳知道『武則天』死了，我想把大家樂接下去辦，所以忙得不可開交。」

「那好啊！聽說大家樂的賺頭太好了，不做可惜。」銀釵故意湊興頭：「大法師，我私人也搭一股怎麼樣？」

所謂利之所在，如蠅附羶，銀釵有興趣，是人之常情，碰上筱乩童也在興頭上，聽了這番話，嘆道：「我什麼都準備好了，就是缺個主持人，現在我才發覺可靠的人手難尋。」

「我帮你好不好，你看我夠不夠格呀？」銀釵乾脆來個毛遂自薦。

筱乩童的確在煩惱人選問題，因爲這個人選一定要具備各種條件。

第一最好是女人，因爲女人容易控制。

第二一定要伶牙俐齒，能夠八面玲瓏，三教九流都能夠應付的，這樣才能廣開財源，營業興盛。

第三最好能睡在一起的，免得羽毛一豐見異思遷。

現在見銀釵頗有興頭，毛遂自薦，不由認眞考慮，打量她起來。

在十二金釵中，銀釵的姿色雖算不上第一，却也是風韻有緻，落落大方，身裁該大的地方不小，該小的地方也不大，從頭到脚，沒有一處比「武則天」舒梅差。

筱乩童看得暗暗點頭，心想自己現在雖然有不少女人，但沒有一個能主持大局的，不是太軟弱，就是可靠性有問題，倒是眼前這個，世面見得多，一身功夫也不弱，出身道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定沒有問題，尤其細皮白肉，夜裡上了床，一定有摸頭，說不定比「武則天」還有媚功，現成的人選，應該可以試試，何況有了她，無異把花裡嬌這股勢力歸併過來，豈不如虎添翼。

想到這裡，筱乩童不但起了貪心，也起了色心，他微微笑道：「妳眞的想搭一股？」

「怎麼？你不肯？」銀釵也會望風辨色，知道成功了七八分，喜在心頭，故意有這一問。

筱乩童道：「我不是不肯，而是担心妳對花裡嬌怎麼交待？」

「這點你放心。」銀釵道：「有了銀子我自然容易交待。」

這也是實話，天下之事，十之七八，都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筱乩童色迷迷地道：「還有一點，大家樂利頭太好，銀子出入數目太大，普通人我是放不下心的。」

「唷！大法師。」銀釵上去靠着筱乩童的身邊施展媚功了：「我搭上股子還算是外人嗎？」

「我不要妳出錢，但要妳出人。」筱乩童趁機攬住銀釵的細腰，色心大起，道：「只要妳跟我，我就放心了。」

「跟你就跟你嘛！」銀釵裝出羞答答的表情，心裡却在嘔：「不過你要用花轎來抬我。」

「不不不。」筱乩童的雙手沒閒着，上面摸摸，下面摸摸，口中道：「這點妳要體諒，我是三清門中人，不能結婚，結了婚我施法的時候就不靈了。」

「你騙人。」銀釵乾脆坐在筱乩童大腿上，讓他過足乾癮：「城內道士討老婆生孩子的多的是，爲什麼你不能明媒正娶？」

「唉！教派不同呀！」筱乩童覺得銀釵全身柔若無骨，摸起來眞舒服：「這點妳不懂，那些普通道士都是巫教派，我是眞正的全眞派，偷偷摸摸可以，結婚就不行了，師門知道了，立刻會派人追回一身法力。」

銀釵也不知道他的話是眞是假，不過志不在此，也懶得多問，膩聲道：「好嘛好嘛，你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行不行？」

筱乩童聽得心花怒放，覺得這次眞有攬頭，正想進一步行動，倏見聽外步履聲響起，人影閃動，急忙推開銀釵的嬌軀，乾咳一聲問道：「什麼人？」

却急急湊在銀釵耳邊道：「今晚上妳到我那邊來，我們詳細談談。」

剛說完，門外的人進來了，是個賊頭狗腦的黑衣道裝小道士。

筱乩童正經八百地板起臉，道：「你來幹甚麼？」

小道士忙哈腰低頭道：「有幾位當家的來找師父拿開銷，我特地來找師父回去。」

「唔。」筱乩童點點頭道：「快來見過銀姑娘，以後銀姑娘就是師父大家樂的主持人。」

小道士忙施禮道：「小狗子見過銀姑娘。」

「小道兄快別多禮。」銀釵道：「大法師，你又收了新徒弟啦？」

提起這件事，筱乩童就咬牙切齒地想起小虎，花蝴蝶與毛毛蟲都死於非命，只能再收小狗子當小廝使喚。

「不錯，使喚的人不夠，我只有將就收他做徒弟跑跑腿。」筱乩童說到這裡，正色道：「妳替我叫花大姊加把勁，無論如何，一定要早點抓到那些小鬼，免得遺患無窮，我走了。」

「噯噯，你還沒說清楚來你那兒究竟在那兒啊？」銀釵追問一聲。

「我暫時落脚在小扇子那兒，白天就在城西的清眞寺，今晚我不去怡春院，就在清眞寺等妳。」

銀釵啐道：「你不要胡攪，清眞寺怎麼能私會。」

「嘻嘻，清眞寺隔壁就有家賓館啊！」筱乩童色迷迷地又捏了銀釵一把，過足癮，帶着小狗子走了。

銀釵望着筱乩童的背影消失，呸地一聲，吐了一口唾沫：「癩蛤蟆也想吃老娘的天鵝肉，報應臨頭了還不知死活。」

「哈哈，妳要他死，他就活不了，銀姊，妳眞有一套。」小虎從裡面閃身出來，後面還跟着呆瓜與三八花。

銀釵笑道：「你們都起來了。」

呆瓜揉揉眼睛道：「小虎哥眞不夠意思，大牛走了也不跟我們打個招呼。」

小虎安慰道：「各人有各人的活兒，回去天天能夠見面，還在乎這些幹嘛！銀姊，我看咱們可以行動了。」

「嗯！我看搬銀子的事筱乩童一定會知道，下午就得去清眞寺。」

小虎點點頭，附在三八花耳邊嘰哩咕嚕，叮囑一番，三八花咬着牙點點頭，立刻跑了出去。

「呆瓜，你戴頂帽子，去跟在後面，有什麼動靜，立刻回來打個招呼，行動要小心，別被人認出來了。」

「我知道。」呆瓜拿了一頂破帽子，往頭一戴，也跑了出去。

已是中午，筱乩童帶着徒兒小狗子回到清眞寺的客房，只見城外幾路人馬都派出了小頭目在客房裏坐着，等候拿每天的開銷花費。

這已是老規矩，筱乩童走到床邊打開一口小銀櫃，發覺手頭的現銀已不多，轉身道：「我開張銀票，煩各位到第一銀號裏去拿吧！」

說着拿起現成擺在長案上的筆硯，當場開了一張三仟兩銀子的銀票，交給了那些小頭頭。

「多謝大法師。」那些小頭頭高高興興地走了。

「小狗子。」筱乩童叫喚徒弟：「該吃飯了吧！」

小狗子立刻把寺中早已準備好的酒菜端上桌，師徒二人相對坐落正在喝酒吃飯，只見那些土匪小頭頭去而復返，每個人的臉色，就像老子板着臉孔看兒子一樣。

「怎麼回事？」筱乩童不由站起來問。

「大法師，你銀號裏沒銀子，招呼一聲也就行了，何必要咱們空跑一趟。」

「笑話。」筱乩童不信地道：「我怎會沒銀子，小狗子，你去叫第一銀號的人來一趟，告訴他們，是不是瞎了眼睛，看不懂我的銀票。」

剛才說話的是仇八怪的手下，天生是紅鬍子脾氣，冷冷又道：「不用去叫了，要叫就得把老闆找來說清楚。」

筱乩童一怔，道：「爲什麼？」

「因爲我們也不信大法師的戶頭裏會沒有存欵，所以我們問過，你戶頭的銀子昨夜就提空了，還倒借了一百萬兩。」

「誰說的？」筱乩童臉色大變。

「當然是銀號裏的掌櫃說的。」

筱乩童一哼，道：「我還是不信，沒有我親自去提，誰敢動我的銀子，還是勞煩各位，把所有銀號的老闆，統通給我召來，我要親自問問。」

「好，反正咱們是跑腿的。」那些小頭頭又急急離去。

一炷香工夫，昨夜在五月花酒家，吃得暈天黑地的銀號大老闆統通到了。

他們的神色跟昨天大大不一樣，有點兒緊張。

因爲他們感到事出蹊蹺，有了問題，不過不管怎麼樣，他們在路上已有個默契，萬一有問題，把責任推掉再說，反正要死人不死自己，其他的都可以不管。

筱乩童沉着臉，讓各銀號大老闆坐下，才道：「聽說我存在第一銀號的銀子都提光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一銀號的大老闆冷冷道：「大法師，你好像把昨天的事都忘光啦？」

「這話怎麼說？」

「你不但提光我第一銀號存的錢，也提光了所有銀號的存欵，不但如此，還借了咱們一百萬兩，這些都是你親自辦的手續，莫非全忘了！」

「不錯不錯，昨天咱們都在場，大法師，這可不是開玩笑的。」

筱乩童心裏一急，幾乎暈了過去，猛然一拍桌子，道：「混帳！我昨天沒出過門，你們放什麼狗屁。」

「大法師，帳面太大，耍賴不能了事。」世華銀號的老闆板着臉開腔了：「這不但有人証，還有地証物証。」

「什麼人証地証物証？」筱乩童臉色鐵青，厲聲道：「你們就說出來聽聽。」

「地証昨夜在五月花，人証是五月花的姑娘，還有你那位許總管，物証是簽辦的手續。」世華老闆冷冷道：「假如你不承認，咱們就只能到知府衙門裏去打官司了。」

筱乩童這才感到事態嚴重，也明白事出有因，壓下心頭之火，道：「你們的話中有語病。」

「什麼語病？」

「我身邊從來沒用過總管，那裏來的許總管？」

第一銀號的老闆嘿嘿冷笑道：「有沒有這位總管，咱們管不着，不過你也在場總是事實，我想這件事再說下去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了，咱們銀號共同決定，三日內就要收回一百萬兩銀子的貸欵，三日之內不還，就公堂相見，咱們走。」

這些銀號老闆果然個個是鐵算盤，一看借貸的銀子有問題，立刻落井下石，施出殺手鐧，拂袖而起。

筱乩童氣得拚命跳脚，他沒有留他們，因爲他知道留他們也沒用，這些銀號大老闆從來不會下雨借傘的，反而都會一招雨天收傘。

「氣死我也。」筱乩童等這些老闆走出了門，大叫一聲，急怒攻心暈了過去。

「師父，師父。」

「大法師，大法師。」

暈過去的筱乩童隱隱的聽到一片叫喊之聲，悠悠醒轉，睜開眼睛，只見小狗子道：「師父，剛才有人送來一封信，冒領銀子的事有眉目了。」

神志渙散的筱乩童精神立刻一振，疾道：「快拿給我看。」

信就在小狗子手上，筱乩童拿過抽出信箋，就坐在地上看，信箋上有八個字。

「要找主謀，快找小虎。」

筱乩童心頭驟然一震：小虎啊小虎，我要剝你的皮。

沒錯，只有這個小虎，才敢做這件事，也唯有他的身裁，才能易容裝扮自己這種矮個子。

筱乩童霍然站了起來，對這些土匪小頭頭道：「麻煩各位，立刻請你們當家的進城，就在隔壁賓館見面。」

「幹嘛？」魚四手下的小蝦米問。

「我要請各位當家進城全力搜查那幾個小鬼，就是把全城的地皮翻過來，也要找到他們，這麼多銀子不可能這麼容易搬，現在動手查還來得及。」

「恐怕來不及了。」仇八怪的手下紅鬍子冷冷頂了回去。

筱乩童正要問爲什麼，門口倏地格格響起一聲輕笑，道：「爲什麼來不及，我說還來得及。」

衆人一驚，齊都轉身望去，只見進來了一個梳着二條小辮子，兩頰有雀斑的小姑娘，筱乩童不由一怔，這不是小虎身邊的三八花嗎，她怎麼會跑來自投羅網呢？

他心中在狐疑，小蝦米已開口了，因爲只有他在紅岩寨見過三八花：「小丫頭，妳是天堂有路不去走，地獄無門跑進來，來得恰是時候。」

說着已嘴含獰笑向三八花撲去。

三八花動也沒有動，讓他抓個正着，依然平靜沉穩道：「大法師，你要讓我不說話，還是要我回答你的話？」

筱乩童厲聲道：「快說出死小虎在那裏，我沒時間跟妳泡磨菇。」

三八花笑笑道：「要找銀子就要快，找小虎哥却找錯了神位，你這個大法師怎麼當的？」

筱乩童一愣，脫口道：「那要找誰？」

「銀號老闆們不是說過昨夜有個許總管嗎？」三八花道：「要找就找他啊！」

筱乩童心中一動，冷笑道：「這還用說，那個冒牌總管一定是你們的幫手。」

三八花笑道：「你爲什麼不反過來想，小虎哥要找這麼一個拍檔談何容易，假如許總管找個冒牌小虎豈不容易多了。」

筱乩童覺得這番話果然有點道理，但心中仍不肯相信，一揚信箋道：「妳看看，這信箋上寫的什麼？」

三八花對小蝦米道：「放開你這隻蝦

米手好不好，我要走也不會來了。」

筱乩童沉聲道：「放開她，她也逃不了。」

小蝦米鬆開手，三八花上前拿過信箋，看了看，道：「人家的嫁禍之計，你也拿來當聖旨，豈不笑掉人的大牙，快去調動些人馬進城吧，再遲就來不及啦！」

筱乩童作色道：「爲什麼還要調動人手？」

「我帶你去抓人啊！」三八花笑道：「俗語說，捉姦捉雙，捉賊捉贓，等賊贓花光了，你們就是抓住了，人家也會抵賴，到時間豈不又打口舌官司。」

筱乩童精神一振，道：「我們這些人一齊去難道不夠？」

「差遠啦！」三八花斜目一掃，不屑地道：「這些嘍囉禁不起人家三兩下，就會狗吃屎地爬出來。」

這些小頭頭聽了個個大怒，紅鬍子首先厲聲道：「小丫環，你敢看不起咱們弟兄，想找死啊？」

三八花喳呼道：「不要嘴巴狠，你嚇嚇我小姑奶奶可以，嚇別人還差了三截，提起這傢伙，連你們的頭頭心裏都會發毛。」

筱乩童重喝道：「妳說的到底是何方神聖？」

三八花道：「到城門口看看通緝的榜文不就知道了嗎？」

榜文？這些土匪齊在轉動眼珠子想。

「啊！妳說的是火器販子闞積德？」筱乩童失聲叫了出來。

「你還算有腦筋。」三八花臉色紅咚咚的，不知是興奮還是緊張，喳呼道：「官府這麼多捕快兵馬都碰不到他的衣邊，你們自己掂掂份量吧！假如沒問題，現在就跟我走。」

這些土匪小頭頭的臉色個個變了，因爲道上的人聽到闞積德頭就會痛，他被朝廷通緝，早已豁出去了，既不怕死又難纏，六親不認，誰碰上也會脫層皮。

筱乩童相信了八分，也立刻有了主意，叫道：「小狗子呀！快到衙門裏報個案，召批捕頭兵馬過來。」

「大法師啊，你千萬別去招惹這批飯桶。」三八花急忙搖搖手，道：「就算你貪圖賞金花紅，別忘了你還有那麼多金銀在那兒，被官府抓到，賞金還沒到手，金銀却變成了贓物，要你回來，不知道要打通多少關節，說不定沒入州庫，一毛錢也拿不到，豈不偷雞蝕把米，划不來啊！」

對啊！筱乩童轉念之間，覺得自己太沉不住氣，還不如這個鬼丫頭分析精細，立刻改變主意，對一名土匪小頭頭道：「快去請你們三位當家的進城來，請他多帶點人手，要快，就說這件事另外有賞。」

「是。」那名小頭頭是「江淮三霸」李氏兄弟的手下，立刻應喏飛奔離去。

三八花喳呼道：「一撥人馬怎麼夠，有人就多叫一點來，免得打起來心驚胆顫，人一多就一面倒，豈不乾脆俐落。」

「人手不夠我自然會招呼。」筱乩童怕小虎趁機溜走，所以留了一手：「現在先走吧，妳帶路。」

「好吧！你既然這麼說，吃虧了不要怪我事先沒提醒你啊！」三八花氣呼呼地說：「跟我來吧！」

走出清眞寺，奔向南城，三八花一路東張西望在辨別道路。

筱乩童跟在後面又起疑心了，這也難怪，他已吃足了小虎的苦頭，覺得一個對頭冤家，憑白無故地來插手帮忙，其中一定有什麼狡詐，否則道理上實在講不通。

他上前幾步，沉聲問道：「是不是小虎叫妳來的？」

「對啊！」三八花不否認。

筱乩童冷冷道：「他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大法師到底是大法師，一句話切中關鍵點。

「憑良心說，咱們急着想回家，偏偏你又召了許多人馬把淮陽包圍得像鉄桶一般，小虎哥每天晚上都在城內打轉，動腦筋怎麼出城，昨夜却被他撞見了居然有人半夜裏在銀號門口搬金子，就這樣注意上了，無巧不巧居然是你大法師的事，這就叫無巧不成書了。」三八花把小虎編的一套統通搬出來。

這番說詞還算通，筱乩童也沒有時間去思考，點點頭道：「他帮我這個忙，是否有條件？」

三八花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江夏府那件搶案，只要你大法師鬆鬆口，再大的難題也就一筆勾銷了。」

「假如我堅持不說呢？」

三八花笑道：「線索都在你身上，你不說我們當然也沒辦法，不過小虎哥的打算，一向是往上算也往後算，算盤不會只打一檔，我想你也清楚。」

筱乩童冷笑道：「他還有什麼打算？妳能不能說說？」

「能。」

「能說就說吧！」

「小虎哥告訴過我，能說，但是現在不能對你說。」

「爲什麼？」

三八花笑嘻嘻道：「怕你聽了會氣暈過去，你若暈過去，誰來指揮打架啊！沒人指揮，萬一你們這邊輸了，豈不反而害了你，所以等你追回銀子，再說不遲。」

這番話說得筱乩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人類都有個通病，挖不出的秘密愈想挖，現在筱乩童就是這樣，口氣反而有點懇求三八花的味道。

「妳儘量說，我還不至於這麼容易暈倒。」

「不不不。」三八花好像在調侃他，吊他胃口：「小虎哥說你人還算不錯，法力也高强，就是迂腐固執了一點，所以要我能照顧你一點，年紀大啦！萬一衝動腦中風可不是好玩的。」

筱乩童悻悻道：「妳那位小虎哥還蠻有良心的嘛！」

對你有良心才會像被狗吃掉一樣，三八花心中在罵，口中却道：「可不是，假如他沒良心，早已炸了你住的清眞寺，讓你死翹翹了，城外的人馬還不是鳥獸散，前次是不得已爲了救人，他心裏對你也感到愧疚不安，所以現在能不撕破臉，他總希望大家不要再撕破臉。」

筱乩童覺得嘴皮子上的功夫，實在沒

有這個丫頭片子好，立刻糾正話題，道：「妳不用扯遠啦，到底是什麼打算？」

「你眞要聽？」

「我當然要聽。」

「聽了可不能爲難我，恩將仇報啊！」

「這次算例外，我不爲難妳。」筱乩童爲了要三八花說，只能答應。

三八花笑嘻嘻道：「小虎哥的算盤，其實也很簡單，他要你跟闞積德拚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咱們坐山看虎鬪，來個漁翁得利。」

筱乩童心頭一震，停步道：「妳在耍詐？」

「嗳嗳，你千萬別誤會我在騙人，讓你先看到了金子，你再動手打架不遲。」

筱乩童一怔，覺得不無道理。

三八花笑道：「小虎哥還說，無論是勝是敗，要我提醒你，你千萬不能動手啊！」

「爲什麼？」筱乩童又是一怔。

「爲了你的安全啊！」三八花似笑非笑道：「小虎哥說你千萬不能死，你一死咱們就沒戲唱了，也沒有搞頭了，所以叫我一定要提醒你，最好不要動手，要打架讓別人去打，死活不關你的事。」

這算什麼話？不管眞心也好，假心也好，表面上總是一片好意，筱乩童有點啼笑皆非，反而沉默了。

「嗳，到了。」三八花突然停步，用手一指前面。

前面是片大院子，七八尺高的圍牆，高高地擋着，站在對街望過去，除了一扇緊閉的大門，什麼也看不到。

「眞的在這裏？」筱乩童精神一振地問。

「不錯，在這裏，小虎昨夜就跟踪到這裏來的，他還畫了幅圖給我看，而且一定還有馬車停在裏面院子裏，派人上牆頭看一看不就可以明白了？」

院子裏的確有馬車。

馬車上也裝着一箱箱金子，現在一大批人正在搬金子，把一箱箱的金子搬下來，倒在地上，一綑一綑的兵器裝進了箱子，再鋪上了金元寶。就像昨夜在媒婆館十二金釵動手的情形，這工作是相當費事而且費時的。

闞積德正大剌剌地坐在房中，房外嘀嘀噠噠打鉄的聲音不斷地傳進來，原來就是他開設的地下兵器工廠，在他耳中，這些聲音像是仙樂，也像過年初五迎財神時的鑼鼓敲打聲，不但悅耳，而且表示了滾滾財源與實力。

一陣敲門聲響起。

「進來。」闞積德正在品嚐一杯美酒。

一名黑衣大漢匆匆進來，稟報道：「老大，裝得差不多了。」

闞積德點點頭，道：「怡春院的姑娘來了沒有？」

「早已在前屋等着，聽老大吩咐。」

「叫她們上車，就像早晨媒婆館的人出城一樣，掛紅披綵，冒充嫁妝運出城去。」

「是。」

「你要暗暗跟着，出了城換上鏢旗押車趕到目的地。」

「是。」黑衣大漢出去了。

闞積德得意地獨自大笑起來，他的確非常得意自己的連環計，吊上了小扇子，搭上了小虎，再冒領了筱乩童的存銀，連帶火器也出了城，最後嫁禍江東，任何事都已沒有關連，小虎與筱乩童誰死誰活對他來說，都無所謂。

可是人有千算，不如天有一算，就在他洋洋自得之際，黑衣大漢又匆匆進來了，緊張地道：「老大，大門打不開，好像在外面被人門上了。」

闞積德臉色一變，跟着大漢匆匆走到前院，只見馬車已調了頭，車轅還坐着二名姑娘，三四個人在拉大門，就是拉不開。

「你上牆頭看看外面有什麼動靜？」闞積德吆喝着。

話聲未落，四面牆上立刻出現十餘條人影，飛撞而落，爲首一個三寸丁，正是筱乩童，只見他道：「不用看了，姓闞的，裏裏外外都被我包圍了，咱們私了還是官了，你自己說吧！」

車上的姑娘那見過這種陣仗，紛紛驚叫着下車逃避，闞積德神色變了一變，他搞不懂筱乩童怎麼會找上門來的。

他向黑衣大漢使個眼色，那黑衣大漢走到屋裏，帶着十餘名打手，個個手握長槍，一字排開，壓住了陣脚。

這時闞積德才哈哈一笑道：「咱們私了如何？」

筱乩童沉聲道：「好，要私了就把冒領去的銀子統通交出來，我放你一條生路。」

「談銀子就傷感情了。」闞積德强作鎮定道：「同是道上朋友，有銀子大家花花嘛，何必小家子氣。」

「混帳王八蛋，你太欺侮人了。」筱乩童氣得破口大罵：「我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不但弄光了我的錢，還要我背上一百萬兩的債，你眞狠哪！無緣無故，居然要我的命。」

「抱歉抱歉，我有點急用，你老也不用看得那麼嚴重，銀子是身外之物，我怎麼敢要你的命。」

筱乩童咆哮道：「不交出銀子，我要你的命，要錢要命，你自己挑。」

「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什麼可以商量的。」

闞積德道：「銀子折成金子，都在車上，你要就拿回去吧！」

筱乩童冷笑道：「不止這些，還有的呢？」

「還有的十二金釵一早就帶走了，是小虎出的點子。」

筱乩童厲聲道：「我不信，一切証據都在，我唯你是問。」

闞積德嘿嘿笑道：「信不信在你，江湖上的鉄律是成王敗寇，你要帶走眼前這兩輛車上的金子，也得看我高不高興哩。」

筱乩童厲笑道：「你闞積德是怎麼樣一個人，本法師早已瞭解，要動武你只有吃虧，不會佔便宜，我外面還有一帮人馬接應，萬一再不濟，立刻可以召官兵，怎麼算你也是死定了。」

「不見得。」闞積德冷冷轉首喝道：「爛順仔，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黑衣大漢應了一聲，挺胸跨前一步，長槍平舉，雙手一絞，原來槍是雙節，中有活門，只見一道烈火，噴出丈遠，燒得筱乩童人馬，個個驚慌變色，紛紛暴退。

烈火一噴而滅，黑衣大漢爛順仔威風凜凜，橫槍而立，大有一夫禦敵，萬夫莫擋的氣概。

闞積德冷冷一笑，道：「這就是我秘造的噴火梨花槍，一槍在手，你武功再高也不管用，眞要動手，我縱然死，也要拿你們墊背，怎麼樣，要不要試試火燒活人的滋味？」

這一來，緊張的局面立刻僵住了，筱乩童心念百轉，覺得要打不能打，不打又拿不回銀子，這種吃了啞巴虧進退不得的滋味，不知道怎麼處理。

闞積德得勢不饒人，又冷冷道：「三寸丁，我可以告訴你，用軟的還可以商量，要用硬的，我連官兵都不含糊，還怕你這種小兒科，要講耍狠，實力就是本錢，誰怕誰啊！」

「闞兄既說能商量，大家就不要傷和氣，坐下來談談吧！」跟來的「江淮三霸」老大李鉄拐眼見僵下去沒有了局，同時眼看噴火梨花槍的威勢，心裏也有點發毛，忙出面打圓場了。

「好，衝你李老大一句話，你們要怎麼談，說吧！」闞積德不愧老奸巨滑，見好就收。

李鉄拐低頭看看筱乩童，筱乩童幾乎氣暈了，全身發抖，他出道二十多年來，在黑道上也是呼風喚雨，從來沒有這麼窩囊過，那還放得出屁。

一看筱乩童氣得說不出話，李鉄拐只能自說自話了：「闞老大，我李某說句公道話，黑道白道都要講個理字，在理字上，闞兄欠缺了一些，銀子雖然可以不分彼此大家花花，但你闞老大也未免太狠了一點。」

闞積德理虧的也在這一點：「李老大，我不想聽你的道理，我是在聽你的解決辦法。」

李鉄拐乾笑一聲，道：「辦法很簡單，請闞老大多少先還點銀子，讓大法師能喘過一口氣來，其餘的就打個商量，大家都是同道，總有合作的地方。」

「好吧！我也坦白說，在我手上的銀子，都在車上，只要我的貨出了城門，悉數奉還，其餘的已經不在此地，由十二金釵帶往紅岩寨，不過我那邊派有人，也早已作了安排，可以攔下來。」

筱乩童一怔，道：「花裏嬌怎會和你湊和在一起？」

他感到不可思議。

闞積德冷笑道：「花裏嬌早已死了，十二金釵跟小虎湊和了，你還睡在夢裏，叫她們抓小虎，你抓到明年也抓不到啊！」

* * *

小虎與銀釵、玫瑰釵正坐着商議怎麼樣抓筱乩童時，只見呆瓜與三八花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回來，接着保護他們的紫玉釵也回來了。

「小虎哥，情況不好了。」三八花喘着氣就喳喳呼呼起來。

「妳慢慢說，什麼情況不好了？」銀釵先把三八花情緒穩住。

三八花嚷嚷道：「筱乩童跟闞積德沒有打起來，反而和談了。」

小虎聽得心頭一震，道：「怎麼可能？」

「有什麼不可能的。」三八花道：「烏龜對上王八，都湊在一起了，連媒婆館的底都洩了出去，快動動腦筋吧！」

銀釵臉色也變了，因爲自己這邊只剩下三大三小，與筱乩童的人馬相差太懸殊了，萬一找上門來，硬拚只有一條死路。

小虎眼珠一轉，說道：「我們一定要先混出城去，在城裏等於甕中之鼈，等着人來抓。」

紫玉釵嘆道：「要混出城也不容易，四面八方都是土匪，一定監視嚴密。」

三八花喳呼道：「要走就要快，趁城外那些土狗還沒聞到消息，還容易一些。」

「我早準備好了，妳不要喳喳呼呼行不行。」小虎道：「他奶奶的，要走我也得放個起身炮，弄他個天下大亂我才甘心走。」

呆瓜呆呆道：「不錯不錯，老大的點子的確多，放個起身炮威風威風也好。」

「威你的頭啊！」三八花敲了呆瓜一記響頭，埋怨道：「只要小虎說想點子，我就心驚肉跳，剛才人在筱乩童那裏，魂却在天上飄，嘴上在叫，身上淌冷汗，你以爲這種滋味好受啊！要不，下次就輪到你出馬。」

呆瓜苦着臉道：「我那有妳行啊！小姑奶奶，算妳功勞大好不好，讓妳昇一級，我這第三把金交椅讓妳坐，換我坐第四把行不行！」

三八花嘟着小嘴道：「這還差不多，你本該跟在我後面拍拍我馬屁。」

「那妳屁股大了可別怪我啊！」呆瓜也吃起豆腐來了。

小虎倏拍案而起道：「有了，玫瑰姊，大致的計劃我說給你們聽聽，看可不可行。」

於是小虎把計劃說了出來，紫玉釵與銀釵邊聽邊笑，顯然小虎的計劃又是個絕點子。

* * *

輛騾板車悄悄地從百花巷一百號的後門緩緩地駛出來，車板上擱着一口大的薄皮棺材，棺材邊盤膝坐着兩個披麻帶孝的女人，低着頭幽泣着。

俗語說：活人窮富看首飾，死人窮富看棺材，百花巷的居戶看到這輛哀傷的騾車，心裡就起了一份同情心。

可不是，前面沒有吹吹打打的喪樂隊，一副棺材板子薄得像層紙一樣，後面又沒有一大串送喪的孝子孝孫，這家人一定窮得可憐。

不過百花巷是淮陽城裡高級住宅區，他們心裡在奇怪，這輛喪車是從那一家跑出來的？

左鄰右舍，大家自然而然地湊在一起，正在議論紛紛，突然又看見一大堆人，像風捲狂沙一般，往巷子裡面衝，嚇得紛紛躲起來。

因爲這批傢伙，個個橫眉怒目，紅頭髮綠眼睛，看上去比城裡的混混還要兇，

誰都招惹不起。

不過當中有個人却是目標鮮明，有人認識的，那就是高不滿四尺的筱乩童。

自筱乩童跟闞積德講好斤頭出來，發現三八花居然溜了，就知道事情又有變化。

他急急問押着三八花的小蝦米，人在他手中，怎麼會溜的？小蝦米擺出一張苦瓜臉，結結巴巴的說出經過。

原來三八花在牆外，也隱隱約約聽到一些講斤頭的情形，聽到雙方已經打不起來，和談了，連忙打出一個手勢，她的手勢是打給呆瓜看的，小蝦米自然不會知道，不過感到奇怪，就問三八花。

三八花當然不會說，却拿話跟小蝦米亂攪八攪，弄得小蝦米火氣冲天，舉手正要揍三八花，三八花先下手爲强，張口竟先咬了小蝦米一口，這一口咬在抓人的手上，痛得他急忙放手，三八花趁機脫逃。

按理說，小蝦米要抓個三八花，是足足有餘，不用費吹灰之力，那知突然出現兩個穿公差服的捕快。

可惱的是三八花一見官差就喳喳呼呼起來了，居然指着小蝦米說是榜文上通緝犯闞積德的同黨。

這下子，小蝦米不要說追人，連動也不敢動，捕快過來問東問西，小蝦米還算機靈，搬出筱乩童來做擋箭牌，好不容易應付過去，轉眼一望，三八花早已跑得無影無踪。

聽完小蝦米的經過，筱乩童急得跳脚，恨不得出手宰了小蝦米，可惜小蝦米是魚四的手下，正在用人之際動不得，只有狠狠地把他臭罵一頓，立刻率衆撲向媒婆館。

可是媒婆館中早已空空如也，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搜到後院，却看到了花裡嬌的墓碑，這證實闞積德的話不是撒謊。

一次又一次的陰溝裡翻船，栽在幾個毛孩子手裡，筱乩童氣得血冲腦門，幾乎眞要腦中風了，他大喝一聲道：「給我全城搜，抓不到那批小鬼，誓不爲人，抓到人，每人賞銀一仟兩。」

他剛發出了命令，懸下了重賞，却見一名道士跌跌衝衝地奔進媒婆館，大聲嚷嚷道：「大法師大法師不好啦！」

一看是清眞寺的司客道人，筱乩童一怔，道：「師兄，什麼事不好啦，你快說啊！」

那名道人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道：「我到處找你們，官府派人來找你啦！」

官府本是常有交往，這算什麼大事？筱乩童冷冷一笑問道：「是那一位？」

「是一大堆人馬，由知府衙門的四品游擊將軍率領，說要抓你。」

莫非是銀號裡的人告發欺詐了？但是銀子來往的案子，也不會出動兵馬啊？筱乩童迅速轉動念頭，問道：「他們有沒有說爲什麼要抓我？」

那道人結結巴巴道：「他們說什麼你是火器要犯闞積德的同黨，要抓你去過堂審問。」

筱乩童聽得混身發抖，厲聲道：「胡說八道。」

人却像虛脫了一樣，跌坐在椅子上，身上直冒冷汗。

那道人以爲筱乩童遭不白之冤，還在打抱不平，道：「我知道他們胡說，所以對那個帶隊的將軍說，堂堂三元壇的大法師，那可能是火器要犯的同黨，那位將軍却說是上命難違，還說另外還派了一隊人馬，由總捕頭率領，去搜查城南闞積德的兵器工廠了。」

筱乩童像洩了氣的皮球，再也咆哮不動了，眼前的情勢已經擺明，幾十年的基業，這麼一攪和被連根刨起，淮陽城中再也無法混了，他掏出一錠銀子，把清眞寺的司客道人打發走，立刻對衆人道：「我們快快出城，遲了會來不及，只要闞積德的貨已運出城，有那批金銀，還可以翻身。」

於是這批兇神惡煞，又像風一般捲了出去，霎眼走得無影無踪。

* * *

靈車在街上慢慢走着，棺材裡却躺着三個毛孩子。

三八花跟呆瓜睡在一頭，小虎睡在另一頭，棺材雖然大，但睡上三個毛孩子也擠了一點。

現在三八花正躺在棺材裡爲小虎說故事，說的就是剛才怎麼脫身的故事。

呆瓜在旁邊補充，怎麼看到三八花的暗號，怎麼找官差條子來找事，聽得小虎悶聲大笑。

他實在不敢笑出聲來，若被人聽到棺材裡有笑聲，不嚇破人家的膽子才怪。

「現在小虎哥再出這麼一個點子，那個什麼闞積德跟筱乩童一定火燒屁股被衙門抓起來了。」呆瓜在湊興頭。

三八花道：「那也不一定，筱乩童跟闞積德沒一個像你那麼呆，要抓他們不會這麼容易。」

「其實我也不想他們被抓進淮陽衙門去。」小虎說。

呆瓜感到奇怪，叫銀姊到衙門裡去丟密告信，不抓他們爲什麼又要密告？他不禁問了出來。

小虎道：「我只是要攪亂他們的陣脚，才容易脫身，其實我還有個私心。」

三八花道：「什麼私心啊？」

「淮陽終究不是我們的地盤，應付事情無法順手，假如能把他們趕到江夏府，那這齣戲就更好唱了。」

呆瓜不同意道：「老大，你千萬不能這麼做。」

「假如把這批賊子賊孫趕到江夏去，咱們家鄉不就天翻地覆，天下大亂了嗎？害家鄉父老之事可千萬做不得。」

「說你呆就是呆。」三八花不由罵道：「趕到家鄉去不是去害人，是給小虎他爹黃伯伯送一份功勞。」

小虎哈哈笑道：「還是三八花知我心，三八花，假如沒有玫瑰釵與阿香，我還眞想娶妳做老婆。」

三八花一哼，道：「誰稀罕！」

呆瓜忙道：「我稀罕。」

三八花嗔怒道：「你說話歸說話，不要動手動脚好不好？」顯然，呆瓜趁睡在一起，又在揩油了。

呆瓜道：「妳全身濕落落地，我恐怕妳悶在棺材裡太熱。」

「熱你的頭啊！」三八花罵道：「我剛才出馬到清眞寺，身上的冷汗還沒乾哩，我身上濕關你屁事！」

這時有人在敲棺材了，只聽到紫玉釵在棺材外面低聲道：「城門口到了，你們不要在棺材裡造反好不好。」

三小一聽立刻閉上了嘴巴。

這是要緊關頭，但是騾板車緩緩經過城門口，那些守城的兵丁沒上來盤問搜查，甚至連看一眼都不看，騾車就這樣輕輕鬆鬆的馳出了城外。

這是有緣故的，那些站崗的丘八爺早晨都發了橫財，就眼巴巴等着換班下崗，可以在賭桌上殺一場，看到喪車就怕沾上霉氣，所以誰都有忌諱，避開這不祥之兆。

車子一出城門，趕車的大漢就問話了：「二位小姐，上那兒啊？」

因爲趕車的就是媒婆館的守門人，所以等於是自己人，玫瑰釵道：「當然是先上亂墳崗，城外還有筱乩童的眼線人馬，我們既裝了就裝到底。」

「是。」

趕車的守衛立刻揚起一鞭，趕向亂墳崗。

玫瑰釵低聲問紫玉釵道：「要不要等等銀姊？」

紫玉釵想了一想，道：「不用了，她腦筋比我還靈，會找去的。」

棺材裡的三八花蹩了半天，忍不住敲了棺材板，問道：「出城了沒有？」

紫玉釵笑道：「出城了，小丫頭，悶得慌是不是？」

「是啊！活人睡棺材，在我還是頭一遭，蹩得難過。」

紫玉釵隔着棺材板取笑道：「是不是沒有跟小虎睡一頭才蹩得慌？」

三八花道：「呸，我才不要理他吶，專門出整人的鬼點子，跟他在一起沒有好好過過一天。」

呆瓜不服氣道：「人家叫妳跟大牛回家，妳又偏不回去，能怪誰啊？」

「姑奶奶的事，你少放騾子屁。」三八花火大罵起來了。

小虎笑道：「你們眞是對歡喜寃家，吵來吵去，有完沒完，我的頭都給你們吵昏了。」

紫玉釵笑道：「到了到了，你們不要說話，馬上可以開棺重生了。」

地頭的確到了。

眼前是離淮陽城二里左右的亂墳崗，放眼望去，亂草東一堆，西一堆，長得有人一般高，顯然沒有人來上墳整理。

墳堆像土包包，一堆一堆一大片，有的還有墓碑，有的連墓碑也沒有。

時間是酉時，太陽還斜掛在天邊，眞是：「荒草歸鴉，夕陽西下。」那種凄涼的景色，會使人產生黃粱一夢，人生到頭總是空的感觸。

騾車停了下來，棺材蓋是釘死的，大漢跨下車轅，正要去撬開棺材蓋，紫玉釵攔阻道：「慢點，這裏太開闊，咱們還沒脫離險境，得防着一點。」

玫瑰釵立刻抬頭四下掃視起來，荒凉的亂墳崗四週，並沒有人影。

「五姊，沒人啊！」她說。

紫玉釵道：「我們還是小心一點，來，咱們把棺材拉到草堆中再打開。」

這的確是個好主意，於是大漢扛一頭，玫瑰釵與紫玉釵扛一頭，迅速抬起棺材，走到一堆人高的草叢中才放落地上。

大漢拔出匕首，沿着棺材四週把釘子撬開，一掀棺材，小虎、呆瓜、三八花同時吆喝一聲，滿臉笑容的站了起來。

就在這時，倏聽到一聲狂笑道：「好計謀，活人裝死人，逃到亂墳崗來，可惜你們逃不了。」

三小大吃一驚，轉身目光四掃，只見草叢四週出現一圈人，人數不下四五十個，個個拿着亮晃晃的兵器，一個個像惡鬼一樣，怒目而視。

說話的人，正是筱乩童，目光中充滿了殺氣，臉上却浮着險惡的奸笑。

玫瑰釵與紫玉釵臉色大變，三把二把扯掉了身上的披痲孝衣，撤出了隨身軟劍。

小虎、呆瓜、三八花更不用說，臉色都綠了，千算萬算，結果還是被筱乩童逮到，看樣子是命裡當絕，這次是毫無生路了。

筱乩童的人馬，把小虎這邊整整包圍了三四圈。

現在不用說小虎，就連玫瑰釵與紫玉釵都感到絕望了。

她們在絕望中已決心一拚。

紫玉釵首先嬌叱道：「你們想怎麼樣？」

「嘿！我要你們每一個一寸一寸地死！」筱乩童的話像地獄裡的鬼叫。

「上！」紫玉釵向玫瑰釵發出一聲招呼，軟劍一抖，就要拚死出擊。

「且慢。」小虎跨出了棺材，一伸雙手，左手拉住紫玉釵，右手拉住玫瑰釵，道：「不要動手，我有話說。」

筱乩童冷笑道：「你還想說什麼？」

小虎先對玫瑰釵與紫玉釵道：「兩位姊姊請把劍收起來，這裡用不到打打殺殺，打打殺殺也解決不了問題。」

玫瑰釵與紫玉釵驚疑地望着小虎，她們實在不懂小虎在這種性命攸關的時刻還沉得住氣。

其實她們那知道小虎心裡也在發毛，全身直冒冷汗，只是他在死中求生，非動腦筋掙扎不可。

筱乩童陰笑道：「動不動手都要死，你的確知趣識相，其實動上手，你們會死得更慘。」

小虎一哼道：「未必見得，因爲我料定你現在不敢殺我們。」

仇八怪桀桀怪笑，道：「你是小癩蝦蟆打呵欠，臨死還要吹大氣啊！」

小虎嘻嘻笑道：「假如筱乩童不要那些失去的銀子，那就算了，不過也是同歸於盡的局面。」

筱乩童想起來了，厲聲道：「難道你還有炸藥？」

小虎拍拍腰際鼓鼓的掛袋，笑道：「你眞聰明，不錯，我恰好還有一顆。」

筱乩童狂笑道：「我可以募死士，看你能炸死多少人？」

「同歸於盡的局面，我也不會幹，拿我的命拚你的命，我還覺得不划算哩。」

小虎笑道：「我還有一件法寶，你要不要看看？」

魚四道：「你還有什麼法寶，一起亮出來好了，誰怕過誰啊？」

小虎在懷中東掏西掏，掏出了一截冲天炮，揚了一揚，道：「我的法寶就是這顆冲天炮，你們要不要試試？」

筱乩童冷冷道：「人死了棺材抬出門都要放放炮，冲霉運，你就放吧！」

小虎大笑道：「我這顆冲天炮可不一樣，像你撒豆成兵的法術一樣，可以立刻招來天兵天將，撒下天羅地網，你們已經是火器要犯闞積德的同黨，被抓進去可以立刻問斬呢，你們要不要我放？」

這些土匪都是鬼精靈，那有聽不出弦外之音的道理，個個神色都變了一變。

呆瓜却迷糊了，開口道：「小虎哥，那來的天兵天將呀？」

三八花却是知道的，斥道：「你少放屁行不行，天兵天將就是衙門裡的捕快兵馬，小虎哥早已聯絡好，這冲天炮就是聯絡的訊號，隨便到那裡一放，官差人馬都會趕來的。」

玫瑰釵與紫玉釵幾乎想笑出聲來，她們不得不佩服小虎的急智，繪唬亂像眞的一樣，把這幾幫土匪唬得一楞一楞地。

局面又形成了僵持，只見周圍土匪交頭接耳，大概在傷腦筋，商量對策。

尤其是筱乩童，好不容易把小虎圍住了，却偏偏像會飛的鴨子，要想煮煮不爛，要想吞吞不下口，眞不知道該如何下手才好。

因爲衞生丸子與冲天炮，任何一樣都會將軍，而且是一着死棋，將上了一點救也沒有。

小虎目光一掃，知道自己這番話有了效果，這段時間，因爲靈感來了，又有了許多聯想出來的新點子，於是更採取了主動，笑嘻嘻道：「筱乩童，你是這裡的總司令，我單找你打商量行不行？」

「說！」筱乩童又氣又急。

小虎道：「我知道現在你的心情，對我們一定是殺不敢殺，放不敢放，對不對？」

「對又怎樣？」筱乩童一肚子惱火。

小虎又問道：「你是不是想拿回你的銀子？」

「不錯，你肯還？」

「不是我的問題，那是闞積德的問題。」小虎微笑。

筱乩童也冷笑道：「闞積德又兼程趕去了，這點用不着你操心。」

小虎笑道：「我才不會操心吶，讓他趕去吃吃我虎大爺的洗脚水也好。」

筱乩童臉色一變，道：「你又動了手脚？」

「那當然。」小虎老神穩穩的模樣，說：「對他這種老狐狸，我不防着一點怎麼行，可惜他只知道我走的明棋，却不知道我走的暗棋。」

筱乩童跺脚道：「你要怎麼樣才肯還我的銀子？」

「這件事就得好好商量了。」小虎索性在棺材沿上坐了下來，口中還連連道：「大家坐，排排坐才能開會啊！」

那幫土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感到啼笑皆非。

「有沒有人帶水袋，說了半天話，嘴快乾出火來了。」小虎大模大樣的架勢，把那幫土匪都當成了奴才。

筱乩童目光一掃，道：「給他。」

一名小土匪果然提了一個水袋過來。

「最好有什麼橘子汁、白木耳東西吃一吃，不過有水也就將就啦！」

小虎人五人六地說着，接過水袋，拔掉塞子，仰天咕嚕嚕灌了一大口，又遞給了呆瓜，呆瓜吃了幾口遞給了三八花，三八花已笑得連嗆帶咳，吃了幾口又給了紫玉釵，五個人喝下來，一袋水喝得光光的，一滴也不剩。

這時小虎才道：「這樣吧，要我還銀子，就只能帶我們走。」

這個答案大出筱乩童的意料之外，他幾疑自己耳朵聽錯了，連忙道：「你說你願意隨咱們走？」

「怎嘛？你不願意？」小虎瞪着眼珠子問。

「願意，當然願意。」

這對筱乩童來說，是求之不得之事，原本就想押着小虎去，只是沒有下手的機會。

小虎道：「不過跟你們走是有條件的。」

筱乩童一怔，道：「什麼條件？」

小虎道：「在路上你們不准傷害我們任何一個人，否則你就拿不到你的銀子。」

「可以。」

「第二，趕路的時候，你們前後左右最少要距離咱們三丈遠，走近一步我就丟衞生丸子，拉冲天炮，人死了我不負責。」

「可以，還有嗎？」

「還有最後一條，一路上的開銷都是你的，不過吃什麼東西由我們挑，你只要付賬就行了，睡客棧也是一樣。」

「可以。」

三八花拍手道：「這主意眞好，咱們變成了乾隆皇帝遊江南啦！」

呆瓜也嘻嘻笑道：「有吃有喝，吃喝都由寃大頭付賬，不壞不壞，那就走吧！」

筱乩童聽在耳中，氣在肚裏，只有忍了，因爲押小虎取銀子，本來就是計劃的一部份，只要人不逃，在這條路上，早晚有機會修理的。

呆瓜已準備開路起步走了。

小虎一把拉住喝道：「慢一點，大法師，先叫你們的人馬都讓開，從現在起照約定辦事，前後相距都要三丈，不準的話拿尺量一量，否則休怪本幫主不客氣了。」

筱乩童也怕事情會鬧僵，忙伸手指東劃西，指揮道：「一半人先走，其他一半人分開兩邊，讓出六丈地方來，讓他們走。」

這幫土匪心中個個不滿，但是拿人錢的手短，吃人飯的口軟，只得依命令紛紛散開。

這麼一來，骨子雖是押解監視，表面上看來却像是皇帝的護衛了。

（未完．十四）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鶴和曲能直藏匿在馬芳芳的院落內，姜不幸藏在會主夫人陸聞鶯住處，司馬多聞仍留在陸丹處匿藏，會主麥遇春雖有所聞，但搜院又搜不出人來，只好暗中窺伺。爲了削弱麥遇春在島上的勢力，凌鶴已將副會主獨孤有疾擊殺。馬芳芳又利用梁士君用曲能直的七步倒毒藥殺了兩閹黃；使游氏兄弟和瀨戶三兄弟火併兩敗俱亡，被麥遇春知道召見，馬芳芳用詞掩飾以受害者身份協助，得會主原諒不追究，但暗派人到陸丹院中將司馬多聞和陸丹捉住。陸聞鶯曾和葉伯庭私語利害；麥遇春亦誘葉交出四箱寶藏的下落，三人心內也各有打算……

冤仇得報應　邪正各分淸

稍後，此人把兩小丟在密室地上，拿起桌上的一杯酒灌了下去。一邊的麥遇春道：「酒必然還是溫的吧？」

「是的，老太，這兩個小崽子太放肆了……」

麥遇春抬抬下顎道：「讓我來問問他們。」

蒙面人立刻解了他們的啞穴，麥遇春道：「丹兒，你們認識多久了？」

陸丹不以爲他的語調不帶火氣就足以證明他有父女之情，要不，怎會說「酒必然還是熱的吧」呢？足證是他下令去抓人的。

但這蒙面人是誰呢？誰敢這麽「老大，老大」地叫他？陸丹道：「認識半個多月了！」她已不願叫他爹了，因爲她聽司馬多聞談及，麥遇春和黃氏兄弟的女人鬼混的事。

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由於黃氏兄弟要跟于得水學潛水，就私下透露了會主和他們兄弟「同樂」的事，人都犯有好炫耀的毛病，會主與他們「同樂」，雖不如天子與民同樂那麽隆重，卻也不是每個高手都能獲得的殊榮。

可是他們忘了，會主和他們「同樂」的女人，正是他們的禁臠，而結果還送上了性命，族人也大半死亡，卻只換來會主一句「保證厚葬」的諾言。

麥遇春道：「妳不知道他是混進來的奸細嗎？」

陸丹道：「他爹以前是護法，有什麽不可以的？」

「胡說！司馬能行在本會任護法的時候他就來到君山了嗎？」

「那又有什麽分別？」

「渾帳！妳可知道犯了本會的通敵律條？」

「如我不是『天一會』中的成員，我就不受會規約束。」

「妳不受會規約束，是不是表示我管不了妳。」

陸丹不出聲，麥遇春道：「老三，你看這件事……」

「不用重典，怎麽可以收上行下效之功？」

麥遇春似乎還在攷慮，陸丹冷冷地道：「我和他是發乎情止乎禮。如果會主自己檢討一下，是否也犯了會規？」

蒙面人低吼了一聲，上去就是一個耳光，司馬多聞沉聲，說道：「你打一個被制穴道，是不能還手的人，不覺得很過份嗎？」

蒙面人上前又砸了他兩個耳光，道：「你們以爲耳光就能代表一切懲罰嗎？」

「大不了宰了我們。」司馬多聞道：「告訴你們，『天一會』不會久的，像麥遇春這種和部下及其女人脫光了大跳艷舞的人，可能成其大事嗎？」

麥遇春和蒙面人相顧愕然，這種事他們怎麽知道？蒙面人又要上去揍人，麥遇春道：「算了！老三。」

蒙面人似乎很不甘心，坐下喝悶酒，麥遇春道：「丹兒，關于這件事，是誰告訴你們的？」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陸丹說道：「應該問問你自己，到底有沒有那件事情。」

麥遇春道：「這次又來了一個高手對不對？他是誰呀？凌鶴嗎？」

司馬多聞道：「要殺何不快動手？你這不是多費唇舌嗎？」

蒙面人道：「怎麽？你以爲還能活着出島？」

「當然不會那麽天眞。」司馬多聞道：「自我被制就知道自己的命運，但你們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

「媽的！你們能和我們比？」

司馬多聞道：「不能，因爲你們不配和我們比。一個是會主之尊，和部下及妻妾大跳裸舞，試問他如何帶人？另一個蒙着臉不敢見人，還充什麽大個兒？」

蒙面人在座上原式不變彈起，這一掌或一腳下來，那還有命在，馬丹驚嘶，司馬多聞卻說道：「阿丹，只要我們死在一起……」

麥遇春道：「老三……」蒙面人硬生生地收回踩出一半的右脚，落在司馬多聞身邊，道：「老大，難道事到如今還能放生？」

麥遇春喟然道：「話是不錯，可是，一個是我的女兒，另一個不承認也不成，他必是我未來的女婿，老三，你說，我又能怎麽樣？」

蒙面人道：「老大，就這麽放了。我不贊成！」

兩小也不能不想，恐怕不會有那麽便宜的事吧，麥遇春道：「丹兒……」

「什麽事？」

「我知道妳不尊重我的原因，其實一個男人一生，有第二個女人，這也是所見多有不足爲奇的事。」

「我不喜歡你的還不僅此，你利用我媽媽和葉伯庭接近，把他的寶藏騙來，利用完了之後，秋扇見捐，再找別的女人，讓我媽獨守空幃。」

「不會的，妳媽獨守空幃，也不過是暫時的。」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丹兒，妳不是比我更瞭解妳媽？妳是個聰明的孩子，妳想想看，上次我中了『惡扁鵲』的毒，爲什麽派妳媽去找解藥？這妳還不懂嗎？」

陸丹恍然大悟，道：「原來你是指這件事，蕭辰給藥，只是看在過去和我媽的情感份上，也只是顯示蕭老伯這人念舊而已，他們之間還有什麽。」

「現在不會有什麽？但至少妳媽期待未來，好了！好了！」

他揮了揮手，說道：「老三，放他們走吧。」

這簡直絕對出乎二人意料，非但字字清晰，那個「老三」也沒說什麽，就上前解了他們的穴道，兩小一躍而起，試運眞氣也流行暢通。

二人互視一眼，再看看麥遇春，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蒙面人在低着頭喝悶酒，怎麽看這件事也叫人摸不透，尤其能放過司馬多聞，這未免太反常了。

麥遇春再次揮揮手，道：「快走吧！別讓老三改變了主意，別走正門，越快越好……」

兩小儘懷疑，但此刻不能不姑妄信之，世上的確有些不可思議的事，此時此刻，何必多想？二人立刻出屋。

此處旣爲密室，自然有好幾道門，當他們來到最外的一道門處，司馬多聞以「蟻語傳音」道：「阿丹，怎麽會？眞有此可能。」

陸丹當然不以爲然，因爲她對麥遇春瞭解最深，她更懷疑，只是她立刻告訴他道：「先不必去想這些，能安全離開這個院落再說：…」

她領先往左後方疾掠，由於她的輕功不如司馬多聞，他還帶了他一下，就在他們剛剛越過院牆，還未落地時，後面傳來了笳聲。

有很多人一生中都沒有聽到笳聲，笳聲是很悲涼的，所以往往稱之爲悲笳，他們深信這笳聲來自麥遇春和蒙面人的密室中。

就在這瞬間，兩側牆上及對面屋面上突然出現了約二十餘個強弩手，陸丹可算是會中核心人物，居然不知此刻有強弩出現，更不知道會主密室附近埋伏有二十餘名強弩手。

這些百步穿楊的箭手，在二三十步以內射兩個人，那有不中之理？所以陸丹在半空就低呼着：「箭……」

此時此刻實在沒有時間說完一句完整的話，已撤劍在手。

司馬多聞也已發現，撤劍的速度比她還快，但陸丹在前先擋住司馬多聞，舞劍擋箭，但這些箭來勢強猛，陸丹的長劍撥開任何一箭，虎口都有點發熱。

這樣格架劍身自然就失去了準頭，二十餘人的第一排箭當中陸丹肩上就中了一支。

司馬多聞大驚，立刻超前擋箭，道：「丹姐，妳快走，別管我，我能走。」

陸丹如肯先走還不會爲他擋箭呢，怎會棄他先去？兩人此刻已落地，要想竄入屋中，只有那麽十來步，但一撥撥的強弩不停地射來，而且不僅是正面，側面也有，所以只能緩緩向屋子門口移動。

陸丹現在才知道麥遇春有多陰毒了，如中箭太多而死亡，就連陸聞鶯知道都沒有話說，因爲這些強弩手職責所在，射殺勿論，況且他們根本不知二人是誰？

因爲在此出現的人如不經由正門出入，即予格殺，這正是麥遇春不想留他們活口的狠毒處。

陸丹尖叫聲中，右大腿上又中了一箭，司馬多聞大吼一聲，想去格殺強弩手，但這二十餘人所站的方位，正合乎兵法上的陣脚。

古人在沙場上交兵，主將交戰，雙方要射住陣脚，也就是這意思，（類似目前作戰術語「構成交叉火網」之意）使對方衝不過來。

這些人呈鼎足之勢相互牽制，司馬多聞立被箭雨逼開，當他不顧自己的安危，一味爲陸丹擋箭時，「卜卜」兩聲，左腋下及右臂上各中了一箭。

這小子氣得大叫，陸丹關切地稍一分神，又身中兩箭，而這小子見陸丹又中箭，近似瘋狂，挾起陸丹就往屋中竄去。

就在這一刻，司馬多聞的背上及大腿上又中了一箭。既爲強弩，射得必深，這小子咬牙不吭一聲，挾着一個人却不禁往前一栽，正好栽入漆黑的屋中。

這工夫，有人說道：「包圍這屋子，快……」

但「快」字似乎尾音立被切斷，就像琴弦被削斷一樣，屋面上滾下一人，「蓬」然落地，已寂然不動了。

這工夫另外一人沉聲道。 什麼人敢施毒……」

這個「毒」字似乎也未說完，「蓬」地一聲，側在屋面上壓破了一大片屋瓦，然後滾下來頭先着地，「卜嗤」一聲，腦袋瓜子四分五裂。

接着，二十來個強弩手不是自牆上摔下，就是自屋上滾下，有的張口想喊，一粒紅豆入口，或一蓬細粉入鼻，轉念之間就失去了呼叫的能力，也失去了體力和知覺。

這就是「金弓七霸」毛氏兄弟及其門人所組成的箭陣，普通人物只能格開「七霸」的第二箭，第三箭必中。

因爲第一箭巳把兵刄震歪，第二箭同格巳很吃力，第三箭就沒有不中之理了。兩小身手不賴，才能在數十箭後中箭。

才不過半盞茶工夫，「金弓七霸」毛氏兄弟及其門人巳倒下二十三個，僅老二毛以鵬逃過此刦，提早開溜了。

這一折騰當然驚動了附近巡夜的人，首先趕到的是首席護法「飛刀」申屠長虹，接着是「摧心手」艾君達。

此刻黑暗的屋中兩個人一人挾起一個，其一道：「老甲魚，帶路！」

另一個道：「老烏鴉，『七霸』和其門人，倒下的巳經停止了呼吸？」

「兩小身上各中數箭，他們還要射。老甲魚你說吧，該不該讓他們停止糟塌糧食？」

「快走吧！老烏鴉，反正這老小子的手段很毒！」

「娘的！你不毒會偷我的解藥送給你的情人？不過你這老甲魚可眞絕，像陸聞鶯那種娘們，居然聽你捭闔（手旁），你這老甲魚到底有什麼特長？」

另一人沒搭腔，領先離去。自側面窗中射出，但艾君達和申屠長虹都非泛泛之輩，一看「金弓七霸」的死相就知道是中毒而亡。

二人心頭一驚，什麼人有此施毒絕技？也就是說誰能在這麼短暫時間內毒斃二十餘個高手？二人一張望，就發現了兩個人影，似乎各挾了一個人向東南而去。

申屠長虹沉着聲說道：「艾兄，東南方……」

二人的反應和速度都不慢，但追出不遠，這兩個人像兩個泡沫消失在空氣中，二人連稱「怪事」，這工夫「夜叉」阿九和「烈火無鹽」王色二人也趕了來，一問之下，都說是遇上了鬼。

艾君達和申屠長虹二人也懶得理她們，立刻下令全體出動搜索，由艾君達去報告會主。

「怎麼？」麥遇春十分震怒，道：「讓他們跑了？」在他看來，那簡直和煮熟的鴨子飛了差不多。

「報告會主，是被人救走的。『金弓七霸』及其他人巳死了二十三個，另外一個不知去向。」

麥遇春霍然離座，道：「什麼人有此俐落的身手？」

「他們是中毒死的，這個使毒的人非同小可！」

「莫非是他……」麥遇春頹然坐在椅上，道：「除了他，誰能一會工夫毒殺這二十三個人？」

「會主是指『惡扁鵲』？」

「正是，必是他們救走兩個小崽子的。」麥遇春道：「艾護法，有沒有下令全體行動搜索？」

「卑職巳經照會主的意思作了。」

「艾護法，再下一道命令，就說擒住『惡扁鵲』的人賞黃金千兩，殺之者八百兩，發現他的藏匿之處及時告密者賞黃金百兩！」

「是！會主，」艾君達退出，蒙面人自內間踱出，道：「老大，此人來此，十分不妙。」

「你的意思是……」

「試想，以『惡扁鵲』的施毒絕活，加上那個蒙面人的奇技……」

「的確難纒，所以我才要和你一齊出動，」麥遇春道：「不過也不必太悲觀，當今世上誰能與你我他抗衡？」

老三點點頭，這不算自負，當今武林的確沒有任何一人或一派能和他們抗衡，麥遇春道：「老三，走！」

誰能在「天一會」中晃來晃去，一晃就不見了呢？只有蕭辰可以辦得到，現在他和「惡扁鵲」二人在地下密室內放下兩小，「惡扁鵲」立刻去取藥箱。

「老烏鴉，你要先救那一個？」

「當然是先救這渾帳小子。」

「老烏鴉，你不是不知道，陸丹雖僅中了四箭，這小子中了五箭，但她傷得比這小子重。」

「惡扁鵲」也不出聲，取出藥物和工具就爲司馬多聞治療，蕭辰一把揪住「惡扁鵲」的胸衣，道：「老烏鴉，你這是和

我作對。」

「惡扁鵲」冷冷地道：「老甲魚，誤了救人的時間，你可要負責！」

「老烏鴉，傷勢沉重的你不救却先救輕的，你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哪個重哪個輕嗎？」

「一個中了五箭，一個只中四箭，這箇也算不清嗎？」

這工夫陸丹忽然呻吟道：「爹……老前輩說得對……應該先救司馬多聞……他比較嚴重……」

「丫頭，命可只有一條啊！先治後治這可不一樣啊！」

陸丹吃力地道：「爹，女兒……知道爹關……關心女兒……可是司馬多聞要是死了……女兒也不會獨活的……。」

「這……」蕭辰無奈地攤攤手，「惡扁鵲」說道：「快來吧，帮忙往創口處倒酒！」

蕭辰只好聽他的，作他的助手，道：「老烏鴉，是不是先救這小子兩個都活得成？」

「我可不敢那麼說。」

「你是說，後治的人，活命的機會少些？」

「當然少得多！」

「老烏鴉，你他媽的渾蛋！怎麼？你看我的女兒不順眼是不是？」

「我看你女兒順不順眼無所謂，只要這小子看着順眼就成了！」

蕭辰道：「老烏鴉，如果我女兒死了，我就和你拚命！」

「留着老命和麥遇春拚吧！酒……」

× × ×

「夫人，晚輩沒有遲到吧？」凌鶴又來到陸聞鶯處。

陸聞鶯道：「不晚，不過凌大俠千萬小心，我在前面走，你不可跟得太近，最好不使人以爲你是跟着我的。」

「一切遵命。」

陸聞鶯也知道麥遇春太不單純，不論是鬥智或鬥力，當今武林都會有敵手，就不能不特別小心。

凌鶴的警覺性也很高，但是，有心人還是盯上了他們，盯人固難，被盯上的要發現盯他們的人也不容易。

而盯他們的人也被別人盯上了，正是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姜不幸藏身之處就在園內花屋中地下，這花屋是以木板條築成，可開可閉，類似百頁窗的原理，以便攝取適當的陽光及通風。

只要大力一推那個兩抱粗的金魚缸，就會滑開三尺，即出現一地下道入口，進入後再推回去，在下面一點也不悶，原來通風處很多，像八角亭圓頂處，水榭的柱子上等等，都有通氣孔。

地下室很大，由於另有出路，盯他們的人依法進入，二人竟然不知，這也正是地下室太大的壞處。

盯他們的人下了地道，盯此人的人也下來了，此刻陸聞鶯邊走邊介紹這兒的設施，却不知凌鶴焦灼的心情，此時此刻那有心情聽這些？道：「前輩，阿幸到底在何處？」

「就在前面，看我，自顧閑話，讓你焦急……」這才加快脚步來到另一甬道內，連轉三道灣，推開一個小門，這屋子竟是空的。

陸聞鶯一驚，道：「怎麼會？她應該在這兒才對，凌大俠，你看，她用的梳子，篦子，還有寢具……。」

凌鶴道：「前輩，這兒是否另有一條出口？」

「當然有，要不，豈不危險，快跟我來……」另一出口是在一個暖閣之中，二人出來時，凌鶴巳飛身上了屋頂，踞高臨下望去，立刻發現兩個人在花園竹林中兔起鶻落地狠鬥着。

凌鶴來不及招呼陸聞鶯，而且她在身邊也不方便，立刻掠下，來到竹林邊巨岩之後，這是一塊重逾千斤的太湖石。

兩人都蒙面，顯然其中之一必是個年輕女子，在二人打鬥現場約五七步外，地上躺着一個人。林中很暗，看不出是男是女。

凌鶴以爲地上躺着的人必是姜不幸，那麼這二人之一，必也進入過地下密室，他看出這二人的武功都是他所學的一派，男蒙面人似乎稍稍略勝半籌。

這微小的差距，也只有行家可以看出來，大概是膂力大小所造成的，在這方面，女人總是吃點虧。

凌鶴立刻就猜出，女的可能是馬芳芳，因爲武功路子略同，而身段也可以看出來，男的是誰？却無法揣測，至少不是麥遇春。

凌鶴不知道是哪一個把姜不幸弄出來的？

這男蒙面人是誰？怎麼會有這高的身手？要不是此人看來比麥遇春略矮些，任何人都相信若非麥遇春，當今武林中邪派人物，無人具此身手。

無論如何他要先看看地下躺着的人是不是阿幸？此刻二人纒鬥激烈，男蒙面人道：「我知道妳是誰？」

「知道又如何？」

「拆穿了妳的身份，妳就必須向會主解釋，搶人犯的目的何在？」

女蒙面人道：「尊駕搶人的目的又是如何？」

「當然是交給會主！」

「尊駕怎知我不是同一目的？」

「得嘞！別來這一套，我早知妳的來意大有疑問。」

「什麼疑問？」

「妳兩次搶同人質，上次且面交會主，表面上看來似是忠心耿耿，但實際又如何，還不是假公濟私，趁機除去自己的情敵？」

「你眞是世上最最聰明的人，我是說眞正的聰明人巳經死光了的話。」

凌鶴自然聽懂了他們的話，隱隱顯示上次阿幸被救到江邊又被這女蒙面人刦同，獻給了會主，又說是爲了情仇，這不是太明顯了嗎？

凌鶴不由熱血沸騰，無怪曲能直談及不了和尚之死，似乎與她有關了，這女人也未免太毒了。

男蒙面人道：「妳能說今夜搶人不是爲了私心？」

「如我是你所說的那種人，是否殺了

她比獻給會主更好些？如我上次殺了她，是否神不知鬼不覺？」

凌鶴以爲這話也對，如她果是馬芳芳，在海灘上把阿幸殺死，可謂神不知鬼不覺，除非認爲她還不够狠毒。

事實上瞭解她的人，很少有人認爲她不够狠毒的，而如今聽口音，這正是馬芳芳無疑。絕對錯不了。

大約巳有四十招左右了，這二人要分出顯著的勝負來，恐怕非兩百招以上不可，至於他們的雙方是否藏了拙？也很難判定。

凌鶴忽然聽到有人向這邊奔來的衣袂破空聲，不敢再遲延，一掠而入，就站在地上躺着的人身邊，不錯，此人正是姜不幸。

男蒙面人正想捨棄女蒙面人來攔截凌鶴，但女蒙面人立刻纏緊了他，這工夫凌鶴巳挾起姜不幸，他以爲馬芳芳似乎還是站在自己這邊。

但男蒙面人突然威力大增，連擊三掌，把女蒙面人震退兩步，向凌鶴撲上道：「你小子終於來了。」

凌鶴道：「我當然要來，你長得很醜嗎？」

「不怎麽好看……」此人接了凌鶴一掌，蹬蹬蹬連退三大步，道。「小子，你出息多了！」

「你不敢展示本來面目嗎？」

這工夫女蒙面人又撲上來，全力施爲，這男蒙面人如何是二人的敵手，往巨竹幹後一轉，「刈」地一聲，巨竹幹在凌鶴的如刀掌下一切兩開，緩緩倒下，此人也趁機溜了。

「是馬姑娘嗎？」

「是的，凌大哥，你準備把阿幸姐送往何處去？此時此刻實在沒有安全的地方了。」

凌鶴道：「走一步算一步。馬姑娘的身份巳露，妳作何打算？」

馬芳芳道：「凌大哥，我現在還不想明着和他們幹，所以我要去見麥遇春，我會再編一套說詞的。」

麥凌道：「馬姑娘，那會不會自投羅網？」

馬芳芳道：「也不敢說絕對不會。但我會小心應付的。」

兩人分手，鶴凌施展絕頂輕功，又來到陸聞鶯處。陸聞鶯正自担心，人質失踪，表示洩密，她也自身難保。乍見凌鶴挾着姜不幸來到，不由驚喜，道：「凌大俠在哪裏找到凌姑娘的？」

「在竹林中。」

「是什麽人把她弄出密室的？」

「馬芳芳馬姑娘。」凌鶴道：「夫人，原先的地下室巳不堪再用，妳可知道另外的秘密處所？」

陸聞鶯搖頭苦笑，道：「沒有了！」

凌鶴道：「夫人可知道一個武功奇高的蒙面人是何人嗎？」

「蒙面人？」陸聞鶯道：「我是看到兩次，那個蒙面人來去如風，我還對麥遇春說過，他支支吾吾地，說是你那邊的人，我還信以爲眞呢！」

「夫人，那蒙面人是麥遇春的人，原來連您也不知道。夫人，妳的身份巳曝露，剛才馬姑娘跟我們進入地下道，那蒙面人也跟了下去，所以他看到了夫人。夫人應該早作打算！」

陸聞鶯一驚，道：「凌大俠和那蒙面人動過手？」

凌鶴道：「是的。夫人，連累了妳，眞是抱歉！」

陸聞鶯道：「凌大俠不必客氣，只怕我帮不上忙。」

「夫人保重，我必須走了！」

這時外面有吹號角聲，顯然巳全部動員搜索。陸聞鶯道：「可惜蕭辰還沒有來，他來了就好了。」

「蕭辰前輩要來？」

「當然，這是他數十年經營的基業，豈能拱手讓人？他可能還有秘密藏身之處，只可惜我也不知道。」

「夫人，蕭前輩就算來了又如何？他有什麽妙計擊垮『天一會』？」

陸聞鶯道：「至少他巳非以前的蕭辰了……」

凌鶴也未仔細聽她這句話的含意。陸聞鶯道：「凌大俠何不解開姜姑娘的穴道？如她未受傷，以她的身手，跟着你跑總比被你挾着走方便些。」

凌鶴一想也對，立刻解了她的穴道。當她睜開眼時，在這一刹那，夫妻間眞是千言萬語也說不盡。尤其是姜不幸，自認識凌鶴，刲難就不曾斷過，心身都受過大大的傷害。

如今面對着朝朝暮暮想着的人，幸福來得太陡然，沒有一點心理準備，反而顯得生疏了。

「阿幸……妳瘦了……」

姜不幸道：「阿鶴……你也是……不是作夢吧？」

在陸聞鶯面前不便有太熱情的動作，他緊握着她的雙手。摩挲不巳，道：「阿幸，我們不要再分離了……」

「不要……永遠也不要了……」她伏在他的胸前，小聲道：「阿鶴，我好想小鶴。」

「阿幸，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團聚了。小鶴由一位可靠的奶媽照料着，可以放心！」

忽然，外間傳來一陣陰笑，道：「凌鶴，你們認了吧！你們也只有到陰間團圓了。」

陸聞鶯陡然一驚，喝問道：「是什麽人？」

外間的人答道：「這兒眞正的主人之一……」

凌、陸二人都相信此人不是麥遇春。而主人之一又是什麽意思？麥遇春豈甘別人在此作主人？

凌鶴來到外間，發現又是個蒙面人。但他聽口音，似乎又不是剛才在竹林中和馬芳芳動手的那個。

凌鶴道：「你是何人？」

「這兒的主人之一。」

「這兒到底有幾個主人？」

「不久自知……」此人往上一貼，猛劈三掌。凌鶴以六成內力一接，「忽嗤」一聲，對方退了一大步。但凌鶴立刻看出，此人的所學也是同宗同源。

這使凌鶴十分驚異，到底有多少人學

過奇書（巨書）上的武功？這蒙面人緊纏不放，就在這時內間傳來陸聞鶯的叱呵聲：「你是什麽人？不要動她！」

只聞有人冷笑道：「島主夫人包庇奸細，這叫我們以後如何稱呼妳？」

凌鶴力砸兩掌，這蒙面人被逼退三步，凌鶴又竄向內間中。此刻陸、姜二人合戰另一蒙面人，巳是十分吃力。

凌鶴冷峻地道：「二位請退下，我來收拾他——」凌鶴動了眞火，把掌力提到八成，「啪啪」三掌，這蒙面人全身骨節幾乎散了開來。在此同時，外間那個入屋就掃出一掌。

這一掌顯然用了全力，幾乎同時，原先屋中這個也撲了上來。這二人全力拚搏，凌鶴不由暗驚。這都是些什麽人？爲何都具備這等高超的身手？却又都蒙面，而又稱爲主人？難道有幾個麥遇春不成？

凌鶴相信，這兩個蒙面人任何一個都要比司馬能行略高些。這等高手聯手合擊，其威力却又不是相加而是相乘的了。

凌鶴決心要留下一個，揭開他們的眞面目，手底下也就步步加緊，現在他的藝業又進入另一境界了。

兩個蒙面人似乎事先也低估了凌鶴，以爲一個不成，兩個足可制服他。高估了自己和低估別人，是同樣地危險。

凌鶴的一掌、一拳、一腿、一指或一抓，都是那麽實實在在，不尚花梢，但十分管用。往往一拳砸出，忽然變爲掌，或變爲抓或指。也不知他要用什麽攻擊？

這幾種攻擊方式不同，力道也不相同，因而變幻莫定，防不勝防。

就在這時，「冰原老人」冷心忽至，他正要招呼，却又收了回去，立刻出手。可見他大概知道這二人的身份，所以不便招呼。

加上冷心，無儔的壓力，無孔不入的罡氣，比上次六人聯手似乎更威猛。因爲這兩個蒙面人比冷心還要難纏些。

在兩個蒙面人來說，他們前此是絕對不信凌鶴有此功力的。其實凌鶴全力施爲，身上每一寸的肌膚，都承受了無儔的壓力。是視力的極致，速度的極限和耐力的頂點。儘管他見過不少的絕世高手，却從未接過這種極大絕世高手聯手的總和。

陸聞鶯和姜不幸目不暇給，在他們的想像中，人類的體力是無法達到這等境界的。

此刻冷心凌空下擊三掌，兩個蒙面人一左一右夾擊，形成了一張罡網。「嗤」地一聲，凌鶴的背衣被左邊的蒙面人抓破了。

姜不幸不敢出聲，她知道一聲驚叫會有什麽後果，幾乎同時，冷心再次助攻，另一蒙面人又把凌鶴的髮髻抓散。

每個人都有其最大的負荷力，所有的人都以爲他的負荷力巳達極點。凌鶴自己也有此想法。

但是，冷心助攻，本以爲對方不會以他爲主要目標，萬沒料到，一掌如天外飛來，「啪」地一聲摑了他一個耳光。

儘管在這四人之中冷心是最弱的一個，但當今武林，誰能在以一對三之下摑他一個耳光？老賊眼前直冒金星，幾乎想一頭撞死。

三人的攻擊更加凌厲，因爲冷心以必死的決心，只攻不守。這是十分可怕的場面。

凌鶴甚至感到有點窒息，因爲吸一口氣的時間都會受到限制。就在這時，內間的陸聞鶯道：「你是誰？你只會欺負女人嗎？」

凌鶴一急，又被一個蒙面人掃了一掌，陰柔勁力很霸道，凌鶴栽出一步。內間姜不幸厲叱，顯然她們巳不敵來人或巳受制。

什麽人能在一兩招內就制住這兩個女人？人越焦急就會分神，他的左腰又被蹴了一腳。

由于室內再無二女的聲音，凌鶴相信二女必巳被制穴道或被弄走，大急之下，奮勇反撲。

這時忽聞「惡扁鵲」的聲音道：「把二女放下，放你一條生路。」

對方却不出聲。『惡扁鵲』道：「你能永遠不出聲嗎？相信你在「天一會」中的身份必然很高。」

這工夫又傳來蕭辰的口音道：「你以爲他會是誰？」

「惡扁鵲」道：「會是誰？反正不是小嘍囉！」

「他當然不是。」蕭辰道：「如我沒有看走了眼，他應該是麥老大麥遇春。」

「什麽？麥遇春在『天一會』中會蒙面？」

「本來是不應該的。」蕭辰道：「但由于他要刲持兩個女人，以會主之尊來這一手，不大好意思。只好蒙起臉來。」

此刻麥遇春挾着兩個女人，走也不好，放下也不好。但他以爲，後窗外有「惡扁鵲」，他忌憚他的毒，前窗是蕭辰，他是絕對不在乎的。

「惡扁鵲」道：「麥老大，你放下兩個女人，我就暫時放過你。然後正大光明地對決。」

麥遇春還是不出聲。他不出聲，任何人也不敢斷定他就是麥老大。

此刻凌鶴在外間巳暫時放心，他相信以「惡扁鵲」的一身是毒，絕不會讓麥老大把二人弄走，所以聚精匯神之下，三人也沾不到太多便宜。甚而還要全力卯上，反之就會有殺身之禍。

麥遇春也知道，要脫出「惡扁鵲」之手很難，但他以爲蕭辰好欺，突然快逾閃電，向前窗衝去。

蕭辰不退反進，這是出乎麥老大意料之外的。

按八大家的八個掌門人，任何一個都無法和麥老大抗衡，甚至一兩招內就可見端倪。

所以麥老大往前窗一撲，就把左邊腋下的女人丟向「惡扁鵲」，「惡扁鵲」一時之間還未弄清這女人是誰？只是蕭辰知道：「老烏鴉，不要傷她——」

這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他看出是陸聞鶯。

「惡扁鵲」一手接住陸聞鶯，麥老大巳在前窗外，接了蕭辰狂烈的一掌。「蓬」地一聲，麥老大身子搖了一陣，蕭辰也是一樣。

麥老大幾乎不信，這老小子居然巳非

吳下阿蒙。但聰明的他，瞬間就知道了原因，陸聞鶯能爲他向蕭辰討解藥，又何嘗不能偷偷地把他身上的秘笈抄一份給她的老情人？

蕭辰呵呵大笑，道：「麥遇春，很意外是不？這你就該想到，我爲什麽會給你解藥？爲什麽明知你要佔據君山而無動於衷」吧？」

的確，麥遇春是夠聰明的，但面對世上錯綜複雜的事，僅憑「聰明」還不够，那需要「智慧」。他狠狠地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用了八成力道，蕭辰似也較上了勁，似也想顛顛雙方的斤兩。卯上了內勁一接，「蓬」然大震，蕭辰連退三步，麥遇春只退了一步。

但蕭辰用了幾成力道？麥遇春並不知道。

麥遇春大聲道：「暫退——」丟出姜不幸，蕭辰接住，他自己已上了屋面，外間三人也放棄了凌鶴，自前門及後窗退走了。

蕭辰一看接住的姜不幸，僅被制住穴道。心中一動，他對「惡扁鵲」說過，他有三大雄心。有獨步天下的武功。擁有天下最大的財富，以及有個最得意的乘龍快婿。

前兩項已快達成，武功一項雖非獨步天下，和一年以前相比，不可以道里計，已差強人意了。如果沒有姜不幸，他的女兒和凌鶴就可以明媒正娶。如這小女人活着，他的女兒就是側室了。

只要他的手指上一吐勁，姜不幸此刻已被點了穴道，連呼叫都辦不到，必然包死不活，還可以把這罪名推到麥老大的頭上。

的確，如說是麥老大在丟出姜不幸之前下的毒手，誰都不會懷疑的。

人類心中有毒念時，眼神中必有殺機。「惡扁鵲」道：「老甲魚，如果你要完成三大雄心之一，有個乘龍快婿的話，姜不幸必須活着才行——」

蕭辰是否那麽狠心？這是另外話題，放下姜不幸時，已解了她的穴道，道：「老烏鴉，你剛才這話是什麽意思？」

「惡扁鵲」並未搭腔，却對凌鶴道：「老弟，剛才和你折騰的三個人，只有冷心我認識，那兩個呢？」他把陸聞鶯交給了蕭辰。

凌鶴道：「老哥，我也不認識。」

蕭辰打個手勢，立刻帶着衆人出屋，有時越牆跨院，有時穿林而行，這君山上原是森林，後來建了山莊，有許多樹林未伐而予以利用。

蕭辰怕有人跟踪，而知道他們的藏身之處，就不停地繞圈子，最後沒了影兒。

當凌鶴見到司馬多聞和陸丹在此養傷時，十分激動道：「老弟你是和誰一起來的？」

「只是，我一個人……」

「老弟，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幹什麽冒這份險？」

「凌大哥……我聽說不幸姐在『天一會』……我下了决心……非救出不幸姐不可！」

「惡扁鵲」道：「如今的年輕人眞行。胆子上都長了毛哩！」

凌鶴道：「是怎麽中箭的？」

陸丹斷斷續續地說了一切，這工夫他才看到了陸聞鶯，而陸聞鶯也正在一邊流淚，陸丹悲叫着：「娘……女兒差點就見不到您了……」

陸聞鶯坐在床邊，道：「阿丹，不用難過……從今以後再也不會有災難了。」她爲女兒按着淚水。

這工夫蕭辰、凌鶴和「惡扁鵲」三人到另一屋去談話，「惡扁鵲」道：「老甲魚，這地下室很寬敞，可以騰出兩間作你們公母的洞房了！」

蕭辰道：「邪會敗亡在即，一切都待消滅了『天一會』之後再說，凌鶴，你以爲蒙面人會是誰？」

凌鶴搖搖頭道：「我和馬姑娘都想過，實在想不出是誰？但武功之高，尤在冷心之上，也難怪島上死了不少高手之後，麥遇春仍然十分篤定了。」

「惡扁鵲」道：「哪些人死了？」

凌鶴道：「較早的有『玉面韋陀』馮君實，『醉翁』獨孤有疾，百里松，黃宗海及黃世海兄弟，另外有『鄱陽三蛟』游氏兄弟及『扶桑三鷲』瀨戶兄弟六人。」

「惡扁鵲」道：「聽說上次救姜不幸時葉伯庭在沙灘上力敵麥遇春，身受重傷，他怎麽樣了？」

凌鶴道：「聽馬姑娘說，他的傷勢行將痊癒。」

「惡扁鵲」道：「這就想不通，葉伯庭叛了他，麥遇春有這麽好的涵養？」

蕭辰道：「我也想不通。」但陸聞鶯在門外道：「我知道原因，由于葉伯庭手中還有四箱寶藏，現在葉伯庭已告訴他地點，只是要待冬季大落潮之日才能去取，這也可能是葉伯庭的緩兵之計。也是他苟活的原因。」

這時姜不幸也在門外，「惡扁鵲」推了凌鶴一下，道：「老弟，久別重逢，猶勝燕爾新婚，姜不幸又歷經刦難，快去多陪陪她！」

凌鶴求之不得，這兒有五六間之多，是地下暗室中最大的一個，連陸聞鶯都不知道。

這工夫「惡扁鵲」又把蕭辰推出門外，道：「老甲魚，你也巴望了很久才有這一天，去和老情人聚聚吧！」他閉上門。

「阿幸……」凌鶴抱起姜不幸，兩人都淌着淚來品嘗這一刻的溫馨，道：「阿幸，在上次救人時，是誰在沙灘上刦走了妳？」

「我也不知道，但因來人自上風頭擠來，我嗅到一點女人的脂粉氣味，只是來人太快，我正要回頭已中了一指。」

「是馬芳芳。」

「阿鶴，怎能確定是她？」

「曲能直說的，不了和尚和門羅夫婦的死似也和她有關。我眞想不通，她怎麽會變成這樣？」

「阿鶴，一切都是爲了一個『情』字，也可以說都是爲了你。」

「阿幸，馬芳芳還害過娟娟。」他說了囚禁娟娟，而娟娟却裝瘋逃過了一刦的事。

「阿鶴，儘管如此，我仍然很同情芳芳……。」

「阿幸，這正是妳的善良之處，換了任何人，都會爲自己的被迫害感到忿怒，而思圖報復。」

「阿鶴，她還不是由于太喜歡你而如此的？要是她的心地狠毒，在沙灘上把我刦走，再交給麥遇春，實在是多此一舉，當時要殺我，不是易如反掌折枝？」

「對，阿幸，但她連番害人，却是證據確鑿。阿幸，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妳爲什麽要出走？」凌鶴道：「我相信妳出走時已經是正常的人？」

姜不幸道：「阿鶴，不談這件事好不好？」

「阿幸，不說清楚，我就不安。告訴我好不好？」

「阿鶴，這又何必呢？現在不是又在一起了？」

「阿幸，告訴我！」

「好吧！阿鶴，你不以爲娟娟對我們太好了？」

「我沒有說她不好呀！」

「她對我們太好，就要報答她。」

「妳出去就是爲了報答她是不是？」

「阿鶴，反正你們已有夫妻之實，遲早都要結合是不？」

凌鶴以爲阿幸出走固是成全他和娟娟，但情感這東西太複雜，誰人敢說『成全』之中就不含有妬妒的成份在內？儘管造成那次凌鶴把娟娟當作阿幸的燕好事件是拜馬芳芳之所賜。

那次馬芳芳要自己和凌鶴造成事實，未想到姜不幸已康復，只是仍佯作未癒的樣，是她作了手脚，把馬芳芳制住穴道送往郊外，却把娟娟弄上床。

凌鶴恍然道：「莫非那次是妳的惡作劇？」

「阿鶴，事已過去，不必再談它，倒是如今已揭開火併的序幕，像曲大俠、芳芳和婉如等人，也是接來此處才安全。」

凌鶴說道：「芳芳說，目前她還想和麥老大虛與委蛇，不到最後關頭，絕不翻臉。」

而此刻麥老大已下令全島動員，他和兩個蒙面人加上冷心，分成四組，各帶十餘人搜索全島，且封鎖進出島的湖岸及快船，馬芳芳被冷落，但未對她採取行動。

他們當然知道，蕭辰在此，必有更秘密的藏身之處，可以說，蕭辰知道他們的秘密藏身處，而他們却不知道蕭辰之處。

麥遇春搜了一匝，一無所見，就來看葉伯庭：「怎麽樣？伯庭，你是出來和我們站在一起，還是繼續留在這兒？」

葉伯庭道：「當然和麥兄站在一起，你是聰明人，我過去作惡多端，就是向那邊投靠，他們也不會放過我。」

「葉兄你是否心口如一，必須印證一下。」

「不知麥兄要如何印證？」

麥遇春開了鐵柵欄放出他，葉伯庭有點意外。麥遇春道：「葉兄請跟我來。」

來到一個空屋中，曲能直被綑在柱上，葉伯庭心頭一凜，他幾乎已猜透麥遇春的心意，道：「怎麽？你逮住了『續命郎中』了？那好極了！」

「是的！」麥遇春道：「請葉兄設法逼問出蕭辰此處的秘密巢穴。」

葉伯庭此刻只是拒絕，立刻就會被麥遇春制住，他很清楚，自己和對方仍差一段距離。

他看看曲能直眨眨眼道：「姓曲的，聽到了沒有？我這份德性你是知道，不燒香拜佛，當然也不吃素，也就沒有慈悲之心腸。」

曲能直道：「久仰得很！不必交待，只可惜我也不知道他的秘密藏身之處。」

葉伯庭取下牆上的皮鞭，道：「希望你斟酌一下，別他娘的上墳不帶錢紙——！惹祖宗生氣！」

曲能直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看着辦。姓曲的對紅塵並不貪戀。」

「這……的確！」葉伯庭道：「麥兄，你可知姓曲的這話什麽是意思？」

「什麽意思？」

「麥兄，原來你還不知道，他和黃氏兄弟一樣……」

「噢？這怎麽可能？」

「麥兄似乎不信……」上前一把扯下曲能直的下衣，果然和黃氏兄弟一樣，有所謂：在盲人之國，獨眼者稱王。豈不也可以這樣說：在閹人之國，「福壽螺」者稱王。

麥遇春爽朗地笑了幾聲道：「果然不假，葉兄知道的事可眞不少。」

葉伯庭道：「凡是這種人，所謂不眷戀紅塵之說，自然可信。」

麥遇春道：「就算他對人生乏味吧！皮肉之苦好受嗎？」

「對，麥兄，我現在就叫他嚐嚐皮鞭的滋味……」

一口氣就抽了七八鞭，而且十分賣力。留不留情是瞞不了麥遇春的。

曲能直大罵道：「葉伯庭，你不得好死。」

葉伯庭道：「我從未以爲自己會壽終正寢……含殮成服……只不過你却要先登極樂。」

曲能直有所表示，麥遇春自然看不到也聽不到，因爲葉伯庭擋着他的視綫。曲能直冷峻地道：「江杏不要你而寧和『惡扁鵲』相好，你這雜碎的德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大丈夫難免妻不賢。」葉伯庭磨牙切齒，一口氣又抽了十七八鞭，麥遇春在一邊微微點頭。

他對葉伯庭頗爲瞭解，葉伯庭如能改邪歸正，太陽也會自西邊出來。上次叛他，的確是爲了救他的兒子江涵。

曲能直痛得發抖，心裏却又罵道：「江涵雖然最初討厭『惡扁鵲』，但後來還是叫他伯伯，而且十分親熱，你要不要去看看江杏的墓碑。墓誌銘是『惡扁鵲』寫的……」

葉伯庭大喝一聲，凌空一掌擊下。曲能直的脖子立刻搭拉下來，葉伯庭猶自狠狠不已。

麥遇春拍拍葉伯庭的肩胛，道：「老葉，看來我寃枉了你，從現在開始，咱們仍是好朋友好伙伴，現在雙方已到了攤牌的局面，希望能讓他們有來無去！」

葉伯庭含淚道：「麥兄，弟跟你這多年，你居然會以爲在沙灘上是叛了你，我不免灰心。」

麥遇春道：「算了！葉兒，希望將來能補償你……」

葉伯庭是爲曲能直流淚，剛才曲能直以蟻語傳音，叫他殺了他，以便取信麥遇春，而能在犂庭掃穴時爲正道這邊儘點力。事實上，此刻，也只有這條路好走了。要不，那就得和麥遇春翻臉，兩人都活不成。

和他翻臉之下，兩人皆死，這麽搭檔只犧牲一個，但葉在麥身邊就是一張有用的牌了。

× × ×

此刻蕭辰和凌鶴出來找李婉如及曲能直，並未找到他們却找到了高麗花，姜子雲、江涵、余大彩、柳慕塵、郭家駒以及翁氏兄弟之三。

司馬能行和翁氏兄弟之二還在湖邊和「天一會」的人纏鬥。雙方已到了決戰階段。

而此時此刻，江涵這一干人，正在和以冷心爲首的人鏖戰，其中有「摧心手」艾君達、「飛刀」申屠長虹、司徒孝、李占元，「烈火無鹽」王色及「夜叉」阿九等人。

雙方的實力差不多，江涵接下冷心，百招內尚可應付，余大彩接下艾君達，柳慕塵接下申屠長虹。高麗花接下王色及阿九。郭家駒接下司徒孝。翁氏兄弟接下李占元和壇主「大聖棍」孫成。

這局面短時間尚可，時間久了，這邊總是吃虧。

凌鶴道：「蕭前輩，目前這兒不會有什麽變化，我們分頭去找曲能直和李婉如姑娘。」

二人離去，忽然來了一個蒙面人，此人落入現場未出五七招就傷了艾君達和郭家駒。由于江涵重傷初愈，對付冷心早已吃力，也受了傷。

不一會這邊就傷了五個。湖邊那兒的司馬能行和翁氏二兄弟，力接十四五個，雖是壇堂主之流，但人多勢衆，至少還不能脫身。

島上號角聲此起彼落，火箭在空中流瀉。所有能戰的人手都已出動。因爲凌鶴這邊的主力已到齊，尤其是蕭辰和「惡扁鵲」的出現，已表示大戰一觸即發。

凌鶴找到李婉如時，她已受了傷，見了凌鶴，她知道至少已暫時保住了性命。

凌鶴道：「李姑娘有未見到令師兄?」

「據芳芳說，我師兄已經去了!」婉如淌着淚。

凌鶴道：「什麽?曲兄他已經……是誰幹的?」

「葉伯庭。」

凌鶴一震，道：「是他?怎麽會是他呢?他不是改邪歸正了嗎?」

李婉如道：「那種人如何信得?這是芳芳說的。」

「馬姑娘呢?」

「她受蒙面人監視。暫時不便表明態度。」李婉如道：「凌大哥，是不是都來了?」

「對。這是魔、道最後的對決，也可以說是背水一戰，李姑娘，我送妳到秘密藏身地方，以便療傷，那兒還有司馬多聞，陸丹及阿幸，老哥哥也在……。」

兩個現場的鏖戰，已近尾聲，雙方都有死傷，這是因爲一個蒙面人參與冷心這邊，郭家駒重傷不治。高麗花、柳慕塵和余大彩重傷，姜子雲也差不多。

至于江涵，這下子學得博雜，人又聰明，雖不敵冷心，却也能避重就輕，所以只受了輕傷。

對方被擊斃的有司徒孝，李占元和「烈火無鹽」王色，「摧心手」艾君達，「飛刀」申屠長虹等也受了重傷。

湖邊的司馬能行及翁氏二兄弟在十七個壇、堂主圍攻下也傷得不輕。這工夫「惡扁鵲」到達，大喝一聲道：「司馬老弟和翁氏兄弟請退下!」

司馬能行正感不支，見他來到知獲生機，立刻招呼翁氏兄弟退下來。「惡扁鵲」過去臭名在外，誰不忌憚?「天一會」的人不敢撲上，暫作觀望。

「惡扁鵲」爲司馬能行等人服了傷藥及解毒藥，又對着「天一會」中人說道：「你們已中了老夫的毒，不信試運眞氣看看……。」

「天一會」的一些壇、堂主們自然相信，立試運眞氣，那知「惡扁鵲」雙手齊揚，丟出四個鴿卵大小的圓球，「波波」，數聲爆開，淡黃的烟霧散開。

對方倉卒問停止運氣，已是不及，紛紛散開，有人大聲道：『惡扁鵲』，這是幹什麽……」

「惡扁鵲」道：「讓各位先嚐嚐『周公石榴』的滋味，然後再睡個回籠覺……」這工夫對方十餘人，像宿醉似的搖搖倒下。

翁老三道：「前輩這『周公石榴』還眞管用，不知他們能不能醒來?」

「當然能，但要一個對時以後。」當他們來到另一現場時，這兒的情況很不妙，小江不支，冷心想迎他回老家，撲上一掌按下。

「冷心……」「惡扁鵲」當然不能使江杏絕後，大叫一聲，冷心突然收手，見是「惡扁鵲」，已在他五步以內的身後。內心也十分忌憚。

「以你的輩份，而趕盡殺絕，也不感覺臉紅嗎?」

冷心道：「有什麽臉紅的?當你向晚輩施毒時，會先攷慮輩份嗎?」

「老夫對晚輩絕不用至毒之藥，但十惡不赦之徒例外。老賊，你已中毒，不信運功試試看。」

冷心也不知是計，立刻試運眞氣，「惡扁鵲」立刻擲出二枚「周公石榴」。

其中一枚在艾君達及申屠長虹等人附近爆開，另一枚飛向冷心。但一條身影如箭射來，比那「周公石榴」飛射的速度快得多。一把抓住反擲向「惡扁鵲」。

這變化誰也沒有想到，這工夫艾君達等其餘諸人已倒下。「惡扁鵲」先向自己這邊的人處大袖交揮，動也沒動，眼見「周公石榴」爆開，「惡扁鵲」吸了一口氣，搖搖欲倒。

但這蒙面人却不上當，知道他不會被自己的毒物迷倒。果然，「惡扁鵲」是裝的。他冷笑道：「你他娘的老是蒙面，是瞎了眼還是塌了鼻子!」

蒙面人不吭聲，這時馬芳芳突然飛落

現場，冷心道：「馬副會主，我們把這老毒物擎下。」

馬芳芳點點頭，道：「當然，這由我來辦……」

但就在這時，現場上忽又飄落三人。這三人之出現，出乎任何人的意料，竟是不了和尚的師兄蕭健和蕭娟娟，以及黑蘭英的忠僕黑祿。

馬芳芳乍見娟娟和黑祿，她的心機再深，反應再快，也不由面色大變。因爲這二人出現，她過去的所作所爲，已無所遁形。

蕭健向「惡扁鵲」等又抱拳道：「今夜爲邪正對決的重要時刻，蕭某不該攪局，可是蕭某所要宣佈的事，也許比殺死麥遇春等人更重要。」

「惡扁鵲」自然可以想像他要說什麽，但是，一來今夜要一齊對外，不應自亂陣脚。任何事都要事後再說。再說，「惡扁鵲」也以爲，事已過去，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道：「蕭老鬼，什麽事都要在『天一會』瓦解之後再說，輕重緩急要分清楚。」

蕭健沉聲道：「老鬼，你知道是什麽事?要爲武林除害，應該把消滅『天一會』排列第二才對!」

娟娟和黑祿都有虎口餘生的餘悸，以娟娟來說，她心地善良，處處爲別人設想，可是那次被囚，過着非人生活，若非姜不幸的失心瘋啓發了她的靈感，她早死多時了。事實上如當時殺了她，也許比那樣虐待她更仁慈些。

所以她痛定思痛，覺得馬芳芳太狠太毒，不值得諒解，因而和黑祿都不出聲。

「馬芳芳，」蕭健指着她道：「要不要老夫一件件地都當衆說出來?」

「不必了!」馬芳芳冷冷地回答。

「不必是否表示妳已承認一切了?」

「事實所逼，某些事不得不了。我不願談承不承認的問題。」

蕭健大聲道：「黑祿，把你親眼所見的說出來!」

「是，老前輩。」黑祿正要說，馬芳芳厲聲道：「不用說了，蕭健，我知道你要爲不了和尚找場，你出手吧!」

「不錯，我要爲他報仇，妳學了他的武功，却又包藏禍心，蓄意勾引他，待他動搖時，妳又一本正經，板起面孔，旨在要他自絕。至于門羅夫婦，黑祿親眼所見，全死在妳的施襲之下，還有娟娟……」

馬芳芳已撲上來，娟娟接了下來。馬芳芳實無意向娟娟下煞手，怎奈娟娟全力施爲，在這半年當中，蕭娟娟已脫骨換胎了。

馬芳芳一連攻出了三招，娟娟都予以化解，此刻凌鶴和姜不幸已到達現場，目前雙方的人手大半負傷，只賸下主要人物了。

而對方的麥遇春，已由冷心陪着站在另一邊。他們樂得看到這邊的人力拚，倒下一個就減輕一份實力。

凌鶴也不好說什麽，剛才已證明馬芳芳確曾害過門羅夫婦及不了和尚，對娟娟的迫害就更不必說了。

只不過娟娟雖非半年前的她，和馬芳芳比起來還差點，七八十招之後，已落下風。即使如此，這邊的人也刮目相看。

「娟娟退下。」蕭健換下娟娟，力劈三掌，就把馬芳芳震退三大步。這工夫凌鶴道：「蕭前輩，這件事晚輩以爲事了再解決不遲。」

蕭健道：「老夫的看法是先解決這件事再談其他。」

凌鶴道：「麥遇春，現在應該看你的了!」

「不錯……」忽見身邊的葉伯庭、艾君達和申屠長虹都已搖搖倒下，他怒聲道：「『惡扁鵲』，你太卑鄙!」

「客氣，要比賽卑鄙，你是頂尖兒人物。你放心，老夫弄倒他們，是想讓你和凌老弟公平決鬥，不受任何干擾，這才能使他的復仇行動鄭重其事。」

現在，麥凌相對，偌大「天一會」中，除了蕭、馬二人搏殺的衣袂聲及拳掌上的罡風外，一片死寂。

這院子頗大，附近有一空屋，是花后的住處，現已無人居住，一片漆黑。此刻凌鶴已撤出了非金非鐵，烏光閃閃，長七尺半的龍頭麟尾鞭，麥遇春撤出長劍。

先出手的是麥遇春。看來平平實實的一招「天外飛鴻」和一招「推波助瀾」，却是風雲色變，威力無儔。劍芒一波波，一疊疊，就像魚身上的鱗一樣，一片接一片，絕無脫節或半點孔隙。

在場未倒下的幾乎全是高人，不由暗暗點頭，撇開麥遇春的爲人不談，此人却是個曠世練武奇才。

凌鶴在一片烏光餤網中騰挪。人在光中，光在人中，人光不分，令人眼花繚亂

鞭在呼嘯，劍在嗚咽。目光如劍如鞭，引導鞭劍招呼敵人的要害，存亡絕續，往往在半瞬之間。

一個是身上有一千零八十條劍痕，痛苦相加，經驗相乘。一個是天生練武胚子，一代梟雄，沒有人知道誰行誰不行?

近一百招時，劍鞭交鳴，長劍盪開，長鞭乘虛而入。麥遇春爲了閃避這一鞭，一個倒縱，射入那空屋之中。

凌鶴正要進入，麥遇春又掠出糾纏在一起。

此刻蕭、馬二人戰了百餘招，馬芳芳在膂力上固然略遜，但她也是天生習武奇才，同樣的招式由她施出，威力自又不同。因此，蕭健要擊敗她，兩百招以內還辦不到。

只是觀戰的人注意力幾乎全在凌、麥二人身上。這二人苦戰了兩百招時凌鶴身中三劍，雖僅皮肉之傷，也令人怵目驚心。麥遇春只中了一鞭，腰臀之間連皮帶肉刮去了一大塊，鮮血透衣而出。

當凌鶴猛烈的一鞭掃出時，麥遇春又掠入黑暗的屋中。

「惡扁鵲」罵道：「姓麥的，你要是累了就休息一會，不必來這一手——」這工夫麥遇春又自黑暗的屋中穿了出來。二人又戰在一起。

此番到君山來的只少了馬如飛主僕，這人就是不上路，其實他們並非未來，而是不願無謂犧牲，只想最後撿便宜。他被麥遇春敲詐的巨額銀両，還希望收回。

凌鶴此刻汗已透衣，因爲他感覺對方

這般年紀了，兩百五十招之後似乎還差不多。

這工夫他的長鞭又纏住了對方的右大腿抖手一帶，麥遇春往前一栽，居然趁機脫困，又鑽入那黑暗的屋中。

此刻蕭、馬二人還在苦戰，事實上蕭健雖是不了和尚的師兄，功力並不比不了和尚高明。在經驗方面因比馬高，但在輩份上，至少差了兩輩，迄今無顯著勝敗，蕭健不免焦急，這就對他不利。

「惡扁鵲」這時不由連連皺眉，他想不通麥遇春爲何連番進入黑屋中？僅是爲了緩幾口氣嗎？事實上也不過是緩三兩口氣的時間而已。

這工夫蕭辰也來了道：「凌鶴，讓我來試試看如何？」

凌鶴聚精滙神地應付而未出聲，「惡扁鵲」道：「老甲魚，你那兩手固然已長進了不少，應付冷心這樣貨色一定成，對付麥老大可就差點了！」

「惡扁鵲」的目光忽然落在躺在一邊地上的葉伯庭身上，原來「惡扁鵲」施毒，故意使葉伯庭吸入小許。甚至可以不倒下，這也是看在江杏母子份上，還有，他還敢確定葉是否眞的又叛了？

此刻見他直向他眨眼，「惡扁鵲」走近，却不能不防他一手，這老賊前科累累，信任他就太危險了。

「惡扁鵲」半蹲下來，只見葉伯庭的嘴唇嗡動着，以蟻語傳音和他說話，小江在一邊莫名其妙，不知他們在幹什麼。

本來小江在來此之後聽說葉伯庭又叛了，他就不大相信，父子之間總會靈犀相通。按那次在湖岸上捨命力拚的悲壯情景，他不可能再叛。

「惡扁鵲」本就恨極葉伯庭殺其徒曲能直，不信他會有什麼好點子，但聽了他的話之後，突然向正在和凌鶴交手的麥遇春望去，心中恍然。同時他對葉伯庭的所謂「又叛了」說法獲得諒解。

這工夫凌鶴又中了一劍，背上衣衫裂開，姜不幸拉住娟娟道：「娟妹，妳看阿鶴他……」

娟娟道：「阿幸姐，我以爲凌大哥必能報仇雪恨，只是麥遇春的體力如此充沛，我實在感到奇怪……」

這工夫凌鶴鞭聲呼嘯，麥遇春又被逼進漆黑的屋中。而「惡扁鵲」也就在此時到達小屋後面，現場上的人都在注視兩撥人打鬥，無人注意他。

忽聞那漆黑的屋中有人大罵道：「『惡扁鵲』你這個老——」「蓬蓬」兩聲，似乎有人倒下了。

衆人望去，只見「惡扁鵲」一手拖着一個全身黑衣，長髮披散的人走出小屋。「這不是麥遇春嗎？」幾乎誰都這麽想。只有麥遇春看到這一幕時，自知大事已去，一不留神，一鞭閃電而來，纏在他的小腿上，差點栽倒。

另一鞭再次抽到時，麥遇春疾退大呼道：「住手！」

凌鶴收手不及，麥遇春臉上有一條血痕。凌鶴這才收手，也看到了「惡扁鵲」拖出來的兩個麥遇春。這樣就變成三個麥遇春了，凌鶴喘着道：「老哥，這是怎麽回事？」

「這就叫着鬼蜮技倆，原來麥遇春和這二人是一母所生，麥秀乃另一母所生，由于麥母改嫁了麥秀之父，而麥母只把麥遇春帶來，作爲拖油瓶，另外兩個孿生兄弟未帶來，加之麥遇春在麥家受到歧視，因而他與麥母都未說出家中尚有兩個孿生兄弟之事。當然，昔年麥遇春得到巨書，成全了他的孿生兄弟，也就不會告訴麥秀了。」

衆人一陣嘩然，「惡扁鵲」續道：「麥遇春成立『天一會』，所以有恃無恐，主要是還有兩個影子，暗中協助他，如今夜未能揭穿他們的陰謀，凌鶴在他們的車輪戰之下，可能力竭而敗亡。」

這工夫姜子雲罵道：「麥遇春你這個缺德帶冒烟的傢伙，無怪所有的人都以爲你的武功和體力高不可測了！」

「惡扁鵲」道：「幸虧葉伯庭這老小子及時揭開他們的陰謀，現在老弟可以和他一決高下了……」

這工夫葉伯庭一躍而起，道：「老烏鴉，曲能直被俘，麥遇春試我的忠貞，要我拷問他蕭辰等藏在何處。而曲能直要我殺他，實在無法，我只好成全了他，你信不信？」

「惡扁鵲」冷冷地道：「不信也得信了——」

這時凌鶴再次攻上，十成十的內力全部卯上，麥遇春的信心已失，才七招就被抽中兩鞭，退了五步。姜不幸和娟娟含淚望着現場，快意恩仇是苦樂參半的。

這一鞭玄妙無方，變化無窮，麥遇春自知接不下來，他忽然悲嘯一聲，側枝昇空，由上下瞰，正好陸聞鶯欻欻而來，一雙妙目，傾注在蕭辰的身上。

麥遇春自信智機過人，却栽在這女人的手中，此時此刻，他當然要撈回點什麽。抖臂斜掠而下，劍芒一閃，一顆螓首已飛了出來，身子還走出兩三步才倒下。

此刻來來了蕭辰的悲嘶。但麥遇春身在空中，擲劍於地，劍柄入土七八寸，正好在他兩個已死的兄弟之間，他把身子放平面向上而落下，只聞「卜嗤」一聲，劍身自他腹腔穿過，約尺半的劍身露出身體之外。

一個行爲偏激的人，死的方式也必求壯烈。權力和財勢，也就是名和利在這瞬間已消失無踪。

此刻蕭、馬二人已停手，因爲他們也被麥遇春殺陸聞鶯的慘烈場面吸引，當所有的目光都聚在麥遇春屍體上時，只聞「蓬」地一聲，衆人回頭望去，馬芳芳已經抹了脖子。

姜不幸奔上去悲呼着：「芳芳……你這是何苦？」

「現在我才知道……妳這樣的人才……才該福壽綿長……而我……自應有……此下場——」

蕭健長嘆一聲，道：「這個女人如走正路，前途不可限量，老實說，我要制服她，恐怕還要百招，可惜……」

姜子雲道：「蕭大俠，關于巨書秘笈，到底是不是貴門的絕學？」

「正是。」但却在外人身上發揚光大。說來慚愧！」蕭健道：「家師鑑于在下剛愎自用，而師弟不了和尚又塵緣未了，

家師絕望之餘，希望成全一個正派而有慧根的年輕人，這才把秘笈留在那山洞中，且囑咐在下多加留意得到秘笈之人，如係邪惡之人，可立即奪回而除去他。由于半年前在下和凌老弟動過手，深爲驚佩，且知他必能除去麥遇春，這才帶娟娟離去授以技藝。」

凌鶴道：「前輩以老弟稱之，實不敢當！」這工夫凌鶴已拜禱亡父在天之靈。

蕭健道：「由于家師交待，學了本門奇學之人，即爲本門弟子，想凌老弟不會拒絕吧？」

「求之尚且不得，小弟拜見大師兄……」立即拜下。稍後，由蕭健及「惡扁鵲」等人遣散了「天一會」中的人，大家在客廳中歡敍，而姜不幸也一邊在爲凌鶴療治身上的皮肉之傷。這時忽然聽到蕭辰在和人爭吵，那人道：「麥遇春敲詐我一千五百萬兩銀子，如今『天一會』敗亡，我爲什麽不能收回？善財難捨呀！」

蕭辰大聲道：「凡是君山上庫內的任何東西都不得拿走。君山是我的，我也屬于君山……」

衆人來到吵架處，這兒正是庫房，到處都堆着黃、白之物，蕭辰道：「凌鶴，你評評這個理，君山耗我數十年的心血，才有今日之局面。誰敢動我一草一木我就和誰拚命！老夫說過，我有三大雄心，一是有天下最好的武功，二是有武林最多的財富，三是有最好的東床快婿，如今我都有了！哈……。」

直到笑得快喘不止上氣來時，才回頭望去，凌鶴等人早已悄悄離去，只有馬如飛和娟娟還在，却道：「爹，的確，你已有了那三樣東西，但却失去了一樣更重要的東西。」

蕭辰奇怪問道：「我……我失去了些什麽？」

「格！本來您過去只不過是自奉儉約，仍不失爲君子，自你爲陸聞鶯盜取解藥，您已失去了這個『格』！爹，我也要走了……」

「走？到哪裏去？」

娟娟道：「女兒已是凌鶴的人了，當然要走。」

「怎麽？你們不住在這個山明水秀的地方？」

「爹，這兒的確是個好地方，而我們也十分喜歡，如果這兒的主人不是爹的話……」娟娟走了。蕭辰看看那成堆成堆的黃、白之物，閃閃生光，他還是無法理解凌鶴那些人和自己的女兒。人生到此地步，夫復何求？他大聲道：「馬如飛，老夫格外破例，你可以搬走十萬兩銀子。」

馬如飛道：「什麽？一千多萬兩只准搬走十萬兩？」

蕭辰說道：「馬如飛，多一兩也沒有，再囉嗦！老夫就把你轟出島外，一兩也不給……」

二人爭執的聲浪，迴蕩于黎明前的夜空，似乎馬如飛最後還是妥協了，但仍在大聲詛咒着。

凌鶴等人在沙灘上仍可聽到，正是：爲濁富不若爲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但如要人人皆懂此理，寧非奢求？

（全文完）

小魚吃大魚

（本文承自第62頁）

鳳兒點笑道：「這麽俏麗的妻子，再加上一個能幹的丈母娘，看樣子在江湖上可能還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可謂人財兩得，阿呆，幹啦。」

詎料，却遭到阿呆的斷然拒絕：「不幹！」

黑衣婦人聞言勃然大怒道：「這可由不得你，老身一言旣出，絕不更改，跟我們母女回家去。」

不由分說，伸手就去扣阿呆的手腕。

雷玉嬌亦態度大變，上前嬌笑道：「阿呆，你我名分已定，我是你的老婆，你是我的老公，已經算是我們雷家的一份子，咱們回家啦。」

疾展玉指，扣向阿呆的另一隻手。

這一對母女好厲害，看似平淡無奇，實則力猛如山，疾逾閃電，幸好阿呆警覺性高，及時暴退三尺，扯開嗓門吼叫道：「我的媽呀，這兩個女人好兇，要搶老公啊！」

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急忙拔腿便開溜。

阿鳳、小魚兒見勢不妙，也隨後一哄而散。

× × ×

三人快如脫兔，一陣狂馳疾奔，又回到「娶興樓」。

銀子有了，還不少，足有二百多兩，不必再在門外當門神，流口水，當即大搖大擺的走進去，單挑好吃的，貴的，叫了滿滿一桌子。

正餓着，猛吃猛扒，旁苦無人，將肚子塞了個大半飽，這才有說話的精神。

阿呆端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首先興高采烈的道：「媽的，爽，眞爽，隨隨便便動一動腦，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銀子便滾滾而來，小魚兒，你眞不簡單，是騙仙，也是天才。」

鳳兒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噘着小嘴嗔怒道：「你們爽，我可不爽，被那一羣男人毛手毛脚的亂摸一通，要不是怕餓肚子，不一人賞他們一支鳳尾刺才怪。」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醜話先說在前面，只此一次，下不爲例，以後要是再鬧饑荒，我可不幹啦。」

小魚兒笑道：「可以，下一次讓阿呆來扮搖錢樹。」

阿呆倒不反對，只是懷疑自己是否賺錢的料子，道：「我？成嗎！」天下多得是想買個女人回家的男人，還沒聽說有買男人回家的女人。」

鳳兒冷笑道：「有，那雷玉嬌母女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女人，阿呆假如跟他們回家去，此刻說不定已經當上了雷家的姑爺了。」

小魚兒道：「雷玉嬌這個名字聽起來很耳熟，老頭好像提到過這個人，鳳兒，查一下資料看看，有沒有她這一號人？」

鳳兒取出記事簿，查了好一會兒，翻到其中一頁後，忽然說道：「有雷玉嬌這一個人，外號俏羅刹，來頭還不小呢。」

（未完・一）

上文提要： S組人員和司馬洛合作，捉到牛皮之後，再由司馬洛裝扮成牛皮的模樣，到雷霆谷去找班納，班納出現後，即被司馬洛制服了……司馬洛急於尋找羅婷，因爲她是知道一宗間諜案內情的人，但杜洛那方面的人也派出殺手在尋找羅婷，要殺人滅口，他們派出的殺手比利已給司馬洛制服了，另一個殺手寇比正在一位女郎家中……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催命專員



四：連施絕招　救出美女

沒有回答。但是寇比皺起了眉，轉過頭來了。司馬洛的耐性使他覺得不耐煩，而且也覺得有點不妙了。

就在這時，門開了。他也不知道門是怎會開的，由於他並不知道司馬洛是個特殊人物，區區一扇門，是阻他不住的。

寇比一跳跳了起來，刀子對着門口。司馬洛就站在那裏，張開着腿子。李莉覺得，此刻，司馬洛像有二十呎那麼高。

「你是什麼人……」寇比罵着。

「寇比，你完了！」司馬洛說。

聽到他的名字給提起，寇比比吃了一拳更加惶恐。他咆哮一聲，就向司馬洛撲過去。

司馬洛獰獰地微笑着，手動得很快。他的手一閃，就伸進了腋下，再抽出來的時候，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他一連扳了兩次槍機。

槍聲使整間屋子也震動了，寇比整個飛了起來，跌回地上時他便爬不起來了。

寇比跌到了地上，想要爬起來，却已辦不到了，由於那兩顆子彈，每一顆都穿進了他的一邊肩膊。他不能用手去撐着地面他就爬不起來了。

「你完了！寇比！」司馬洛勝利地說。

這個時候，李莉是有了反應了。她的反應，倒是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她忽然大聲地哭了起來，就向司馬洛直撲過去，投進了他的懷中，幾乎把他手上的槍也撞到地上了。不過想起來却是理所當然的，司馬洛是她的救星，司馬洛是一個可以依靠的人，她當然是投進司馬洛的懷中去，要求保護了。她伏在司馬洛的懷中，頭貼着他的胸膛，大聲地哭了起來。

司馬洛安慰地擁着她。

在地上，寇比蠕動着，好像一條蟲。一個人沒有了兩臂可用，就是和一條蟲差不多了。

「好了，」司馬洛說：「妳可以去穿上衣服了！」

這樣一個裸女，伏在他的懷中，有着十分之强大的吸引力。他也希望她穿上衣服，以免分散他的注意力。

李莉仍然不願意離開，但是司馬洛把她輕輕一推，她十分不願意地去了。

司馬洛看着地上的寇比。寇比蠕動着，仍極力地要向司馬洛爬過去，要向他作最後一擊。司馬洛一點也不担心，他知道他的子彈是擊中了寇比的肩部關節，寇比連站都站不起來，又能夠作什麼的報復呢？

寇比在地上再爬了幾呎，留下了一條血路，終於身子一放鬆，就不動了。他已經暈了過去。

司馬洛拉起衣袖，露出手腕來，右手扭動着腕錶上那一顆上鍊的掣，然後他就回到門外，上了他的車子，扭開收音機，老莫的聲音已經在響了。

「這一次又是什麼事？」老莫問道。

「我找到了寇比！」司馬洛說：「好在及時找到了他。我在他的兩肩裏都放了一顆子彈，你叫人來把他帶走吧！」

「妙極了！你在那裏？」

司馬洛告訴了他，又說：「但我不會在這裏等你了，我得去找下一個。」

「很好！」老莫說：「我馬上就來！」

司馬洛關掉了收音機，發動了馬達。

這個時候，李莉從屋中跑出來了，她已經披上了一件晨褸，還在束着晨褸的腰帶。她叫着：「喂，你，你，不要走！」

她跑過去扳住了車窗，司馬洛只好不開車。「喂，你不能這樣就走的！那人還在我的屋裏，我……我害怕！」

「不要緊的，」司馬洛說：「他已經暈過去了，他不會傷害你的；而且，警探馬上就會來了，妳只要等着就行了。」

實在，老莫他們並不算是警探，不過，那是很難解釋得清楚的，所以司馬洛還是這樣說好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李莉感覺有如是處身於一場噩夢之中。「這個人，他是誰？」

司馬洛又嘆一口氣。女人有時很麻煩的，如果他不解釋清楚，這個女人是必然不肯罷休的了。於是他又說謊了：「這人是個出名的色情狂，强姦過不少女人。呃，我們已經找了他很久，今天總算找到了！妳如果害怕在屋裏，那麼妳可以就站在這裏等警探來的！」

「但……但……」李莉又吶吶着：「你是誰呢？」

司馬洛開動了車子，把那個發呆着的李莉丟下了。

李莉看着司馬洛走了，她則仍然站在路邊。她雖然在慌張之中，心裏仍不免有一種悽然的感覺。司馬洛是她的救星，固然使她覺得可愛，事實上司馬洛也是一個可愛的男人。不由自主地，她把眼睛閉上了。如果換了司馬洛是寇比，他一定不會用那粗魯的手段；而她呢？更可能不會抵抗，那會變成一件樂事！

當她再張開眼睛的時候，有兩部車子出現了，以非常快的速度開來。車子在她身邊吵鬧地停住，車門打開，五六個男人如狠似虎地跳了下來，李莉吃了一驚，連忙轉身要逃走，但是那幾個男人已經把她包圍了。

其中一個肥胖而頭髮禿落，樑子上架着鋼邊眼鏡的男人說：「妳就是李莉嗎？」

「我……呃……」

「用不着害怕，」那肥胖的男人說：「我們是警探，妳的屋裏有個男人中了槍嗎？」

李莉點了點頭。

那人揮揮手，大家都衝進了她的屋中去。寇比給他們抬了出來，放上其中一部汽車。這已經使李莉覺得有點古怪了。一個受傷的人，不是應該由救傷車送走的嗎？

而且，那幾個人還對她毫不理會的，就回到車上，要開車走。

李莉扳住了其中一輛車窗，對那個肥胖的男人說：「呃……你們不要錄口供嗎？」

「要的，」那個肥胖的男人回答，他當然就是老莫了，不過他並沒有作自我介紹，他又說：「但我們現在沒有空，妳先回去休息一下好了，我們以後會再來的。」

李莉發呆着，看着車子開走了。又一件使她覺得古怪的事情就是，何以他們不留下一個人來錄取她的口供？他們又不是護士，送一個傷者進醫院，實在用不着這許多人一起出力的？

第三件使李莉覺得奇怪的事情就是，以後，這些人一直沒有來過，那個英俊可愛的司馬洛，也沒有再出現了。對於這件事，報紙也一隻字都沒有報導。李莉簡直懷疑那是一場噩夢，而不是眞正發生過的。

但，這些是以後的事了。

司馬洛已經找到了他要找的人——羅婷。

這一定是運氣的帮忙了。他們這許多人一起在找，却還是司馬洛首先找到。司馬洛的運氣，一直都是那麼好的！

羅婷並不是用她的名字。羅婷用的是一個平凡得多的名字——張玉珍。

沒有比這個更平凡的名字了。但，這却更像是一位家庭教師的名字。

張玉珍的住處和李莉的差不多。按門鈴，張玉珍開門，他就知道她是羅婷了，用不着再用照片對照。當然，也不是和照片絕對一樣，那只是因爲，羅婷的本人，是比照片美麗得多了，一種清秀的美麗。

司馬洛奇怪，她是怎會牽涉進一件如此醜惡的案件裏面的。

一時，他只是站在那裏，呆呆地看着羅婷。

「你是——」羅婷問。

「張小姐。」司馬洛說：「妳是一位補習教師，是不是？我是爲了孩子們的補習問題而來的。」

「請進來。」羅婷溫婉地說。

司馬洛進了屋，現在羅婷找到了，門口也進了；但，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開口，怎樣使她相信，他是眞的懷着善意而來，並非來殺她的呢？

但是，司馬洛却是非要開口不可的。

他在那張書桌後面的學生椅子上坐下了，先讓羅婷打量了他一遍，希望他的外表能給以她信心。

然後他把那張照片在桌子上放下來。

羅婷看看，眼睛一睜，因爲她認得那就是她自己的照片。她的臉變了死灰色。

「羅婷小姐，」司馬洛說：「妳得先明白，我是完全沒有惡意的！」

「你……想幹什麼？」羅婷退後着，退到那張教師坐的寫字桌後面，頹然地坐下。

「我是沒有惡意的。」司馬洛說：「我只是來帮妳的忙。」

「帮我的忙？哼！」羅婷不屑地：「你們的帮忙，難道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嗎？」長嘆一聲：「我也太天眞了，我以爲我逃得掉的，我以爲我可以躲得了你們，安安靜靜地生活，但沒有用！」很美麗的女人，在悲戚的時候更加動人，那一種清秀的美是純粹的，一種完全與性感脫離了的美，一種在女人中極難找到的氣質。

「我猜妳是誤會了，羅小姐——」司馬洛仍然坐得遠遠的沒有走過去，以避免把她驚嚇着。

「但你們實在用不着找我的。」羅婷說：「我之所以躲起來，就是因爲我不想洩露你們的秘密；如果我有意洩露你們的秘密的話，我是早已投向警方了！」又嘆了一口氣：「但我這樣說，也是沒有用的，是不是？你們還是要殺死我的。」

「你完全弄錯了，」司馬洛說：「我不是他們，我是來保護妳的，我是妳應該投向的一面。妳跟我走，我們就可以保護妳！」

羅婷的眼睛閃動着，充滿了疑懼。她的困難，司馬洛是十分了解的。羅婷現在對任何人都沒有信心，她不能肯定司馬洛究竟是那一方面的人；但是，司馬洛也可能是「他們」，司馬洛可能是在試探她，試試她究竟會不會出賣他們。如果她跟他走，也許他就馬上殺死她了。

那司馬洛怎樣證明自己？

「妳看看我吧！」司馬洛極力做出誠懇的樣子，「我像是那種人嗎？」

「人的面貌不一定和心相稱的！」羅婷說。

「但我的確不是他們派來的，」司馬洛說：「妳要我怎樣做，妳才能相信我呢？」

「如果你想我相信你，那很簡單。」羅婷說：「你走吧！別騷擾我！我不想再和你們任何一方面接觸，我只是想安安靜靜地生活，你們不可以忘記了我的存在嗎？」

「有些事情是忘記不了的，」司馬洛說：「妳的地位太重要了，我們需要妳的幫忙。」

「我不能幫忙什麼人，」羅婷說：「我根本連自己都幫不來。」

「妳得跟我走。」司馬洛說：「無論如何妳都得跟我走，我現在已經找到妳了，我就不會放過妳了。」

「我一定得跟你走？」羅婷冷笑着，手在書桌的抽屜中一摸，就摸出來了一把手槍，指着司馬洛，「我得跟你走？你敢逼我，我就殺死你！」

那是一把柄上鑲珠的小手槍，女人用的那一種，威力不會很强，要在近距離之下才能發揮威力的。這槍並不能使司馬洛害怕。使司馬洛害怕的是她的手，她的手抖得那麼厲害。這隻手，很可能會在無意中扳動了槍機，而且，女人的眼界，有時是不可思議的，那顆小口徑的子彈，很可能會射中一些很尷尬的地方，例如一隻眼睛之類，那時候，威力就不弱了。

「滾！」羅婷怒叱道：「滾出去！」

「我還是會再來的，」司馬洛說：「我既然找到了妳，妳就是逃走，也逃得不遠的。而且，既然我找到了妳，他們也一樣會找到妳。」

司馬洛退後，退向門口。他說：「好吧，我走吧！」

他退到了門口，一隻手按在門球上。

他的預料沒有錯。羅婷那隻手，抖得太厲害了。忽然，「砰」槍响了，司馬洛覺得肩上一陣刺痛，人就打了一個翻身，乘勢滾出了門外。實在不是那顆子彈的威力那麼大，而是他不想再中第二顆子彈。他在門外爬了起來，靠在門楣上，看看自己的肩上。肩上的衣服已經破了一個小洞，血正開始滲出來。不是很深的傷口，射穿了衣服之後，子彈的威力已經大減了，並沒有進入肉裏很深。

但是相當痛。中槍處是在左肩，因此也影响了左臂的靈活了。幸而不是右肩，他是仍然可以握槍的。伏在門外的門限上，司馬洛後悔起來了。也許，對這樣一個驚弓之鳥般的女人，是不能夠用君子的手段的。如果一見面就把她弄暈架走，那反而會更好！

「羅小姐，」司馬洛叫道：「別傻吧！羅小姐，聽我說，把槍收起來，我們好好地談談！」

「我……我不是有意的！」羅婷在裏面說，聽她的聲音，她就像快要哭出來似的。

「不要再開槍！」司馬洛說：「我要再進來了！」

羅婷沒有回答。司馬洛等着，他不敢衝進去。如果在那屋裏面的是一個職業殺手，那倒好辦一點。職業殺手的行動，是比較容易測度的。她不是，她是一個普通的、受驚的女人，是很難測的，而且，他又不是要殺死她。

司馬洛等了三分鐘，讓她有機會鎮定下來。然後他把一邊臉伸了出去，再向門內窺望。

羅婷已經不在那裏了。

司馬洛進了廳中，叫道：「羅小姐？妳聽見我說話嗎？」

沒有反應，走廊盡頭的一度門是半掩着的。他走向那度門，看見那裏面就是一間睡房，連同一間浴室。

睡房中很凌亂，沒有人在那裏。司馬洛衝進浴室，也沒有人在裏面。這一間單層的小屋子，除了睡房和廳之外，就是一間小廚房，而司馬洛剛才已經看過了，廚房中是沒有人的。

她已經走了！睡房的窗子打開着。司馬洛跳過去，憑窗外望，看見她已經上了一部車子。在屋後有一片平坦的草地，草地的盡頭就是一條路，路邊停着一部福士房車，好像一隻小蟑螂似的。羅婷已經上了車，正在把車子開動。

「唏！」司馬洛叫了起來：「唏，別走！妳不能走！」

除非他向車輪射一顆槍彈，他才可以制止羅婷的。羅婷決不會停下來。

司馬洛轉身跑回頭，從門口出去，上了他的車子。在發動馬達的時候，他又看看自己的肩上，仍然在流血，不過，相信不會有大碍了，不會影响他的駕駛的。他開動車子，兜了一個大圈，向羅婷的前頭攔截。這座城市的街道，他是相當熟悉的，因爲他在事前已經作過詳細的研究，他知道羅婷所走的那條路會到何處，也知道應該走那條路才可以截住她。

果然，他兜完了這個大圈，就看見了羅婷的車子了。不過，他並沒有馬上追上去，因爲他不是要殺死她，他只是暗暗地在後面跟着。羅婷一定以爲，她是已經逃脫了，那就讓她安心一點吧。

司馬洛奇怪，羅婷可以逃到何處去？

* * *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羅婷的家中，又來了一位訪客，就是司馬洛的競爭者之一，他比司馬洛來遲了一步。

這個人身裁高大，虎背熊腰，濃眉大目。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善類，不像是那種會聘請補習教師的人。

如果羅婷先看見他，一定會起了戒心的。

這個人就是魯定。

不過，羅婷是沒有機會看見他的了。

魯定一到門口就呆了一呆。由於那度門是還開着的。這是一種很特別的情形，普通人家，是很少會開着門的。尤其是門口並沒有人站着。他遲疑一下，職業上的經驗使他知道情形是不大妙了；但是，由於負有重任在身，所以他還是下了車，讓衣襟張開着，以便能迅速把槍取出來，然後就向屋子走去。

踏上屋前的石階時，他又停了一停，由於他看到那石階上有幾點血跡。

他探頭進門內，是凌亂不堪的。他深吸了一口氣，叫道：「有人在這裏嗎？」

沒有人應他。

他踏進了門內，迅速地在屋中走了一匝，找不到人。

他不知道這間屋子的主人究竟是誰，但是他決定要把這件事情查清楚。這間屋子很有蹊蹺，他決不能放棄搜查的。

他在屋中搜索了一遍，心頭忽然興奮地一震。因爲，他找到了一張照片，那是睡房床頭上的一隻相架，相中的是一個少女。他從袋裏掏出一張羅婷的照片來，對照一下。沒有錯，照片中人就是羅婷。

但是，羅婷到那裏去了呢？

看情形，羅婷不會是去探親戚去的。那些凌亂的傢俬，那些血漬，都明顯地表示了這一點。不，她並不是只是出去了而已，她是逃走了的。有人在追她，她逃走了。有人受了傷，所以有血。

是誰受了傷呢？這一點就很難肯定了。可能是羅婷受了傷而逃走，也可能是羅婷把追她的人擊傷而逃走了的。總之，這一件是不尋常的事，一個普通的補習女教師，不是常常會遭遇如此充滿了暴力的事情的。

一定有人和他競爭，有人比他捷足先登了！

而且不會是他的同黨。他們是分開了來辦的，不會兩個人同時來對付一個目標。

是誰？

這個魯定，却是一個十分之機警和狡猾的，他馬上就在屋中搜索起來了。既然羅婷是逃走了，她總得逃到一個地方去的。

逃到那裏去呢？有一個怎樣的地方是她在匆匆忙忙之中可以藏身的呢？也許，她的東西之中，是會有綫索的。

不錯，魯定果然在羅婷的抽屜中找出了一封信來。那是一位女朋友寫來給她的，一位新交的女朋友，住在郊區，在那封信裏，這女朋友是正在第二次要求羅婷到她的家裏去住一段時間。暫時抛開工作，不要老顧着賺錢。

魯定把信塞進自己的袋裏。

如果要逃走，還有比這更理想的地方嗎？只有這個地方，是歡迎她躲藏的。

魯定的臉上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他相當周到地替羅婷把門窗關好了，然後，他才回到街上，上了他的車子，再掏出那封信來，看看信上那個地址。

車子開動了，緩緩地駛向那個地址。

* * *

羅婷開着那部車子，匆匆地馳着，好幾次，她都差點撞了車，不過並不是因爲知道有人跟踪而慌張，她只是因爲心太亂了。

後來，她在一家士多店的門前停了車，走進店內，向店中人借用電話。那士多店中的人，也看得出她是有點不對了。那人問道：「小姐，妳沒有什麼不對嗎？」

「沒有什麼，」羅婷撫着額頭：「我……我是有點不舒服，我想打電話向醫生約時間，就是這樣罷了！」

她打的電話，却是打給她那位女朋友的，一如魯定之所料。她說：「安妮，是我！」

「哦，妳！」她那位女朋友驚喜地說：「怎麼樣，妳好嗎？」

「呃……妳信上說的事情，」羅婷說：「關於我的假期，我是說……我來妳這裏小住方便嗎？」

「歡迎之至。」對方說：「正如我在信上所說，我對妳是最歡迎的！妳什麼時候來？」

「現在，馬上！」羅婷說。

她那位女朋友，也聽得出是有點不對了。她說：「妳沒有什麼不對吧？」

「我……我只是心情不大好罷了。」羅婷說：「這就是爲什麼我要來。」

「好吧。」對方說：「我馬上就給妳準備晚飯吧！妳來吃晚飯，妳不是喜歡吃我燒的咖喱鷄嗎？」

「是的。」羅婷說：「我……呃……我現在就來！」

她掛了電話，離開店子，又上了車，開動了。這個時候，在後面，司馬洛也剛剛上車。他是正從一間藥房裏出來的，他已經買備了一些急救藥品，他那肩上的槍傷雖然不嚴重，到底是正在流着血，而且要趕着跟踪羅婷，他是不能不加以料理的。

羅婷的車子一直駛向郊區，最後到達了城市的另一部份，在一座別墅式的住宅外面停了下來。

這裏就是她的女朋友的家了。她下了車踏足屋前的小路上，經過泳池邊（這屋子是有私人泳池的），匆匆地向屋子的門口走去。

她的女朋友已經在門口等着了。

她是一個瘦長的女孩子，臉上有很多雀斑，比較起來，羅婷是比她美麗得不知多少倍了。然而這個瘦長的女孩子也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性格活潑、熱情坦白，很容易親近，而且使人很樂於親近。

不過，她的命却是比羅婷要好得多了。她的父親是一位千萬富翁，他送了她這間屋子作生日禮物，她就一個人住在裏面。

她拉住了羅婷的手：「妳的行李呢？」

「我沒有帶來。」

那女孩子覺得很奇怪了。「怎會——但不要緊，我的衣服，妳都合穿的，是不是？晚飯已差不多準備好了，要不要洗一個澡？」

「不了，」羅婷搖搖頭：「太冷！」她用兩臂抱着身體，好像極力要制止自己發抖似的。「我還是到火爐邊坐一坐吧！」

「進來！」她拉着羅婷的手，把羅婷領進了屋內。

* * *

雖然在車中，司馬洛的上身是赤裸着的，因此他也忍不住冷得發抖了。但這是必要的，他的傷口，不能不加以料理。

那人小心地替他消毒，塗上了消毒藥膏，然後替他紮上繃帶，又忠告道：「子彈已經取出了，雖然沒有什麼大碍，但我贊成你還是在醫院裏躺一兩天好的。」

「以後我會這樣做的，」司馬洛說：「現在不行，現在我要工作！」

這人是老莫派來的醫生，是應司馬洛之邀而派來的。醫生的意見，他並不重視。醫生總是贊成傷者到醫院中去養傷，但是在這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傷得更重的人都是沒有進醫院也一樣是好好地痊癒的。

「還有這個，」醫生指司馬洛自己從藥房買來的急救藥品，「你以爲這就可以弄妥了？你當自己是什麼？一隻狗嗎？」

司馬洛看不出，他買的東西和醫生所用的有什麼分別。但醫生總是這樣的，只有他自己用的東西是好東西，就像別的東西就全部都有毒的。但司馬洛沒有和他辯駁這一點，司馬洛只是說：「現在我可以穿上衣服了吧？我冷得很！」

「穿上吧！」醫生說：「鬧出個肺炎來，那就更不好玩了！」他幫着司馬洛穿上衣服。

他看着司馬洛在肩上縛好了槍袋，然後穿上了外衣。他搖搖頭：「你們的工作精神眞了不起，簡直是拚命的！他們給你的酬勞一定很高，是不是？」

「也不一定，」司馬洛說：「這不一定是酬勞的問題。謝謝你，醫生，如果你沒有空，現在你可以回去了。」

醫生再把一隻膠瓶子放進司馬洛的手，瓶中是裝滿了藥丸的，他說：「痛的時候就服兩片吧。我知道你不一定找得到開水送，所以我給你有甜味的藥片，你只要嚼下去就行。」

「謝謝你，醫生。」司馬洛道謝着：「你眞體貼！」

「我的最佳推薦還是休息，」醫生說：「在這樣一個晚上，最好的事是躺在溫暖的被窩裏，蓋着一張被子。」

醫生走了，上了他開來的車子開走了，把司馬洛一個人丟下在這黑暗的寒夜中。想起醫生的忠告，司馬洛就不禁微笑。不錯，在這樣一個夜晚，最舒服的事情，當然是躲在溫暖的被窩裏了。但有許多人都不能如此做，有些人却不想如此做。例如他所監視的那兩個女孩子。

司馬洛又拿起了望遠鏡，向下面望去。

那下面就是羅婷避居的那間屋子了。從望遠鏡中，他可以看到，泳池邊正亮着燈光，而泳池中正冒着蒸氣。

這座泳池是有發熱設備的，在冷天裏可以使池中的水熱起來。顯然，這兩個女孩子是正準備作夜泳了，不然她們是不會把水弄熱的。

司馬洛又微笑了。醫生說得不大對，在這種天氣裏，並不一定躲在溫暖的被窩裏才是最好的，譬如，泡在一座熱水的泳池裏，就是一件更好的事情了。

使司馬洛覺得詫異的是，當兩個女孩子跑出來的時候。她們的身上竟然一絲不掛的。

那個安妮跑在前面，脫下了衣服，她是瘦得像用幾根竹枝砌成的了。她的肋骨顯現得很，乳房像是兩隻煎蛋，盤骨有角，她的腿子像兩枝竹似的。

她領先投進了水中。

羅婷跟在她的後面，她和這位女主人就差得遠了，她不很胖，但是應該有肉的地方有肉，應該瘦的地方瘦，在燈光下，那尖尖地突起的乳頭是鮮紅的。

當她也跳進了水中時，司馬洛幾乎感到可惜了。這個只有美感，而不大有性感的女人，當她脫光了衣服的時候，也還是美感多過性感的。

兩個女郎在水中游來游去，互相追逐嬉戲着。似乎，羅婷也已經暫時忘記了她的煩惱了。對於她們的享受，司馬洛也感到羨慕！只有把衣服完全脫光了，一個人才能感覺到絕對的自由，而在煩囂的都市之中，這却不是一件常常有機會做到的事。這就是爲什麼有些人一坐進了浴缸之中，就留戀得不願起來。

在羅婷這間僻靜的屋子，却是隨時可以這樣做的，由於最接近的隣居也在好幾哩之外，而附近又並沒有繁忙的公路，很少人會經過這附近的。

司馬洛只是用望遠鏡看着，而沒有動手。他並沒有下去企圖對羅婷勸喩，而他也不打算如此做，他只是在等着。他已經有了一個計劃，只是等她們上床。

曾經用在那個猩猩般的大漢身上那副發射麻醉藥的小箭暗器，現在仍在他的身上。當兩個女郎上床睡着了之後，他就會潛入屋中去應用他這副小箭。在每個人的身上射一支小箭，他就可以把羅婷抬走了。

他會把她運去交給老莫。那時，老莫怎樣去與羅婷解釋，那就是老莫的事情了。

那兩個女郎在水中似乎得意忘形，游來游去，許久都不願意上來。司馬洛終於把望遠鏡擺到另一邊去。他倒不是因爲看膩了，像羅婷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她的裸體是不可能看膩的。他只是不想看到自己血脈沸騰，他到底是一個男人，而且是一個正常的男人，雖然他已經受了傷，他的正常男人機能，是並未失去的。

也好在司馬洛望到了別處。當他的視綫在屋子左邊大約一百碼外的樹林中掠過的時候，他忽然看到火光一閃。

他連忙再抓起望遠鏡，又找到了那點火光。他發覺那是一根火柴發出來的，那火柴的光搖了兩下，就熄滅了，跟着却另有一點火光在亮着。那是一點香烟的火光，是一根火柴在那裏面點着了一根香烟。

另外有一個人在看着。

一個瞥伯？不大可能吧！不會有這樣巧合的事。

司馬洛的身子震了一震。立即放下了望遠鏡，以最快速的動作伸手進車子的雜物架內，取出了一隻長型的小皮箱，打開來。那皮箱裏面原來是放着一把已經拆了的長槍的。他以非常熟練的手法把那些零件嵌合起來，裝有望遠鏡瞄準器的。

他再在槍中納進了子彈，把槍舉了起來，眼睛湊到那望遠瞄準鏡上。現在，他

就用這望遠瞄準鏡代替了那副望遠鏡。

其實也沒有很大的分別，只不過是視綫中增加了一個紅綫構成的十字而已。

兩個女郎還在泳池中游來游去，而林中的紅光裏，那是香烟的火光，還是一明一暗的。

接着，那火光一動，便不見了，香烟已給丟在地上。司馬洛又震了一震，手指在槍機上扣緊了，而且槍管也在車窗的邊緣上擱定。

果然，那人從林中出來了。

這個人就是魯定，他的手中就拿着一把大大的手槍，垂低着，斜斜地對着地面。槍咀上已套上了一隻滅音器。

魯定差不多到達了池邊，那兩個女郎才發現了他。兩個女郎的反應是不同的，那位女主人露出一個驚詫的微笑，也許，她是對任何男人都歡迎的。羅婷則尖叫一聲，一翻身就鑽進了水底。

那女主人跟着也看見了魯定手中的槍，她也翻身鑽進水底。魯定完全不理會那另一個女郎，他的視綫只是跟隨着羅婷，他的槍也是跟着羅婷的游行路綫而移動着。她總不能永遠躲在水底的，她總有冒出水面的時候，她一出來，魯定就要開槍。

羅婷開始在泳池最遠的一端浮起來了。

但是，在魯定能夠扳動槍機之前，他忽然全身一震，猛然地轉了一個身。他的右肩忽然缺去了一大塊，很可能連肩骨都不見了，而血好像泉水一般噴射而出。

他的臉上現出痛苦而驚詫表情，跟着，又一顆強力子彈射來，他的胸部又開了一個大洞，人也向後飛跌，撞在一根燈柱上，給那燈柱反彈回頭，「嘩啦」一聲仆進了泳池中。

他就仆在水中一動也不動，槍離開了他的手，沉進水底，而他的血好像雲一般在水中散開。

兩個女郎，也不知道從那裏得來超人的氣力，好像兩支火箭一般射離了泳池，跑回了屋裏。那個女主人第一個跑過去拿起電話。

「不！不要報警！」羅婷手忙脚亂地連忙制止她。

「你瘋了嗎？不要報警！」她叫道：「我的泳池中死了一個人，也不要報警？」

羅婷說不出一個理由制止她報警，但是，她也報警不成，因爲，電話裏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個女主人慌張地不斷按着電話的鍵：「怎麼打不通？」

「電話綫給割斷了！」羅婷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們得快點逃走！」羅婷說：「快！穿衣服！」

兩個女郎手忙脚亂地匆匆穿上衣服，好幾次，都差點給衣服絆得仆倒下來了。

在外面，屋子的側面是停着兩部車子的。一部就是羅婷開來的那部小型的福士，另一部則是那位女主人本人的新型跑車。輕微的「匍」一聲，羅婷那車的一隻車輪就穿了一個大洞，空氣洩出去，車子就矮了好幾吋！

「匍！」那部跑車的車輪，也穿了一個大洞。跑車也矮了好幾吋。

兩個女郎終於穿好了衣服，女主人轉身看看羅婷，就呆住了。「這……這是甚麼？」因爲她看見羅婷的手中拿着一把手槍。

手槍是一件與這個美麗的女孩子完全不配合的東西。

「走吧！」羅婷說。她的槍不能不拿出來自衞的，她要靠這把槍來保護自己。

她們匆匆跑出門口，上了那部跑車，才發覺車子開不動。她們又跑到那部福士去，發覺情形也是相同的。現在，羅婷的眼中已掉下了淚來。她咬着下唇：「完了，我們逃不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有人要殺我！」羅婷叫道。

「爲甚麼？爲甚麼有人要殺你？」

「我現在沒有空告訴你！」羅婷叫道。

雖然兩人靠得很近，她却還是叫得那麼响的。她推推安妮說：「我們回到屋裏去吧！也許不要緊的，只要把門都關牢了，我又有槍——」

好像兩隻受驚的小老鼠，兩個女郎匆匆向屋子跑回去，踏入門口，羅婷把門關上，下了閂，鬆了一口氣，貼身在門上，閉上了眼睛。

「還有後門，」她那女主人說：「後門也是沒有關上的！」

羅婷的眼睛又霍的張開了。那女主人跑向走廊，向屋後跑去，但馬上又尖叫着跑回來。

一個從走廊裏面出來的人把她嚇着，那人就是司馬洛了。他的手上雖然並沒有携着甚麼武器，然而他的出現，却把羅婷嚇得幾乎暈了過去。羅婷尖叫一聲，就舉槍向司馬洛發射，槍聲在屋中响得很。

在她扳槍機之前，司馬洛已經撲到了沙發的後面，雖然羅婷的槍實在也射得不準的。而，在羅婷能發出第二槍之前，她忽然覺得右邊的乳房上一陣癢痛。

她低頭一看，發覺那上面原來插上了一根小箭。那根小箭雖然有三份之一刺進了乳房的裏面，但由於那裏面的肌肉是豐厚的海綿體，所以實在並沒有給她帶來甚麼傷害的。不過，這也夠羅婷吃驚的了，她惶急地連忙要伸手去把那箭拔出來。一時，她反而顧不得去向司馬洛放槍了。

但是她的手還沒有觸着小箭，那箭上的麻醉藥就已經發生了作用。羅婷的身子麻痺了，整個人就在地上仆倒了下來。

那個女主人，則只是在不停地尖叫，叫了又叫。直至司馬洛的第二箭，射中了她的屁股部份。司馬洛之所以延遲發出這一箭，是由於他要花時間找尋箭靶。

這個女郎是不能和羅婷比的，她的乳房是那麼小和薄，長長的一支箭射在那上面，實在是不大安全的。而她的其他部份，骨頭是那麼多。事實上，向她的屁股上射一箭，也還是會有射中骨頭的危險的。

還好，骨頭結果沒有被射中，而麻醉藥力發生得很快，她差不多剛剛中箭，人就倒了下來了，她馬上就失去了知覺。

兩個女人都軟軟地倒在地板上，好像睡着了似的。司馬洛走過去，把羅婷扶了起來，拔去了她乳房上的那一箭。羅婷在他的懷中發出了呼吸聲。

司馬洛抱着她出去了。當他再進來的

時候，他是空着手進來的。他過來，在那個瘦女郎的屁股拔了那根小箭，又出去了。

＊　＊　＊

那個瘦女郎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了過來，她醒過來時發覺她是在自己睡房裏的床上，而且她已換上了睡衣，看來一點異狀也沒有。想起過去的事情，她眞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個噩夢。但不是噩夢吧？噩夢怎會那麼眞實呢？接着，她記起了她是暈倒在廳中的，怎麼會在床上醒來？

第一件事，她就是拿起電話來聽一聽，電話却是通的，並未有斷過綫。

電話綫既然沒有斷，那這整件事情，就可能只是一個噩夢而已。

不過，事情的印象仍是那麼深刻，使她拒絕相信這是一個噩夢。她跳下床跑到窗前向樓下望望。樓下泳池的池水是平靜而清澈的，既沒有屍體，亦沒有血漬。

不過，如果把屍體弄去了的話，池中的自動濾水設備自然地會把血水濾去的。

她跑下樓去。樓下是安安靜靜，齊齊整整的，一點也沒有出過事的跡象，也沒有任何羅婷的遺物。而當她出了屋外的時候，她又發現，她那部跑車的車輪是完好無破的。羅婷的車子，並不在這裏。

到這個時候，她不能不相信，昨夜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個噩夢了。

但，羅婷可以證明這不是一個噩夢。她跑回屋中拿起電話，打到羅婷的家去。接聽電話的就是羅婷本人。

「你……你已經回到家了

「甚麼回到家了？」羅婷問：「我還不曾出去！」

「你昨晚沒有到過我家嗎？」

「到你家？你在做夢嗎？」羅婷說：「我是想來的，只可惜我抽不出時間來。」

「但你明明來了——」

「我看你還是別吃那許多迷幻藥了。」羅婷說。

「我沒有吃迷幻藥。」這個瘦削的女郎寃屈地叫着。

「我過兩天再來看你，」羅婷淡淡地說：「別再胡思亂想。」

掛了電話之後，這個瘦削的女郎，却無法禁止自己胡思亂想。因爲印象太深刻了，她終於把睡褲脫了下來，跑到鏡子面前照着。屁股還有點痛，她在鏡中照看，她就看到的確沒有錯，屁股上曾經被刺傷過的。

這就是證明！

但她怎辦呢？難道她跑到警局去，讓警官看看屁股，然後告訴警官這個不會有人相信的故事嗎？

最後，她決定還是不要聲張的好。

＊　＊　＊

另一方面，羅婷也放下了電話。但她此時却並不是在家裏，她是在S組設於此地的總部。

那個電話，是從她家裏駁到這裏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接那個削瘦的女郎的電話。

她面對老莫，鬆了一口氣：「現在行了！」

她又瞥了另一角落裏一張沙發上坐看的司馬洛，有點羞赧，但是又不無好感的。現在她已經完全相信她是安全了。

司馬洛站了起來：「我看，我也可以走了！」

「別走——」羅婷遲疑地說。

「爲甚麼？」老莫瞪着她。司馬洛對女人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早就知道；但他一直認爲這不是一個好現象，他認爲這對於工作常會有壞影响。

「沒有甚麼了！」羅婷低下了頭。她也不知道爲甚麼，如果司馬洛留下來的話，她會覺得安全一點的。不過這件事，她却不能夠說出口。

「很對不起，羅小姐，」司馬洛走到她的面前，「我用這樣粗魯的手段對待你，我是應該對你賠罪的！可惜目前我還有工作要做，也許當我回來的時候——」

羅婷忽然露出了一個頑皮的微笑：「你有一件什麼工作？又要去把什麼人嚇得魂不附體了嗎？」

「也許吧，」司馬洛說：「因爲我的任務是催命專員！」

左鶯鶯的心正在煩悶之極。

她已經當了很久的高級應召女郎，從來，她都是心安理得的，她的心裏從來沒有感到煩悶過；但是她現在却是煩悶之極，什麼都不能使她提起興趣，什麼都使她覺得討厭的。

她在狂抽香烟，而床頭几上，烟灰盅裏已經堆滿一大堆烟蒂，大堆到烟灰盅再也容納不下，有些烟蒂已經掉在地上了。

電話又响了起來。左鶯鶯拿起聽筒，裏面一把男人的聲音極其溫柔地說：「鶯鶯，我正在想念你，我正在想——」

「去找你的媽媽吧！×××！」左鶯鶯一連串的咒駡，就把電話放了下來。

她赤條條地從床上跳起身，走進浴室裏，她本來是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的。她跑到了鏡子的前面，對鏡看着自己，欣賞着自己那美好的、簡直是無懈可擊的身裁。

電話又响了起來，她又跑過去接。又是那把溫柔的聲音，那人急急地說：「鶯鶯，聽着，我們在開一個派對——」

「我已經告訴過你十次了！」左鶯鶯暴躁地大聲叫道：「本小姐今天休息，管你是玉皇大帝的派對！」

她又把電話放下了，跑進浴室，對着那鋪滿了墻壁的大鏡子，看着自己。

「看不出有什麼缺點，」她喃喃自語着：「這世界上還有比我更美麗的女人嗎？唔，眞不壞！」她的手愛戀地在自己的乳房上一撫。

「我也是這樣想！」一把男人的聲音在浴室的門口說。

左鶯鶯「哇」的一聲叫了起來，簡直跳起了兩呎高。她連忙抓起一條毛巾遮着身體。她用背對着門口，從鏡中的反映望向門口，看見懶洋洋地靠在門口的那人竟是司馬洛。

司馬洛吃吃笑：「我倒不知道原來你也會害羞的！」

左鶯鶯歪着咀唇微笑：「不出足價錢，我的身體可不是隨便讓人看的。但，你怎麼進來的？」

「大門沒有鎖，」司馬洛說：「我就這

樣進來了。」

「你在做夢，」左鶯鶯叫道：「我明明把門鎖好了的。」

「那你告訴我吧！」司馬洛說：「我又是怎麼進來的？」

「你這個賊！」左鶯鶯尖叫着：「甚麼門你進不去？但你進來之前起碼得敲敲門呀！」

「我知道你是個喜歡刺激的女人！」司馬洛嘻皮笑臉的，「如果先敲門，你就會認爲不夠刺激了！」

「你這個賊，」但是，左鶯鶯還是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他們深深地一吻。左鶯鶯長嘆一聲：「司馬洛，想不到我竟然會再見到你。」

「我却以爲我會再見到你的，」司馬洛說：「因爲我以爲你是替老莫工作的。」

「沒有，」左鶯鶯搖着頭：「我已經考慮過了，我還是再幹老本行，因爲我自己知道，我是不能受什麼人束縛的！」

「生意好不好？」司馬洛問。

左鶯鶯冷冷地瞟了他一眼：「信不信由你，司馬洛，和你分手之後，我還沒有接過一個客，因爲我完全沒有心情；但，司馬洛，你先抱我到床上去，不然我什麼都不跟你說了！」

「這件事並不難做。」司馬洛把她抱了起來，赤條條地，放在床上。她以一個美妙的姿勢躺在床上，展示着她那一具美麗的身體。

司馬洛看看床几上那一大堆烟蒂。

「怎麼抽這許多香烟？」

「我已經對你講過了。」左鶯鶯說：「心情不好嘛！」她把他的右手一拉，擱到她的小腹上。

「心情不好，」司馬洛的手在她的小腹上輕輕地移動着，替她帶來一陣一陣銷魂的抖顫，「莫不是你已經有了喜？」

「傻瓜！」左鶯鶯在他的手背上一拍，「你以爲你有這本事？一個女人心情不好，是有許多原因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想男人！」

「你想男人？」司馬洛的眉毛向上一升，「那是一個奇跡了！你，這個最恨男人的女人！」

「我已經說過了，我並不恨你。」左鶯鶯說：「告訴我，司馬洛，爲什麼你此刻出現，是不是爲了想我？」她把他的手推高一點，放到她的胸部。

「不是，」司馬洛說：「想你只是一小部份原因——」

床頭几上的電話，這個時候又响了起來，司馬洛向電話伸手，左鶯鶯搖搖頭：「不用接了，本小姐今天休息，停止營業。」

但是司馬洛還是把聽筒拿了起來，遞到左鶯鶯的耳邊，左鶯鶯只好接聽，她聽對方講了一句，就大聲叫了起來：「我已經說過不來了！就是玉皇大帝的派對，我也不來！」她擱下了聽筒。

「他下一次再打電話來，你應該答應他。」司馬洛說。

「爲什麼？」左鶯鶯瞪着眼睛看着他。

「因爲這是孫家駒打來的電話，」司馬洛說：「孫家駒要開一個荒唐派對，招待他一些生意上的朋友。」（未完・四）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龍驤無意中救了何素月，將花蝴蝶郝泉如何化裝成自己，如何用卑鄙手段、幸未成事的暗害她，用封書信大概說明，擺在何素月的枕邊，將郝泉和周天冀的屍體堆入床下，取回玉龍劍，準備離開客棧，却見宇內雙魔、歐陽雄、胡七來找怪丐，正和店夥劉二爭論，劉二因受了龍驤的銀兩，謊說怪丐沒有留宿，龍驤心內另有打算，上前先和解，再說出今早曾和怪丐發生打鬥，假意帶雙魔等入內找怪丐，其實怪丐是自己喬裝，那裏還能找到？於是便謊說怪丐曾說過天心帮任明傑之名，是否與天心帮有關，目的請雙魔調查天心帮或有點幫助……

喬裝露馬脚

但是龍驤這次經歷過如許多的事情，使他發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也動起心機來了。

他不曉得自己那樣做，到底是對還是錯，不過，他認爲天心帮爲害武林至大，爲了對付天心帮，有許多不得已的事情，他也需要毫不猶疑的去做，縱然有時會覺得良心不安……

他默然片刻，然後收回遠眺的目光，輕輕的嘆了口氣，轉身走出屋外。

站在門口，他被從隔室傳來輕泣所動，停了一下脚步，可是他只搖了搖頭，沒有再回到隔屋，便舉步向前房行走。

他並非是鐵石心腸的人，可是他知道自己此刻就算回到何素月的身邊，也不能對她有什麼帮助，甚而他連話都不好說出來。

爲了避免使何素月更加難堪，他只好硬着心腸走開了。

走到櫃台旁，他想要找那劉二把賬結一結，却發現劉二不知何時已經躲起來了

拳劍揍一場

，甚而連店門也關了起來。

龍驤高聲喚道：「劉二，劉二！」

他一連喚了幾聲，方始見到劉二從櫃台底下探出半個腦袋來。

他又好氣又好笑，說道：「劉二，你幹什麼？」

劉二滿臉驚色，眼珠滴溜溜的轉了一下，沒有看到宇內二魔，方始大胆地現身出來。

他囁嚅地道：「龍相公，他們……」

龍驤笑道：「他們已經走了。」

劉二好似吃下了一顆定心丸，吁了大氣，道：「謝謝老天爺，那些煞星總算走了。」

他咬了咬下唇，問道：「他們會不會再同來？」

龍驤沒好氣地道：「你放心好了，他們不會同來的。」

劉二堆着笑道：「多謝龍相公的說情，不然小的這條小命可就完了。」

龍驤微微一笑，道：「你的胆子旣然

那麼小，爲何要對他們說謊？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劉二苦笑了下，道：「那位客官已經叮囑過小的，不許說出他的行蹤，小的怎可得罪客人？」

龍驤道：「你不會是這種好人吧，大概是收了人家的銀子……」

劉二訕訕地一笑道：「龍相公你說笑了，小的……」

「好了，你別再辯駁了。」龍驤道：「我要走了，你替我準備好馬匹，我們結一結賬。」

劉二詫異地道：「龍相公，那位女客官……」

龍驤道：「她要休息一會，我先走了，等下問起我，你就告訴她，說我先到武當去。」

「呵，小的知道了。」劉二的臉上，現出一絲曖昧的笑容，說道：「她是太累了。」

龍驤已經完婚，又怎會不明白劉二話中的意思？

龍驤的臉色一沉，叱喝道：「你少胡說。」

「是！是！」劉二躬身道：「小的不再胡說了，龍相公，您的馬匹，小的已經餵好草料，這就牽來吧？」

龍驤自懷中掏出一錠銀子，道：「這够不够結賬？」

劉二接過銀子道：「够了，够了，還有得找呢。」

龍驤揮了揮，道：「不用找了，餘下的你拿去自己用吧。」

「多謝龍公子。」劉二連嘴都笑得合不攏了，巴結地問道：「龍公子，你那位朋友呢？他不跟你一塊走？」

龍驤知道劉二是問周天冀，笑答道：「他早已經走了。」

「呵，那位客官已經走了？」劉二詫異地道：「怎麼小的沒有看見？」

龍驤道：「你躲在櫃台底下，又如何能够看到？」

他話聲一停，問道：「劉二你這麼大白天把大門給閂了，難道不怕你們掌櫃的責罵麼？」

劉二笑笑，道：「掌櫃是我表叔，他此時正抱着三姨太太在睡覺，那還有工夫到店裏來？小的關上門是怕再有人來找麻煩。」

龍驤微笑一聲道：「你們眞是狼鼠一窩，都不是好人。」

劉二苦笑道：「龍相公，你老怎可這麼說？小的其實心地很好的。」

龍驤道：「我也懶得跟你再嚕嗦了，你替我準備好馬匹，我要走了。」

劉二果眞不敢跟他多嚕嗦，啓開大門，走到隔壁的馬房裏牽馬去了。

龍驤背着手，站立在平安客棧的門口，望着街上的行人，在和煦的陽光下匆匆行過。

龍驤心中突然掠起一個奇異的感觸：一像這些人，他們每天這樣的奔波，行走之間都顯出匆忙之態，他們爲的是什麼？難道是爲了一家大小的生活？還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欲望理想？唉，他們也許每天就是那樣的奔波着，而沒有想及他們活下去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臉色漸漸凝肅起來，眼睛裏却泛現了迷茫之色，忖道：一人活下去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難道全是爲了欲望與理想而活。還是爲了名利而活？像那些升斗小民，他們雖然勞苦，臉上却無時不浮現微笑，莫非一個人的理想愈低，欲望愈小，他的煩惱也就愈少，歡愉也就更多，這麼說來，像我這樣抱負太大，理想太高，豈不是煩惱與困難也却愈多麼？」

他自幼及長，一直處身在極爲優厚的環境中，幾乎每一件他所想要做的事情，都能很順利的做到。

因此，他從來都沒有什麼煩惱，沒有遭遇到逆境，這使得他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有關這類問題。

這一次，他下山來到武當，參加中原五大劍派每二十年舉行的一次劍會，在一路之上，他遭遇到以往從來都沒有遇到的許多打擊。

這一連串的打擊，雖然沒有將他打倒，但是在他的心理上，却受了很大的影響，使他對人性的看法，多了一層認識，思想上面，也成熟了許多，因而才會有許多疑問。

這些疑惑在他的腦海中停留很久，可是直到劉二把馬匹牽來，他還找尋不到答案。

劉二見到他站在門前，茫然的望着街上，他詫異地問道：「龍相公，你在瞧什麼？」

龍驤自迷茫中醒了過來，他的臉上浮起一絲自嘲的微笑，道：一我在看那些路人。」

「路人有什麼好看？」劉二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迷惑不已的望了望街上行過的路人，道：「依小的看來，他們都沒有相公你長樣英俊，那有什麼值得好看的。」

龍驤苦笑道：「這原因連我自己都不明白，你又如何了解？」

他輕輕的拍了拍馬背，飛身跨上馬去，雙腿一挾，蹄聲響起，已策馬向着鎭外急馳而去。

劉二傻楞楞的望着龍驤遠去的背影，好半晌方始搖了搖頭道：「眞是奇怪，像他這樣長得漂亮，家裏又有錢的貴介公子，怎麼會說出這種莫名其妙的話來，我眞不清楚。」

龍驤騎着馬一路急馳而去，轉眼便已出了小鎭，奔行在往武當的大路上，迎面微風拂來，使得他那被陽光直晒的臉龐感到一陣舒適的風凉之意。

可是他的心中却沒有一絲舒適之感，他的心裏被許多的事情所盤踞着，那裏面有關於天心敎的陰謀，峨嵋的安危，以及黑湖人妖馮飛虹的生死……

一想到馮飛虹，他的心裏不由浮起一絲歉疚，忖道：「是我害苦她了，竟然要她替我送信到峨嵋去，但願她沒有受到傷害才好，否則我將更對不起她了……」

× × ×

龍驤在一路之上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已經來到武當山下。

仰望高聳天宇的青山，和隱現在叢林中金碧輝煌的觀宇，龍驤勒了勒韁繩，緩

緩的向山口馳去。

這時，從那寬大雪白的層層石階上走下兩個身佩長劍的年青道人，他們見到龍驤一人一騎緩步而來，立即被龍驤的俊逸風姿吸引住了。

龍驤見到那兩個道士，臉上微微一笑，道：「兩位道兄請了。」

那兩個道士一齊打了個稽首，道：「施主請了。」

龍驤道：「在下峨嵋龍驤，煩請兩位道兄通報一聲……」

那兩個道人一聽龍驤自報姓名，臉上齊都浮現起肅然欽敬之色，左首的那個道人道：「原來是龍大俠，貧道久仰大俠盛名，今日一見，果然不虛。」

龍驤暗暗一笑，暗忖道：「這個小道年事如此年青，怎麼也學會了世人那些俗氣?」

他心中雖是這麼想，嘴裏却不能不說句客氣話：「多承道兄誇獎，在下深爲慚愧。本來在下可以早些趕來，然而有些瑣事相伴，以致延至今日，方始……」

那名小道說道：「此事家師祖早已吩咐，說大俠沿途尚有要事待辦，不免來得晚些，所以他老人家已將你那場比劍移至明日……」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敝師祖還提及龍大俠可能與華山何女俠偕同而來，怎地此刻沒有見到何女俠的芳蹤?」

站在他旁邊的另一個道士接着道：「何女俠是今晨下山的，莫非龍大俠在路上沒有遇見她……」

龍驤頷首道：「在下已經見過何女俠，她因些許小事，需要耽擱片刻，隨後便會來的。」

那左首的小道笑了笑，道：「龍大俠，請你自己騎馬上去了，到了解劍岩，自有接引之人。」

龍驤頷首道：「多謝兩位道兄。」

他在馬上抱了抱拳，便策馬沿着石階旁邊的碎石山道登山而上。

這條碎石山道是專門闢來供人馳馬上山的，約可供四匹快馬並轡而馳，沿着山峯之勢蜿蜒而上。

龍驤縱馬馳了約半盞茶的光景，便已望到前面一片開擴的平地，在那塊平坦的地上聳着一塊高丈許的巨石，上面三個擘窠大字，老遠便可以看得清楚。

「這便是解劍岩了。」龍驤心中忖道：「武當雖在江湖上的聲望沒落不少，但是從這種氣勢上還可以看出往日的光輝歲月……」

他馳馬來到解劍岩前，只見從解劍岩旁的一座六角涼亭裏出現四個身着青色道袍的中年道人。

龍驤飛身下了馬，但見那四個道人搖搖晃晃的行了過來，當下劍眉微皺，忖道：「我剛才還在說武當雖已沒落，但是往日的氣派依然存在，不愧爲武林中首屈一指的大劍派，只要假以時日，必有重振昔日雄風的一天，可是看到這四個中年道人，却使我替武當悲哀起來。

唉，想那太陽雖烈，他們就算晒幾個時辰又有什麼關係?可是他們却全都躲到涼亭裏去歇息乘涼，這只能顯出武當門規的不够嚴肅，門下弟子才會變得如此散漫了……」

這個意念非常快的自他腦海裏閃過，他已向着那四個中年道士迎了過去，抱拳道：「在下峨嵋龍驤，此來是參加本屆比劍大會……」

那四個中年道人一齊打了個稽首，向龍驤行了一禮，其中的一個頷下蓄着短鬚的道人似是四人之長，他向前行一步，躬身道：「無量壽佛，原來是峨嵋龍大俠到了，貧道無塵已奉師叔之令，在此等候多時，請龍大俠隨貧道上山……」

龍驤聽那道人自報道號，曉得他是武當新秀，和被派參加此次劍會的避塵道人是同輩師兄弟，也就是故去不久的前掌門人——玄天道長的徒弟，他抱拳道：「多蒙道長接引……」

龍驤說到這裏，突然想起了無塵道人所提出的師叔，忍不住反問道：「令師叔是……」

無塵笑了笑道：「敝師叔乙木，是此次負責接待四大劍派參加比劍大會高手的總負責人，龍大俠不是在武昌見過他老人家嗎?」

龍驤在武當解劍岩前下了馬，遇見了四名道士，其中有道號無塵的道人，向他提及乙木道長已令他們等候龍驤多時。

龍驤一聽乙木道長之名，立時便想起了自己在黃鶴樓頭見到的那一幕，他愣了一愣，於是問道：「乙木道長是何時同山的?」

無塵道人答道：「乙木師叔是昨日同山。」

龍驤心裏頗爲疑惑，暗忖道：「記得我當時看得清清楚楚，乙木道長已被南宮北和任明傑兩人擒住，他又怎會從天心教的掌握之中逃出來呢?莫非是……」

他正想到這裏，已聽得無塵道人問道：「龍大俠有什麼事情要交待嗎?」

龍驤搖了搖頭，道：「沒什麼了，在下是不是可以就此上山?」

無塵道人說道：「敝師叔曾吩咐過，見到龍大俠時，先帶你去見見他老人家，然後才領你到幽篁精舍去休憩。」

龍驤問道：「劍會是何時開始?敝派鄭師叔此刻住在那裏?」

無塵道人應聲道：「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劍會便要開始，到時自有貧道去精舍接請龍大俠到會場。至於貴派鄭公明鄭大俠，此刻正在清風道院與華山海凌波海女俠奕棋。大俠你可有什麼事要貧道轉告於他?」

那峨嵋七煞劍鄭公明和華山摘月仙子海凌波都是四大劍派派出來代表各派掌門，負責籌備此次劍會之人，他們並且還是比劍時的評證之人，早在一個月以前，便已動身來到武當。

龍驤一聽鄭公明在跟海凌波下棋，忖道：「現在劍會尚未開始，而我對於天心教的眞相尚只了解了一二分，若是此刻將有關天心教之事告知鄭師叔，恐怕會影響到劍會的舉行，我還是等到此次劍會完結之後，再稟明此事……」

他搖了搖頭道：「不必了，鄭師叔既然在下棋，我也不必去打擾他老人家，我就直接隨你去見見乙木道長吧!」

無塵道人說道：「旣是如此，那就請龍大俠把馬匹留在此地，且由貧道引路上山。」

龍驤道：「勞駕道長了。」

那走過來接下龍驤手裏韁繩的道人說道：「貧道逸塵，非常高興能爲龍大俠效勞。」

龍驤見到自己被人尊重，心裏非常高興，忖道：「他們雖然曉得這次比劍大會，我是武當避塵道人的唯一強硬對手，却依然對我如此尊敬，可見武當到底不愧爲領袖武林的大派……」

他含笑點了點頭，說道：「道長太過多禮了……」

逸塵道人說道：「那裏，敝師叔此次承大俠的救援，未能遭致強敵之害，敝派上下都對大俠你感激無比，區區小事，又何勞大俠言謝……」

龍驤聽他這麼一說，方始恍然大悟，由此，他更可以確定自己方才推測的：昨日上山的乙木道長並非眞正的乙木道長，而是天心帮中人易容的，並且極有可能是金臂劍魔任明傑所裝扮。

任明傑一方面需要找個理由說出爲何負責接待四派劍手，却未能隨之一同返回武當的原因，另一方面他旣以郝泉裝扮龍驤，參加此次劍會，要使他在一上山時便受到武當弟子的尊敬，以免劍會尚未開始便現出漏洞來，而破壞了整個的計劃。所以他才編出個路上遭人暗算，幸得龍驤救援的故事。

龍驤根本不清楚那假的乙木道長所編的故事裏所遭遇的強敵是誰，他自然無法回答逸塵道人的話了……

因此，他只淡然笑了笑，道：「以乙木道長的神功絕藝，又豈會是那些人暗算得了?在下只不過爲他稍盡棉力而已。」

他這麼含含糊糊的一說，那四個道人都極爲高興，無塵說道：「龍大俠謙遜多禮，且又年少藝高，難怪在武林中享有盛名，貧道實在欽敬得緊。」

龍驤哈哈一笑道：「道長這麼一說，在下可要臉紅了。」

他這話，說得那四個道人全都哈哈大笑。

龍驤目光一閃，瞥見了那高大的解劍岩，他唯恐無塵等人再提起自己解救乙木道長的危難之事，而使自己無法應付，是以連忙轉移話題，道：「在下身上這柄劍可要解下來……」

無塵道人笑道：「敝派這個規矩，本是武林各派爲了表示對張三豐祖師的敬意所定，一向沒有人破例過，唯獨這次劍會，敝派掌門師尊下令四派參加劍會的劍手可以佩劍上山……」

逸塵道人接着道：「這是掌門人鑒於舉行劍會的目的在於互相觀摩，並不在於爭強，爲了顯出各派的技藝精進多少，勢必使參與劍會的劍手以各人自用之長劍參加比劍才行，所以才特下此令……」

龍驤道：「在下對貴掌門人玄天仙長一向欽敬，他老人家驟歸道山，眞是武林之一大損失……」

他一提到故去的武當掌門玄天道長，那四個道人全都垂下頭去，面上浮起悲悼之色。

龍驤吁了口氣，問道：「不知玄天仙長的法事是……」

無塵道人抬起頭來，道：「此次掌門師尊仙去，確實是本門之大不幸，不過爲了不妨碍此二十年一次劍會之舉行，敝派決定在劍會完後，方始通告各派掌門，舉行大殮。」

龍驤訝道：「玄天老仙長之喪還沒通知各派……」

無塵道人似乎不願多提玄天道人之死，趕緊轉移話題，道：「龍大俠，敝師叔曾令貧道在你一上山之時，便領你去見他老人家，我們這就走吧?」

龍驤心裏雖然對武當在掌門人死後三天，沒有對各派發出通知之事感到懷疑，但他旣見到無塵不願多提，也就不再追問下去。

他向着其餘三個道人抱了抱拳，隨着無塵道人向山上行去。

無塵道人似乎不願讓太多的人見到他帶領龍驤上山，所以他只走出不到十丈之遙，便側首道：「龍大俠，我們從捷徑走吧!」

龍驤見到無塵道人沒等自己回答，便舉步向着右側山巖旁的一條小道飛奔而去，心中一動，忖道：「他這是做什麼?莫非要對我有什麼不利之舉?」

他仗着自己殺死郝泉，還復本來面貌之舉，除了何素月之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認爲那無塵道人就算也是天心教之人，絕不會對自己起懷疑之心。

他心中暗忖道：「何况他就算要對我不利，我也不會在乎他……」

心裏一定，他緊跟在無塵道人之後，加快了脚步飛奔而去。

無塵道人回頭見到龍驤飛步緊跟而來，立即又加勁飛奔，愈奔愈快，到最後簡直像一隻掠在草面的燕子，脚尖幾乎都沒有着地。

他所奔行的這一條小道，完全是武當弟子平日練習輕功時奔行的路徑，是以巨石險巖，峭壁斷樑到處可見，若是在奔行之時稍有不愼，便將有喪身之險。

無塵道人平日的走慣了這條路，對於每一個險要危厄之處都很清楚，奔行起來自然不需提心吊胆，但是也得凝神注意才行。

他一路飛奔，把全身的功力都使了出來，根本沒有顧到跟在身後的龍驤是否跟得上。

由於起先那段路比較難走，他須得全神貫注前面的路上，一直沒有回頭。

等到奔出有七十多丈遠，他已來到半山時，脚下稍稍一緩，吁了口氣，這才回過頭，在他的忖想中，龍驤雖然在武林中以劍法聞名，奪得銀衫劍客之名，身爲中原四大劍手之首，但是他的年紀到底還輕，內功的修鍊上自有不到之處。

加之這一段路險厄之極，曲折迂繞之處又多，龍驤必定無法跟得上，到那時，也好讓龍驤看一看武當弟子的高明，而稍減他的銳氣……

那知他脚下一緩，回過頭來時，却見到龍驤距離自己身後不及一肩之處，緊緊的跟隨着，那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樣落後許多?

他微微一愣，已聽得龍驤臉上浮起笑

容，說道：「無塵道長，這一段小路眞的不大好走，幸虧道長你不願見到在下出醜，脚下稍爲緩了點，不然在下可就慘了，跟不上還是小事，丟峨嵋的人可就不好看了。」

他這明捧暗貶的話使得無塵道人臉上一紅。

到這個時候，他方知龍驤並非浪得虛名，本身的技藝果然不凡，單看對方能够緊跟不離，便巳使他佩服的了，更何况龍驤在急速奔行之中還能開口說話，氣不喘，臉不紅的，那份功夫，比他何止高明一倍？

無塵道人想要考驗一下龍驤的輕功身法，以爭回一點面子，不料反而被龍驤諷刺了一下，此刻若是地上有洞，他一定會毫不考慮的跳下去。

可惜他們此時早巳越過那一座矗立的斷樑峭壁，險崖斷垣，巳經來到一片葱翠的樹林邊，地上平坦，長滿小草，沒有可供他投入的大地洞。

無塵道人不敢多看龍驤一眼，趕緊轉過頭去。

就在他這一轉首，他看到了一個長髯灰眉的老道，自不遠處那座斜斜伸出的山巖上現身出來。

無塵道人脚下一頓，道：「龍大俠，你看乙木師叔在那裏……」

龍驤見到自己說得無塵道人臉上一紅，心知對方巳經够難堪了，而不願使對方繼續難堪下去。

他一聽無塵道人之言，身形一緩，仰首望去，只見十多丈外的那座伸展出來如同虎頭的山巖上出現一個老道。

凝目望去，那個老道仙風道骨，站在巖上，衣袂隨風飄動，不是他在黃鶴樓見過的乙木道人是誰？

龍驤心中一跳，疑惑地暗道：「這會是金臂劍魔任明傑嗎？看他那仙風道骨的樣子，完全是一個得道多年的老全眞，又怎會是那個心毒手黑的任明傑所能裝扮得了的？」

這時，那站在山巖上的乙木眞人也看到了山下的龍驤和無塵道人兩人，他揮了揮手道：「呵，龍少俠來了。」

龍驤抱了抱拳，道：「乙木道長，您老人家好？」

他爲了防備站在巖上的那個乙木道人是任明傑所裝扮的，爲了恐怕任明傑認出自己並非郝泉，是以開聲說話時，只用出六成功力。

他的話聲與乙木道長的聲音比較起來，是差得太遠了，那乙木道人倒沒有什麽反常的舉動，只是無塵道人對龍驤的眞力突然不够之事，感到疑惑。

他詫異地望了望龍驤，但見龍驤苦笑一下，道：「在下方才用盡全力跟隨在道長之後，差點運氣都喘不過來了，可見道長的功力確實高超……」

龍驤這句話說得無塵道人心裏的疑竇盡去，他笑了笑，忖道：「若論內力之悠長，氣脈之順遂，峨嵋較之本門是差得多了。」

他只覺心裏的疙瘩都消去，舒適無比，仰望着乙木道長，他說道：「龍大俠，我們快走吧，別讓師叔等了。」他這話一完，只聽乙木道長揚聲道：「無塵，你同解劍巖去吧，我要單獨跟龍少俠談談。」

無塵道人躬身道：「是！」

他側首道：「龍大俠，敝師叔要找你單獨一談，貧道失陪了……」

龍驤抱拳道：「多謝道長了。」

無塵道人嘴唇蠕動了一下，却沒有說什麽，他向着龍驤行了一禮，轉身往山下躍去。

龍驤望着無塵道人遠去的身影，心中湧起不少的感慨：「武林中眼見便將湧現一股巨大的逆潮，首當其衝的便是五大劍派，但是直到目前爲止，我們這個五大劍派之中，除了天心教潛伏的敎徒曉得之外，其他人都不知悉，若是天心教發難起來，他們又如何抵禦得了？到時候……」

他不敢繼續往下想去，一想到天心教即將統御武林之事，他便忍不住感到心神震顫不巳。

「龍少俠！」身後傳來乙木道人的聲音，龍驤愕然回頭，發現就在自己發楞的時候，乙木道人巳躍下那座高崖，來到身後。

他心頭一跳，眼中掠過一絲慌亂之色，道：「哦，原來是道長，差點沒把我嚇住了。」

乙木道人眼中射出森冷的光芒，凝注在龍驤的臉上，好一會兒方始開始道：「龍少俠，你望無塵在想什麽？」

龍驤道：「我在想無無塵道長剛才考驗我的功力之事，幸好我先休息一下，不然差點出醜了。」

乙木道人淡然一笑道：「無塵的武功高低，貧道清楚得很，他如何會是龍少俠你的對手？」

龍驤因爲心裏把站在面前的乙木道人當成是任明傑所裝扮的，是以小心謹愼，唯恐會被對方認出自己是眞的龍驤。

那知聽了對方這句話，不由得使他一怔，可是他只笑了笑道：「總巡查，你在跟我開玩笑，我的武功高低，你老人家還會不明白嗎？」

乙木道人兩道灰眉皺起，問道：「龍少俠，你這話我就不明白了，你說什麽總巡查……」

龍驤原是出言試探一下，看着站在面前的這個乙木道人是眞的還是假的。

那知對方竟會是這樣回答他，完全否認了他的想法，龍驤不由得又是一怔。

他心緒急轉：「那任明傑乃是心機深沉，陰險狠毒之人，他就算易容乙木道人，也不會在我三言兩語之下，便將眞面目敞露出來。」

不過他又轉念一想，暗道：「他若眞是任明傑，必定巳明白站在他眼前的龍驤乃是第七號金衣武士郝泉所裝扮的，那他又爲何還要隱藏自己的眞面目呢？」

一想到眞眞假假的問題，他忍不住好笑起來，因爲他本人是眞的龍驤，却要假冒郝泉的個性，習慣來扮演龍驤。

這種自己冒别人名，又轉回來扮演自己之事，豈不好笑？

乙木道人見到他笑了起來，問道：「龍少俠有何事情覺得好笑？」

龍驤道：「道長你聽錯了，在下只說過總招待，而非總巡查，你聽錯了。」

乙木道人微微一怔，隨即笑道：「也許是貧道聽錯了吧！」他撫了撫頷下的長髯，深深的注視了龍驤一眼，道：「龍少俠，你好像變了。」

「變了？」龍驤笑了笑道：「道長認爲在下什麽地方變了？」

乙木道人點了點頭道：「龍少俠，你變得輕佻了，較之在黃鶴樓上的穩重老成，有天淵之別，你確實是變了太多了。」

龍驤眼中閃過一絲奇異的光芒，笑道：「人都是在變的。就如道長說來，從黃鶴樓到這兒，不是也改變了許多嗎。」

乙木道人哦了一聲道：「龍少俠，你說說看，貧道有什麽改變？」

龍驤沒有作答，僅是笑了笑道：「道長可記得在黃鶴樓時跟在下所說的話？」

乙木道人道：「怎會不記得？那次若非因爲貧道說的話，貧道也不會跟南宮北吵翻……」

龍驤提起在黃鶴樓與乙木道人所說的話，目的便是要證實對方的眞假。

乙木道人這麽一回答，龍驤若是在昔日，一定有坦誠的承認自己是眞正的龍驤，而跟乙木道人磋商關於天心敎之事。

可是，這一連幾天來，他遭遇到許多的事，使他不像以前那樣衝動，他現在是步步爲營，唯恐是再度陷入對方的算計之中。

是以他淡然一笑，說道：「在下巳經忘記當時道長說些什麽話了，不知道長可否……」

乙木道人默然片刻，突地嘆了口氣，道：「唉，貧道原先對少俠你寄以厚望，如今眞是失望得緊……」

龍驤愕然片刻，抱拳道：「道長，請原諒在下……」

他沒把話說完，便轉身往山下走去。

「龍少俠！」乙木道人在他身後喚道：「請留步。」

龍驤轉身要走，原是作出個姿態罷了，他旣沒摸清眼前的乙木道人是否就是任明傑所改裝，還沒弄清楚對方喚自己來此「談話」的目的是什麽，豈能就此離開？

一聽乙木道人的呼喚，他脚下一頓，緩緩轉過身去，問道：「道長還有什麽吩咐？」

乙木道人說道：「貧道找少俠來此，原是有事相商，並非……」

龍驤道：「道長旣是有事相召，就請說出來吧。」

乙木道人笑了笑，說道：「此處不是談話的處所，少俠且隨貧道回屋中去談一談。」

龍驤道：「比劍大會馬上便要開始了，在下須要參加，道長如有什麽話，就在這兒說說便行了，又何必……」

乙木道人搖頭道：「此事極爲重要，絕不可在此說出，少俠還是隨貧道至房中一談爲是。」

龍驤問道：「請問道長，到底是什麽事？」

乙木道人灰眉微微一皺，猶疑了片刻道：「有關於天心敎之事……」

龍驤眞沒想到乙木道人會說出天心敎這三個字來，他愕然片刻，道：「在下不明白道長之言，說這天心教到底是什麽帮派？」

乙木道人神秘一笑，道：「所以貧道要少俠隨老夫到屋中一談。」

龍驤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在下就隨道長去一趟。」

乙木道人徐徐的說道：「貧道一向不願跟他們一起，所以徵得掌門師兄之同意，在此另外闢屋而居，竹樓木舍，簡陋異常……」

龍驤隨着乙木道人向着樹林旁的小道行去，他始終以六成功力運勁而行，好在乙木道人脚下甚慢，他才沒有落後。

龍驤隨着乙木道人登上了那座伸出有如虎頭的飛崖，但見崖上是一片平坦之地，寬廣有三丈餘，遠不如從下面望去的那樣險危。

在一片修長的綠竹林邊，依着起伏的山坡，築有一間兩層的竹樓，樓高兩丈，以雜木爲頂，再覆以一層厚厚的茅草，遠望過去，頗爲美觀。

龍驤問道：「道長就住在這裏？」

乙木道人笑了笑，說道：「簡陋得很，較之少俠在峨嵋的排雲山莊是差得太多了。」

龍驤笑了笑，沒有說話，乙木道人又問道：「龍少俠，你還記得排雲山莊的情形？」

龍驤笑道：「當然記得，在下離家還不到一個月，怎有不記得呢？」

乙木道人說道：「記得十五年前我到貴莊去的時候，那時少俠你還小，現在却巳長成一個英挺的俠士……」

龍驤搖了搖頭，道：「道長在十五年前到過峨嵋？怎地在下一點也不知道？哦，或許那時在下年紀還小的原故。」他們在說着話的時候，走進了竹樓裏面。

龍驤站在室內，四下打量了一下，但見室中沒有什麽陳設，除了當中擺着一座青銅古鼎之外，只有地上的幾個蒲團了。

乙木道人說道：「貧道是睡在樓上，其實樓上也沒什麽，除了一張榻一箱書，一枝劍之外，什麽都沒有了。」

龍驤望了望屋角那用木板架成的梯子，沒有說什麽。

乙木道人道：「龍少俠，你請坐吧！」說着，盤膝坐在一個蒲團上。

龍驤依言坐下，盤好了膝問道：「道長方才提到關於天心教之事……」

他不願與乙木道人多嚕嗦，是以開門見山的把話說了出來。

乙木道人笑了笑道：「龍少俠你似乎很關心天心教之事？」

龍驤道：「在下並不知道武林中何時出現過天心教，是以……」

乙木道人點了點頭，雙手交叉的擺在面前，身軀傾前，對着龍驤道：「少俠可記得南宮北？他便是天心教之人，現在巳被敝帮長老囚住……」

龍驤還沒說話，乙木道人那交叉在胸前的雙手，突然張了開來，疾如電掣，一上一下，往龍驤胸部和左脅按去。

他這一招兩式迅逾疾雷，加之又是突然出手的，以他的武功造詣，龍驤雖然巳經提防，却依然無法躲過，登時身上的兩個死穴全被乙木道人按住。

龍驤吃驚，道：「道長，你這是幹什

麼？」

乙木道人兩手分別按住龍驤的身上要穴，却是勁道內蘊，沒有發出。

他的眼中射出冷森煞厲的鋒芒，沉聲道：「龍少俠，你不必跟老夫裝蒜了。」

他的話聲一變方才的低沉沙啞，回復到宏亮，龍驤一聽便曉得自己的猜測沒錯，眼前的乙木道人正是金臂劍魔任明傑。

龍驤露出驚喜之態，道：「你……你不是乙木道人？啊，我猜得果然不錯，你正是總巡查。」

任明傑冷冷一笑，道：「龍驤，你旣曉得老夫是何人，你還有什麼話說？」

龍驤突然放聲大笑，笑聲在小小的竹樓裏不住迴盪，迴盪……

任明傑叱道：「你笑什麼？」

龍驤停止了笑聲，道：「總巡查，你誤會了。」

任明傑眼中露出陰鷙的光芒，道：「老夫這雙眼睛還會認錯了嗎？」

龍驤巴結地道：「你老人家的眼力當然天下無雙，但是這次你却誤會了……」

他心中揣摩着郝泉說話的聲音姿態，搖頭晃腦地道：「小的是郝泉，總巡查你忘了？方才你還說小的輕狂浮躁，現在怎麼又把小的當成龍驤了？」

任明傑不作一聲，凝目望着龍驤。

龍驤道：「小的自接到總巡查之令，裝扮爲龍驤之後，一直競競業業，唯恐學得不像，而露出破綻來，沒想到小的痛下苦心後，却被你老人家……」

任明傑冷笑道：「龍驤，你在這個時候還想要騙過老夫？」

龍驤道：「小的……」

「你不必再來這一套了。」任明傑道：「老夫十五歲便開始闖江湖，到現在有三十多年了，你這點小手段還能騙得了老夫？嘿，龍驤你好厲害，不但逃過了老夫部下的追緝，並且還把南宮北給要了，可是你却終於落在老夫手裏，你還有什麼好說？」

龍驤苦笑道：「總巡查，你是看錯了，小的並不是龍驤，而是郝泉，不信的話，你去問三哥。」

金臂劍魔任明傑見到龍驤依然堅不承認，心裏的想法也有一點動搖了。

他聞聲，才問道：「你嘴裏的三哥是誰？」

龍驤道：「陰司秀才周天冀，他在小的沒上山時還傳達你的命令……」

金臂劍魔任明傑心裏有點迷糊了，他搖了搖頭，道：「不會的，我這雙眼睛絕不會看錯的。」

龍驤說道：「總巡查，你這次却是眞的弄錯了……」

「混賬！」任明傑突地罵道：「老夫還會弄錯？嘿，龍驤，老夫的點穴手法，你是最清楚不過了，現在我可要使你吃點苦頭，不怕你不招出來。」

龍驤雖是吃驚於任明傑的突然發怒，可是他却從對方的話中聽出任明傑確實是已經動搖了，否則，他旣已認定龍驤並非郝泉，又何必要龍驤證實自己？

龍驤心中鎮定，臉上更沒現出慌亂之色，道：「總巡查，你不能這麼做，劍會就要開始了，你這麼一來，豈不是對本敎的大計有影響？」

任明傑心頭一跳，趕緊收回即將發出的內力。

龍驤這句話宛如一枝利箭深深的射進他的心底，使得他連閃躲的餘地都沒有，他暗自沉吟道：「劍會馬上便要舉行，對於這劍主一席，事關本敎的一統武林大業，敎主是勢在必得，豈能在此要緊關頭出事？而影響本敎的前途，若是我辦錯了這件事，必然難逃敎規的懲治，這……」

他望了望龍驤，忖道：「這叫我如何辦才好？」

龍驤見到自己果然刺中了任明傑的要害，而使對方生出顧忌之心。

他心念電轉，霍地站了起來，向着門口行去。

任明傑一驚，問道：「龍驤，你要作什麼？」

龍驤腳下一頓，笑了笑，道：「總巡查，小的是郝泉，花蝴蝶郝泉，並非是龍驤。」

任明傑惱怒地道：「我管你是郝泉還是龍驤？你要幹什麼？」

龍驤道：「小的去找三哥來。」

任明傑問道：「天冀也來了？」

龍驤頷首道：「三哥就在武當山下，他等着要向總巡查報告……」

「報告什麼？」任明傑怒道：「有什麼好報告的？」

龍驤看到了任明傑的煩惱之態，心中暗笑自己得計，嘴裏却道：「一方面三哥有事要向你報告，另外一方面，也正好找他替我證實一下……」

任明傑嘿嘿冷笑道：「有什麼好證實？有老夫在此，便可以……」

他話未說完，語聲一窒，怒道：「好，我就認爲你是郝泉，但是，我問你，你有什麼證明可以證實你是郝泉？」

龍驤苦笑道：「小的身上的衣物武器全都沒帶來，小的又能有什麼證明……」

他沉吟一下，道：「總巡查，不如這樣吧，小的把面上的易容洗去，讓你老人家看一看我原來的樣子。」

任明傑喝道：「這怎麼行？公羊先生沒有在此，你若是洗去易容又怎麼行？」

龍驤雙手一攤，道：「你這麼說，小的可沒有辦法了。」

任明傑驀地一拍大腿，說道：「有了，老夫想到了一個好辦法，郝泉，我問你，你加入本敎有多久了，跟隨老夫又有多久？」

龍驤在一站起後，便巳脫離了任明傑的控制，他隨時隨地都可以離去，可是他認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極佳，而任明傑所飾演的對手也頗見功夫，他若是就此停止這場「戲」的演出，豈不遺憾……

但是突然之間，任明傑提出了這個問題，使得他根本無法回答，他旣非郝泉，又怎能回答這些問題？

龍驤突然哈哈大笑，腳下一滑，退了半步，左手撫着小腹，右手按在劍柄之上，道：「任明傑，你說了半天的話，唯有這一句有點道理……」

任明傑在一聽龍驤發出笑聲時，便巳曉得不妙，等到他聽完龍驤的話，胸中頓時怒火焚燒，咬牙道：「果然你是龍驤，

老夫料得沒錯。」

龍驤大笑道：「任明傑，你到現在才猜出來，豈不太晚了？」

任明傑想到自己被龍驤戲弄了大半天，再也忍耐不住，大吼一聲，撲了上去。

金臂劍魔任明傑一生自負，縱橫武林二十多年，何曾像今日這樣遭人戲弄？

並且這戲弄他的還是一個晚輩，無論就江湖經驗，年齡，武功造詣，都較他差得很多很多。

面對這等情形，叫他如何能嚥下這口氣？是以在一刹之間，他的兩眼射出怒火，大吼一聲，朝龍驤撲了過去。

他身穿着寬大的道袍，背上揹着長劍，但是他却捨長劍而不用，雙臂伸得畢直，兩隻手掌並緊，飛身之際，如同巨劍划動，一橫一豎，凌厲的勁風巳將龍驤處身所在的方圓六尺全都封住。

龍驤早就防備到任明傑會在被自己激怒之後，含憤出手，是以在出言諷刺任明傑之時便巳手按劍柄，擺好應敵的架式。

可是他却料不到對方在含憤出手之下，會是如此大的威勢，刹那之間，整座竹樓裏都滿佈着呼嘯的勁風。

龍驤心中一驚，身軀巳被那旋飛的勁風給滯住……

眼見那一雙鐵掌迅快無比的削將而至，他驀地大喝一聲，撫在小腹的左掌一揚，成劍訣之勢斜劃出手，右手一震，長劍巳經出鞘。

一聲龍吟似的輕響，劍芒閃爍，成十字交錯在他面前。

他這一劍交錯削出，面前激盪的勁風頓時消滅至無形，身外的壓力隨之一輕。

龍驤兩眼射出犀利的神光，凝注在劍尖，他看到自己一劍奏效，以劍氣消減了對方的凌厲勁風之後，連一絲空隙也不爲對方留下，腳尖一點，飛身騰躍而起，劍刄滑掠過一條耀眼的光帶，繞行於空，向着任明傑射去。

龍驤自幼練劍，着實下過一番苦功，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在初出江湖後，便巳贏得銀衫劍客之名，身居中原四大劍手之首。

加之他手中的這枝玉龍劍乃是峨嵋鎭山之寳，歷經數百年之久，飲過的人血也不知有多少，是以劍上煞氣濃郁，在龍驤的內力催動之下，幾乎使得整個竹樓都被煞厲的劍氣所充溢，室內嗤嗤之聲不絕於耳……

任明傑出身衡山一派，衡山一派憑以揚名武林的乃是一套精淬之極的白猿劍法和通臂拳術。

那通臂拳術能夠使兩條手臂伸縮自然，與縮骨之術同爲武林中的兩種奇功。

任明傑秉性聰穎，他在精通白猿劍法和通臂拳術之後，將兩者融化爲一，捨棄長劍而不用，將兩條手臂練得如同鋼鐵一般，便以雙臂當劍，施出他所創的「金臂劍法」。

他就以這套自創的「金臂劍法」闖盪武林，由於他的兩條鐵臂不畏刀劍，招術奇幻，雙臂相通，是以未及幾年，便巳奪得金臂劍魔的綽號。

並且在二十年前，他在代表衡出一派參加中原七個劍派聯劍進軍海南後，另外獲有奇遇，武功較之二十年前精進不少，內功的造詣較之以前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在長江之上，甚而連武當一派的傑出高手乙木道長，也逃不過他的一雙臂劍之下，而落水就擒。

他這下含憤出手，那等威勢着實驚人，儘管龍驤手中握有玉龍寳劍，催動着犀利的劍氣，却也沒能將他困住。

他們兩人都是飛身出擊，凌虛之際，雙方便巳連攻數招，頓時劍氣雜着掌勁，激盪得整座竹樓，都在搖晃不巳，彷彿是一條在怒濤中的小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龍驤全神凝聚在出劍迎敵之上，他根本就不敢分出一絲心神旁顧，並且儘管如此，他也只是勉強的抵擋得住對方那如同驟雷齊發，幻變莫測的兩條長臂。

他們在刹那之間，連續交手了二十七招，身形翻飛，進退如風，由凌虛騰身對手，到落地而戰，反覆數次，一時之間，纏鬥之局依然未解。

任明傑滿臉鐵青，兩隻眼睛裏，射出狠毒之色，凝望着龍驤，眞恨不得將對方撕裂成片片。

可是儘管他雙臂伸縮變幻，長短交用，所用的劍術凌厲絕倫，但在龍驤的一枝玉龍劍下，却沒能討得半分便宜去，並且在對方犀利的劍氣閃動吞吐之下，寬大的袍袖還被削破不少。

他雖然明白自己是因爲提防對方的長劍，而不能施出十成功力，放手而戰，這才被對方拉成平局，但是他對於龍驤的一身功力，也不能不另加估計了。

也由於這個原因，使得他更加怪怨起自己。

若非他方才一時沒有想到辦法識破對方的眞正面目，若非他被龍驤的鎭定之態給瞞住了，他豈會使對方有動手的機會？

甚而他更大意得連龍驤身上佩用的玉龍劍也沒有取下來，以致此刻受到寳劍的威脅而不能儘出全力……

以二十歲的龍驤，竟能與盛名二十多年的金臂劍魔戰成平手，此事若是傳出武林，該是一件轟動的大事……

任明傑暗忖道：「老夫若是連他也收拾不下來，今後還有顏面在江湖上混嗎？此事若傳進敎主耳目中，那我這總巡查之席，還能幹得下去？」

他心中愈急，手下愈是加重力量，可是由於他心有雜念，加之求功心切，給予對方的威脅，反而漸漸的減輕……

轉瞬之間，他們又巳對了四招，龍驤巳從半守半攻之勢改爲攻多守少了，但見劍光繚繞，劍氣飛揚，愈驟愈濃……

任明傑生平與敵手相搏的經驗何止千百次？他在動手時，愈來愈覺得對方劍氣森寒，漸漸的有縛手縛脚之感，往往招式甫出，便被對方劍刄封住。

頓時，他心中一驚，立即便覺察出自己由於求勝心切，以致心浮氣躁，給予對方有機可乘。他一覺察出自己的失算，立即便收斂浮動的心神，凝注在對方劍刄之上，全神應敵。

龍驤在出劍之際，突然見到對方眼神一凝，不再像剛才那樣獨攻，他心裏頓覺不妙，馬上便籌思着脫身之策。

但見他一收大開大闔的劍式，交錯地劈出兩劍，抑住對方突然伸長的左臂，大笑道：「任明傑，你枉有金臂劍魔之名，竟然在四十招之內還沒辦法擊敗我，你還有臉再與我打下去？」

任明傑毫不動怒，冷笑一聲，道：「姓龍的，老夫若不在十招之內收拾你，從此便不在江湖上混！」

龍驤出言刺激對方的用意便是想使對方發怒，那知任明傑竟然一點都不生氣。

他心中暗叫一聲不妙，暗忖道：「這老傢伙確實不是空言恫嚇，他若是凝神而戰，十招之內，我必定會敗在他的雙臂之下。」

他很有自知之明，曉得對方那一雙長短互運，變幻莫測的手臂無能施出怪異之極的絕招，而使人防不勝防。

自己之能夠支持得住他四十招，那還是由於任明傑求勝心切，並且顧忌着自己手中的玉龍劍之故，再交手下去，必敗無疑……

他心中既有萌退意，馬上便在劍術上顯現出來。

任明傑何等厲害，他冷哼一聲，欺身疾進，雙臂忽長忽短，一連攻出了四招之多。

這四招劍法，招招相聯，啣接無隙，頓時將龍驤逼得退出六步，連他手中持着他的玉龍劍，也幾乎被對方掌刃擊落。

龍驤大驚失色，曉得自己從優勢又同到了劣勢，眼見便逃不過被任明傑擒住的危機。

他心中意念電轉，忖道：「我豈能就此束手待縛？非得要設法逃走不可……」

驀地，他大喝一聲道：「任明傑，你不要逼人太甚……」

任明傑看到龍驤的額上都已現出點點汗珠，眼見不出數招，自己便可取勝。他聞聲冷笑道：「龍驤，你還不束手就縛？老夫或可饒過你一命……」

龍驤沉聲道：「任明傑，你若不就此住手，在下拚着與你同歸於盡，也絕不讓你活着……」

任明傑心頭大震，忖道：「不管這小子是否空言恫嚇，但他若抱有必死之心，而與我拚起命來，憑着那枝寶劍，我恐怕也難逃刦數……」

可是他却不敢有絲毫放鬆，唯恐龍驤會趁機逃走，到那時他便不好交待了。他冷笑一聲，道：「龍驤，你自信能殺得死老夫？」

龍驤道：「在下拚起命來，就算你任明傑是個鐵人，我也可以將你殺死！」

任明傑冷笑道：「老夫不相信你一點都不顧到家裏的妻室，嘿嘿，你可有想到若是你死去，你那美麗的妻子，便將變爲別的男人的老婆……」

龍驤怒喝叱道：「任明傑，你胡說什麽？」

說着又攻出了兩劍。可是他這兩劍被任明傑鐵臂所困，彷彿生了銹一般，劍上的光芒黯淡，也失去了方才那股凌厲的氣勢。

任明傑還了兩招，擋住了龍驤的攻勢，他眼見自己已經控制住整個局面，不由心中大定。

得意地笑了笑，他說道：「龍驤，老夫敬你是個好漢，不忍對你過份相逼，你若是願意加入本教，老夫保證你們一家絕不受到任何人的傷害！」

龍驤所有進身退步的路經都已被任明傑雙掌所控制，他此刻所仗的便是手中一枝寶劍，使得對方不敢距離太近。

他緊緊握着玉龍劍，目光凝注在任明傑臉上，連自額上流下的汗水都沒擦拭一下，唯恐自己在疏忽之下，對方乘隙而攻進。

他很明白眼前情勢的奧秘所在，只要自己掌握住這個關鍵，就算身處劣勢，也可扭轉爲優勢……

是以他雖然明知自己的內力不繼，不是任明傑的對手，心中却是一點也不慌亂。他聞聲笑道：「任明傑，你想得太美了，在下若要加入天心教，早在你們派虞雲姬誘惑我的時候便可以加入了，那還要等到現在？」

任明傑喝道：「龍驤，你別不知好歹，老夫可以殺了你的！」

龍驤敞聲笑道：「任明傑，你在天心教中只不過是一個總巡查罷了，沒有你們教主之命，你豈敢殺了我？」

任明傑怒道：「老夫……」

他一想到教主，立即暗暗打了個寒噤，沒有說將下去。

的確，殺死龍驤之事，事關重大，他若沒有教主之命，豈敢妄自爲之？何況他自量要殺死龍驤，自己所冒的危險也不少，甚或是一命換上一命。

龍驤眼見對方的神態，心中更定，又加上一句道：「任明傑，你們沒在我取得劍主一席之前絕不會使我不能活下……」

任明傑很清楚自己與對方所僵持情勢，完全在於自己根本無法取勝對方……他不敢冒着生命的危險殺死對方，豈有取勝的希望？

面對着一場不求勝利的爭戰，任何人都難以決定該如何做的。

龍驤見到對方眼中閃過的猶疑之色，曉得自己已經針對着任明傑的弱點刺了一劍。

他暗忖道：「此時不走，我還等待什麽？」

一念及此，他驀地飛身躍將起來。

任明傑見到龍驤飛身躍起，毫不猶疑地也緊跟着飛身騰躍而起，右掌一揚，手臂伸得畢直，如同一枝長劍，斜斜的向着龍驤小腹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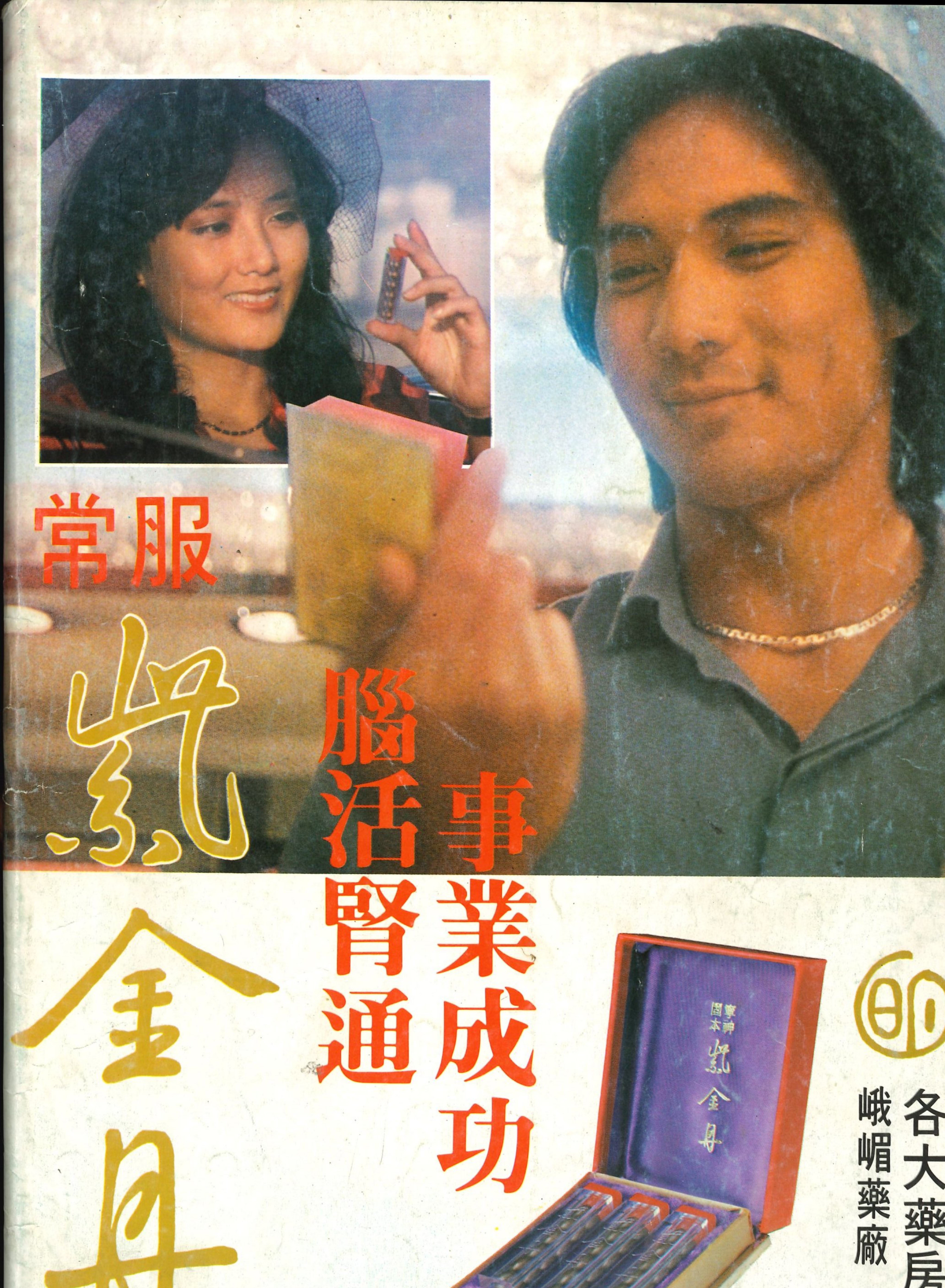
龍驤小腹一縮，大喝道：「任明傑，看我的『龍騰九淵』！」

任明傑在數日之前，見識過龍驤的那手「龍騰九淵」之藝，並且還被對方逼得直跌落長江。

雖說那時由於霧氣太濃，使得他根本看不清楚龍驤的劍招，而致逼得只好退身跌入水中，但是這招「龍騰九淵」確也算得是武林中罕得的絕藝。

因此當龍驤一聲大喝，說是要施出「龍騰九淵」這一招來，任明傑心頭大震，趕忙收回斜斬的右臂護住心胸，沉身往下落去。

他的右臂一收，龍驤已敞聲大笑道：「任明傑，你上當了！」（未完・十一）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